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第八卷第一號 中華民國廿三年一月一日出版 中國旅行社印

新年特大號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8 No. 1 January 1934

春節送禮請用

上海銀行禮券

禮尚往來、以洽感情、然而餽贈物品、往往勞神靡費、甚至投非所好、或者無裨實用、上海銀行禮劵儲金、隨時兌現、並付利息、以之作爲節禮、品雅意厚、事簡情深、於新年酬答之中、寓提倡儲蓄之意、分賜兒童、尤爲相宜、



各埠上海銀行、發售兌現、
禮劵紅素皆備、數目不拘、

恭賀

新禧

中國旅行社鞠躬

遊覽名勝

京滬綫

南京
（一）總理陵園
（二）紫金山
（三）雨花台
（四）湯山溫泉

鎮江
（一）金山
（二）焦山

常州
（一）天寧寺
（二）太平寺

無錫
（一）惠山
（二）梅園
（三）黃婆墩
（四）黿頭渚

蘇州
（一）虎邱
（二）太平山
（三）靈巖山

滬杭綫

松江
（一）佘山
（二）醉白池

嘉興
（一）三塔
（二）落帆亭
（三）南湖煙雨樓

杭州
（一）西湖十景
（二）蘇隄六橋
（三）靈隱天竺
（四）莫干山

◀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廣告 ▶

旅行雜誌



第八卷……第一號

中華民國廿三年一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次

本社美譽……一
時人行蹤……三
世界最大之上海飛機……記者……五
冰天雪地……丁惠康……六
邕桂車行二日記……俞心敬……七
馬蹟山紀游……蔣誰喬……一一
中嶽游記……蕭梅性……一七
秋游記……葉秋原……三九
杭徽公路旅行記……唐玉虬……四七
臨平超山訪唐宋梅記……邵祖平……五三
閒話南湖烟雨樓……石克士……五七
從上海至雲南……張韻芬女士……五九
參觀金壇茅麓農場記……包明叔……六九
廣西陽朔（美術銅圖六幅）……劉體志……七七
波斯古都出土記……秦理齋……八一
同舟……周瘦鵑……九三
哥薩克……周新……一〇五
殘燭遺痕……秦瘦鷗……一一三
秘密谷……張恨水……一二七
南京漢口間特別快輪建議……張延祥……一三三
滬平聯運通車價目表……一三五
京滬路距離里數單程票價及來回票價表……一三六
生平之江湖趣味（新年徵文特輯）

編者之言

趙君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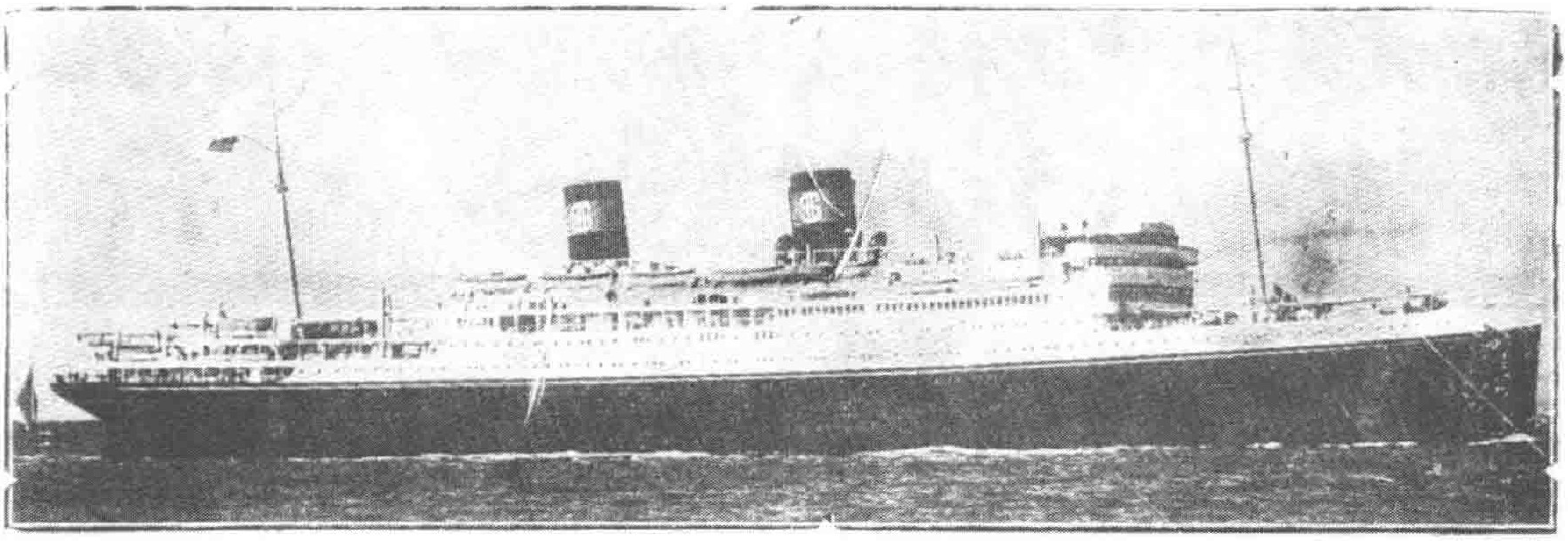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創刊到今年，這是第八卷了。我們檢討過去七年的成績，有許多地方，自己覺得未能滿意。我們最初刊行時宗旨有二：一是闡揚中國名勝，二是提倡旅行事業。我們眞慚愧！我們確沒有將這兩點很完美的辦到。現在我們的宗旨始終未曾變換，願以最大的努力，達到我們所希冀的目的。在這元旦開筆之日，懸此願望，請讀者諸君隨時指教！

現在我們已改用新式標點了。這一點在編輯原則上沒有多大的意義，不過好像比較合理化些。我們此後搜集稿件，仍照以前所定的方針；文言白話，同須採用——只要合乎我們的標準——斷不因爲更換標點而有所歧視。此外，請撰稿的先生們將標點加好，免得編者多費一番手續。

旅行雜誌的封面，我們根據各方面的報告，知道常因捲摺關係，時有損壞，並且每一期均登一幀濃艷的風景畫，讀者也許厭惡罷！所以從今年起，毅然決然廢去彩色封面，改爲現在的式樣，或許清新一些。我們此後每隔三期，擬製彩色圖一幀——不限定風景——訂在封面以內，固然不會損壞，讀者當可贊同的。

編者爲增加讀者興趣起見，新年特大號中特以『生平之江湖趣味』爲題，向各方徵文，惟因時促道遠，應徵的不多。現在將已接得的廿餘篇，依著收到的先後另成一輯，附在書末，以後如再有收到，當更陸續揭載。我們細細玩味應徵的文字，雖篇數不多，但每一篇均有意義，有精彩，這是值得向各位鄭重致謝的。

末了，編者僅以至誠，恭祝讀者諸君新年進步！



大來航線・經檀香山至舊金山

美郵航線・經維多利亞至西雅圖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十四天開行一次

大來輪船公司

大來公司總統號內容華麗設備完美內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溫度一律平牀并無高舖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舷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污塵因大來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盍興乎來

遠東分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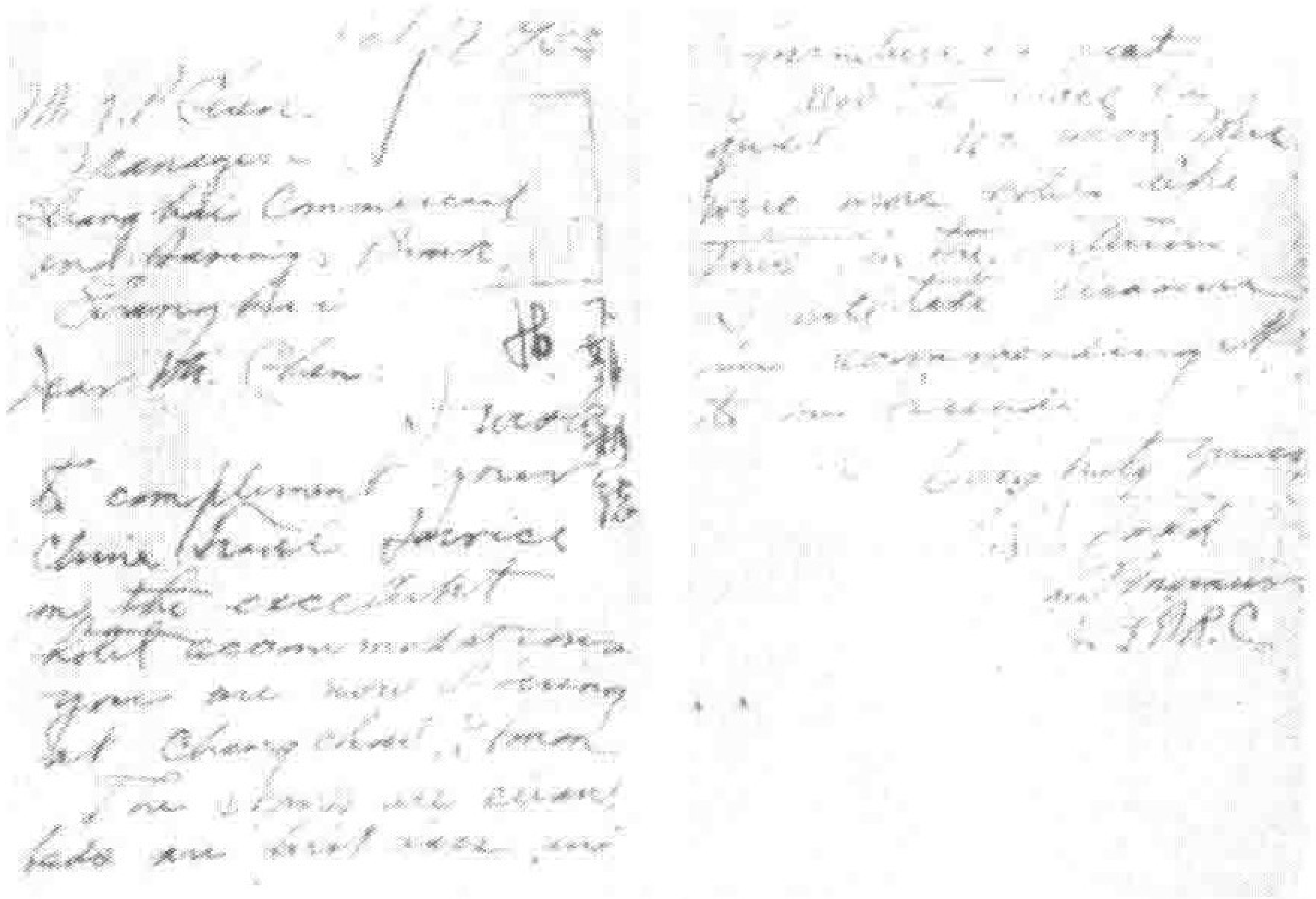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本社美譽

O. J. Todd 之謝函

光甫先生大鑒，敬啓者：貴中國旅行社在鄭州所設之旅社，使鄙人旅次舒適，非常感謝！旅社中房舍精潔，臥榻優美，一切用具，亦莫不清潔，而環境尤非常安靜，鄙人深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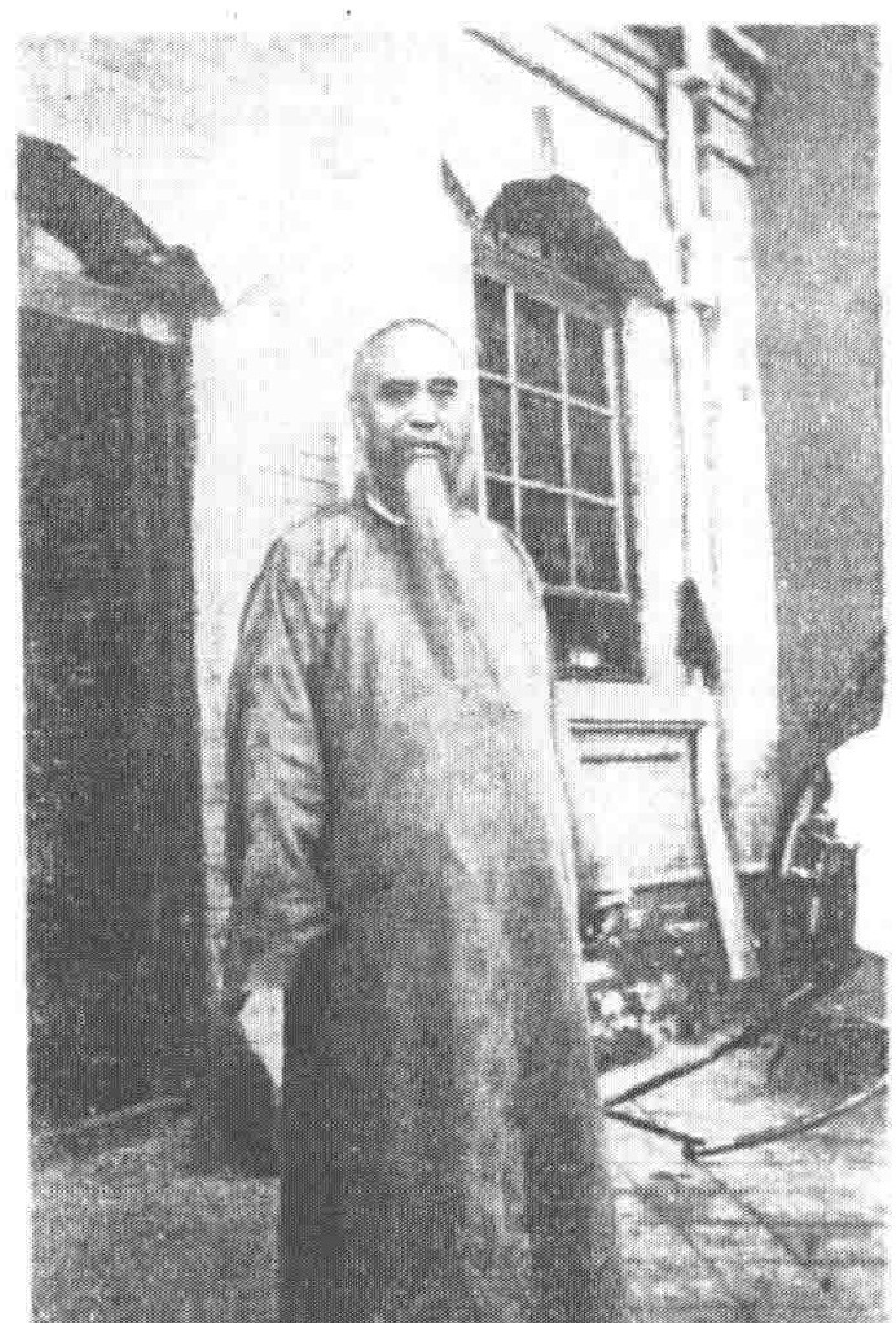
先生於中國內地多設此種旅舍，此後於友人前願盡介紹之責。此上，即頌


Mr. J. P. Chen
Manager
Shanghai Commercial and Savings Bank
Shanghai
Dear Mr. Chen:
[illegible]
to compliment your China Travel Service on the excellent hotel accommodations you are now having at Chengchow [illegible]
[illegible]
Very truly yours
O. J. Todd

大安！

華洋義振會總工程師

O. J. Todd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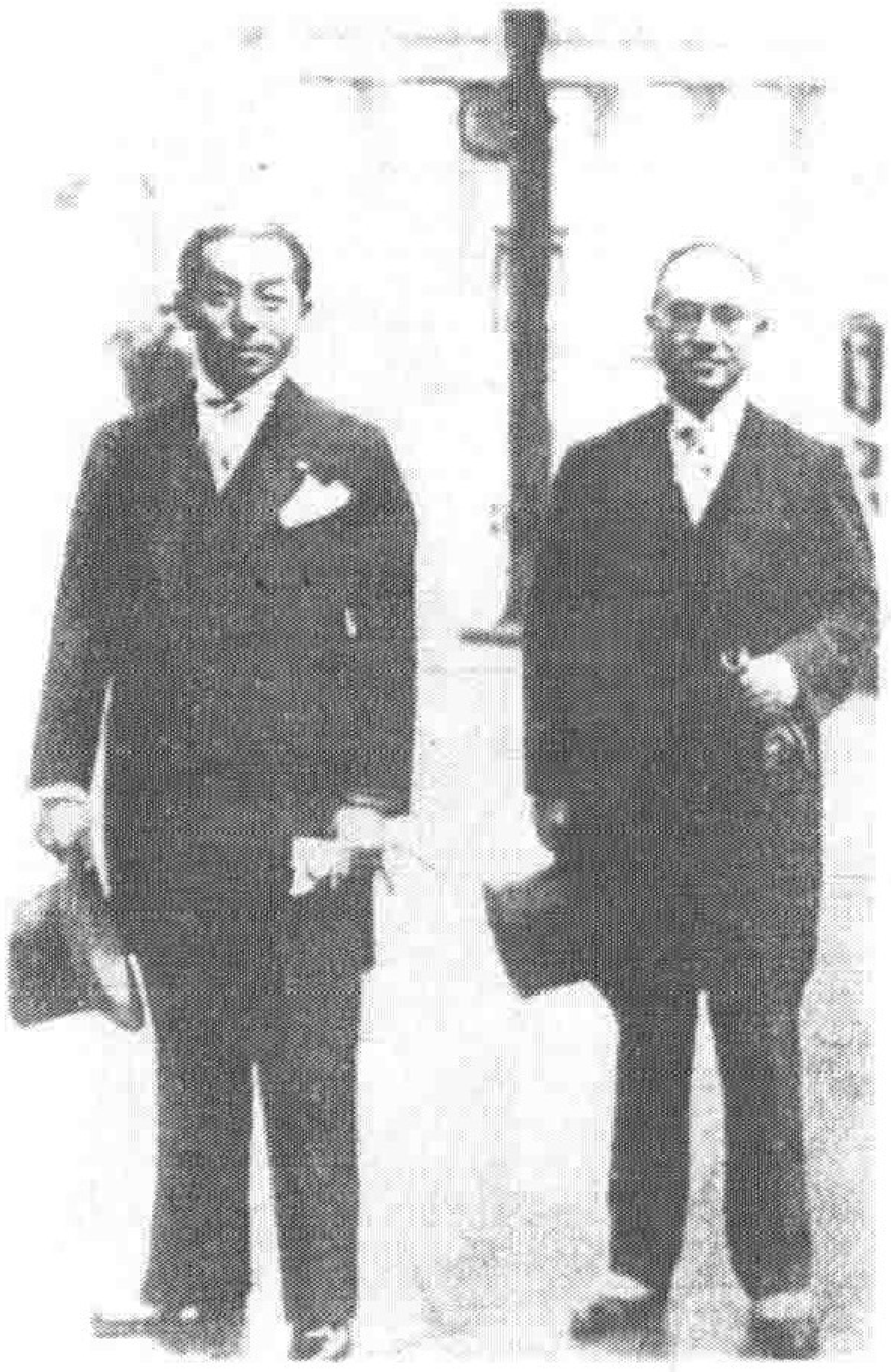


于院長參觀潼關分社

監察院院長于右任氏，此遭返陝視察，道出潼關，曾至本社訪問。于氏素以發展交通，促進民生主義為職志，對於本社之提倡旅行事業，嘉慰備至。由潼社經理吳次舟君招待參觀。臨行時由潼關縣縣長張劍雷君在潼社門首為于氏攝影，以留紀念。

時人行蹤

張學良氏自客春倦勤出國，迄今已閱九月。歷遊英法德意諸邦，遍訪朝野名人，所至蜚聲。先後參觀各國陸海空軍各項



張學良氏與駐德公使劉文島攝於柏林旅館門前

敷施，而居恆尤潛心於近代政治經濟之組織，與列强航空之設備。數月以來，心得既多，精神煥發，體重日增。茲中央以張氏歷年來翊贊和平，完成統一，厥功至偉。際此國難方殷，實未容再任高蹈，因電召遄返，將出其研究所得，再宣賢勞。刻張氏正旅航歸國，約本月八日左右可以到滬，途中承寄

張學良氏由駐德公使劉文島介紹見德國航空部長格林上將臨別時之攝影



贈旅歐留影二幀，亟爲鑄版付刊，以餉關心張氏之讀者。



世界最大之海上飛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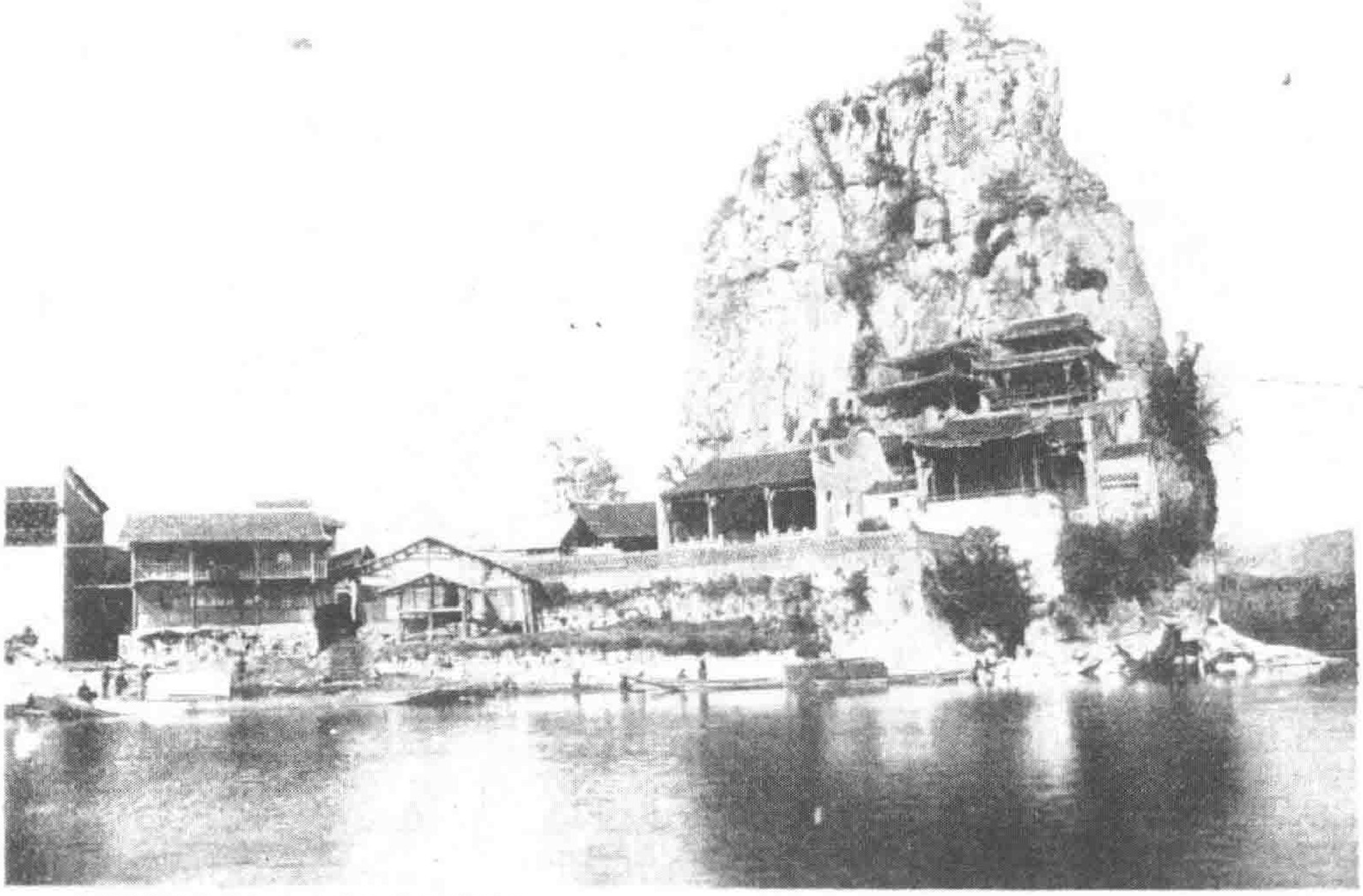
記者

上圖爲南極探險家美人柏德氏（R.E.Byrd）二次探險所用之大號飛機，在紐約上空飛翔之狀。此機係由克的士雷脫公司所特製者。具有兩部七百匹馬力之引擎，實爲世界上最大之海上飛機，每小時速率可達一百七十英里。機上裝有油櫃四具，足容汽油一千一百加侖，故可連續飛行一千八百英里而不須添油。自小美洲（柏氏探險隊駐在處）至南極，爲程不過六百八十英里。因之柏德氏可從容翱翔空中，從事於探險工作也。



冰天雪地

丁惠康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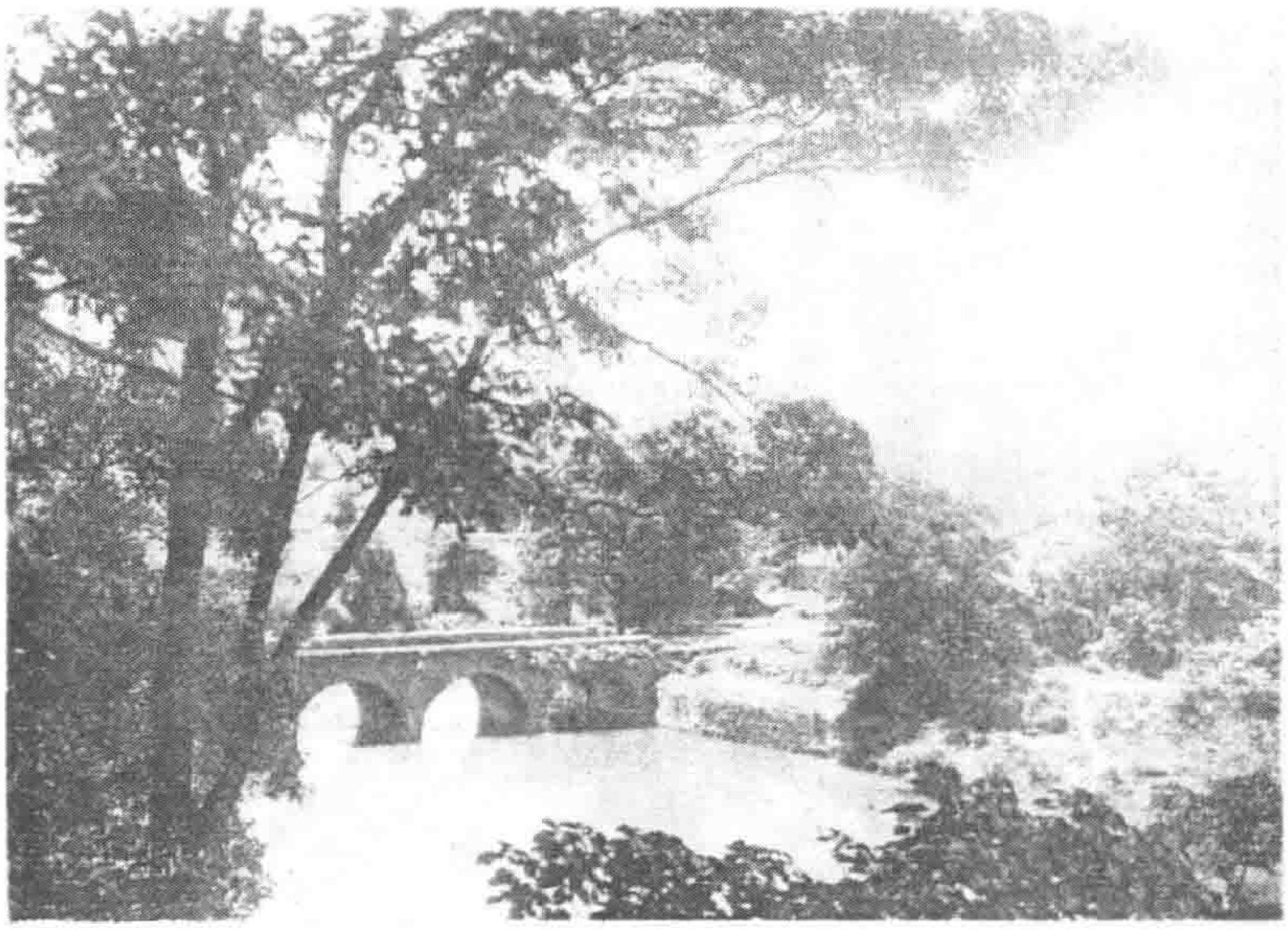
桂林城畔伏波山（上有伏波將軍廟）

邕桂車行二日記

俞心敬

去年秋，余奉調邕寧，轉瞬十月，復派管桂林局務。令甫下，同寅稱賀，僉謂桂林山水秀麗，自昔有名，從此可玩之几席，允爲人生快事。余好遊，不覺眉舞。隨於八月十二日，先將重笨行李，裝船寄蒼梧，轉交郵艇，溯桂江送去。余與眷屬一行六人，則雇車以行。攷往昔桂省公路未闢，自邕至桂，水程一千八百有餘里，需時半月至一二月不等。現邕桂陸程一千二百里，通汽車，二日可達，便利殊多矣。余等先期訂雇福特車一輛，準備於二十二日起程。二十一日，天忽雨，入夜，更若傾盆。翌晨，天未明，御者催行，同寅屈君，厭浥而至，襄助捆束行裝，既曙而發，時細雨猶未止也。遵民生路，出東門，折而北，抵南寧車站。見車輛雲集，趦趄不前，詢悉夜來狂風暴雨，山洪陡起，溝澮皆盈，徒槓飄折者，不可勝數，乃返寓。靜候二日，時橋梁猶未盡修復，不可以行，車主頗不耐。二十三日午後，御者驅車探路，返報曰：橋壞處河面窄狹，吾儕其爲陳倉乎？時上峯以桂局交代期迫，令亟首途，遂領之。廿四日雞鳴而起，御者已至，摒擋畢，相偕登車，電掣風馳，遂與模範省之首會相別矣。五時，駛抵車站，閱二十五分，抵三塘，晨光熹微，遠山隱約，忽聞水聲潺潺，車戛然止。有木橋一座，

被水冲毀，兩岸石梁，亦已崩潰。御者募工數十人，持木板，鋪急流上，十餘人躍水中，堅持之，作中流之柢柱。余等下車，作壁上觀，衆人於邪許聲中，或推或挽，備極艱難，歷一小時，濟焉。八時三刻，過八塘，沿途曲折縈迴，斜敧特甚。將近十時，稍平坦，則已抵廬墟。公路至此，歧爲二：東北達柳州桂林。東南通貴縣戎圩，而抵蒼梧，有停車曠場。下車，就墟店果腹，即廬墟飯店也。糞土之牆，茅茨不剪，入門已厭之。據邕友云：該地飯菜殊佳，然余等苦難下箸，口之於味，人所同嗜，有不然耶？車站小販，兜售鮮桂圓，每斤壹毛，鮮美可口，遠勝邕市所售。如能設廠，製藏罐中，銷行吾國北部諸省，不特利藪所在，並可壓倒花旗蜜橘美女葡乾矣。十一時，復前駛，閱十分鐘，抵賓陽，本省產瓷地也。瓷質雖遜贛產，然價祇及後者什一，所以行銷甚廣。三刻，抵鄒村，渡清水河。此時一路山石玲瓏，古色斑爛，宛如惲王佳構。車經遷江，渡紅水河，此間泥土色赤，故流水爲紅。兩



桂林南門外將軍橋



桂林東洲花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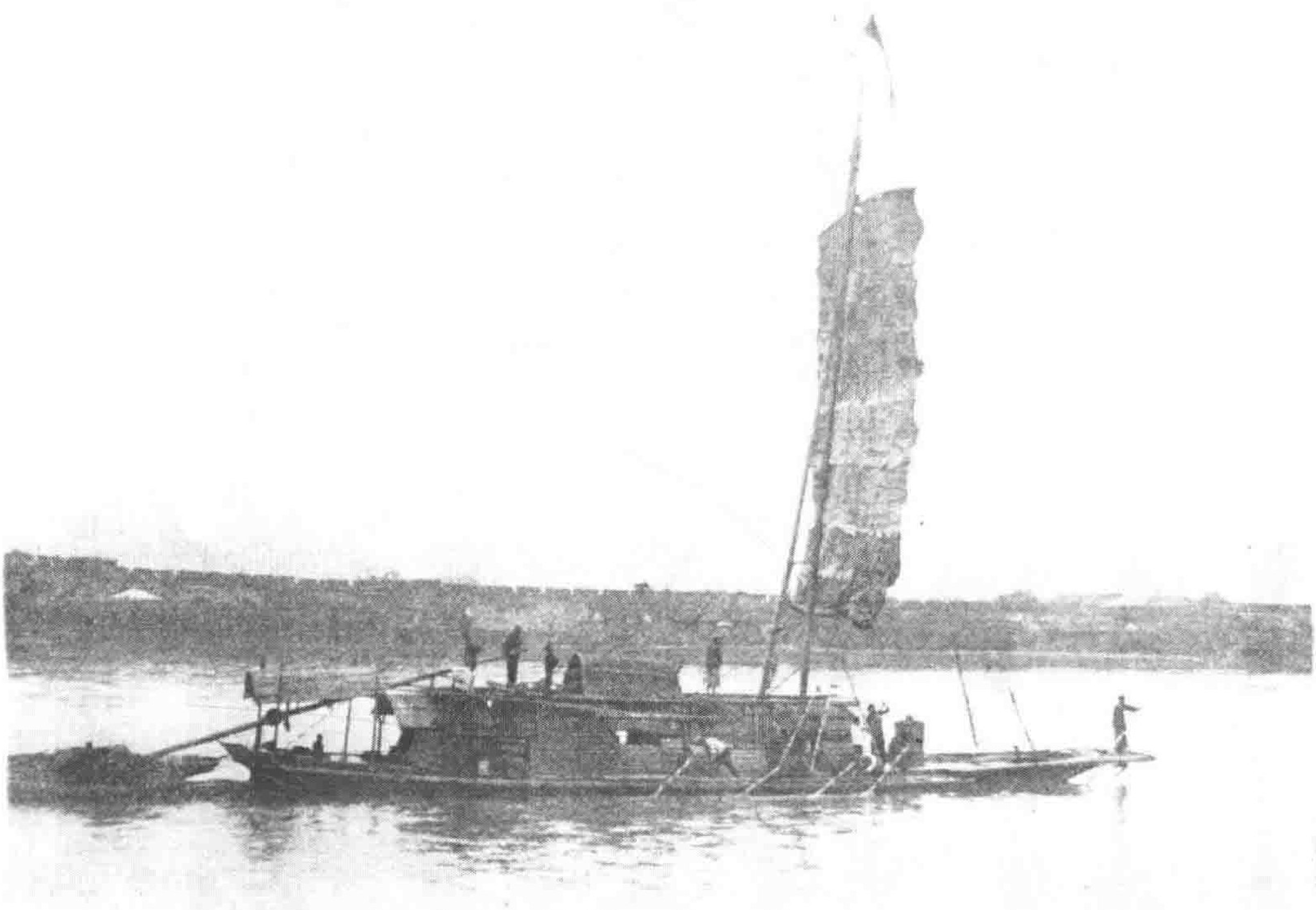
一八—〇一六

岸怪山奇石，都生平未經見，峯巒皆自平地拔起，少相連續。經行峭壁中見山石成磚砌形，堆疊整齊，層次不亂，造物之巧，莫可窮究，意者地質學上所謂水成巖者非耶？下午三時車過大塘，經小車站數處，均未停車。疾馳二小時，遙見無線電桿高聳天際，柳州在望矣。過飛機場而抵車站，時五時三十分也。卽投車站鄰近之旅店，曰新河南店，宇湫隘，時適風雨驟至，而門窗不全，亟避入鄰室。呼童送飯，粗糲更難下咽。飯後，細雨濛濛，天色昏暗，余亟欲一瞻郵局，乃商之逆旅主人，飭人隨送過江，當蒙首肯，遂渡河進城。慘澹電光中見新闢馬路，一修整遼闊，兩旁人行道，儼若上海法租界然。折入小街，未數武，見郵局，進晤局長吳君寶仁，暢談甚樂，有頃，吳君邀赴酒樓，闢室長談，恨相見晚，殷勤勸酒，情意可掬也！回抵逆旅，深夜十一時矣。妻兒輩都入黑甜，鎮日顛簸，能尋好夢，爲之一慰。次晨（廿五日）汽車駛來，電角頻鳴，其聲至厲，余等舉驚醒，披



桂林彈子江

衣急起，檢點行囊，復入車廂，風馳而去，時清晨六時也。回顧隔江柳城，迅卽隱滅。憶及曩時讀河東遊記，最嚮往之，不圖二十年後，竟身臨其地而瞬又離去，不獲探尋名勝，爲悵然久之。八時四十分，行抵鹿寨，下車進餐，食頃，念及同寅秦君道墫，數月前調來此地，咫尺不能一覿，又爲黯然。飡竟，登車遄進。十時，經榴江，此時兩旁小峯，塊琦雄秀，汽車馳騁高原之上，顚傾殊劇，閱半小時，入一山谷，中有良田美池，佳木修竹，泉聲鳥語，若相唱隨，疎落山村，點綴其間，黃髮垂髫，男女種作，都怡然自得，宛展彭澤桃源圖一幅，惟秋來桃不着花耳。噫！何日摒除嫁務，卸吾仔肩，徜徉是鄉，以終老乎？三江墟似在此谷中心，出山谷，行一小時，抵荔浦，停車添油，自荔浦以上，沿途山景，目不暇接矣。怪石環立，若老人，若少婦，立馬伏牛，僧帽筆架之屬，無不隨心湊像，妙肖逼眞，鬼斧神工，莫可究詰。夫以天縱山靈，昔以交通不便，蠻貊視之，徒供遷人謫客，澗谷考盤，今



桂林灕水

則公路縱橫，舟車四達，尋芳探幽者，設不臨此一遊，得毋為山靈訕笑乎？一時三十分，過青厄渡，已去陽朔不遠，河濱山水之麗，潑墨難描，所謂陽朔甲桂林，古人當不虛撰。過陽朔，途中復遇風雨，雷電交作，撳下車窗，四週風景，不可諦視，惜哉！二日來途中遇雨凡五六次，衣被箱籠，繫掛車沿，至此時無不淋漓盡緻，御者云：山中雨多而不漏，往往山前大雨，山後天晴，證以路途乾濕，可信斯言非虛。三時一刻，過良豐鎮，車行窄街上，驚險萬分。又半小時，安抵桂林。時雨霽，雇挑夫肩行李，投寓榕湖飯店，店在僻巷中，食宿已離粵化，自入西粵以來，此處最為滿意。經紀夥伴，都講桂語，尚易聽解，追思去秋到邕時之不便，慰藉不少矣。翌晨往晤局長陳君瑞琥，當蒙指示一切。閱二日，即分別點收票款傢具賬冊公文，而董理局務焉。余以駑駘之才，膺此重寄，汲深綆短，隕蹎堪虞，用是日夜孳孳，不敢少懈，大好山水，咫尺有如天涯，記述游踪，尚須緩以時日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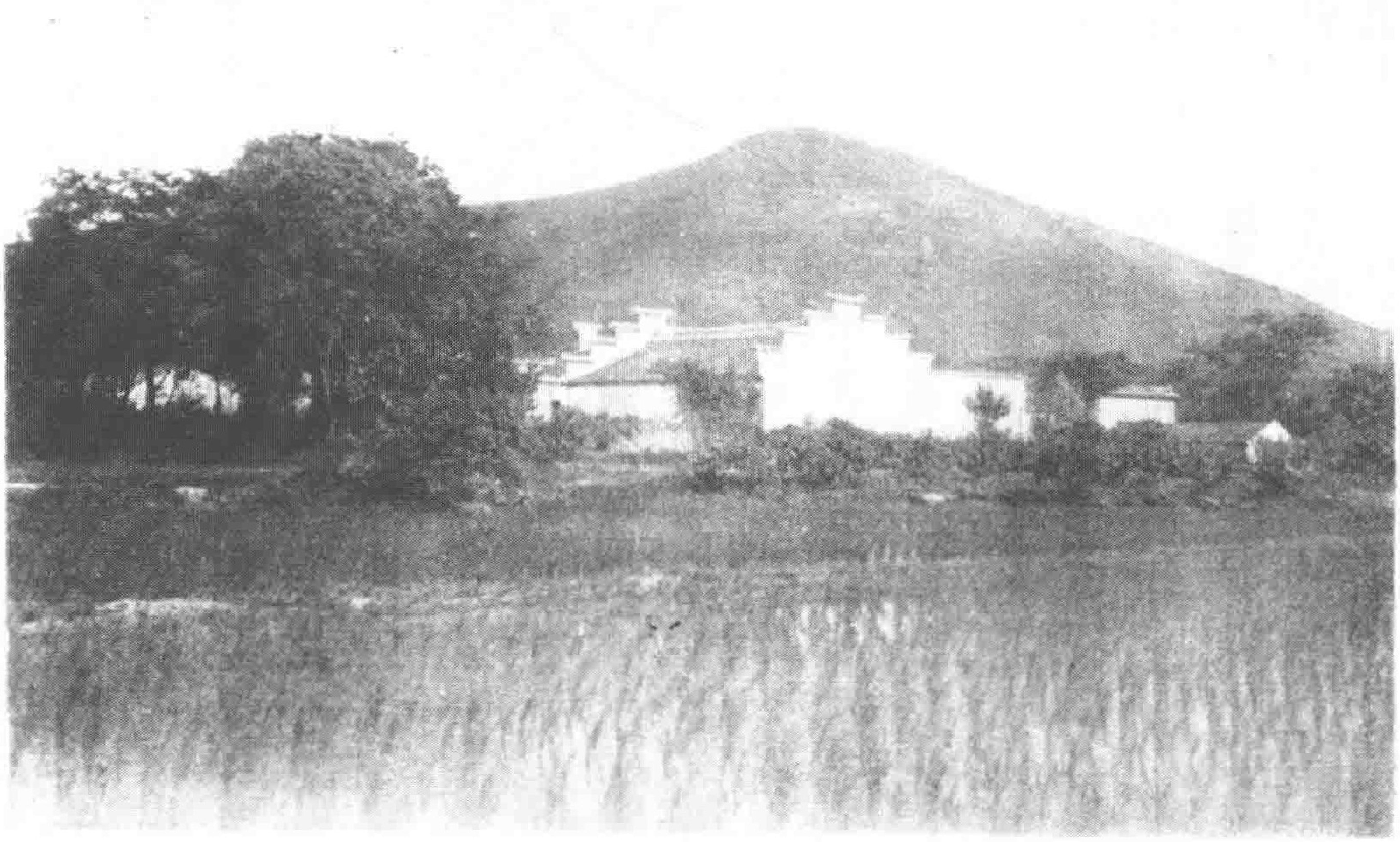
馬蹟山紀遊

蔣維喬

馬蹟山在武進縣東南九十里，四面環太湖，七十二峯之一也。余生平好遊名山大川，足跡徧十五行省，獨於吾邑則缺然。固非舍近圖遠；實因故鄉無好湖山，此念橫亘胸中而未去也。池君宗墨，甌海人，獨與吾常有緣，在戚墅堰辦通成紡織廠十年。每抵滬，輒談馬蹟山之勝，邀余往遊，余諾而未行也。癸酉之夏，校中暑假，池君以車來，接余共登京滬車，赴戚墅堰。信宿廠中，得以參觀製棉，紡紗，織物，漂染，修理準備，搖紗，整理各間，純然利用廢棉，廢絲，廢毛，製成日用物品，備極優良。管理完密，處處合乎科學，而尤注意於勞工福利，有醫室，學校，合作社，公園，余別爲文記之。此篇之作，則專記馬蹟山風景也。

七月四日晴，晨七時一刻，乘廠中汽船行。同行者，池宗墨，汪惺時，丁雨亭，章則汝四君。汪君自溫州來廠參觀，臨時加入者。丁章兩君，廠中職員。丁習林學，章善攝影，自通成至雪堰橋，計六十里。經虞橋，洛陽，戴溪橋，天井橋，周橋，計三小時可達。乃因臨行時，遺忘大皮篋一件，至戚墅堰，船乃開回，故至雪堰橋，已十一時一刻，多費去一小時。登岸，至吳順興飯館午膳。此鎭舊屬常州陽湖縣，（今併入武進，）吳君稚暉之故居在焉。其地人民口音，已近無錫，稚暉少時，至陽

古竹灣一瞥（白牆即區公所）



湖應童子試，邑人疑爲冒籍，羣起毆之，稚暉憾甚，終身口稱我裏無錫，此事甚趣，世人多不知之也。鎭上市街窄溢汚穢，一刻不可留，匆匆飯罷，雇湖船渡湖，船價一元二角。午後一時開船，雪堰橋至湖邊，地名新村，計九里。湖邊至馬蹟山之古竹灣，亦九里。今日因風不順，至三時半始到。雨亭先往區公所接洽，區長丁君稚圭，適赴常州，由職員許君自新招待。派役人來取行李。余等卽至區公所，盥洗休息，擬卽刻登冠嶂峯，囑區役導往。出公所，向西南行，抵水平王廟，廟在分水嶺，相傳水平王爲后稷庶子，佐禹治水，誨人浚道，後世祠之。自此登三冠嶂，乃樵者所行小路，荆榛塞途，刺足出血，山腰岩石陡削，更難着足。及頂，亂草叢生，沒及膝蓋，無路可尋。導者云：遊人多不至此，然登頂望太湖，則心胸漸爲開拓。復鼓勇登二冠嶂，其難行如前。及頂，則望見太湖，境界愈闊，同人有欲折回者。余曰：登山必至最高峯，然時已將暮，乃疾登頭冠嶂，至此則全湖在目，北之古竹灣，南之廟瀆，東之雄王嘴，西之西青嘴，了了可數。全山路爲半圓形，其南面皆水田，湖沙所冲積也。蓋冠嶂乃馬蹟山之主峯，自麓至頂，計六里。惜余所攜測高器損壞，不能測其高度，至爲遺憾！由頭冠嶂而下，抵新城，經水平小學，此校爲公立，有初高兩級，規模較完備。校旁爲大有公司第六製種場。歸區公所時，月已東昇矣。丁區長之兄禮庭，特來招待，引余等至區長家中晚膳，肴饌甚豐，并出陳釀，宗墨飲之大樂。余出罐頭素菜食之，膳畢還所，因蚊蟲甚多，卽在廳事張行軍牀五架，燃蚊蟲香而臥。



神駿寺

七月五日，晴，晨七時出發。丁君禮庭引導，循水平王廟，折至神駿寺。寺在秦履峯麓。唐貞觀間，杭將軍惲，捨山建刹，名小靈山。宋改稱祥符寺，清康熙時，御賜神駿寺額。今有康熙乾隆御書各一幅，及御賜綠端硯，存方丈室中。寺左有宋代欅樹，高十餘丈，在寺前稍坐品泉。折回柴泉，泉舊名吳井，深尺許，旁有潭，徑可五尺許，井高於潭約二尺，皆不盈不涸，下流入大瀆。由柴泉向西行，水田千餘畝，秧針新綠，碧樹間之，厍水茅亭，疏疏落落，天然一幅圖畫也。逾畫山，至嶂青，登韓山嶺，折而北至養鷄場，場爲沙某所經營，其人不在山，僅用工役管理，聞開辦費一千餘元，鷄爲中外交雜種，皆白色，共四百隻。嶂青人口約三百，柴泉約二百，地當馬蹟山之中心，爲繁盛之區。逾嶺赴西鄀，山嵐重疊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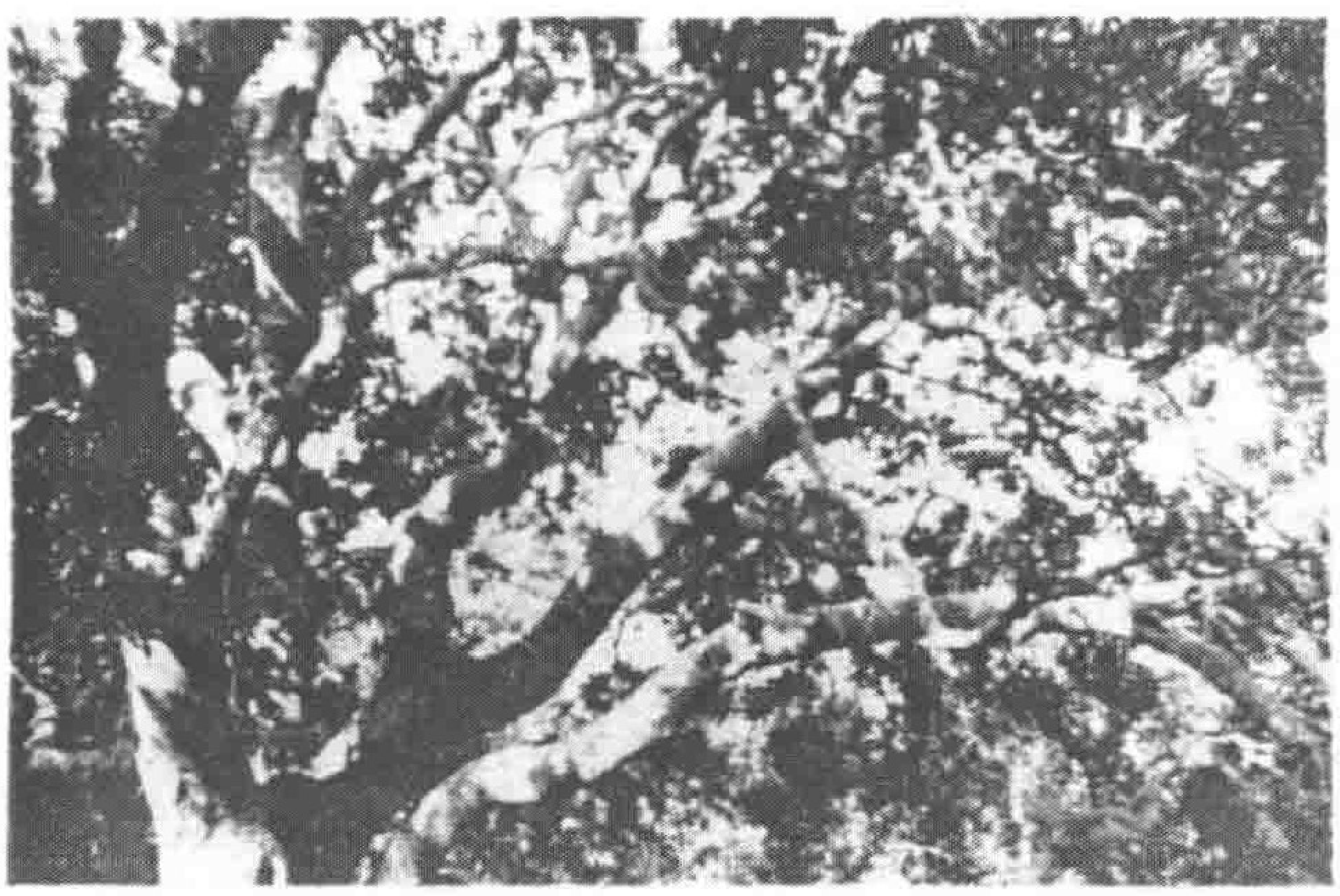
抱，有高大之森林，行其中，雖夏日炎炎，並不覺熱。雲居道院，紅牆隱隱，藏深樹間，今俗稱神仙庵，相傳爲葛洪丹室。院東有葛仙井，廣約三尺，深倍之。余等在大樹蔭中草地舖席而坐，合攝一影。遙見老樹根前，繫有農家所畜山羊兩頭，乃牽之來，攝入影中。禮庭云：山中大姓，丁杭秦張，杭姓人口較少，其餘三姓，則人口較繁，由西村登蜈蚣嶺，右爲當武山，左爲龜山，其下卽雁門灣；灣南爲蛇山，與龜山連接，灣爲山之最西境，其內水田百餘畝，馬蹟山以楊梅著名，余與宗墨並坐樹蔭，忞啖楊梅。沿灣行，至湖口，望太湖。由雁門經牛塘灣，折西南行，過小橋，橋名牛塘，亦稱福德。循嶺脚高下曲折而行，至吳王擂鼓墩，世傳吳王督戰於此，驟看不過一土堆，然以足踏之，空空然有聲，立墩上望太湖，遠可見無錫沿湖諸山，近則小椒山乃在足底，形似覆箕，故俗呼簹箕山。其東北有大椒山及夫山，傳稱吳敗越於夫椒，卽此。時已正午，禮庭約至柴泉吳君平齋家午膳。馬蹟山既無旅館，又無商店，凡有食宿，非至區公所及人家不可。余等來時，繞行山麓，注意風景，及回柴泉，則由捷徑。過牛塘灣，卽不遵原路，履田中阡陌而行，經西村，逾廟山，度迎春橋，大瀆橋，而抵柴泉吳君平齋家，已午後二時矣。吳君與區長丁君稚圭，皆常州東門師範畢業生，爲馬山人望所歸。吳君爲人亢爽切直，曾任區長，因不能如其志，遂退職家居，與余談，一見如故，供肴饌極豐美，並有棗子浸膏粱酒，其味醰醰，宗墨取而痛飲，幷強飲雨亭，余則因戒酒，略一沾唇，已覺其醇厚，絕無膏粱之烈性矣。



神仙庵（西村）陰下席坐

膳畢，宗墨與平齋耳語，說余起最早，飯後宜少睡，平齋導余入寢室，余睡半小時而起，不見宗墨諸人，而隔室則惺時方高臥未醒，遂出門尋宗墨。門前鄰兒云：皆在吳氏宗祠，欣然領余往，則宗墨雨亭則汝皆在。平齋縷述宗祠興廢，並要余作匾對，余允之。黃君闢塵來此購地辦林墾，其辦事處卽租此祠，經理其事者，雨亭也。余等擬覓風景佳處，席地欣賞，平齋導往大瀆之壩嘴，嘴形狹而尖，伸入瀆中，碧水三面環之。嘴端有樹，大小兩株，蔭可蔽日，清風徐來，披襟當之，快甚。遂共坐閒談，出汽水飲之。未幾，惺時從容徐步而來，蓋臥醒而精神爽健也。則汝架快鏡攝影，鄉農大小六七人，咸來圍觀。宗墨招之坐，共攝入之。在此休息二小時，至五時，方由柴泉向東南行，經東村，松林高而密，風送濤

聲，鳥語時來，蟬鳴深樹，此天籟也。至廟下，沿湖邊向南，仰見土地廟，廟隱古樹間，樹皆高大，松樹有高逾十丈者，年齡皆百年以上。此外櫸，柏，楓，楊，檀，栗，朴，楡，種類至多。登廟左山麓，即沿湖邊曲折而行。大瀆在土地廟以下，亦稱廟瀆，爲馬蹟山南大港，形勢險要，古來攻守要地也。大船駛入，可直抵大瀆橋。若山北之古竹灣，則船隻祇能泊於口外耳。山中所產柴，米，麥，蠶繭，楊梅，輸出無錫，及無錫貨物之輸入，皆由此瀆。登火石嶺，在此望太湖，正對東西洞庭山，西南可遠望浙之湖州。火石嶺下爲點山，灝湖爲西坍灣，有古銀杏，在觀音堂前，兩株合抱，余與同人各展雙手圍之，大可六圍。平齋在此握別，回柴泉。逾嶺即東坍灣，聞趙翼墓在此，以時促，未及探訪。登桃塢嶺，嶺頗高，有三折，頂有北極行宮。宮前湖面有矗立之小山，曰筆山，東望則無錫之軍將山也。自嶺下，復登小墅嶺，其下爲小墅灣，有古榿樹，相傳宋初許姓所手植，共三株，今存其二，二株合一根，左右上出，各十餘丈，此時紅日西沉，未暇細觀。幸月色甚佳，路徑可辨，余生平所至各山多矣，至乘月夜遊，此尚第一次也。登鵶鶻嶺，而至大墅灣，自土地廟以東，每登一嶺，必望見太湖，地勢愈


勝子嶺下楊梅樹

高，所見湖面境界愈闊大，至大墅而益覺寬闊。且日暮起風，波濤洶湧拍岸，岸之逼窄處，徑僅容足。各人魚貫，懍懍前行，驚心動魄，不敢側視。皓月漸上，淸光映入波紋間，正如水銀瀉地，洸漾不定，登山望湖，至此最爲痛快。忽見小舟，張帆近岸，爲怒濤簸弄，首起則尾落，尾落則首起。宗墨云：此舟何來，得毋盜乎？禮庭云：否，此漁舟也，乘濤取白魚耳。蓋太湖白魚，每隨潮結隊而至也。復逾對面山而下，至蓬坑，地低而窪，上覆茂樹，不見月光。循田間小陌，緩緩而行，窄隘異常，偶失足則有墮水之慮。陌盡爲小徑，草深沒踝，昏暗中，彼此不見，前呼後應而進，乃登鬶蕩嶺。禮庭云：自此至檀溪，路較平矣。檀溪以隱君泉而得名，泉出石壁，瀉入石池，甘冽異常。相傳宋邵協能官隱此，故名。地又產茗，瀹茗品泉，風味獨絕。余等擇溪旁樹下月光佳處，或椅生，或席地生，恣意欣賞。禮庭問村人有佳茗否？則曰：佳者已售罄，祇有其次耳。宗墨云：但擔泉來，不需茗也。泉在村後約里許，未幾，村人擔兩桶來，即取而飲之。宗墨盡兩杯，余盡一杯，甘生舌底，津津有味。禮庭云：馬山楊梅以檀溪產爲最佳，因地當正東，得日光較多之故，遂向村人購一簍，果然實大而圓，極其甘



播鼓墩遠望小椒山

美，各取啖之，頃刻而盡。余齒素畏酸，多年不敢啖楊梅，昨今兩日，必日盡數十顆，而齒無恙也。因囑村人，明晨送十餘簍至區公所，以便攜歸。惺時明日必趕回上海，余乘此便以紅白楊梅各一簍，託帶至家中。馬山楊梅，每年銷出價值萬元，然不能經久，故銷行不遠，今得以二十四小時，藉惺時之便，運回上海，亦一有味之事也。禮庭向村人借一燈，導余等行，經棲雲庵下，而登勝子嶺。庵建於宋寶慶元年，隱于森林中，庵後有大櫟樹，前有桃園。勝子嶺者，馬蹟東部之勝地也。右古竹，左檀溪，南對三冠嶂，蹬道皆亂石砌成，崚嶒曲折，夜行尤艱。頂有小武當廟，亦稱北極行宮。禮庭云：廟神最靈，村人有求必應，廟前石櫈，不可坐，坐必獲咎。平時村人擔糞者，不敢過廟門，必繞其後而行，然同人中已有溺於廟前者，聞之默然。余等在此稍憩，即由嶺北下，楊梅成林，高皆丈餘，擬明晨來此攝影。及回區公所，已十時矣。今日自西山繞至東山，往來步行，約四十餘里。雨亭習晨健步如飛，余所勿及。宗墨則汝腰脚皆健，惺時稍遜，然態度閑靜，初不覺苦。丁區長家中具晚膳，禮庭作陪，各人飽啖，宗墨尤喜飲，雨亭不得已亦應之，輒盡一壺。及臥，已十二時矣。今夕蚊蟲較昨夕更猛，雖有蚊香，亦不退怯。諸君皆疲，鼾聲大作，余則無論早睡遲睡，輒一小時即醒，蚊來則以巾掩面避之。惺時禿頂光滑，無亂髮障碍，蚊者以其易與而麕集之，迨天明，則紅星點點滿頭矣。

七月六日，晨七時，吳君平齋來。八時，與宗墨等偕赴勝子嶺楊梅林下，由則汝攝影畢，時村婦正摘取野楊梅。兩日以來，則汝過楊梅樹下，輒思摘食，宗墨以樹有主止之。此次因平齋來，村婦識之，乃許則汝就樹頭摘食。則汝大喜，諸人亦各取數顆，雖係野生，味極鮮美，與購買者不同。余等出門時，惺時言稍遲卽來，皆以爲昨日過於疲勞，託辭不出耳。乃未移時，又見惺時手搖蒲扇，大步而來，乃招之共啖，談笑而歸。早食畢，八時登舟，平齋、禮庭等均送至古竹灣，開行時，一帆風順，九時已抵雪堰橋之萬壽亭。對面舟中，忽有與雨亭招呼者，則區長丁稚圭也。乃共停舟，登萬壽亭談話，丁君必欲送余等至雪堰橋，謝之，不允，乃告以雪堰橋市街汚穢，一到卽擬過汽船，不再停留，遂鄭重握別而去。及抵雪堰橋，汽船早至，卽登之。九時開行，及半途，機件忽壞，停輪修理，修後行未久，又壞，於是屢停屢修，至午後三時，方抵戚墅堰，因惺時須回滬，遂在市橋樓午餐，餐畢由宗墨導往劉氏花園遊息。五時半送惺時登車後，乘船返通成，已六時半矣。方停舟時，惺時等要求余各贈一聯，余卽口占，贈惺時云：『頃蓋汪淪，與子蘇亭（通成同樂園中亭名）相見，扁舟范蠡，同遊馬蹟婦來。』贈雨亭云：『殫心造林民所賴，健步登山我不如。』贈則汝云：『廢物成材嫻漂染，（則汝爲通成漂染間主任，以油汚脚花漂成白絮）閒來築舍畜雞豚。』題通成紡織廠同樂園云：『拓地數弓，勞資同樂。芳塘半畝，魚鳥親人。』題園中蘇亭云：『出死入生，幾以身殉廠。摩頂放踵，將永念斯亭。』宗墨盡瘁通成十年，己巳之秋，因積勞猝患傷寒，幾殆，纏綿半載方愈。回廠時，全體職工大慰，醵資建亭，以慶更生，蘇亭之所以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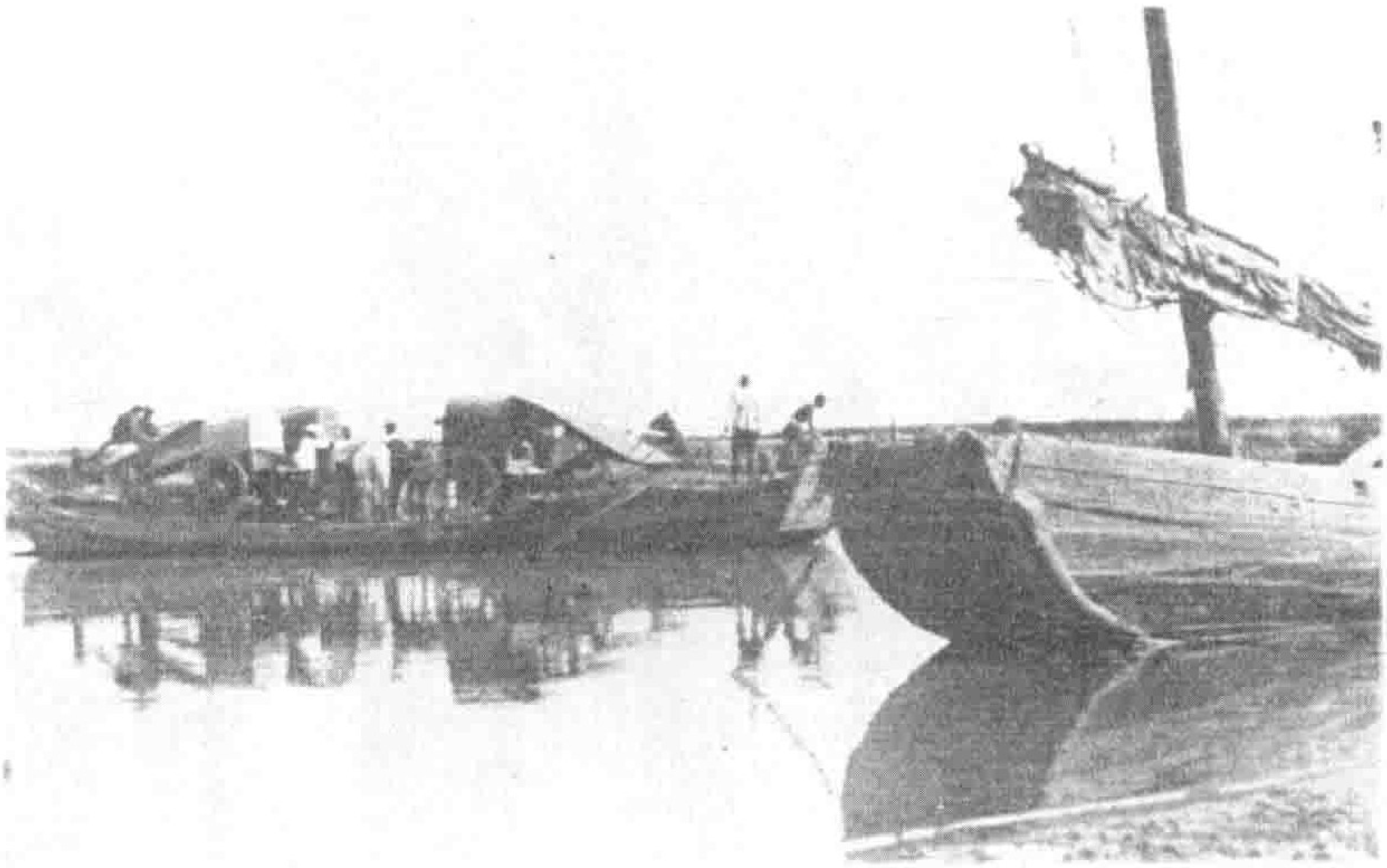
馬蹟山周百二十餘里，東西相距三十里，南北半之，若欲徧覽全山，宜分兩日。第一日遊東部諸山。第二日遊西部諸山。此行以惺時須限日返滬，兼程幷進，以半日登三冠嶂。又盡一日之力，西至雁門東達檀溪。然西之西靑嘴，東之雄王嘴，皆未能到。所探勝景，僅十之六七耳。山中人口五千六百餘人，田二萬二千六百數十畝，平均每人約占四畝，無大富，亦無遊民，故山中有富不過萬，貧不討飯之諺。學校有公立者三所，私立者二所，學齡兒童一千一百五十二人，已入學者五百六十四人，不及百分之五十。地因四面環水，與他方隔離，風俗淳厚，人多土著，雖夜不閉戶，亦無竊盜發生。遊客戾止，無論識與不識，一見歡然，輒爲導行。余等此來，如入桃源，印象甚深，故鄉缺乏佳山水之觀念，渙然冰釋矣！

既回滬，郵贈禮庭以聯云：『登山賴子爲先導，夜月穿林送客歸。』贈吳氏宗祠匾曰：『三讓遺風。』贈平齋聯云：『肝膽照人，豪氣不輸陳同甫，尊鱸款客，風味何如張季鷹。』贈稚圭聯云：『入山未逢，秋水伊人勞迴溯，歸舟相遇，旗亭留客不勝情。』

中嶽遊記

序言

蕭梅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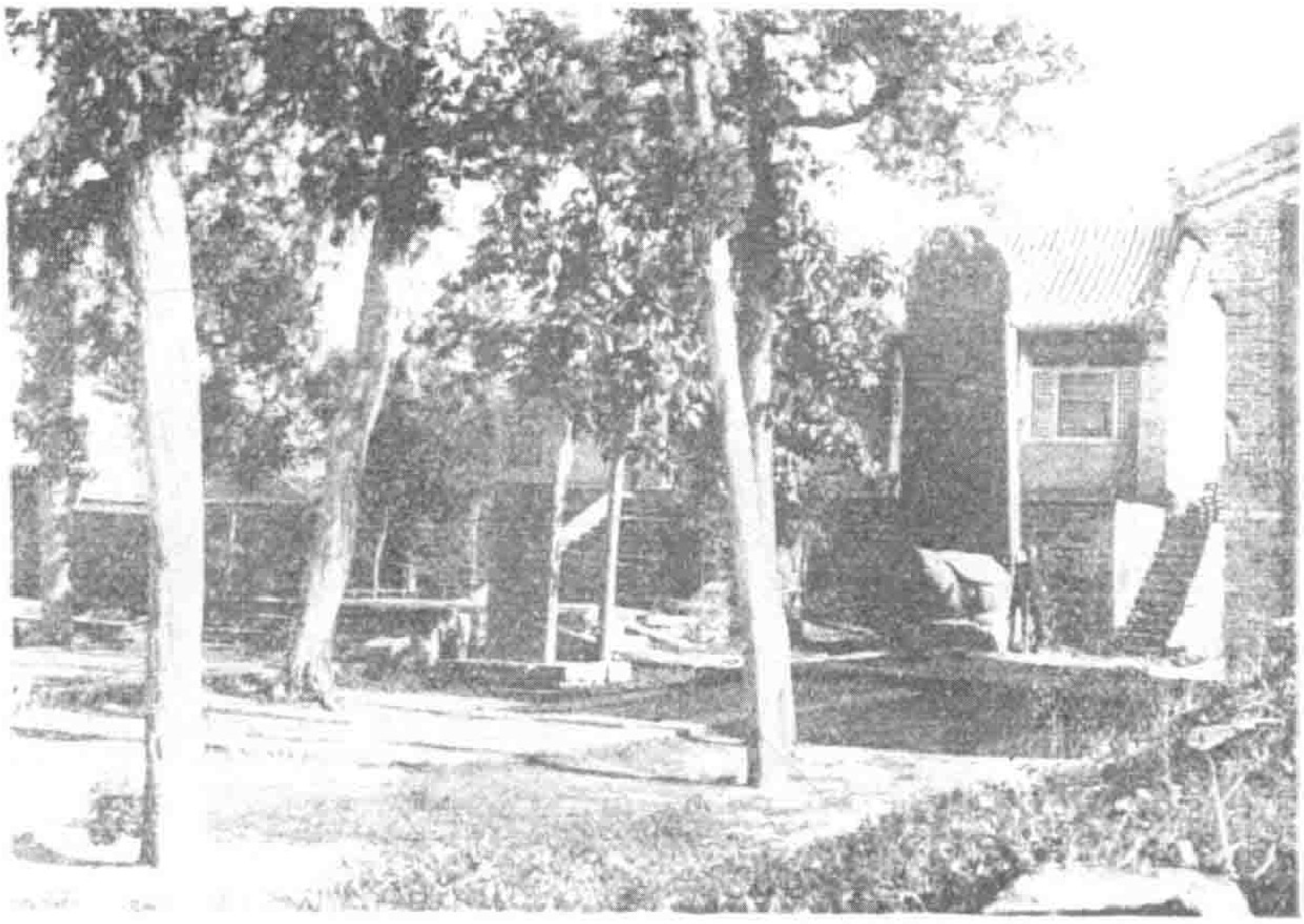

楊村口洛河渡船

三代之君，俱在河洛之間，故以嵩山爲中嶽，又曰宿高。史記載黃帝遊於太室，堯之嵩高，皆指嵩山言也。至漢武臨幸，嵩呼萬歲，歷代遺祭，史不絕書，中嶽之號，於以最著。以經傳雜載考之，中嶽不第爲天下之名山，且多往賢之事蹟，此遊覽山岳者所必至，考古文化者所不可忽也。余羈旅中州，久切仰止，每以萑苻爲患，迄未成行。今夏遇登封來人，詢及道途情狀，始知伏莽絕跡，行李無虞，乃乘便往遊，藉償素志。凡耳目所及，依次書之，可以作時代之寫眞，測山陬之實況也。惟名山奧區，向多故蹟，怪誕之說，附麗以生，人恆闢之，余則錄焉。蓋宇宙之大，無奇不有，姑言妄聽，何傷雅致，正足以覘人羣之幽思，聆豆棚之清話，彼干寶搜神，東坡說鬼，豈癡人哉？必有所寄耳！


唐太子弘墓

（一）由偃師至少室

嵩有二山，東西對峙。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少室去偃師車站七十五里，僱騾車向東南行，一鞭就道，遠山若迎時在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三十日也。割麥時候，鄉村大忙，駘背童稚，悉在田野。沿途有狀似成人之學生，執長鞭，驅牛車，奔走隴畝間，見之竊有感焉。彼通都大埠自命為時代前驅之學子，不嘗弄筆疾呼曰：到田間去，實則西服革履，未到田間去，而到娛樂場去矣。何似此邦之士，不尚空談實行農作之為愈乎？行十



山鶴觀　其超出殿簷者為昇仙太子碑

里，至楊村口，渡洛河，水量甚淺，不見行舟。又十里，踰枯陁嶺，遙見路西里許，嵬然大冢作方形，佔地數十畝，附較小之冢十餘，大冢之南，樹石柱二，石獸二，翁仲六，石獅二，左右對列，蔚然成行，尚有巨碑兩方，一仆一仰，仆者剝蝕無文，仰者文半可辨，額題「孝敬皇帝叡德之碑紀」作飛鳳空篆體，則天時刻也。冢之東西北三面，各列石獅一對，蹯踞於荒草蔓野間。明王鏊遊名山記有渡河十里，登盧陵王墓之語，以地考之，殆

作者乘牛車自府店出發



一八〇二八



少林寺山門〇爲作者

必指此。按唐上元二年，太子弘薨，諡爲孝敬皇帝，時人以爲天后酖之，故追謚帝號，以掩其迹。至廬陵王乃唐中宗廢號，與弘爲兄弟行，王鑿指此爲廬陵王墓，誤矣！鳳篆碑有關歷史，無人維護，任其沒滅，殊爲可惜。車夫云：洛南大冢，悉被盜發，獨此無恙，以他冢皆土堆，可以掘洞，此爲沙積，沙性散落，有隙自合，盜者不可得而入也。又二十里至府店，土寨環繞，儼然城市，此地爲通豫南大道，過往頻煩，宜其市面興盛，乃店戶停閉者，居三分之二，街中大好馳馬，商門可以羅雀；探其原因：（一）刈麥期間，停商務農。（二）農村困苦，生意蕭索。由前者言之，可知此地不惟學生加入農作，商人亦兼務農事；農之重要，於玆可見。由後者言之，現在經濟枯竭之惡潮，已普遍於山村小市，是則甚可憂也！出南門，遙矚緱氏山巔，廟宇宏闊，相傳爲周靈王太子晉控鶴登仙處，舊名仙鶴觀。廟側有飲鶴池，粗石淺砌，聊以應景，鶴不復返，池已自廢。庭前立巨碑，高數丈，字尙完好，額作飛白書，題曰「昇仙太子之碑。」並有「大周天冊金輪聖御筆」題識，蓋則天書也。廟之前後，碉堡屹立，廟內已設小學及保衞團辦公處，余遊覽時，團員招待，强留一飯，意氣殷懇，固辭不獲，北人爽直，可感也！殿東有乾隆御碑亭，廟後有洞，洞口在學生宿舍內，因麥熟放假，舍門扃鐍，未入觀。緱山南麓有破廟數重，至荒院中，尋得至元十五年碑記，知

一八一〇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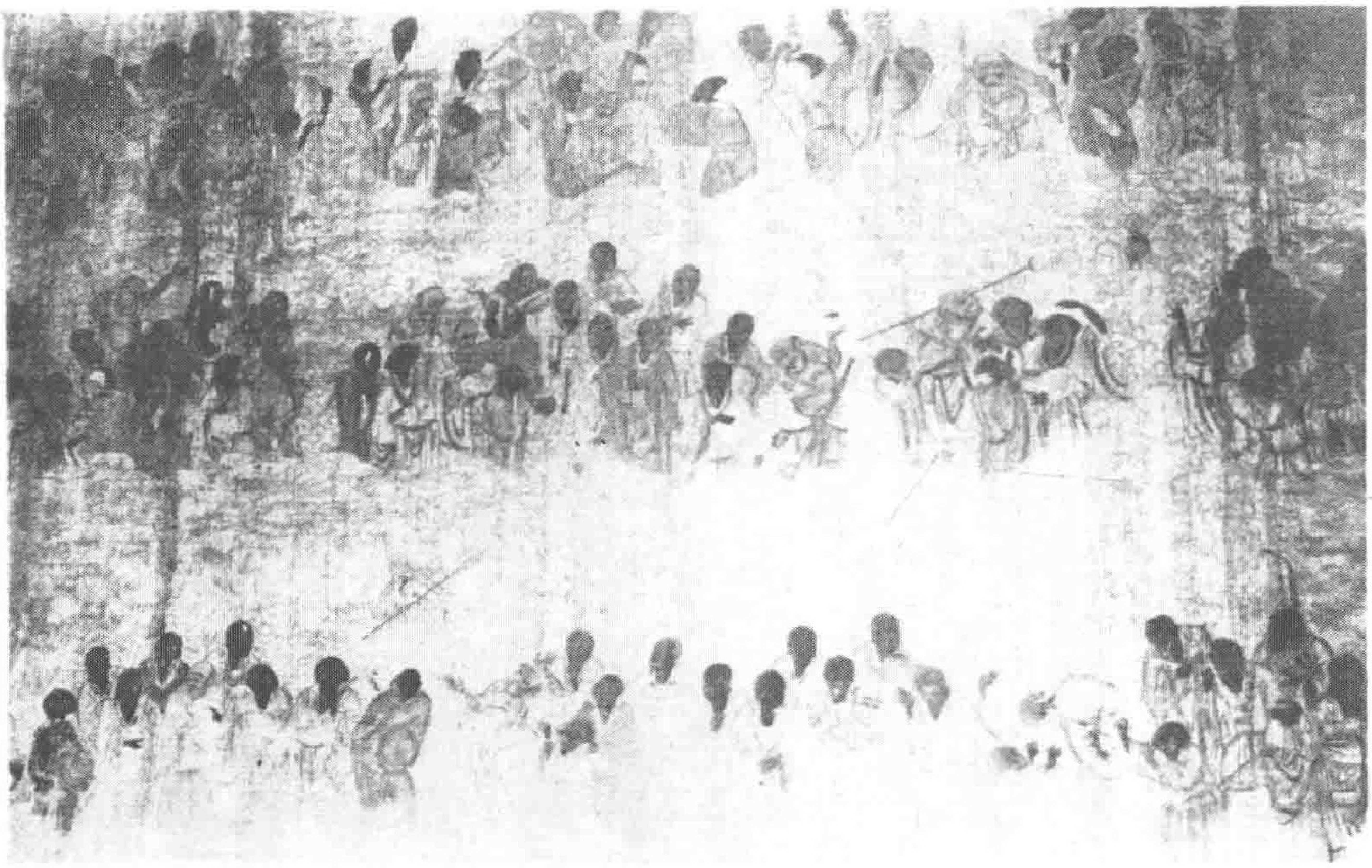
廟名先天觀，諸天暴露，野剎荒涼，衰敗氣象，可測民生之一斑。觀後土窯名昇仙朝元洞，聞亟深窯內羅列塑像，都黯然無色。遊畢，返府店，出其東門，有關帝廟，甚宏壯。一水東流，源源而去，此過洛河以來所僅見者也。去此十五里至參駕店，唐時乘輿臨幸，臣僚參侍於此，


少寺寺燒燬之神像與蕭梅性

故以爲名，今訛爲三家店，實則南北兩寨，戶口甚繁，恐三百家猶不止也。北寨門前，一寺依阜而立，名湯王廟，正殿曰大悲閣，廟門以外，拱橋通焉。池塘漾碧，老樹垂陰，行人到此，可以歇足。寨內街直如矢，生意寂寞，一如府店，客舍無茶葉，以甘草桔梗薄荷代之，店主謂可以祛暑，余覺愈飲而渴愈甚。自此以往，俱係坡道，凡騾車至此，必加僱牲口，以爲上山之助，恐過此不易覓也。余車因是誤一小時，及出南寨，道旁有廟，名東台寺，沿途所經小鎭，俱有廟宇，舊日地方富庶，可以相見，今求修理之資，亦不可得，何今昔人民生活榮枯之相差，如此其甚也。自此再進，山嶺參橫，愈趨愈高，十五里至崿嶺口，卽古轘轅關，爲禹許入洛必由之道，自來都洛陽者，恆置兵於此，關高數里，坡道鋪石，寬而曲，

少林寺之毘盧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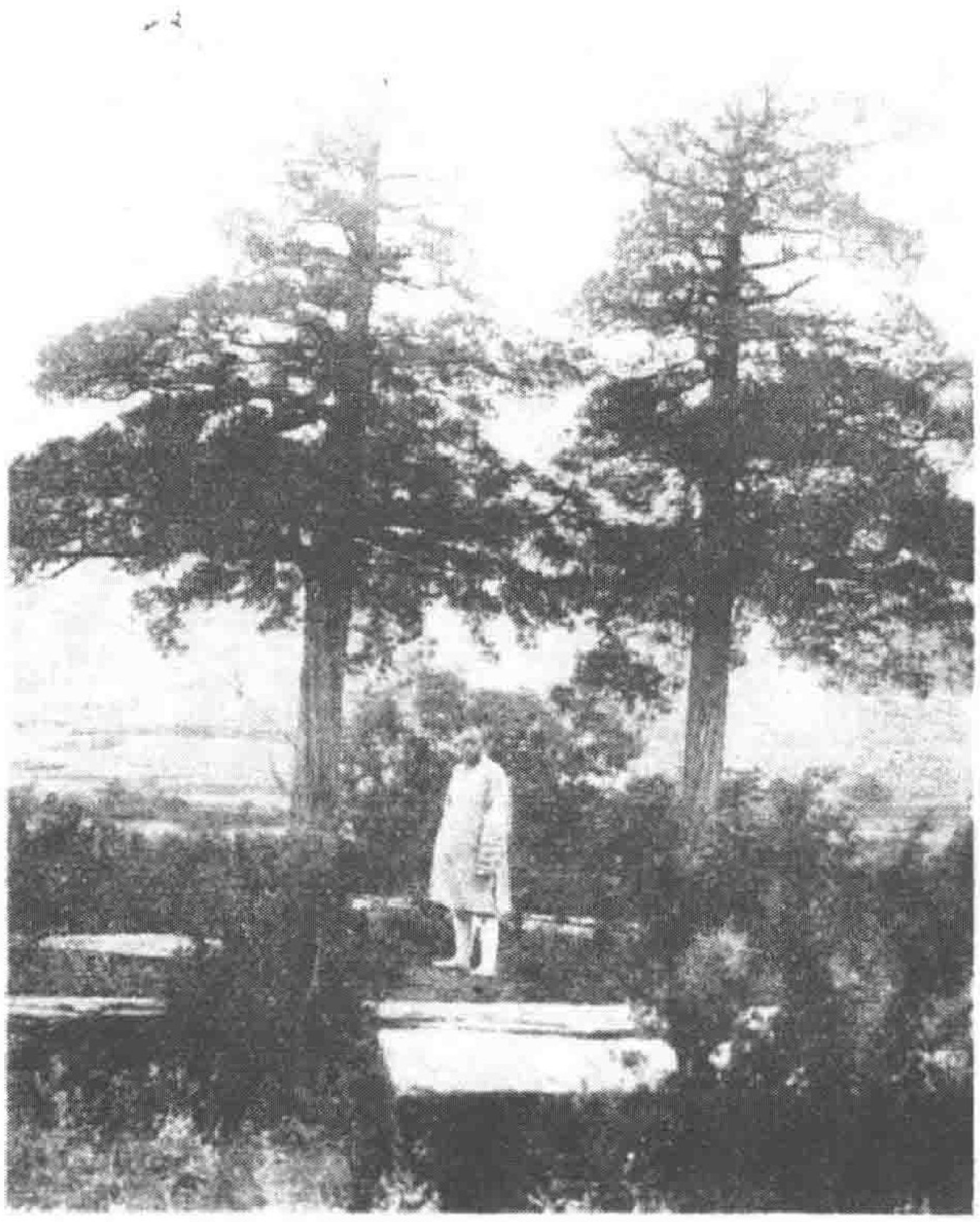
手搏羅漢像

紆迴十二折，將去復還，故有是名。其上舊置關，今已廢，傍岩築小廟，神像就石鑿成，名巡山五道將軍，按留青日扎載「今謂五道將軍，盜神也。」關隘置此，將以稽道乎？祐盜乎？抑關吏卡丁皆有道之盜乎？顧名思義，頗難索解，自崿嶺口南下，卽登封縣境，道西有蘭若，曰廣惠庵，斷壁露椽，已就荒廢。過三華橋，抵石谿，緣谿西折，至山峯環抱樹林深處，卽久享盛名之少林寺。主僧已立溪邊迎迓，蓋余未到以前已有人先容也。自崿嶺至寺，計程五里，是夜宿於少林寺之客堂。

（二）少林寺及其附近古蹟

少林寺在少室山陰，五乳峯下，後魏孝文時建，沙門跋陀自西域來，太和中詔有司於此寺處之。周建德中廢，隋開皇中復建，唐太宗時，寺僧曇宗等率衆禽王世充侄仁則以獻，太宗降書宣慰，賜曇宗爵大將軍，此少林僧兵之由來也。寺計七重，三門猶在，廟額係康熙御筆。三門以內，向有天王殿，三寶殿，藏經閣三重，及兩廡各殿。已於民國十七年七月十五日悉被兵燹，化爲灰燼，滿院殘磚碎瓦，狼藉不堪。聞藏經閣內貯經典五四八〇部，分庋二十大櫥，歷代詔書名人留題，爲數亟夥，俱付一炬，而舉世傳聞視爲奇蹟之達摩面壁九年留影石，亦因在藏經閣內，隨此刼以俱化，火餘碎塊，亦散失殆盡。其他如齊魏古碑五品，秦槐墀下娑羅，俱爲祝融所摧燬，損失無算，可云酷矣！再進則爲客堂，大雄殿，毘盧閣三重，今尚存在，惟失修已久，無復莊嚴氣象，毘盧閣中有可觀者三：（一）壁間手

摶五百羅漢像，有面部全黑莫窺眞相者，有微露半面或已全露者。僧云：初繪像時各個面部，俱是一團墨，年代久遠，眉目漸顯，故呈此象，此僧所談，近於神話。（二）殿內每二步之間，有陷落數寸之窪地一塊，是卽少林習武場也。此閣建於山麓之上，地基堅實，下藏石質，上舖方磚。今觀窪處磚已碎裂，地平下陷，是必練拳跌足之跡，非一朝一夕所能致也。余以少林拳與他派不同之點，質之主持僧耀宗，據云：少林拳只打一條線，往復進退，不出一線之外，今視窪處縱橫成行，足以徵信。（三）殿東供玉佛一尊，重約數百斤，堪稱稀品，



甘露台故址　中立者爲少林方丈

閣內供緊那羅佛，蓬裸跣足。元至正間，持火棍，禦紅巾，卽此僧也。少林多此類事，故名聞天下。迄今僧徒仍辛苦操練，以維餘緒。余以爲少林拳術，世所稱道，宜發揚光大，勿使失墜。寺內向有立雪亭，今廢。相傳神光侍達摩，雪沒膝不去，卒嗣其法，此與程門立雪事相類。今人有火爐取煖，其廢也固宜。前後碑石亟多，不及細閱。寺西向有甘露台，雄麗無匹，今惟石柱偃臥，雙栢對峙而已。下甘露台故址，西行百餘步，入一大園林，綠樹張羃，細草舖茵，塔影參差，多至不可勝數。此少林寺之西塔院，歷代名僧圓寂之遺，各建一塔以貯之，塔之式類至繁，而碑文亦特異，茲舉數則以見一斑。（一）勅賜焚修冠帶住持道源大和尙，（二）欽命賜紫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八代禪師彼岸寬坦然和尙，（三）勅賜少林禪寺都提舉征戰有功順公万庵和尙（四）勅賜都提舉點安公守心。（下刻孝俗姪由維）其他類此者，不可勝紀。綜余所見，少林方丈多由欽派，由官而僧，其異一也。和尙有功，勅賜榮銜，由僧而官，其異二也。僧有俗姪，刻入碑文，其異三也。此皆少林沙門特色，他寺所不常見。自寺北行二里，小丘之上，有一寺，曰初祖庵，左右兩阜，拱抱五乳峯，高遮其後，如列錦屏，境致異常幽勝。耀宗謂是金龜啖水地，以丘形若龜也。庵內古柏一株，粗若五人合抱，其下立碑云：「六祖手植柏，從廣東至此。」意謂此樹由盧



少林寺之西塔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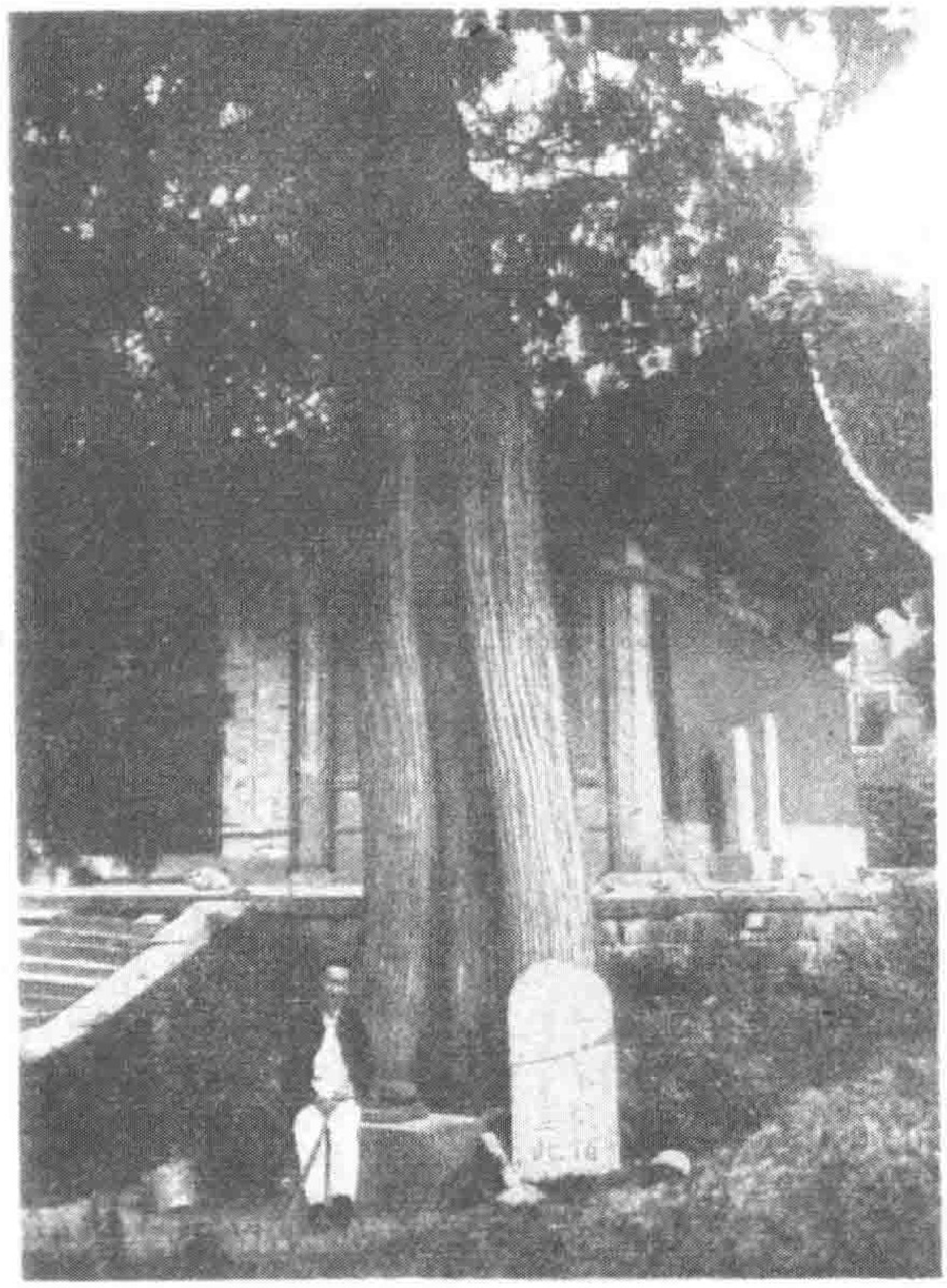
能鉢盂中自廣東移植而來。殿中石柱，刻古衣冠相，作凸形，雄勁有姿，今不多見。殿後一亭，蔡京書碑曰：達摩面壁之庵，他碑亦有可取，惜無搨本。自此仰望第三峯高處，一樹隱約可辨，即達摩洞。賈勇而往，自山足以上無道可遵，至陡峻處，碎礫不能停足，攀巖抹石，偏行以進，喘亟依危石稍憩。下瞰來路，陡立若壁，自亦不知何以至此。如是數息，約五里，始達其洞，去峯頂尚遠。洞前植石坊，外顏曰玄猷處，內曰東來肇跡。左右岩石伸出，接於坊柱，形成洞前小院。洞口植一椿，如張油碧之蓋，即山下隱約可辨之樹也。洞深丈餘，高闊稍殺，供偶像數尊，是達摩九年面壁之處。端居其間，超絕人寰，雖非仙境，亦異塵世，惜無泉可汲，鮮有居者。洞外樹二碑，一萬曆乙巳年敕建涼殿坊碑，一乾隆丁巳年達摩祖師開光碑。二碑之間，石壁露小洞。僧云：向在此洞舉火，其煙自崿嶺口石罅冲出，兩處距離在十里以上。覽畢下山，趾步皆險，至陡壁滑溜處，以杖拄地，俟一脚踏實，始能移步，否則一落千丈，不堪問矣。如是緩轉慢下，穩抵平地，俯視足下雙履，已磨穿成洞，此遊覽達摩洞以後首出一指之洞也。

少室卅六峯，其頂曰御砦，頂有池，四時不涸，金宣宗曾屯兵於其上，故名。上齊而背削，橫障少林之面，恰若照壁。其下有二山，形如旗鼓，因名焉。旗東而鼓西，高大相若，可謂旗鼓相當。自少林而南，越石澗，沿鼓山東麓而進。行里許，得流泉，溯泉直入，抵山溝，一泓凝碧，深不可測，名五龍潭，其溝曰龍潭溝，水由削壁而下，每五里一潭，此其第五，故以爲名。返行里餘，登鼓山，亦稱鉢盂峯，道闊而坡舒，無達摩洞之險，高則過之。紆廻七八里，達其巔，衍爲平野，縱橫皆麥地。南崖一寺曰二祖庵，是慧可禪院，院有四井，禪傳水味各異，二祖卓錫而成，今剩三井，投石其中，不聞水聲，涸矣。殿前古柏三株，根際內空，雞棲如塒，俗稱三百雞窠，柏念百諸音也。殿東之柏爲冬青所附，合爲一體，惟枝葉各別耳。如念諸音，可稱之曰清白樹。

庵內無僧，住農戶，蕪穢不堪。門外突起一峯，巨石在巔，曰晾勝台，亦名練魔台，舊有亭，今廢。

（三）由少林寺至登封縣

自少林寺出發，東行五里，至郭店，小鎮市也。在太室西，少室東。鎮北三里許，有古刹，曰永泰寺，創自後魏。孝明帝之妹永泰公主捨身爲尼，建此寺以處之。唐時改今名。寺所在地曰大塔溝，現有尼住持，名春至，年三十餘，狀如農夫，惟嗓音尖耳！寺前樹八角石幢一對，刻陁羅尼經，字半滅，永淳二年立。廟內草掩塵封，已就朽壞，階前娑羅樹一株，布陰滿庭，正發白花。寺北存唐碑一方，有小閣，名萬佛樓，壁間刻小佛無數，俱已薰黑。寺後高塔二，建於魏，小塔五六，中有一塔，南面洞啓，若土地祠，露半身坐像，似泥塑，尼指爲皇姑包骨相，余以爲後魏至今千有餘年，公主之骨早已化灰，不之信。塔後有方碑，記其事，諦視字跡，尚可辨認，惜無暇細讀，舍之去。聞此寺向有廟產二頃，民國十七年悉被沒收。出郭店南折，行於太室少室之間，道亟平坦。少室之東有二山，如獅象，獅形得其髣髴，象則逼眞，鼻尤神似。至一小村，名土窰，少室漢石闕在其對面。闕石砌作北字形，即少姨廟故址。延光二年建，題曰少室神道之闕，有畫象及篆書銘敘，漢人題名，考古者恆珍視之。十里至邢家舖，繞道東北行二里，至會善寺，爲魏孝文離宮，隋開皇中改今名，向泛泉，唐晏公說法於此，龍變老人聽講，贈此泉，流及山門而沒，止供寺汲，不供灌溉，謂之龍贈泉。門外照壁砌石刻天光雲影四字，極生動有致。前殿供白玉佛，與少林者相若，想係同地取材，一手所製。右肩刻楷書小字「南無彌勒佛」，下註「周王爲生男有佛造像一尊，答報佛恩，開佛光於萬載，永樂七年九月吉日」。此佛右掌及衣帶間略現碧色，瑩潤可愛。大雄殿供巨佛三尊，樹當今皇帝萬歲木主，高六七尺，兩壁供羅漢念四尊。階右建御碑亭，左立八角石幢，刻多心經及佛像，亟工緻。後殿爲藏經閣，聞向



初祖庵

存藏經半部，現已烏有。廟產亦已充公，僧課地自給。閣後舊有戒壇寺，今圮，茶牓碑已移置城內寺後，爲積翠峯，怪石滿山，翠柏盈谷，說者因石態偃仰形狀不一，稱爲五百羅漢，石翠柏向在北岫，因嶽神受戒，從元珪禪師之請，一夕暴風吼雷，移植此間。唐許籌作嵩嶽神受戒記，述之甚詳。寺東里許，有僧塔十餘座，參差立田間，其中一塔七級，每級之簷，綴以琉璃彩瓦，迎日煒耀，亟壯麗可喜，此會善寺卅一世後開山和尚塔也。聞由此沿太室南麓東行，尚有羅漢洞、三祖庵諸名勝，惜夕陽已斜，前路尚賒，不及往遊。途間遙望嵩嶽法王二



達摩洞



永泰寺塔

寺之浮屠，巍然湧現於蒼崖綠葉間，不禁神往。每遇童子牧牛，吹羊角嗚嗚然，號令其羣，犢之項，掛三角紅布小香囊，下綴彩穗，此端午節小兒之恩物，以之飾犢，農家之重牧可知。登封人念牛如耦，而耦之生殖力特強，所過村莊，小兒濟濟，人之生殖力亦不弱於耦也。行

十里，抵登封，宿城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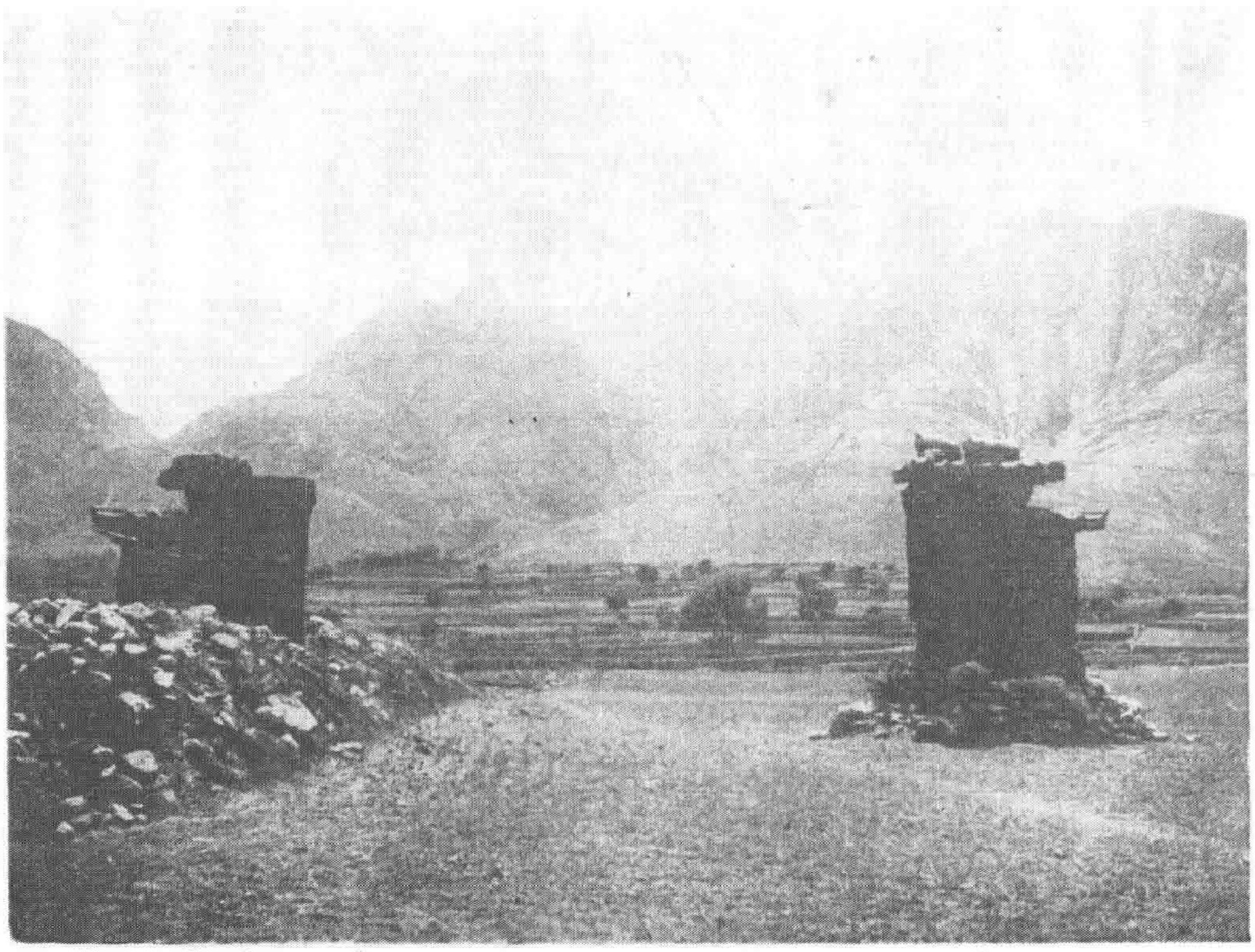
（四）崇福宮至嵩陽書院

登封縣治在太室之南，少室之東。出城北行三里許，有廟曰崇福宮，即漢之萬歲觀故址。起於宋，為眞宗祝釐之所。當時負重望而不合時宜者，如范希文司馬君實輩，嘗提舉此宮，當有用之才於閒散之地。小人技倆，往往如是。凡一時代，以蠅營狗苟演成風氣，其守正不阿者，羣目之為不合時宜，排擠之不遺餘力，為邪曲計，誠宜矣！為治理計，宜於何有？試觀宋室顚播，宜乎否乎？余遊此宮時，塑像三尊，露坐於敗瓦頹垣之間，恢復泥壞原狀，詢其被燬原因，則三年前虔婆化紙，燃灰揚及頂棚，全殿付於丙丁。宋室煙銷，此宮瓦碎，俯仰今古，曷勝慨嘆！宮之東田間立短垣，如廟門兩觀者，即漢開母廟石闕也。漢避景帝諱，改啓為開，闕以石砌，刻篆書人名銘文及人物形狀，雖間有剝落，而神氣宛然，考古者視為漢時故物。石索金石錄等書，均有紀載。石闕之北，啓母石焉在，淮南子云：「禹治洪水，通轘轅山，化為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石在萬歲峯下，高廣皆數丈。東南兩面皆平整，西面上張而下縮，狀如舩之與底。北面下削，枕一



永泰寺塔內之包骨相

陷入土中之巨石，是或淮南子所謂石破北方而啓生之處歟？啓母石之西北角，有裂縫，露銅質物如金錢，歷歷可數，剔之不出，故又名金錢石。此淮南子所未道，好事者之所為也。崔融撰啓母石文，瑋麗典雅，可稱佳妙，後人恢闢之。至今露金錢處，尚有一碑，指為不經，余以石之質色考之，可決其由山頭崩墜至此，一見自知，無待置辯，世人喜以怪為經，亦無庸置辯也。石西半里許，路側有小廟曰龍王殿，殿中有方井，水甚清洌，伸手可掬，禱雨者輒祈之。再西進，過疊石溪，有華表脩偉，翹然特出者，即唐聖德感應碑，高二丈以上，雕鏤精巧，形式壯麗，記明皇鍊丹事，李林甫立，徐浩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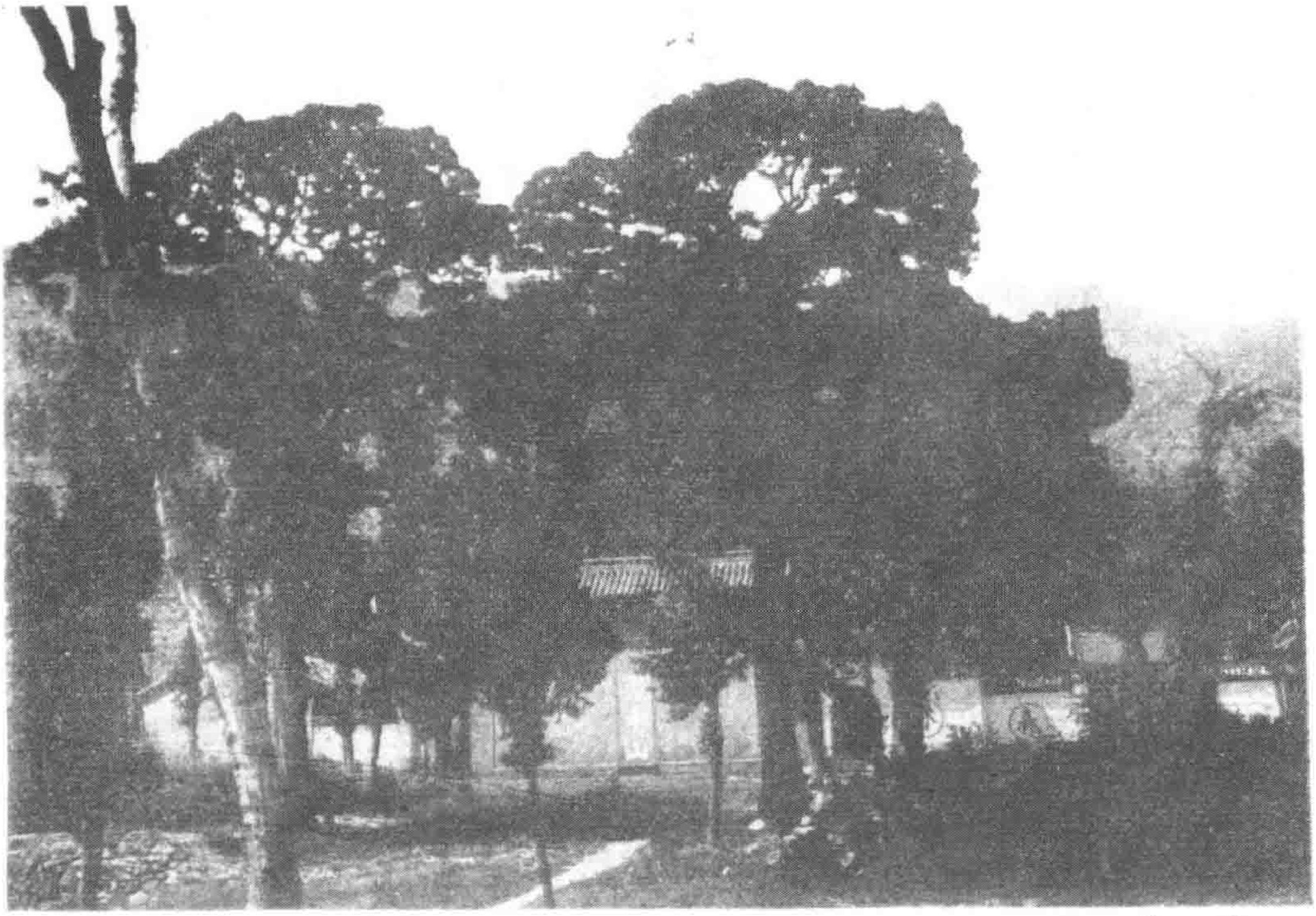


少室石闕

書，字體遒勁，歷時一千二百載，尚能完好無闕，實所罕見。聞因林甫奸邪，後人痛惡，故搨者絕鮮，樗木以臃腫不材，得延其天年，此碑以奸邪所樹，得保其完整，然則持優存劣汰論者，抑又何說？碑後爲嵩陽書院，卽五代周太室書院舊址，宋改今名。與睢陽白鹿嶽麓號稱四大書院。二程嘗講學於此，歷代屢有廢興，今則院宇寂寞，門窗洞啓，又入於破毀時期矣。其中漢封大將軍栢，猶健在。霜皮虬枝，夭矯如龍，正幹四披，大可十八圍，而香葉芬葩，依然蒼翠，其年歲雖不可知，當是漢以前物也。其次者，漢封二將軍，亦蒼老垂翠，莫能究其年代。二栢之間，立八面石柱，高丈許，題名者多嘉祐熙寧間聞人，其下有留題一則，「熙寧己酉歲春二月六日邢恕和叔題。」按邢恕字和叔，元祐初補御史，出自程門，噬其師。爲司馬光客，卽陷光。附章惇，卽背惇。後人病其反覆，斥爲罪人，余以爲此輩勢利眼，只知求榮，何惜賣主，咎在受其愚者，無知人之明耳！此柱之西，有文彥博題石一方，嵌牆壁間，當加愛護。余遊時，有牛嚙草院中，以弦歌之地，爲牧畜之場，今世何世，可以概見！

（五）由老君洞遊太室至中嶽廟

登太室者，向有三途：（一）緣萬歲峯側紆廻而上，卽漢武登嵩之故道。（二）自黃蓋峯上靑岡坪，此淸高宗登臨之途。



會善寺

（三）自嵩陽書院經野猪坡以至山頂。余以連日奔走，不遑寧息，預僱山兜作代步，其製極簡，以兩杆荷一椅而已。顧杆粗椅重，抬必兩班，輪流更換，至險峻處，須下兜步行。未出發前計畫遊程，決從上述第三道上，至第一道下，以青岡坪坡道較緩，下山較易也。自嵩陽書院北進，經七阜，曰七星嶺。野猪坡在其東，約五里至老君洞，土人稱曰老母洞，在金壺峯下。依坂建廟，棟宇參差，廟分上下兩部，各有道士主持。洞在下廟，形橢圓，纔可立人，故又名雞卵洞，亦曰象極洞。洞口左右各有一井，光線甚暗，以手電照之，皆乾涸。此廟五院並列，百神雜陳，宛如百貨商場，應有盡有，蓋人類之願望不一，諸神之功用各別，如祈福求壽延嗣禱疾之類，必各有一神，以應需要，然後一切香客之青蚨，乃不翼而飛入於道士之囊橐，非揣透人情擅長牟利者，曷克臻此。余謂此廟之道士，如勝算之市儈，非苛論也。上廟居後，係新建，顏其門曰正陽宮，其殿曰無極金宮，供三女像，道士名之曰無極太極皇極。龕後築磚洞，道士挑燈燭之，直陳舊式雕花木榻一張，臥女偶像，露首被外，瞑目作熟睡狀。余意稍有理智者，必不禱是神，蓋彼已長眠不覺，祈之焉有靈應？然道士且以是炫客，如良賈之示其奇貨者然，其合於多數主顧之心理，從可知矣。觀其一切設備，俱係新置，譬之市場，前廟係老店，此廟係新開也。余到老君洞時，山雨忽來，就此暫

避，及覽畢，廉纖未已，恐坐待誤時，不如冒雨前進。余徒步上山，輿夫解繩折兜，各任一器，風雨之下，齊聲長嘯，山鳴谷應，響成一片，而餘音繞峯，若相酬答，此際樂甚，咸不以霡霂為意。行數里，抵玉柱峯下，路側有石砌短垣，如小院落，院內破石磊砢，徒立四壁，是即潘鍊師之鍊丹庵。其西有泉水澄清，名鍊丹井，坐庵前小憩，聊息勞頓。山下白雲坌涌，向上飛騰，雨點如珠，隨風飄灑，行人衣履沾濕，大有路上斷魂之概。惟懸崖啼鳥自鳴其適，似軟語叮嚀，勸客少住者！余等已至半途，豈能中止，乃拂衣而起，賈勇再登，於危石叢榛之間，覓路前進，曲折攀躋，抵一石壁，下臨無底之壑，旁無着手之欄，壁上雖鑿承足小孔，祇能容跖長之半或三分之一，如是者十八步，登者必手足並用，始克有濟。土名謂其處曰十八爬，是此道最險地也。況石上着雨，踏之易滑，失足之虞，能無悚懼。今已適逼處此，決無退理，惟於冒險之中，加以戒備，遂使輿夫一人先登，藉作援手，一人後進，以防不測，於是三人蟬聯而上，四肢同時動員，攀亦攀，步亦步，上下扶持，幸無隕越。以是知處危境時，助力不可少也。繼此以往，路愈高，風愈緊，雨愈急，寒氣逼人亦愈甚。及達山頂，全被雲封，一片茫茫，都無所見。而風狂雨驟，咄咄逼人，羣趨山神祠暫避。輿夫席地劇談，余亦抱膝其間。祠小人衆，擠無隙地，大有不速客來高朋滿座之盛。余作五絕二首以紀此遊。

撥霧遊嵩頂，濛濛雨太空。萬山都不見，人在白雲中。

狂雲迷萬象，峨極失嵯峨。莫羨高山好，登臨風雨多。

是處為山之脊背，寬僅數丈，以足蹬地，甕然有聲，其下必有穴窟，惟不得其門而入耳。自此南下東折，遇巨石當道，其中空洞，成天然門戶，過此則石徑傍崖中斷約五六尺，鋪兩板接之，名曰獨木橋，板非固定，東高而西低，橋上崖石突出，形若



啓母石

矮簷，過者必磬折其軀，始無阻礙。橋下雲海汪洋，深不見底，以山之高度測之不下廿里，其異常危險之狀，足以望而却步，踰此卽二仙洞，人到天台，犬吠雲窟，的是勝境，登嵩者不可不遊，遊則獨木橋不能不過，過則胆怯者未有不心悸股慄者也。洞前築小廟，曰先天太庵，其匾曰瑤池金宮，道士李姓者居之，年近八十，精神矍鑠，能操三十斤弓，彈飛雀。余問二仙洞得名之由，據云：昔有高登二姓，棲此成仙，亦名高登崖。庵內玻璃龕中，坐包骨相一具，道士謂係其親女，在此坐化，旁築小室為廚，廚後卽洞，石罅滴泉，承作飲料，道士解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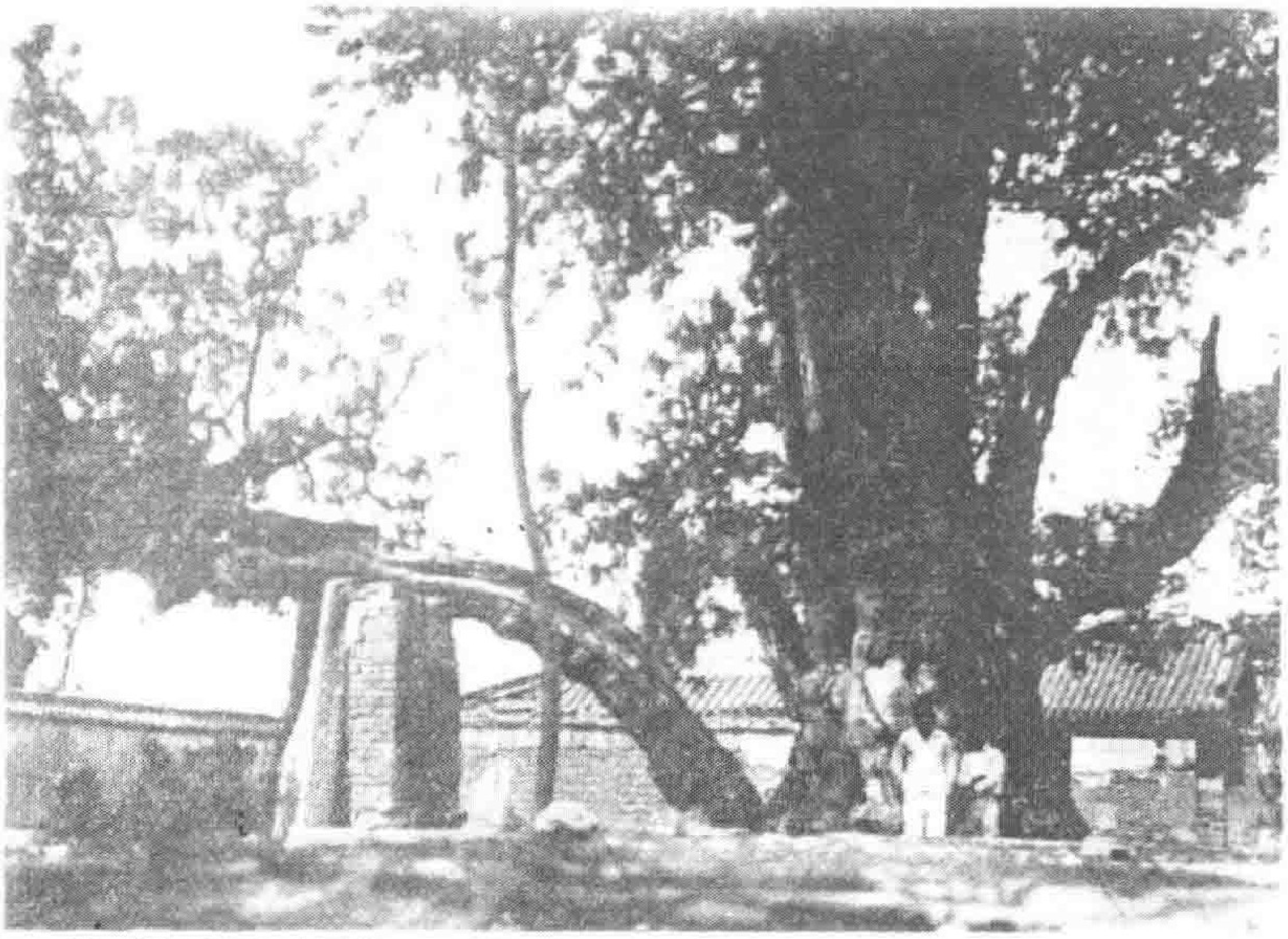


聖德感應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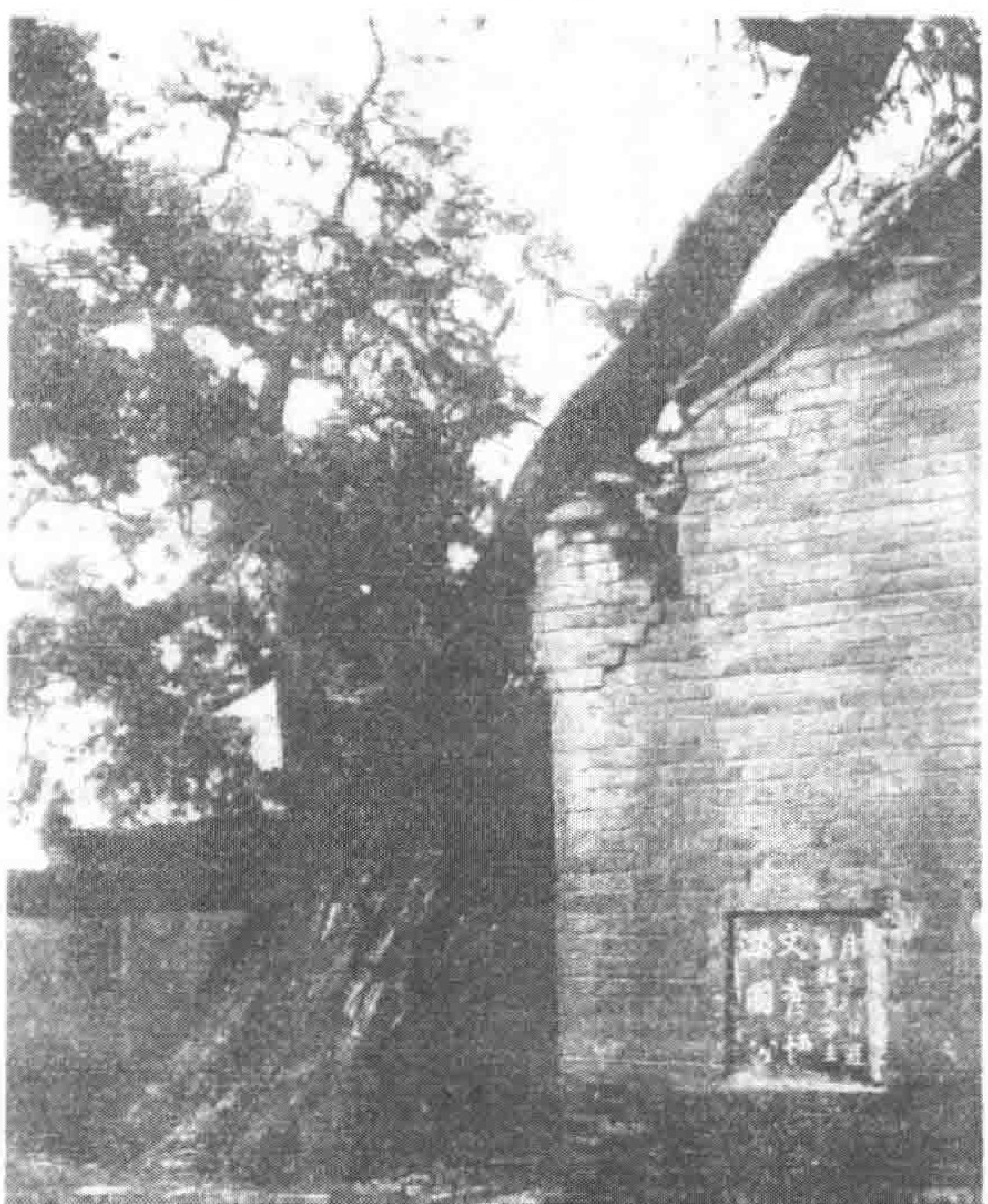
香案之下，藥包纍纍，問所自來，則採之山間。話畢坐庵前小憩，仰觀懸巖茂樹，半被雲封。庵側古塔，亦遭霧鎖，以至薄羅輕雲，襲人懷袖，始循故道上山，冒雨東進，至一廟，曰安陽宮，卽白鶴觀故址。相傳為浮丘公接引王子晉處。正殿供孔老佛三像，龕後供女神及木主，大書「玉霞萬霧耀明天尊」，此種光怪陸離之神號，殊莫明其妙。廟祝云：北去一里餘，地名松樹窪，尚有廟在，余以雲橫雨劇，不欲前往。乃沿山脊直行，如緣鰲背，輿夫名其處曰跑馬嶺，此時雲霧充塞，風雨如晦，兩旁作何景象，皆渺不可睹，但覺初尚平坦，繼漸下降，週身淋漓，寒氣澈骨。行十餘里，至青岡坪，輿夫入廟，燃雜草取煖，並解其衣袴，就火烘之，於煙斜霧橫之中，亦條條的嘻笑以為樂。余俯視黃蓋峯，孤山突起，小如培塿，雖近在山足，猶相去十里。及瞰新店，綠樹環繞，恰如蔓野之間，一畦蔬菜。最異者，山下平曠之區，有白氣多起，直冲霄漢，聚為停雲，寒風送之，沛然下雨，非若尋常之雲出自岫間石際也。余為濕衣所浸，膀骨隱痛，蹩躠下山，苦乃滋甚。及進中嶽廟，大雨如傾，欲行不得，是日遊覽太室，未能北眺河洛，南瞻箕潁，近窺七十二峯之勝，誠為美中之不足。然而居高臨下，一覽無餘，究不若白雲遮掩，欲觀不得之有餘味

也。

（六）由中嶽廟至龍潭寺



漢封大將軍柏



潞國公題名石與二將軍柏

出登封東門，行五里過望朝嶺，遙見飛甍映日，傑閣連雲，半隱半現於萬綠叢中者，即歷代崇加封號視若神聖之中嶽廟焉。廟制宏壯，擬於宮闕，今且自南至北順次書之，最南有太室石闕，其形狀篆體，與少室啓母石闕同，並稱之曰漢三闕，此嵩山營造品金石品之最古者也。次則漢石人一對，自腹以下，已入土中，形狀古樸，與他處翁仲之類不同。東立者頂上刻馬字，聞有人以硃搨之，售於武人，佩之可免災害。同遊者覆紙其頂，試搨之，發見馬字之下有一英字，此為前人所未道，馬英何許人，未聞其詳。（元時河內有孝女名馬英，與此不類。）叩之本廟道人李圓江，據云：某帝遇不測，為一人所救，詢其姓名，指示頭上馬字而去。後帝至此見石人馬字，特加封號，惟時代不可知，馬英二字亦不可解。以上石闕石人，俱係舊廟之前，有名山第一坊，遙參亭，

東門坊，西門坊，天中閣，東西角門，鐘鼓樓，鎮茲中土坊，崇聖門，化三門，風雲雷雨四殿，峻亟門峻亟坊拜台，碑亭七十二司殿，中嶽大殿，寢殿，御書樓左右附殿為數尙多。最後有八角琉璃亭，矗然獨峙於黃蓋峯之巓形勢最勝今則峻極門以外，多已毀圮，或棟桷摧折，或僅餘石基殘破景象不堪寓目。惟天中閣面臨天中街，巍然獨存鐵馬丁東猶饒清韻。自峻極門以北，壇殿宏麗金碧焜耀，充滿偉大莊嚴氣象，為嵩山各廟冠。以余所見尙有可述者，化三門之前，東西各有一神庫，廟中焚化處也。東神庫之四角各露立一鐵漢，高大倍於常人，立西北角者背後鑄治平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匠人董瞻記等字，可知是宋代故物，迄今完好如新，各個勇氣勃勃。銳不可當之態，足以辟易千人昔人匠心經營實不可及。以今之所謂美術家作品石膏像比之，眞如小巫之見大巫矣！余以其作用詢之道人，則謂廟之西北有紅石岩，西南有蠍子山，皆不利於本廟，常生火患，故三鐵人怒視紅石岩，一鐵人怒指蠍子山，以鎮壓之。又峻極門簷下，塑武像二尊，高二丈餘，英姿颯爽，凜凜有生氣，道人名之曰李海二將軍，東立者胯下藏一猴，西立者亦藏一角巾



嶽陽書院內之題名石柱

書生，余莫明所以，惜未問道人，一聆神話。廟內古柏夾道，黛色參天，一株中空，杈際穿小孔，蜜蜂盤踞其間，相生相養，不知若干歲月。樹腹之蜜，從未有剖而取之者，城狐社鼠，蜜蜂誠得其所哉！又一株彭亨蒼老，枝幹披離，可與嵩陽書院之將軍相伯仲。廟內碑石林立，不及細閱，其年代遠者，除漢闕外，有魏碑一方，中鑿圓孔，體制特殊。其字畫異者，有五岳眞形圖二碑。其文體陋者，有至元一碑。茲錄首尾數句，以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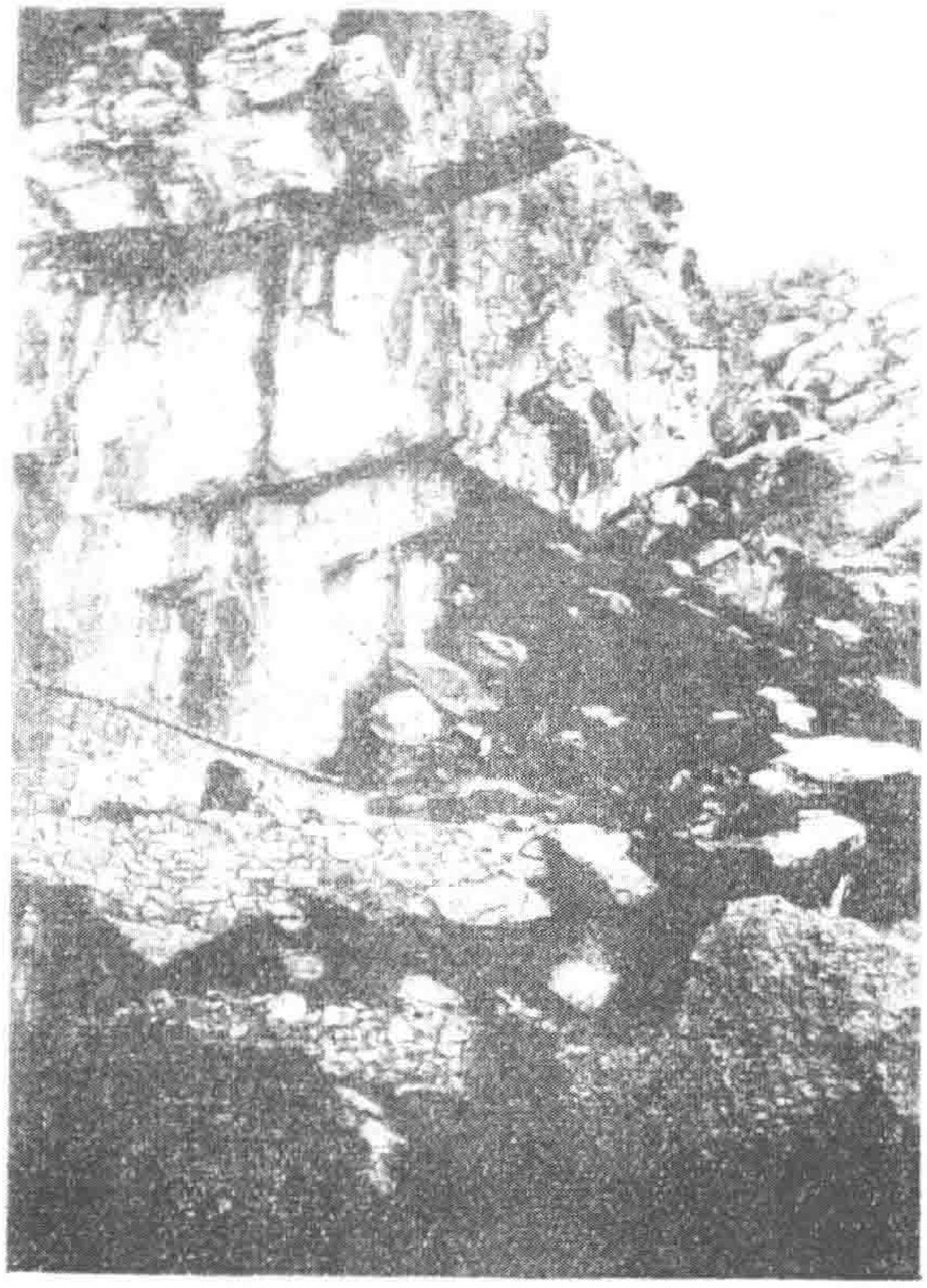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廕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

根底城子裏達魯花市官人每根底往往的使臣每根底……
：無體例的自當休做者做呵不怕犯甚麽聖旨
至元猪兒年十二月初十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至元間不用甲子，以猪兒兔兒等代之，如此粗俗土語，且勒石以垂不朽，今之提倡白話文者，自視爲不世之功業，豈知已落猪兒兔兒之後塵耶？歷代尊崇中嶽，垂爲祀典，或乘輿臨幸，或持節祈禱，典禮隆重，昭在史册。自漢武以迄前清，無代無事於嵩嶽。今者國體已革，祀典不行，惟流風所遺，民情未改，每年舊歷三月十月，猶爲廟會之期。屆時商賈雲集，香客畢至，天中街一帶，稱鬧市焉。遊嵩者以此時爲最宜。出中嶽廟東北行，過小高莊，五里，至盧岩寺。當地又名下寺。寺基在平坡之上，不近山岩。曰下寺者，對上寺言也。上寺在其西三里，有瀑布捲簾之勝，爲唐盧鴻棲隱處。玄宗徵鴻，拜諫議大夫，固辭還山，勅有司治宅，鴻號其宅曰草堂，卒改爲寺。今下寺之僧，務農自活，山門以內，麥草高積，乃眞成草堂矣。其正殿神像及龕，均精緻，龕前猶供當今皇帝木主，一如會善寺。此廟地產亦已籍沒，殿壁之磚，各有一佛，其數盈千，故名曰千佛殿。自下寺北折，約二里，緣澗行。澗之左右，有巨石對列，如兩獅相向，名曰石門。土人指石門西北蓬蒿中之隆起者，曰龍母墓。並云墓前有碑，爲茂草所掩，惜未披榛讀之，一覽其究竟。余遊中嶽

老君洞廟宇全景




玉柱峯下練丹庵

廟時，土人謂黃蓋峯八角亭內供嶽神之父，嶽有父而龍有母，可謂相對成趣。再北三里虎頭峯下，有巨浸名八龍潭。土人云是龍母第八子潛形處，其北有古刹曰龍潭寺。唐武后與太平公主遊此，建離宮，開元中改爲寺，因地近龍潭，故以爲名，並祀八龍及龍母，聞此寺向有六地頃餘以爲培修廟宇之資，今並沒收，寺亦荒蕪。正殿猶藏佛經八大橱，計七二〇部，觀其卷帙凌亂，不知散失幾許。階左有娑羅樹一株，枝葉紛茂，與永泰寺者相若。向僧乞得娑羅子一枚，大如胡桃，色如栗子，殼有黑白兩部份。僧云搗爲粉可治心痛。黑者治男，白者治女。每年僅結實數枚，或竟不結。余見此寺供龍母，寺僧必悉其故事，乃請道其詳。僧建一云：距此數有里康莊，居民多康姓，其族至今猶在。昔莊中一女臨溪浣衣，來一雲遊僧，乞託衲女所，約返時自取，女受之，僧一去杳然。女以其終不返也，取衲折之，惟縫紉亟密，針行若縷，雖斷其連貫，而線頭如毛，拔之匪易，乃以齒嚙之，因而成娠。產九龍，其一至七各他去，八九依女，九龍頑，女惡之，提其尾擲去。距此以北三十里，有九龍溝，相傳郎鄉落處也。今虎頭峯下有八龍潭，爲八龍伏蟄之所，女卒


中嶽廟之天中閣

一八〇四四

葬石門，故曰龍母墓。此事近怪，或疑為妄言，余觀王無忝秋日遊龍潭寺詩有聽梵來龍母鳴鐘驚野鷗之句，則龍母之說由來久矣！

（七）告成與石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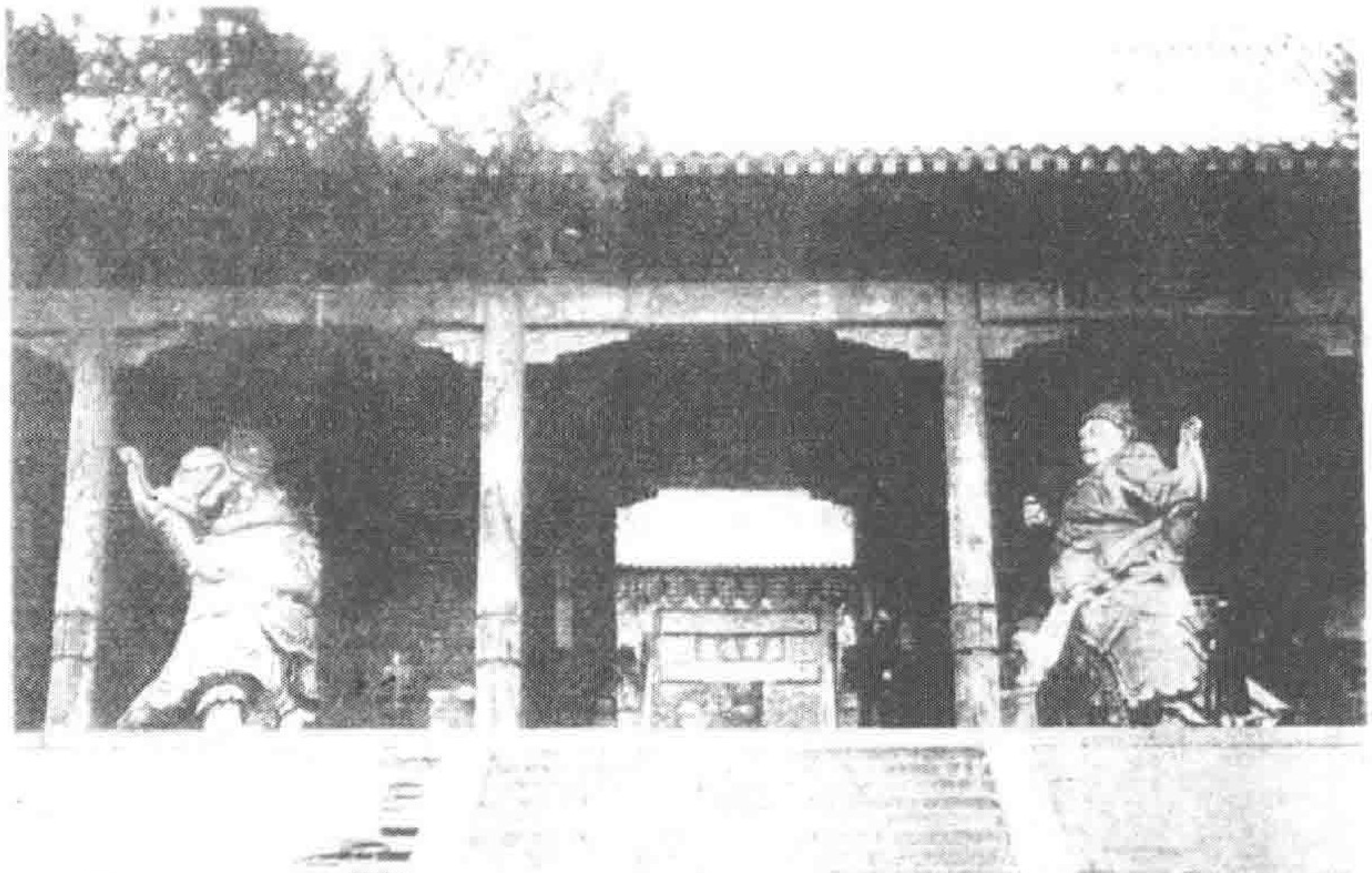
告成石淙，俱在登封縣治之東，嵩山範圍之外，此記似可不錄，惟一則有古式建築，一則有天生異境，便道游覽，亟有價值，特書其概略，公諸同好。其里程如下：

出登封東門，八里，至中嶽廟。再七里，至樓上。再二里，至紙坊。再二里，至五渡。再八里，至告成。再五里，至石淙，共三十二里。

告成即古之陽城，孟子謂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即此。秦為縣，西魏為郡，則天后萬歲登封元年，封祀禮畢，用告成功，更名告成縣，後廢，今為鎮，屬登封。土城環匝，街衢四通，居民多農戶，業商者甚少。出北門里許，有周公廟，土人名曰魯爺廟。殿前置方形石座，下廣上狹，座頂豎石柱，刻五字曰周公測景臺。相傳周公營東都時，嘗測景於此。周禮大司徒以土圭測土深，正日景，夏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後人倣其制，立此臺，存古也。殿後一臺聳立，高五六丈，自北方視之，其制特異。左右砌堦曲折



獨木橋



中嶽廟之李海二將軍

一八〇四五



中嶽廟之神庫與鐵人

而登，臺上建屋三間，缺其中，作直漕，以達地面。其下築短垣，高尺許，長八九丈，闊三尺許，與直漕相接，垣面舖特製之長磚三行，行各三十二塊。有溜漕二道，末端露三孔，直漕之上，昔有漏壺滴水於垣，求刻以符日景。考工記云：晝參日景，夜考極星，以正朝夕，故名之曰觀星臺。潘來詩云：「陽城實地心，天樞對臨照。築台奠坤維，測日析分秒，世遠制不湮，崇墉可登眺，土圭仍端完，石尺絕精巧，……獨此彝器存，天球可同寶。」余以此種建築，其制甚古，關係前代文明，亟應珍護，現廟無專守，等於廢寺，可爲太息！

由告成東行，出一村，抵澗河。河道甚敞，河流亟細，如小溪，舉足可過。兩岸山嶺愈東而愈逼，豬水面積愈東而愈大，行五里，至石淙，一名平洛溪。兩岸至此幾相接，遙望疑爲河之盡頭，近觀則頓呈異境，令人目爽神怡。蓋河道之間，巨石嶙峋，削壁環立，西面闕丈許，豁然如戶，水色凝碧，渟蓄於嶄巖之下，狀若深淵，由北岸繞石後，陟其巔，即見石峯竦峭，高低錯落，奇境天開，較前尤勝。其間水道盤屈，深沉幽窅，有作方池形者，名車箱潭，石下有觀魚洞，游鱗歷歷可數。水自北崖之側，傾瀉而入，淙淙有聲，故稱石淙聞音，爲登封名勝之一。東面兀立三峯，各高數仞，左曰壽星石，右曰將軍石。中立者礁磽突危，受羣峯環拱，似爲衆石之尊，惟下半酷肖女身，人不肯道其名，避穢也。武則天曾在此逭暑。北岸現有小寺，

曰三元宮，故咸以則天擬之。則天當日流連於此，絕非附會。通鑑云：「久視元年正月戊寅作三元宮於告成之石淙。」足爲明證。石淙北崖刻則天時諸臣侍遊應制詩及武后久視元年碑記，下爲深溪，人跡罕至，非架棧摹搨，不能立足，故字迹猶若新鐫。南崖有張易之序，亦險峻不可逼視。余遊石淙後，聞巨石之間，尚有娘娘匜，爲則天遊幸偃息之所，惜未之前聞，當時忽過，事後談及，是一缺憾。



中嶽廟大殿



漢石人（試搨馬字）

（八）餘音

本編於嵩陽書院少林寺中嶽廟三大名蹟，敘之特詳，以其爲儒釋道之發揚地點，各有其遠大歷史，應爲國人所重視。惜均就朽敗，無人過問，興言及此，能勿慨嘆！竊願有識之士，速立史物保存會，設法管理，俾垂永久。並由偃師車站至登封縣建築公路，以便遊覽。庶讀史者有所印證，研古者藉作參考，不惟地方之光，亦文化國史之幸也！

秋游記

葉秋原

年有四季，以秋天最適於旅行。春天的風和日暖，萬花爭妍，總不如秋日的天高氣爽，一林紅葉。它沒有春天的陽氣勃勃，也沒有夏天的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全入於枯槁凋零。這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謂的『秋是代表成熟，對於春天之明媚嬌艷，夏日之茂密濃深，都是過來人，不足為奇了。所以其色淡，葉多黃，有古色蒼龍之慨，不單以葱翠爭榮了。……那時暄氣初消，月正圓，蟹正肥，桂花皎潔，也未陷入懍烈蕭瑟氣態，這是最得值賞樂的。』在秋天，你會感覺到輕快，春天却只有煩鬱。慣於作海上旅行的人，當更會感覺到高空的秋月，使人能有一種不同的爽快。秋天實是一個最好的旅行季節。

今年的秋天，我却很幸運的有了兩次秋游，雖則游程不很遠，行旅的時間也不很長，然而這兩次的秋游，却是印象最深，難以磨滅的。在平時，我也歡喜旅行，而又怕旅行。怕的是行旅跋涉，勝景未覽，心力早疲。可是我又歡喜旅行。良朋三五，可以暢所欲談；古跡名勝，可以開拓心懷。倘能有近代交通之利，無關津騷擾之煩，旅行正為樂事。今年的秋游，却都具備了這些。游程雖則不遠，時間雖則不長，它的記憶却是最難消滅的。

（一）

十一月上旬，我剛從杭州來。邵君洵美就告訴我珂佛羅皮斯夫婦 Mr. and Mrs. Miguel Covarrubias 正同了佛里茲夫人 Nrs. Bernardine s. Frytz 到北平去玩。回來的時候，他已經邀他們一齊到蘇州去。承邵君的盛意，也邀我參加。珂佛羅皮斯是我所久仰的畫家，五六年來我當拿到每一本新的 Vanity Fair 的時候，我總先翻開來看他的多少是幽默性質的漫畫。我曉得他已到過中國；這次他重新來到，能夠有機會一齊去到蘇州玩，正是我心中所竊羨的。

珂佛羅皮斯來了。這一天洵美約他去喫羊肉，也約我一同參加。在準時到偉達飯店會齊的時候，在那食堂而又兼應接室的一角，我已經看見一個面目多少是深褐的臉兒方方大大的異國青年（其實要說是中年了。）在我的想像中，這就是久仰的珂佛羅皮斯了。洵美替我們介紹，我們於是一齊到了洪長興。那幾個紅的黑的碟兒已經是夠珂佛羅皮斯滿意了，更何況那高大的火鍋，香脆的各色碟兒。我們就在這桌面上約定了次趁日九點半的火車到蘇州。謝保康君於當日午後先動身，在蘇州預備一切。

我上火車的時候，洵美，及珂佛羅皮斯都早已在座了。此外，還有林語堂，張光宇，張振宇，以及新經洵美介紹而認識的語堂夫人，及

珂佛羅皮斯夫人，佛里茲夫人。我們開始談。珂佛羅皮斯夫人穿的是黑的秋衣，圍着一條橙黃（桂紅）的圍巾，她的嬌小的臉兒，大的眼睛，以及黑烏珠，黑頭髮，已使我確定了是一位來自墨西哥的南國佳人。我們開始談。她說我的面容是很熟的，在墨西哥常常看見。她說：墨西哥的馬耶人 Maya 很像我，尤其是我的鼻頭，我的側影。我有點窘了，不自然地回答她『也許我有點兒墨西哥的馬耶的血。我很快活，能夠是你的一個同胞。』

火車在疾駛着，過了南翔，崑山，外跨塘——一轉眼，已經看見了那高聳的北寺塔，那巍立着的蘇州的府城。火車進了站，已看見了來迎接我們的謝保康，並且還來了一個蘇州美專所派來的代表。

我們一行在花園飯店安頓好了房間，便跟了這位從蘇州美專派來的代表一同到滄浪亭的美術學校。我們先在飯店中雇好了十一輛包車，一路浩浩蕩蕩的進了金門，一直奔向滄浪亭。這一中外的行列，加上了包車中的鈴聲，驚動了不少蘇州的靜寂。蘇州是變了——雖則還保存着傳統的岑寂。平門，金門，這些都是新添出來的。從前的恬馴的驢子，也跟了新闢的城門因而消滅了——那可愛的驢子；時代已經不容許了。人，於是代替了驢子，出現在蘇州城裏的狹長的幽寂的街巷上。於是城裏也通行了黃包車，以及包車。

我們到了滄浪亭。顏文樑先生也就出來招待。我們看見了那古色幽然的假山，穿過了圓的牆戶，裏面有天井，有花木，很雅緻的種栽着；雖則這是美專的校址，却仍舊保存了具有一種歷史意味的靜寂，與一種入畫的詩意的幽雅。珂羅佛皮斯夫人及佛里茲夫人歡喜極了。她於是為我們拍了一張照。我們出了一個天井，一個迴廊，又進了一個。我們走到假山的巔上，我們走到美專新造的校舍——那站在河邊的希臘式的建築。啊，怎樣一個對照，那古色蒼然的歷史的名園；那新興的希臘寺院式的校舍。我們是可以看到美專校長顏文樑先生的苦心的——融會中西美術於一「爐」的苦心的。

顏校長為我們備好了飯食，有鴨，有雞，有蟹，有蝦，用了蘇州特有的烹調，使這兩位來自異國的游侶滿意極了。

我們離開了滄浪亭，便向北至獅子林。荒蕪的王廢基，彷彿已經是蘇州現在的「市中心」；那里有公園，有圖書館，有運動場，有學校。獅子林也變了；新的牆門，新的迴廊，新的裝飾，統統加上了一副新裝。目行中，林語堂是被人稱為「幽默大師」的，他看不上眼這些新裝，他總覺得滄浪亭的值得流戀。他說獅子林總不能免俗，遠不如滄浪亭的幽雅——這好像中國的 Nauvelle Riches 的神氣；彷彿一個美國的「暴發戶」到法國去買了一座中古世的

Chateau，裝上了電燈自來水抽水馬桶，無線電一樣的滑稽。

我們到了吳苑。就後進四面亭的外面坐下了。亭中坐滿了人，坐滿了男人茶房爲我們倒好了茶。佛里茲夫人及珂佛羅皮斯夫人像似驚異地說：

——爲什麼不看見有女子呢，怎麼都坐着的是男人！啊，這樣一個好地方怎麼女子不來呢！怪可憐的。

——茶室本來是專爲男子而設的。無聊有閑的男子，可以到這里來殺時間；有事的男人可以約會人到此地來商量。女人來了會使男子不便的——例如在談話上；况且中國女子向來很少到茶麼酒肆那些公共場所的；即使有也是那些似乎是不很名譽的女子。茶室多少是一種英國式的俱樂部；你也許可以曉得爲什麼那些英國的俱樂部很少有婦女參加的。我這樣說。

林語堂又這樣解釋。

——你看那些坐着飲茶的人，他們的衣衫很整齊，他們的面容很豐滿，他們的態度很閑適。他們都是這一個地方的那一羣不愁衣着的縉紳一類的人。他們有的是閑暇。他們到這里來，完全是爲了來坐坐。他們並不過慮到時間。他們坐下，坐下，坐個半天。這是這些人使江浙成爲全國文化的重寄。例如，剛才我們所到的滄浪亭；從前就住過這類人，寫出了那世界惟一的浮生六記。

——什麼？

——浮生六記。一部多少是自傳式的小說。一部講愛情，講得極純潔，極誠摯，極幽雅的作品在世界上除了中國除了蘇州，任何地方寫不出來的作品。文字是寫得優美極了，詩意極了，動人極了。它沒有那些表皮上的色情，那濃厚的，使人討厭的。用了輕描淡寫，寫出了一個人心裏的極底，寫出了一個人的至誠，一個人的至愛；加上了那一種如秋天的夜裏月光下獨步似的情調，這眞是一部世界上最偉大的寫作。在我，我尤其歡喜它那種淒楚的悲涼，那幽逸的情愫。

——這樣一本好書，我們歡喜能夠有一種譯本。

——啊。我也想將它翻譯出來；但是它實在寫得太優美了，簡直很難譯，譯了要失去不少原作的神韻。賞鑒一國的文學，是只有在它的原文裏去尋的。

洵美在忙着招呼茶役拿點點心來——蟹殼黃，生煎饅頭，花生糖，瓜子……

我們坐下了大家也不想要走。

時候是漸漸晚了。老坐吳苑的人也漸漸少了下去。

我們走到松鶴樓。觀前街也變了樣子；已看不見玄妙觀的頭山門，街道也寬了許多，將從前石版砌成的街道，變成石砌的馬路；將

從前的零落的驢子的鈴聲，變成東洋車的煩囂的蹈鈴。卽使是在蘇州，十年小別，也變動了——怎樣一個變動啊！

我們在松鶴樓喫道地洋澄湖的美蟹。這其實也是爲了喫蟹，我們才鼓起了興緻來到蘇州，固然不完全是喫蟹。洵美在上海的時候，已經宣傳了蘇州洋澄湖蟹的肥美。珂佛羅皮斯夫婦以及佛里茲夫人又是極了解喫蟹的。他們歡喜喫蟹——不單是因爲蟹的肥美，因爲喫蟹也是一種藝術，而他們又是藝術家。

松鶴樓爲我們預備好了頂好的蟹，一盤一盤地端上來。我們的外國朋友，放棄了在吳苑裏買來的專喫蟹的傢伙，像我們一樣地喫，用了手，用了嘴。同行中以洵美喫蟹爲最敏捷，光宇振宇兄弟技術最爲純熟；我却是完全一個門外漢，喫了兩隻又肥又大的已經無地自容了。至於語堂則亦別有到家之處，可以說是最老練。在我們的外國朋友中，珂佛羅皮斯技術最精，喫得了無殘餘，這都是可以佩服的。

喫完了蟹又喫菜，喫得大家都像蛇一樣動彈不得了；才坐上包車回到我們的逆旅。

我們還預備滿載上第二天的船菜。

第二天的清晨是一個極好的初秋佳日。雖則節令早已過了「中秋，」太陽是和暖的，天是高的，更還有白雲朵朵點綴着；更沒有料峭的西風。天是太好了。

八點鐘就從花園飯店到停泊在運河中的游船；不多一會，船也就慢慢開了。船中人端上了精緻的點心，有蟹粉饅頭，有燒賣，都是很精巧的。燒賣是很小形式也很整齊，它的最大的特式是中有四種餡子，蟹，肉，蝦，筍——如果我的記憶不錯。

陽光是好極了。我們大家都坐在船頭或者卧着，好像在行着日光浴。河面也很寬，不時有船在上下往來着。船夫告訴我們快要到寒山寺了，我們預備上去；船仍就行駛着。洵美就告訴我們的外國朋友，我們將要到的地方，是很具有一種詩的意味與歷史的；語堂將那首傳誦人間的「月落烏啼霜滿天」口譯成英文——大家都好像陶醉於一種詩的雰圍，爲一種過去了的時代憧憬。

船終於停在寒山寺的山門口，我們進去所能看見的僅是些斷櫟殘瓦。大殿上掛着寒山拾得的偈句，以及他們的刻像。語堂高與極了，將偈語口譯成英文並且還頌揚了一番這種自如，自由，自在的哲學，說這是中國人的心理特徵。但我却回憶到最近一位自由自在的行吟僧——大休，他也有許多偈語，他又來兩度當過寒山寺的住持，他的行爲在常人也極不可解，他並且自己物化，像預言者那樣的。雖則有許多地方，我們很難了解他，到了寒山寺，總使我想起，聯想起寒山拾得與大休——一個最近的翻版。

從寒山寺出來我們的船就行向天平山。

天平山脚下的女轎夫看見我們的船來，就抬了轎子趕上來兜我們的生意，糾纏不休。我們都能爬山跑路的人，更沒有這種好奇心來坐上女人抬的轎子，我們只管自己走，但我們又不好叫他們失望，於是叫了兩乘轎子空抬着……一路走，一路走。天平山是橫在前面，左右是已收刈了的農田，遠遠的還可以看幾株高大的楓葉，來點綴着初秋的高空。

——這風景，這種山的形相，太像是在墨西哥了。我們的外國朋友珂佛羅皮斯夫人說。

——啊，中國本來也就是墨西哥；我們用的還有墨西哥的洋錢。中國與墨西哥有許多地方是太相同了。

山勢是漸漸高起來，走了這些路，我同珂佛羅皮斯最不中用，已經有點氣喘了。我們息了一回，越過了山嶺，到了范坟，到了范坟前的古刹。

怎樣一幅秋山紅葉的圖畫！我們憩止在門面前面山脚下，有一林高大蒼老的紅葉，襯上了古刹的紅垣，眞美極了。因爲是在初秋，楓葉還沒有都紅，有的是黃的，有的是紅的，更加上了那些常青的葉子，眞好看極了，爽快極了。這里的楓葉來得高大蒼老密茂，一望過去盡是些紅的，黃的，還有那高大的本子，眞是怎樣一幅入畫的，詩意的秋景！啊，天平山，天平山的紅葉。

我們又到范坟，我們又講起「萬笏朝天」的故事，語堂將它們口譯成了英文，但是我們都在想着那有名的船菜。

船離開了岸，船夫已舖設好了枱面——小小的一隻游船，能圍了枱子坐上十二個人。菜是一盤一盤地端上來，人是只看見抓着筷子在盤裏，也不曉得有幾十種不同的名目，菜是都精緻而又美味。可是我們的外國朋友珂佛羅皮斯，却不能置之淡然，用了紙，一盤一盤地將名目抄下來……××鴨，××雞××，××，××，××××之類，在我這些早已忘記了，人無不滿意。珂佛羅皮斯的肚子裝得最多，——也許是因爲他的人也最高大，他興緻也最高。他後來畫了一張畫，畫他自己一個很大很大的肚子，裝滿了鴨，裝滿了蟹，筍，魚，蝦……一幅很好很有趣的畫。

船回到我們的出發點，已經四點多了。我們還有時間趕上五點鐘光景的火車，回到上海的時候，已經七點鐘了。我們這次匆促的秋游，時間雖短，旅程雖少，但印象是最深的。我們離別了我們的游船，都覺着依依。

（二）

從蘇州回來了隔了一個多星期，家兄永年，以事來滬，說他預備往由平湖及滬杭公路回杭。我也有十年不到平湖，且久慕滬杭公

路的勝景;遂約他同行。更約周大融夫婦爲伴。

早上八點鐘,永年就來到我的寓居;大融夫婦不久也來了。我們就雇了車直奔十六浦關橋而去。輪船是九點鐘開的,一路溯黃浦江而上,過了閔行,過了松江,過了泖涇,過了新埭,到平湖的時候,天已將垂暮了。

第二天的一早,我們就搭了八點鐘開的汽車到乍浦。乍浦在平湖縣的東南,從前是只有坐了小火輪去的至少要兩個鐘點;現在築好了修直的公路,不上二十分鐘可以到了。怎樣一個變動啊!當從前上海還是一個小小的縣治,上海的租界還祇是荒涼的漁村的時候;乍浦已是當時惟一的海港。外洋的,閩廣的船隻,都集中在乍浦,如現在的上海一樣。因爲是這樣,平湖於是有了所謂「金平湖」之稱;當時的貿易興盛是可以想像的。直到如今,在乍浦的海邊,我們還可以看見盛堆的木材;這些都是從福建來的。乍浦於是有了天后宮,有了閩商公所,一直到現在。然而乍浦畢竟是冷落了。它的海港上,僅有三五風帆,來點綴着風景,與當時的帆檣林立是怎樣一個對照啊。但是,這邊是在乍浦我們聽見有東方大港的計劃——這計劃怕要等上五十年,乃至一百年啊!

沿了海塘,我同大融走走到盡頭看見了一座荒廢了的堡壘,有一兩個乞丐在高臥着,也不看見一兵一卒,只有那老朽的毀損的舊砲在一個沒有水泥,沒有銅骨的時候,像這個堡壘可以說是建築得很堅固的。雖然是在當時,那一種衞國捍民的忠誠是可以看到的。但現在是一個「門戶開放」的時代,更有誰來注意到這些堡壘。我們都感覺到一種虛無。

從乍浦趁了汽車到澉浦,要走上一個鐘頭。沿路看見的,是偉大的海塘——這些也都是前人的遺產,以及塘外的滷地。刮泥淋滷,煮海爲鹽,這種平靜的濱海之民的生活,也不能老是平靜下去。過了海鹽,過了一些已不能記憶了的村鎮,過了秦山,汽車將我們送到了澉浦。

澉浦——怎樣一個耐人尋味的地名!當乍浦還祇是一個不知名的海濱,澉浦却已是在當時天下聞名的大港。那裏,有來自阿刺伯,來自印度,來自遼遠的各處的船舶。澉浦是那個時候的紐約,是那個時候的倫敦——是那個時候的海運中心,那個時候的全盛期是在南宋以及元初。這是馬哥孛羅 Marco polo 游記裏的 Ganfu ——而 Ganfu 馬哥孛羅已經說是怎樣繁盛,怎樣興榮了。澉浦是一個值得憑吊的古市。

然而今日的澉浦,却一點沒有昔日的光榮。時間固然不同了——就是一點點前朝的遺跡,昔日的偉大的遺跡,也找不出來。但是我總不相信。也許是在地下,也許是在海中,我相信總還有遺跡埋

藏着的。

我們穿了所謂澉浦衞的城，一直走，一直走向海濱。那裏有一座聯着的山崗，我們走走到那山巔。風景是好極了。山突出在海面。三面是海水茫茫的渺無所至。山之下有削壁，一任海水的激盪。就在這座山上，從前的人修築了王道要塞——俗語就是王道關。我們下去了參觀這廢棄了的堡壘。工事已是很堅固的，且佔地比在乍浦的要寬；門口刻着「王道吉祥」四字，下署浙江巡撫楊昌濬重修。雖則已徑相隔一百多年，但這堡壘還是很堅固的，固然因爲它的久經風雨，稍微也有些傾圮。這里也沒有一兵一卒，連乞丐也沒有，只有成羣的蒼蠅。當然，我們少不了一些感想。

就在這王道關上面的平地，我們將預備好了的食物，敷陳了開來，席地而坐的喫着。天氣是好極了。陽光是很溫和的，天空是很高的，更沒有一點風。前面是一片汪洋的大海，也沒有風帆，靜極了，和平極了。然而這里在從前却是煩囂的港埠——如現在的上海一樣；這令人起了一種懷古的幽思。

從王道關我們又走到南北湖。三面是滿山的紅葉，一面是茫茫的大海，我們都感覺到這種秋色的爽快。此地的紅葉固然不如天平山的蒼老高大，但天平山却遠不如此地的密茂；滿山是紅的，也有黃的——這種密度是天平山遠遠不及的。我們感覺到沈醉於一種詩的雰圍。

從澉浦我們又回到乍浦，去玩黃山。山脚下停了不少從上海來的汽車，翻過山，有了新建的在建築中的別墅。山脚下，海濱上，有沙灘。乍浦是從滬杭公路築通了以後因爲有海，有山，有沙灘，頓時變成了一種如在福魯利達的情形。來買地的人愈多了！地是愈少了，價格是愈高了，變成了「布爾」以及 Novelle richés 的勝地。

回到了平湖，我們又喫蟹又喫菜。第二天的清晨，我便坐了輪船經過了東湖，一路回到上海來，結束了小小三日之游。



昌化站風景〔賀克作〕

杭徽公路旅行記

唐玉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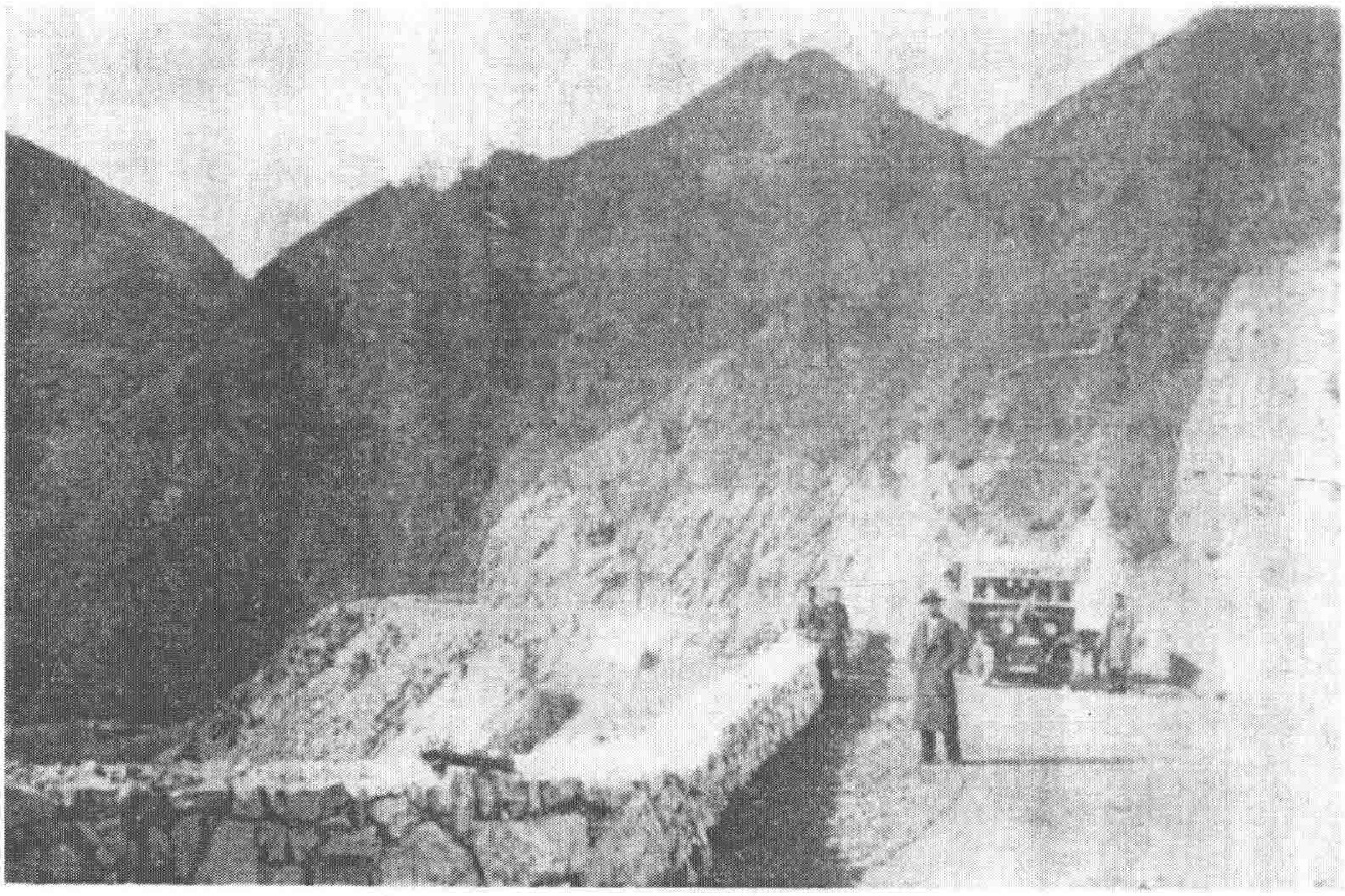
居湖上四載，暇即蠟屐拄筇。龍井虎跑之泉，雲棲花塢之竹，靈峯超山之梅，靈隱之峯，理安寺之楠，湖心亭之月，臯亭山之桃花。曲江之濤，莫干山，五洩，白龍潭之瀑布，桐廬江之烟巒，會稽山之雲，釣臺及蘭亭之清風，可謂厭飫耳目，沉浸心腸，詠入篇章，載入諸筆記矣。蓋暇無不遊，遊無不暢，東南北均出湖上二三百里之外，獨杭垣之西，尚未越乎百里之外。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杭徽公路行通車典禮，而建設廳公餘社社員，遂有昱嶺關旅行團之組織。公餘社者，爲建廳及各附屬機關所合組，各職公員退之暇，談笑游藝，以休養身心，以浹洽懽情者也。纔於本月五日開幕，既有旅行團之發起，無不興高采烈，僕性耽山水，而在建廳則司文書部分事，諸凡出差之事，多不及余，而余見同事諸君之出差各縣也，謂有山水之樂，以調劑其長日悶坐之苦，心殊羨之，故於同事諸君之出差各縣也，往往贈之以詩，以寓欣羨之意。有『綠陰行客路，紅雨釣魚船，花落娥江櫂，雲藏禹穴書，茶香春雨歇，花晴夜星稀，暖雲常護樹，花氣欲浮山。』諸句，皆年來春日送行詩也。公餘旅行團額限六十人，而社員共有四五百人之衆，惴惴恐不獲加入，既乃卒償所願。



昱嶺關風景〔賀克作〕

二十六日晨八時，衆咸集於旗下延齡大馬路公餘社門首，旅行團員六十六人。參觀通車典禮京滬各處來賓，百有餘人，皤皤黨國元老吳稚暉亦與焉。皆由全國經濟委員會及浙皖兩建廳所柬約。大汽車十餘輛，小包車十餘輛，設總指揮一人，執紅旗以號令行止，車首亦各插通車典禮及旅行團小幟，紅旗略展，大小汽車均魚貫向松木場出發。八時五十分至閑林，十時至臨安，十時半至化龍，十時四十分至藻溪，十一時至於潛，於潛產朮區也。惜非朮花香時，十一時三十分至昌化。方余之在車中也，心注乎天目。及至於潛，問之同車者，云過已遠矣。然近數日來，常有雨意，而是日山色靉靆，一路皆被雲封，不能辨天目也。在車中口占一絕云：『長松處處白雲封，茅屋家家種朮農，行盡亂山三百里，不知天目是何峯？』

昌化爲杭徽全路適中之區，通車典禮堂在焉，伐樹葺茅爲之。昌化在唐爲紫溪縣，武后時爲武隆縣。神龍四年，改爲唐山縣，五代時爲金昌縣，爲吳昌縣，至趙宋始改今名。唐宋時有城，胡元以後毀，迄今未築。洪楊一刼，元氣尤傷，縣市不盈百戶，無千金之肆，不及他縣一小市。縣署及公安局則賃民居，尤湫隘。余行燕薊，雖塵沙荒僻之區，未見有縣市若是之蕭條。惟孔子廟屋宇尙廠，大成殿兩廡猶完善，先賢先儒木主雖不甚殘缺，頗凌亂矣。賓筵卽設於廟內，予儕與柬請來賓同受招待。余笑曰：吾儕乃捐班來賓也。蓋旅行團員，各須



三陽坑山巔汽車站〔賀克作〕

預納車餐費。便餐畢，即行紀念禮。浙皖建廳長及公路局長，各有致詞，吳稚暉演說。各團員或入禮場，或散往縣市游覽。縣後有唐山，高二十餘丈，爲縣治之障山，唐時以之名縣者。昔楊椒山游焦山詩云：『楊子有心渡揚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則不佞之來遊是縣，亦非偶然矣。縣前有雙溪，溪中有洲，水分南北，過縣復合於一。湍聲澎湃，岩谷響應。昔蘇東坡判杭時，嘗遊此，記事詩所謂雙澗響空也。溪南有山曰青山，其狀如屏，故又曰南屏山，一曰官山。東坡詩有『亂山滴翠衣裘重』之句，東坡自雙谿館下步尋溪源至此。愛其幽邃，遂構亭憩焉。手書東坡林三字，石刻於亭，後人因名之曰東坡亭。清順治間，縣令魏墀，復於其前築景蘇亭，大賢踪跡所至，動人遐慕如是。縣西里許有山高一百五十丈曰武隆山，居人指爲晉葛洪鍊丹處。縣東北瀍溪有羅公墓，傳爲唐詩人羅隱祖墓。縣西四十里有韓蘄王世忠墓。邑南塘溪有趙公墓，邑人趙公昂發以宣城守論罷家居，胡元兵薄昌化，守城拒戰，夫婦同死義者也。忠義往躅，居人猶能淋漓道之。

一時半，紀念禮畢。大小汽車二十餘輛，始爭向昱嶺關進發。自昌化至昱嶺關尚有四十六公里，旅行團止爲一日之程，當日仍須回杭州。而觀禮來賓，則直前宿徽州。旅行團車初議先開，以未翦路線，不能通行。至是以時晚日短，或議竟回杭州，或議隨來賓直宿徽州。

乃議未畢而車已開，而此次剪線者，浙建廳曾廳長夫人馮曉雲女士也。自杭至昌化，一路緣山行，翠竹清泉高松紅樹，目不暇接。車至大站，每停片時，加油增水，遊客則盤旋磅礴於長松翠竹之間，略一舒適，轉換新鮮空氣。此時過昌化而西，以白日斜傾，遂不復停車。而兩面峯巒漸峻，陡入雲霄，髣髴蜀行入劍閣道中矣。旁有清溪一道，白石鄰鄰，溪聲與汽笛聲相和，未到昱嶺之二十里，山廻峯抱，二十餘車魚貫行其間，相隔百步，前車不見後車，又如舟入七里隴，處處錦屏障也。三時餘至昱嶺站。兩面峻壁插天，雖無函谷潼關之雄壯，然屹然為浙西一要隘，凡兵爭之自皖至者，舍此無由入浙也。胡元亡宋，洪楊軍至此關，屢得屢失，戰鬭尤烈。當年戰血今鞠為萋萋碧草矣。關門雖已拆去，廢壘依稀尚存。饒君立之招集團員，在山半據壘合攝一影，而賀君克則攝一關山縮影。清吳納有克復昱嶺關詩云：『鼓角聲雄隊伍齊，揚兵曉戰昱關西。黃金匣動雙龍出，赤羽旗開萬馬嘶。』又云：『萬騎蕭蕭駐碧阿，角弓難敵雨滂沱；臨危莫道忠臣少，苦戰猶聞壯士多！已判捐身清海岱，何憂流血染江河，兵家勝負尋常事，佇聽關前奏凱歌。』可想見當年之苦戰也。



旅行團在昱嶺關山巔攝影〔饒立之作〕

是路為全國經濟委員會規劃蘇浙皖三省聯絡公路，最後完成之路，亦為七省聯絡支線之一，共長二百一十五公里，而以昱嶺關為浙皖兩省分界處。關之東北屬於浙境者一百五十四公里，分松木，留下，閑林，餘杭，跳頭，石亭，臨安，玲瓏，化龍，藻溪，於潛，太陽，昌化，湯家灣，採柳，頰口，嶺下關，順溪）即子才站）等十八站。昱嶺關之西南屬於皖界者長六十一公里，分老竹嶺（即振鈞站）三陽阬，杞梓里，（即齊武站）霞坑，鄭坑店，北岸，大阜，留村，五里牌，歙縣等十站。屬於浙境者，杭餘，餘臨兩段，始由商辦。其餘均由浙省公路局近年所營建。杭餘段計長二十八公里，於民國十三年由杭餘省道汽車股分有限公司建築完成營業。餘杭至臨安之化龍鎮一段，計程四十四公里，由餘臨省道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於十三

年建築完成營業。今則或由浙省公路局收歸營業，或由官商雙方議聯運辦法矣。全路以昱嶺關至霞坑三十公里工程最爲艱鉅，昌昱段路線猶在重岡複嶺之坳，至此則竟行於崇岡複嶺之顚，屈曲盤旋，上下起伏，旁緣千仞削壁，下臨百丈深淵。雖古之九折坂，無此奇狀也。而御車者高下在心，游行自如，洵可與王良造父抗衡矣！而巉巖石壁竟成爲坦坦之道，皆由人力鑿成，建橋架梁，駁岸護欄，費既不貲，工亦偉矣。旅行團僅限至昱嶺站，此則徽州回車者所告余。

余儕既據昱嶺關巖壘攝影後，即下山登車，將及四時矣。五時四十分回至昌化。八時五十分抵杭站。回車僅昌化臨安站兩停，終日在車中有八九時之久，下車僅一二小時，車夫況瘁，游客亦勞止矣。

曩時由杭之徽州，泝浙江而上，復登陸五六日而後至。在蘇滬常之游黃山者，亦泝大江而上，轉蕪湖大通而入山，亦四五六日而後至。今杭徽路成，由杭之徽者，一日而至。蘇滬常之欲游黃山者，一日之杭，二日之徽州，杭徽全路車費六元。由徽州入黃山，乘轎六十里，一日之程，轎費六元。明年更擬由徽州續築公路一段入黃山，又減其道里之半矣。而中途在臨安城東門，則有錢武肅王墓。玲瓏站則有玲瓏山（臨安名山有東坡故跡）。藻溪下車，則可遊天目山。徽州西門則有太白酒樓。練江西岸則有如意寺。一路勝景，隨意拾覽，則然此路之成，甯非遊客之大快事，敬爲標出，以告同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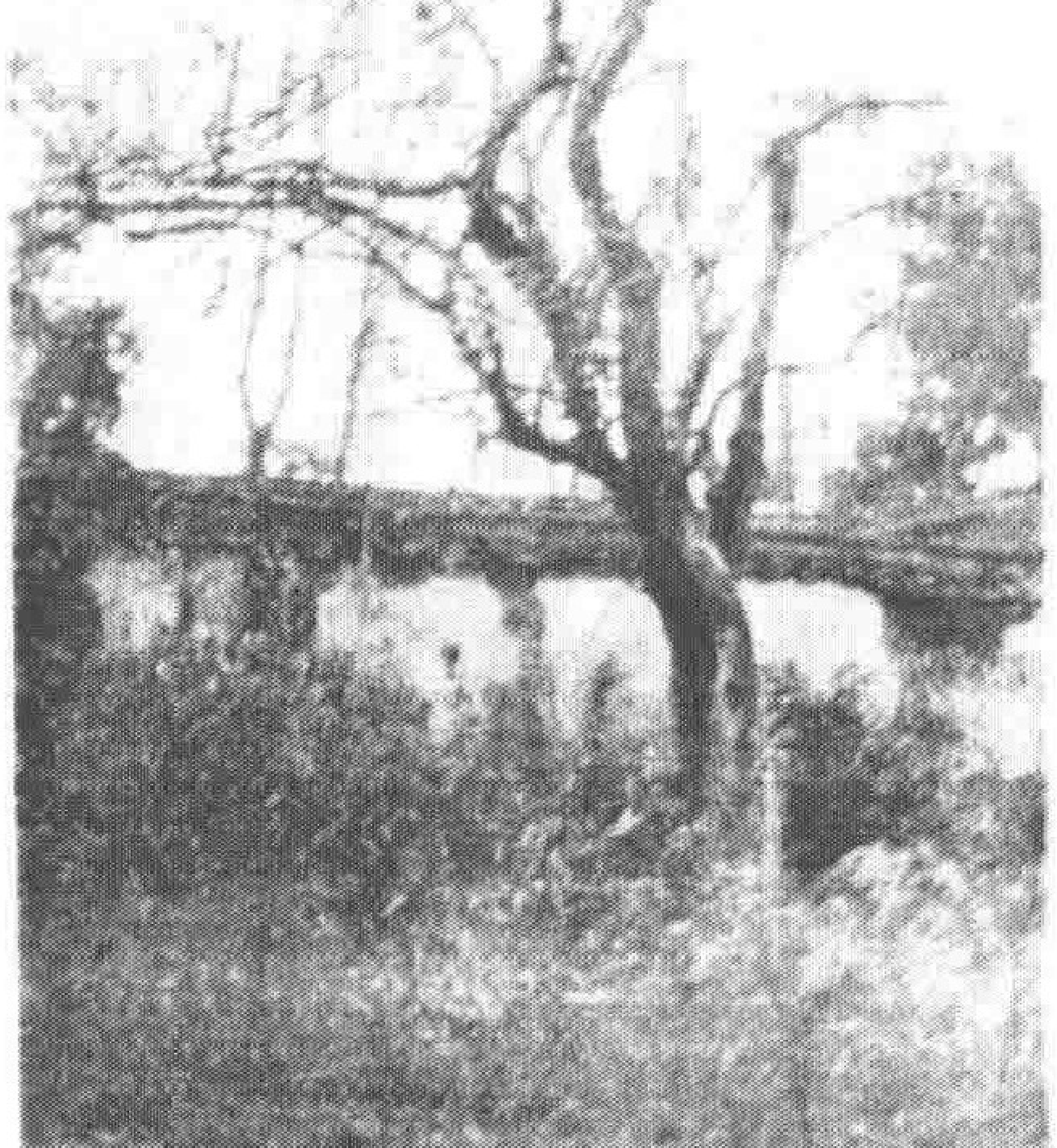
中南銀行儲蓄總部 本行各種儲蓄存款利息均極優厚手續便利印有詳章函索即寄儲蓄種類如後（一）甲種（二）乙甲活期（三）定期（四）整存整付本利證 計分五元至一千元六種滿 洋一元即可存儲（五）零存整付（六）特種零存整付 分五十期 隨時可以儲存無時期數目限制（七）整存零付 地址 上海 漢口路七號電話一五二二二 虹口
分行 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北首 電話四一九八六 一五二二二 南京 黑廓街卅三號 杭州 清河坊十五號



臨平超山訪唐宋梅記

邵祖平

湖上多梅，孤山三百幽夐淸閒，見重邱壑，然地瘠而北向，作花不盛，樹多補植，不以久特聞也。前年同金松岑蔣竹莊鍾鍾山遊超山屯里，梅林緜亙幾三十里，筍輿經其下，香霧噴涌，著人欲醉。而報慈寺之宋梅，閱年獨久，又梅中之長老矣，以視孤山梅枝之凋零無姿，新植未久者，殆不可以同日語。廿二年三月五日，之江詩社諸子議訪超山古梅，以予之曾往遊也，請予爲導。是日天氣陰曀，途中霰雪交作，雖未展覩緜亙三十里之屯里梅林，然無意中獲於臨平觀唐梅，亦大足償所失。語曰：物不兩大，又曰：絀於此者豐於彼，吾人雖絀於屯里之梅林，而豐於臨平之唐梅，噙香吟詠，盡興而返，亦不可不瑣瑣以記之也。



臨平安隱寺之唐梅

三月五日晨十時，會合之江詩社諸君於閘口車站，由駱君允治總購臨平車票十餘張，向東啓行。十一時半頃，抵臨平。臨平爲杭州一鎭，置自唐代，距杭州約五十餘里。鎭之街市不長，吾人於列肆中覓得一安徽酒館名民樂園者進午食。食畢出街，得往汽車站之大道於一老叟，兼詢臨平有無寺宇可爲隨喜者。乃告距鎭之三里，有安隱寺，寺有年代久遠之唐梅一株，作花正盛，可便道往觀。吾人聞之喜極，遂定先觀唐梅而後及宋梅。

安隱寺在臨平鎭之北，沿馳道行約三里卽至。寺建於唐初，山門外有安平泉，東坡先生曾至寺品之。壁間有明末沈一先依原存蘇碑勾勒之律詩一首，詩曰：『聞說山根別有源，撥雲尋徑與飄然。鑿開海眼知何代，種出菱花不記年。煑茗僧誇甌泛雪，鍊丹人化骨成仙。當時陸羽空收拾，遺却安平一片泉。』入寺左轉，卽梅園，此槎枒蟠屈之唐代古梅，乃繽紛燦爛而映入吾人之眼中矣。寺僧指示，唐梅瓣多七出，宋梅則至多爲六出，此蓋唐宋之辨，吾人數之，信有七瓣而共一蔕者。

豈得天獨厚，抑地氣有不同耶？同社鍾協君爲梅造一象，予亦綴一詩於左。

金粉替江山，繁華絕尋會，陳跡一風湍，巧歷坐難對。曩爾臨平鎭，遠置有唐載；惟存安隱梅，繞樹令人愛。古香斷叢塵，緜蕊表前代，弄影寒泉清，妝鏡宛然在；向風玉蕊傾，隨雨眞珠碎，那憶妃子笑，冷眼胡雛猶。方春羣陰閉，霰雪作澹瀞，孤僧坐深林，客至強謦欬，浮雲任瞬馳，世變豈留慨？同來多媛彥，筆悍風雨快，毋忘白蓮游，且了驢背債！

出寺後，天已微飄雪花。同社諸君，興致勃勃，毫不措意，步行至速者，爲李雁晴教授，符愷元君駱允治君。女社友宋淸如黃源漢曹墨蘭三女士，亦不甘示弱，屢出人前。步行遲重，而似有考慮者惟王守偉君，故每殿衆人之後，同社相顧笑之。沿馳道彳亍而前，凡十五里而始達超山汽車站。超山距臨平共十八里，汽車路爲杭海路支路，商辦不得法，致大虧蝕，今議由浙江省公路局收回，雖有站名，尙未通車也。

超山山脉，超出皋亭山，故名超山。山有麓報慈寺，俗稱大明堂；山腰有中聖殿，山巔有聖上殿，俗名頭天門。山南有海雲洞，俗稱龍洞。山北有馬鞍山，宋義士唐珏玉潛墓在焉。超山山谷間，彌望皆梅。村人多化稻田爲梅園，以斯地梅實大而產豐，利在種稻之上。上海各地來此購梅實以製梅醬梅漬者甚夥，年入約三十餘萬金，距超山七里之遙，卽唐棲商鎭，梅實所自輸出也。

吾人抵超山站後，令一童子導往報慈寺。行約一里餘卽至，途中經安吉吳昌碩先生墓道，先往致敬，先生遺命其孤葬超山。華表之高，與宋梅亭相峙對，高風潛德，洵足相彰。墓有于右任所書之墓誌銘，缶老遺象，缶廬授業圖碑刻等，惜雪花飄舞，不能久留，乃相與憩報慈寺。

超山報慈寺，建於唐時。山門外有宋梅亭一，爲今人周夢坡所構，吳昌碩鐫有篆書聯一。聯曰：『鳴鶴忽來耕，正香雪留春，玉妃舞夜，潛龍何處去？有蘿蟃挂月，石虎嘯秋。』亭側三四武，卽爲宋梅。宋梅枝柯半朽，寺僧支以太湖石，樹身生有寄生蟲甚多，卽吳缶廬聯中所謂之蘿蟃也。花果六出，開已八九分矣。入寺，庭中植紅綠白黃四色梅四株，廊下有彭玉麐所詠之詩，吳昌碩所畫之宋梅，皆製碑嵌入壁間。更上則爲藏經閣香海樓，樓下有唐吳道子所繪之觀音像。俞曲園聯云：『佛石不磨唐筆墨，仙梅猶留宋年華。』蓋爲寺中二古物寫照也。吾人於右廊客堂內進茶點，寺僧正法，尙與予相識。云去年一病幾殆，今倚杖而行，詢同游蔣金鍾君甚悉。予告蔣君遊超山歸，大病半年始瘥。金君往雲南，鍾君病肺亦近一年，仍無起色，語次相與慨然，山僧重惜其體力日壞，不知他人亦未能皆健，又不知

熱河尚岌岌在陷落中。噫！不其重可慨耶！萬感交乘，因題二詩于此，不知其爲哀憤爲喜戚也。

漫谷煙深盡是梅，雪風咽處我重來。霜枝凌亂先朝遠，凍蕊溫黁昨夜開。東海仲連身尚隱，南音宋瑞意多哀。（文文山有翠玉樓前天亦泣，南音一夜落滄浪之句，）看花坐濺傷時淚，酒薄愁濃怎麼回！

滿把馨香懷袖間，浮生從乞半朝閒。病僧建焙仍聯席，詩老時魂只住山。（吳缶老墓新營寺側）大澤窮陰閟黍谷，孤花低竹表禪關。疏枝乞盡無思肯，忍淚微吟自往還。

到寺霰雪交作，墜地即融，吾人未携雨具，中聖殿，上聖殿，海雲洞屯里之遊，遂付闕如。乃於超山站雇得一汽車至臨平。乘晚間九時零二分返杭。

作者附言：吾人遊超山報慈寺後旬日，報載斯寺爲匪徒縱火焚刼，寺僧正法，葬身烈焰中，宋梅在寺門外幸無恙，明歲如訪宋梅，更不知平添悵觸幾許矣！

一八一〇六五

閑話南湖烟雨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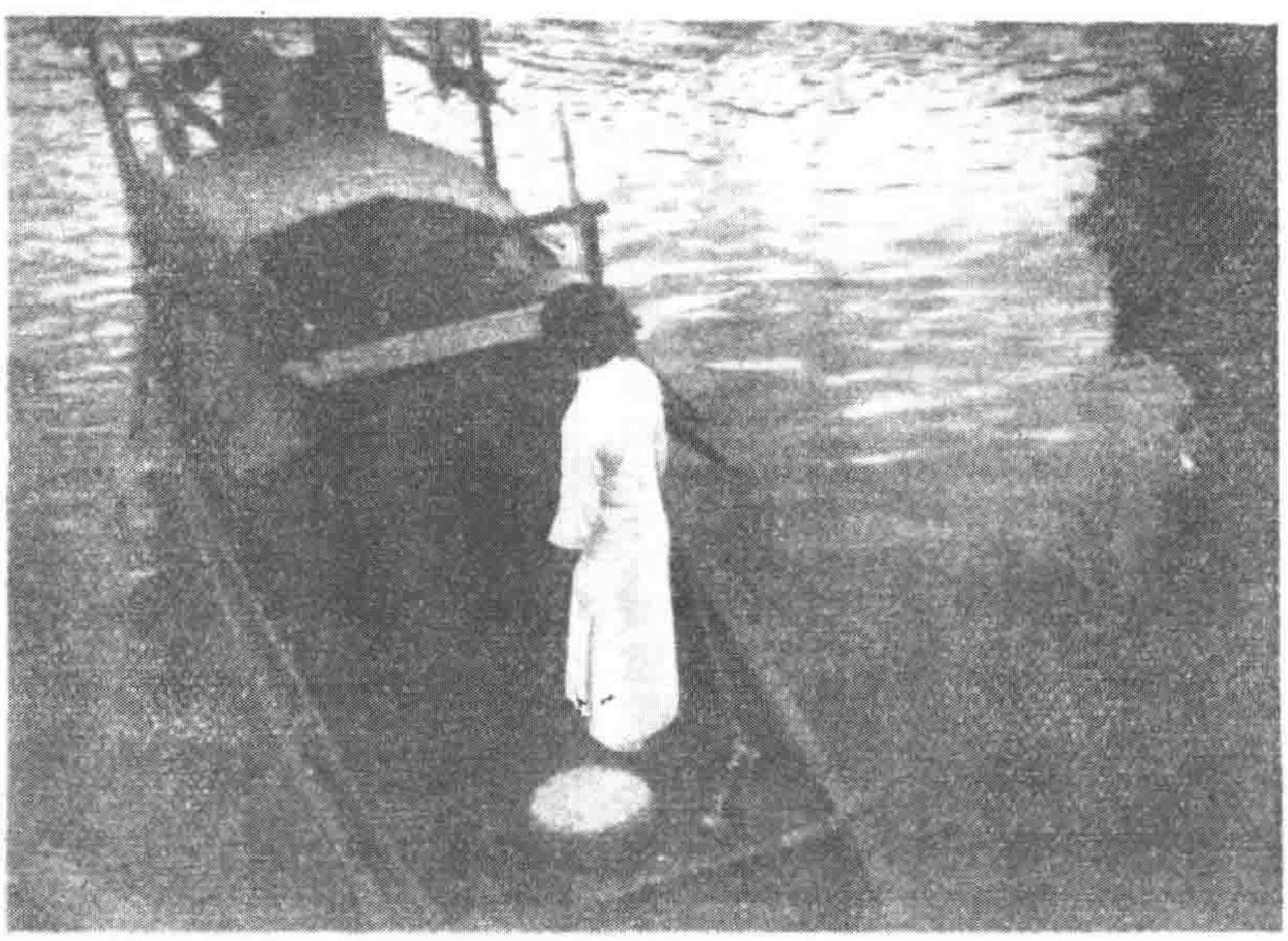
石克士

——本文攝影爲梁維四君作品——

嘉興南湖，亦名鴛湖。煙雨樓之名勝，膾炙人口，適杭州遊旅研究會第二次常會，由兩路局邀請，開會於該處。是日到會者，除杭市府，兩路局，省公安局，省公路局，杭江鐵路局，杭金融界，旅館業，新聞記者公會諸代表外，滬中國旅行社總社，及杭分社亦參加，往返一日，韵事甚多。煙雨奇景，躬逢盛會，爰泚筆記之，以誌鴻爪。

余等事先接兩路局通知，於六月十三日，由杭乘九點五十一分特別快車赴會，屆時齊集站台，由站內特掛臥車一輛，招待至爲殷勤，十時余等乃隨蠕蠕之車離開杭垣。是日天氣重陰，饒有雨意，沿途樹木葱籠，遠山叠翠，初翦之桑林，與新出之秧田，平舖直茁，嫩綠無際，微風過處，蕩心悅目，江南夏景之宜人，誠足令人留戀不已。尤可誌者，杭嘉間田疇，土沃水肥，阡陌縱橫中，時見流水一曲，上覆青藤老樹，蔭濃枝蔽，醮水深碧，若杭州西泠印社之梅樹橫穿曲溪，差足彷彿，別處尚無此美景也。車行約二時，抵嘉興站。兩路局長黃伯樵君，車務處長鄭寶照君，滬杭總段長沈道五君，均來相迓。隨僱小舟八隻，渡同人往煙雨樓。渡船略如秦淮畫舫，而規模較小。船娘皆十六七齡女子，淡妝繡履，不類苦工。船內分前後艙各一，梳妝鏡奩及茶具菓盒，應有盡有。持篙女子高據船頭，嬌聲兜客，後艙則爲老弱殘兵，專司搖櫓，離岸三四篙後，船娘即入艙小休。梢後奚奴，則工作仍不息也。聞人言：此中人尚別有副業，俗有「打篷，」「落篷，」之稱，蓋非老於此者，不能知其底蘊矣。煙雨樓在水中央，遙望如西湖三潭印月，第據勢略高，下船即可望見。約十五

嘉興船娘



分鐘，舟已到達。時雲黑如墨，風勢驟緊，四野冥茫，輕雷宛轉，同人匆遽上岸，頃刻果大雨如注，林木飀動，枝葉紛飛，雨挾風勢，吹沫如煙，湖中淺水，皆作點點波浪，座客衣羅紡者咸有寒意。未幾，雨稍殺，輕風淡雨，縷縷煙絲，映水樓臺，巧工難畫，同人謂今日適逢煙雨眞景，此會誠爲不虛。坐定，已十二時餘，午餐後，雲開氣轉，雨過天青，殘滴醮荷葉間，如新露明珠，顫晃不定，清芬襲衣，精神一爽。時隔船鄰笛，清唳正長，身臨其境，不覺有野王三調之感！余爲之口占一詩云：

浮水青錢氣自新，飛煙細雨淡於塵。奩開寶鏡知眉黛，霧擁螺鬟認水鄰。清唳偏傳雲外響，好山如在夢中尋。我來已過春三月，難得樽前寄此身。

余等於開會前，恣意流覽。樓上楹聯甚多，正中懸「湖天一覽」巨額，傍有方志遠女士所書「出東郭門半里而遙，春水綠波，處處玉人畫舫。與南堰鎮隔湖相望，夕陽芳草，尋尋高士祠堂」，清雅不同凡俗。又天台山農一聯「如坐天上，有客皆仙，煙雨比南朝，多少樓臺歸畫裏。宛在水中，方舟最樂，湖波勝西子，無邊風月落樽前。」亦明媚可喜。樓下屋宇曲折，假山玲瓏，佈置極爲有條不紊。午一時後，卽正式開會，是會舉行達五小時，議決案多件，咸爲便利遊旅想。開辦宣傳費擬用三千元，黃君伯樵慨任千元，餘爲市政府及各團體分担。中國旅行社社長陳湘濤君且卽席演說，報告旅行社近來業務狀況及此次擬有中西文宣傳本五種向外宣傳。陳君心儀已久，今得識面，其熱心社會事業，於極短演說中，具見大概，無怪該社年來甚爲發達也。散會後，由黃君伯樵引導同人參觀路局所營之嘉興苗圃，該圃佔地約一百四十餘畝，經營之者，已有八年。種殖園藝，皆具匠心，惟惜地稍低窪，蓋土壤使然，無法改良，近且有闢一部份爲公園之說。果爾，則他日狀況，必似金陵後湖之五洲公園，第相差者則非在水中央耳。遊覽後，已六時四十分，乃循道至車站，搭七時車返杭。此行印象，覺同人對遊旅研究頗具熱心，開會達五小時，未常離座，其精神一貫，自可想見。而是日適逢煙雨眞景，亦爲遊旅之難得機會。惟美中不足者，則時間緊促，除有團體拍照外，幾無餘晷可以攝影。六時以後，又因光綫不佳，所拍多不能用，一湖煙雨，祇可以歸來衣袖間辨認耳！

一八一〇六八

從上海到雲南府

張韻芬女士

從上海到雲南府，水陸行程，約有萬里。其中却有兩條路綫可以通達：一條是走內地，即溯長江而上，經由四川旱路。一條是搭輪船由上海至香港，由香港達海防，再由此搭滇越鐵路火車，便能直達雲南府。這二條路除販賣雅片商人或其他有特別事項者外，通常人大都由後者路綫上往來，因爲走四川旱路，所經各處，地段冷僻，交通不便，盜匪匿跡，行旅危險，更兼縣車人轎，非常呆滯。若後者路綫則穩妥便利，至多不出半月，便能安抵目的地了。

最近我以事跟外子到雲南府去，聽親友們說起雲南瘴癘之區，動不動便易生疾病，小至著寒發熱，大至瘧疾纏身，一病不起。所以在事先便購買了好多藥品，如頭痛粉，痧藥，和金鷄納霜等物品，在法國領事館公安局與法捕房幾次麻煩手續之後，總算把護照事辦妥了。臨行，因此去香港海防，須經大海大洋，風浪險惡，暈船嘔吐，在所不免，故又購了些莫愁暈船藥片和下食的鹹味。各事定備，便到中國旅行社去定奪艙位事宜，承社中辦事員很熱忱的招待，並指示各輪船頓重快慢價目各項，最上等的船當然是皇后號總統號和法郵船，Comfort, Luxury，一切都能使你 Feel at home，並且中途並無停泊，四十八小時中，便能直達香港。但我們窮措大夠不上出這三百餘元的巨價（當時美金一元抵中洋四元九角七分）而頓位太小，禁不起風浪打擊的小船，又不願坐。幾經考慮，結果選定爪哇公司的芝巴德二等艙二位，恰是一個小房間，價還不貴，每張國幣六十元。翌日又托中國旅行社把行李運赴浦東碼頭，直至船艙，每件付洋六角，便免去了一切雜費的需索與麻煩。我覺得這種旅行社的辦法，確可省去旅人一樁心事，而且還穩妥經濟多了。當日午時船便起行，待二時餘已駛出吳淞口，暖日溫和，海天一色，四下裏望去，但見白浪滾滾，漫無際邊，海鷗三四，廻翔插翼，似送別離，此外便一無所見了。

航行二日達廈門，渟泊一日。我們便趁此上岸去遊覽，廈門乃福建省通商海岸，市幅繁盛，商業發達，市中心一樣的也是熙來攘往，熱鬧非凡，祇是福建話正同鳥語似。嚶嚶嗡嗡，我們聽了，簡直莫名其妙。以此上岸之後，喊車市物，竟感到老大的困難，虧得在一家清眞教門館午膳，堂倌都是北方人，我們操著馬虎的京片子和他們兜搭兜搭，才問出些端倪，始知這裏的中山公園頗足一遊，南普陀更是大好的風景所在處。於是亟喚街車，到中山公園，該園面積寬廣，佈置很雅潔，入門便見水池中豎著一個極大的獅像，雄俊可愛。掉首四望，綠茵如碧，好一片春草芳菲之地。初春天氣，竟是暖洋洋

得遍體舒適，不似上海還着了裘衣，烘着火爐呢。園中四下裏都種植着異卉奇花，叉口處多立着高大碑像，也有幾處草地作為運動塲或遊嬉所，鞦韆架爬鋼架，給孩兒們消娛。中段處更環造小溪一曲，水清如鏡，潺潺而流，游魚往來屈指可數，陽光反照，覺此中玩味無窮。

由中山公園回出，便租汽車往南普陀。祇因當時旅途中一心玩賞流連，地名都未注意，以致未能憶記，頗引為憾！南普陀是一所極偉大的寺院，築造在山脚邊，院景幽邃，脫絕俗塵。信步走到院中方丈裏，佛學界耆宿太虛法師正在端坐講經，聽說法師佛道淵博，且曾求經於泰西，虛心考研，聽衆除僧侶之外，頗多各界善男信女，濟濟一堂。我們因心在遊覽，便請一位僧人作陪，探討雅景，一步步拾石級而登高最後爬上南普陀的絕頂。那邊有個完全用岩石造成的石亭，鑿建得精巨可喜，中有石桌有旁石凳，由此坐著品茗展眺，阡陌縱橫，江河如線，天然美麗，盡皆閃入眼簾，望眼生纈。厦門大學亦便在咫尺之下，房屋櫛比，淡黃一色如雲霞，再平睸隣山，奇峯兀石，層疊如煤，身在此中正如御臨風而游太虛，宛非人間了。憩坐游矚了半晌，重行回下，見半山裏也有好幾處亭舍，躲在山凹樹林深處，都很幽靜清潔。再步入後殿，見香火旺盛，婦人老頭們，正誠惶誠恐地求籤問卜，據說這裏的籤很靈。於是我也化了隨意結緣的佈施，試求一籤，向老道處換得一張字條，寫著『宅心自好善，千里亦平安，水陸均有利，所往均如意。』我雖不迷信，但求利求安人同此心，我不禁為之婉然一笑！

向晚時分遊倦返舟。舟於晚上八時起碇，午夜風浪驟作，船身顛簸，使人不能入夢，漸漸覺頭昏目眩，勢將作嘔，急吞了四片暈船片，才不至傾肚一瀉。問侍役為何今晚風浪如此巨大，卻見他笑著回答『此處為台灣海峽，本係巨浪使威之處，今晚尚是平靜呢。』我不禁伸出了舌頭縮不進去，暗想如此利害，尚說風平浪靜，若倘潑天巨濤來時，不要把我嘔吐暈死嗎？虧得翌晨便到香港，停泊江心，我們為免除麻煩起見，一切均托付旅館招待代辦，但因處處顯露是客地不熟諳行旅門徑的人，竟被大敲竹槓，且待後說。當時隨著招待進住旅館，便等候至海防去的船期，也托旅館代辦一等竟等了八天之久，在此時期內，除安排私事外，便略略把香港覽遊一下。

香港的電車是二層的，下層五仙（卽港幣五分）上層一毫（卽一角）通達繁市及山上各處。初次乘坐二層電車，據高臨下，十二分有趣。山上四處都建築著富人的住宅，富麗堂皇，宜幽宜雅，與僻巷陋室相較，露骨地透示香港祇是資本家的香港。因為社會上貧富的懸殊，卽祇由外表看來也太不平衡了。皇后道上，娛樂皇后等電影院，跳舞塲，咖啡店，供銅臭的財奴公子哥兒徹夜消磨。街衢上

見未成年的幼童做擦鞋工作糊口，爲著五仙錢，兀自灣腰屈膝，却累得一身臭汗。待一次的工作完畢，已是臉紅氣噓，疲乏不堪了。寠人婦背負著乳嬰，叫喊得力竭聲嘶地做那圖博一餐徽利的販攤生涯，看來煞是可憐！在晚上由樓頭向近山上矚眺，山上人家，都亮了電燈，宛如繁星點點，同時街頭巷尾可聽得陣陣瞽女鬻歌聲，南國音曲，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凄涼到萬分，客邸遊人，對此不覺若有所觸，泫然欲涕了！

香港的旅館，和上海相較，差得遠了。各個臥房的隔絕，祇用半段板壁，半段鉛絲網，但艷風却極盛。一到上燈時分，妓女陸續不斷地向各房間來尋生涯，在惡勢力壓迫之下，很勉强的發出那不自然的媚笑，逗引客人，化十門之資（十門卽廣八十元之謂）便能夢賦高堂，魂消眞個。但很顯明的，她們的皮肉生涯，受著社會資產的低落的影響，非常清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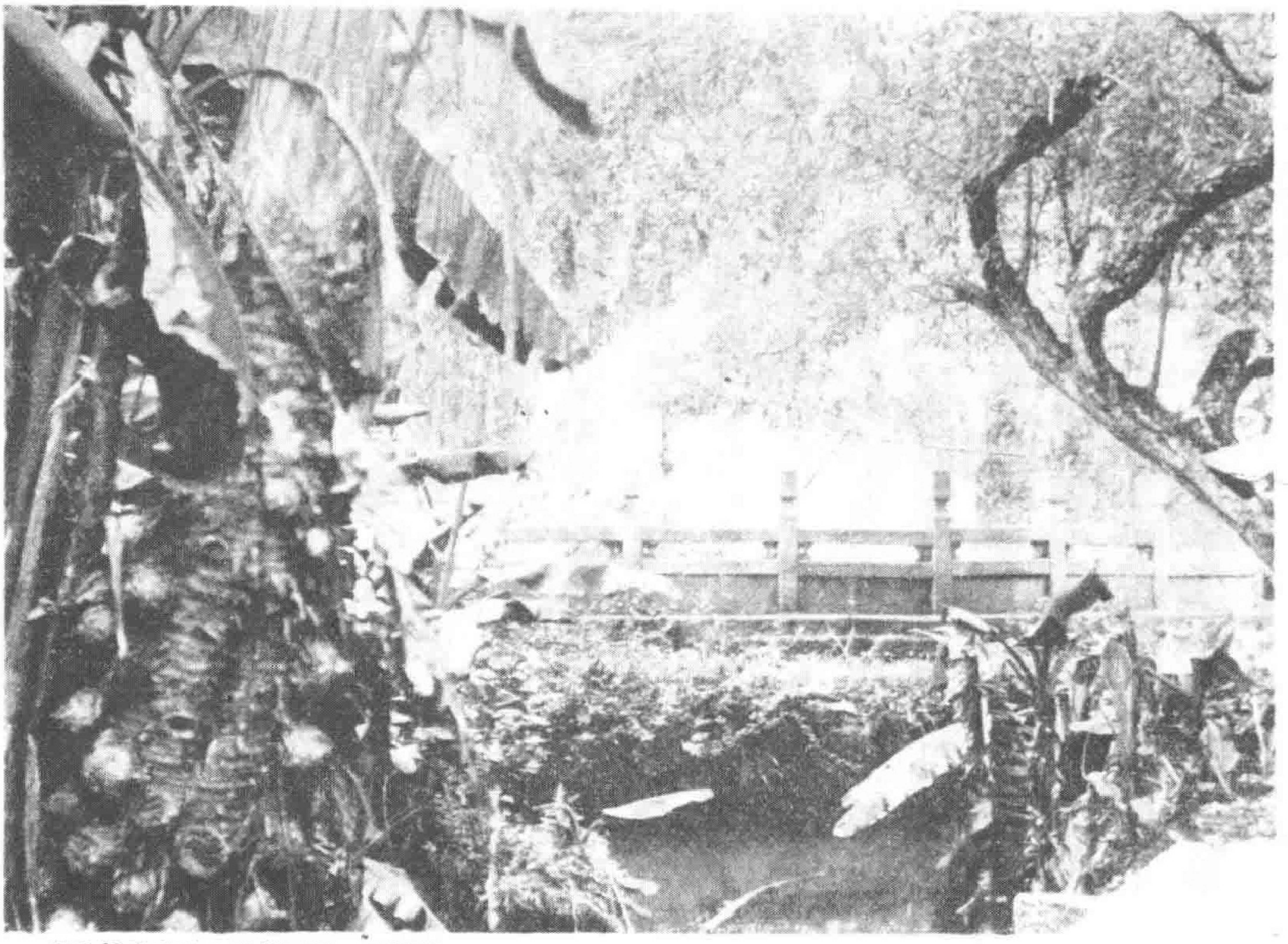
笻竹寺五百羅漢之一部

直待搭上了到海防去的瓊州輪，外子與同艙的雲南人李作畲先生談起香港旅館情形：『雜費名目繁多，需索浩大，上岸時汽艇運行李費每件三毫，渡費每人一元，由埠至館中行李挑費每件二毫。（其實上岸便是。）房金每日每人三元，行李存棧費每日每件三毫，待出旅館時又是同樣一筆開銷，再加碼頭上關吏敲竹槓，硬索酬勞五元，不然便得把件件行李開驗，保不定東拋西丟的胡鬧一陣，被扒手乘機偷刼幾件，如此這般，八天之中竟化去了八十幾元莫名其妙的冤錢，』李先生聽了笑出聲來，他說：『這也怪不得你們初次旅行吃了大虧，至海防船期，何消等候八天之久，至多五天便有一班了。旅館中爲要多賺些錢，才朦騙你們在鼓裏，船頭上落更不須他們代辦，你們由上海來，何不托上海的中國旅行社打個電報令他們的香港分社代理，在他們熟悉指導之下，我想至多不出五十元港幣便夠了。』至此我們才懊

悔在上海時，忘托該社併辦一下，錢財日期，兩都損失，『吃一次虧，學一次乖』下次決不肯再疎忽而第二次掮這木梢頭了。

自香港至海防，中途須停泊北海海口二地。到北海時正在早晨，船泊江心。北海風浪極大，划船舟伕，技術均極高妙，因非有慣擅的功夫，怕不都被巨浪打沉了。他們駕著飄飄扁舟，在急風驟濤中，一撥一顛的划去很有幾次。巨浪起處把小小的船身，似都籠罩住了。浪過處却見牠依舊搖擺而去，終於都安抵彼岸。同艙的李君，只為要覽賞覽賞本地風光，竟也鼓著勇氣去了，待二小時後却見他頹喪回來。據他說：這次的遊覽活像是魯賓遜飄流記，危險極了，在中流時被急流激得東倒西歪，衣衫盡濕，好容易到得目的地，却是滿眼滄桑，毫無玩塲，祇買了些本地豬肉同魷魚，是北海著名土產。歸棹間再也禁不起吃驚，祇閉著眼睛，默念著菩薩有靈，上蒼佑我。我們聽完了他的話，覺得他苦態可掬，却更不打話，把豬肉去燒了，魷魚燴了，細細嚼咀，却是別有風味，在吃得精光之後，外子才坦然同他開玩笑說：『李君李君，此行不虛！』再看他時早已哭喪著臉，和衣睡倒在床上，似已不勝驚恐了！

晚七時，船由北海起椗，夜泊海口。明晨九時便到海防靠岸。先由法國提督署派人上船檢查護照，才准上岸。而行李却於此時裝進碼頭旁小軌道的貨車上運往對面稅關檢查。的確，法人對於經由安南轉道的人民，檢驗得太嚴密苛刻了。微至牙刷茶杯，若是新的，均須上過境稅，有種物品，還得照章扣留充公。此種章程，旅客既莫名其妙，所以很多照相機新衣料等物件，被充公得怨枉。最限制得利害的是違禁品，聽說攜雅片也是違禁品之一，偶然因不明章程的厲嚴而攜一二盒，被搜出之後，便須受重罰，或監禁，做若干時期的苦工。我們在上海時，幸虧事先得到識途老馬的指示迷津，所以把新衣料都洗滌過，胡亂縫作衣服模樣，新皮鞋也落地沾些泥污，才不曾苛稅或扣留物件。但有一事，却險些鬧糟了，不知在什麼時候網籃裏被人放進了一袋雅片烟灰，希圖叫我們做傀儡，僥倖驗查時漏網，他們便花言巧語，軟求哀乞的討還，不幸事發，却須我們去代受這莫須有的怨獄。聽說海防碼頭，此種痞人很多，幸虧外子當時發覺得早，在未上岸時，便把牠拋向海裏。要不然，才是禍從天上來呢！當時被檢查得翻箱倒篋，各物零亂，然後那稅員扳起大法國帝皇的神氣，一揮手命令安南亡國奴把東西拋到空地上，待旅客自己去理。眼見某旅客的被褥夾縫裏發現了一疋新被面，聽說因其明知故犯？故被面雖祇值價八九元，罰金竟是法幣五十元（合申洋九十餘元）並且不能不繳，否則便是坐牢獄或押著不能出境。據李先生同我們說起，從前更有一種極殘酷的刑法，便是把違章而無錢繳罰款的窮漢，縛在樹上吃那猛烈的太陽曝晒。（海



黑龍潭—是潭卽明末諸生盡節之處

防係熱帶，氣候頗炎暑。）名叫『吃太陽，』被刑者身受此毒，待到日落西山，完刑之後已是體如火炭綿乏得不能行動，更且炙熱奔心，慘痛難說，近來則已廢去此刑云云。此事不知確否，若是眞有其事，那麼殘忍刻毒，實是太無人道了。

在海防住新亞旅店，店中人招待頗誠摯，房金係每日每人法幣二元，雜費等項，不下於香港時期，以後在東京河內老街也相彷彿，我們安置妥當，便到提督署重又驗對護照，待手續完備已午時了。海防房屋及建築物，完全法國式。美麗幽雅，道路十分寬曠，路旁滿植樹木，較之上海法租界，好得多了。更有很多廣大的草場，修置道旁，作爲散步或席地休憩之所，也都潔靜有致。在海防及以後河內的安南人，和上海所見的安南巡捕，微不有同，臉色似比較白皙，女子很多美貌巧俏，多有被法人佔爲妻室的，但大半因貧困與智識毫無，所以各方面都差。頭上挽著牛糞般髮髻，不加整理，習俗相尙，口裏都因時常咀嚼著檳榔，使牙齒都變成墨黑色，她們以此爲臉部美的標準，可發一笑。衣服都是黑色紗布，小肚一部似乎是塞了東西顯然凸出，大概也是風俗美之一種吧。因爲貧的關係，十九都赤脚。男子服裝也很特別，頭上戴著道士帽般的空心圓帽，長衫不長不短，同上海時

髦女子的短旗袍差不多。行路時十九把手插在腰裏。似是一種習慣，脚上著的拖鞋爲多這又很像當年薛仁貴征東後賜給矮奴著木屐兒的意義相同吧。沿路很多小廟宇，與我國鄉間小橋邊常見供五通神的小廟差不多供婦女們燒香拜佛之用，聽說這也是法人愚民政策之一種。

安南人受的是强迫教育，有一所專門供給他們求學的河內東京大學，在學習法文及算學等科外，什麽生理學機械工程學都缺乏，凡此設使其目的均在養成安南人的法國化及奴隸性。

一宿容易，明晨早起十二時左右，便重搭滇越火車逕上河內道。到得河內已在下午五時餘，落憩在車站前華豐旅店。自香港以後的旅館，都有聯棧性質的。我們住華豐，也是由海防新亞拍電爲接待。在未到河內的某一車站上，便已由華豐旅店的老闆姓張的，趕程前來招呼了。張君對於風俗人情各事，予我們以不少的指導，使我們在種種地方都感到自在舒適。晚上張君操著法語，同外子兜搭說話。形容上很有些怕我得知的模樣，其實他們所談的，我早已聽得明瞭，句句入耳了。張君說的是：『吳先生，這裏很有幾個很俏媚的法國姑娘，並非公娼，你可要去逛一下，也不枉你在河內這一宵，那邊有香檳之酒，芬蘭之氣，軟綿的人兒，酥紅的胸兒，一切供你玩賞，供你消磨，而且價也不貴，祇——並且倘尊夫人會吃醋的話，你不妨掉個槍花，說是到街上散步去。』外子向我瞧了一瞧，便回轉身軀，縐了縐眉頭，望著張君，似嗔他在未悉我懂不懂法語之前，便魯莽出言，淡然回了他一聲 Non Monsieur。張君似明白了外子的表情，曉得自討沒趣，於是也乾笑了一聲回出去了。

翌晨，我們還在睡夢裏，張君已敲著房們喚我們起身，更不待囑咐，已把面水早餐裝好，行李整頓了，並代我們到車站購了車票。一切完畢後，直送我們上車，車行不一時，我們已出河內城了。這裏一座大鐵橋，工程浩大，爲世界十大鐵橋之一，足有一里路長，建造得非常堅牢宏偉。過得鐵橋，便是郊野區了。路旁種植千百株的香蕉樹，田野裏盡是麥塲，安南鄉人都忙著種栽工作，其中大半是女子。不時見有在忙碌時內急的女子，很簡便的撩起裙脚便爾小解，顯見她們佃工時多不著褲的，其勞働無暇，窮促可憐，可見一斑。在車中無聊得很，偶聽隔座坐客談起法人征服安南人後，什麽都異想天開，廣闢生財之道，極重的人丁稅土地稅之外，更有一種特別名目，喚做『日光稅。』凡稍有資產的安南人，於蓋造房屋時，開一個窗戶，便須繳一份日光稅，其理由爲此天已屬法有，是誠苛捐雜稅，無微不至，虐而謔，滑天下之大稽了！

晚上到老街，住廣安旅店。在昏黯不及一枝燭光的電光中，照見一切，都淒涼萬分。這裏談不到階級，也談不到事業，這裏是安南的

臘丁區，所有是荒寂衰頹的氣象，人們十九靠勵工為活，靠開舖子營生的小商人也絕無僅有。在旅館對面有一所賭場，擠滿了衣衫襤褸的苦工們，正在這裏作孤注一擲，似這般的人間地獄，我再也無興玩賞，於是便速速回進店中，在不安逸得發悶的房中，在憐憫這羣苦惱而無靈魂的一羣的思潮中，漸漸睡去。

由法屬老街過橋便是雲南省境地河口了。環繞是山，打聽得本地人說：『這裏便是雲南瘴氣凌盛之區，在上午九時，太陽光被高山四圍，還是隱隱約約不能直透出來，以是霧氣極重，三丈之外，便不易望見一物，一切東西都潮濕腐霉，水非至燒到沸度，不能飲，飲了立生瘧疾，因為牠都是從山上流下的泉水，不免帶有蛇蟲的汚毒，和森林的瘴癘。不論天時炎熱到若何程度，睡時也須蓋被，要不然偶觸寒涼，立患寒熱症，或轉生瘧疾，所以在河口人的生命，至少有一半兒付之天命，而外鄉人更不容易在此站足。有一次雲南府派來二十四名公務員，半年之中，竟夭亡了八個。』或們靜聆之下，不禁毛髮悚然，幸虧一回兒便開車了，但為虛心所使，仍服了些金雞納霜預防病魔侵擾。從河口起便是滇越路工程最浩大的一段了。由此至昆明，都在辟山中環繞行走，共鑽山洞二百另八。據云：當初開鑿時，著名的工程師和以下的工役，或為毒瘴所觸，或為惡劣氣候所侵，死亡了四千餘人之多。並且自築成後，雖得被稱為世界第三偉大鐵道，但犧牲過重，並因滇越路百業不振，至今還每年虧本數百萬之鉅。捨之可惜，食之無味，無怪儉節吝嗇的法人，對於滇越路有啼笑皆非之慨。更要哭喪著臉說滇越鐵路上的一塊石子，便是一元法幣的代價了。

我們在晚上六時便抵阿迷洲，住大東旅館。房金併伙食，一起祇化滇幣五元。（近日市價，申洋一元合滇幣十元，故滇幣五元實祇五角也。）較之海防河內的生活程度，至少也差三四倍。翌日再搭車就道，響晚時分便安抵目的地雲南昆明市了。

昆明市舊稱雲南府，係雲南省城。自來因交通不便，物質進步極滯呆，這裏人的吃尋常除豬羊牛肉和二三種扳定的蔬菜外，大半以酸辣味為多。海味極稀少，房屋還是古老式的三正間四耳房的平房為多，並且建造法極笨拙，廊沿突出二三尺，使房間不透風，不納陽光，終日裏黯然如處暗室。昆明氣候極佳，終年溫和，熱不須脫衫，寒不須加裘，『四季無寒暑，有雨便成冬，』便是此間人對於本地氣候的評語，情形的確仿彿。這裏山明水秀，的是個大好風景所在，天然美麗，遠非半由人工修築的杭州西湖所能媲美，祇因遠處絕南，終年少有遊人涉足，加以政府未能隨時加以修葺整頓，坐使如此妙景湮沒無聞，正堪惋惜呢。現且略舉幾處一說，自小西門出五里，有地名大觀樓，傍水近山，一帶樹林，中夾長堤數條，近矚遠望，

幽勝非常。更有一個大觀花園，曲徑如畫，蒔栽著四季名花，賞心悅目，委非人間，愧我禿筆，未能形容於萬一。祇抄首康熙時人孫髯所選大觀樓長聯，雍容華麗，爲世所稱，對於此景此情，還能比較得確切明瞭些。聯云：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裏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儘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烟落照。只贏得幾杵疎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鴈，一枕清霜。』

大觀樓前便是滇池邊處。滇池又名昆湖，分爲兩部。一部稱爲草海，因池中生長海草，故名。另一部名大白蕩，滇池爲我國名湖之一。雲南名勝精華西山便在此處。山上名勝佳景，有碧鷄關，楊升庵祠，華亭寺，太華寺，及三清閣，其中尤以三清閣爲最著名。築於西山最高峯削壁之旁，形勢險峻，正如搖搖欲墮。滇池之大白蕩一段，更有鳳凰山之支部觀音山。山上觀音寺，建高塔，突出池外如燈塔。至於昆明近郊一二十里之中，更有黑龍潭，筇竹寺，金殿及鐵峯庵各處。黑龍潭係明朝末時昆明諸生與妻妾七人盡節之地，周圍蒼松古柏，夠人回憶當年，洒淚憑弔。筇竹寺中之五百羅漢，用彩泥塑成，神貌雄威各異，爲我國寶貴之古人遺作。金殿傳乃滿清軍門提督陳某因招忌退休修佛之所。內有一殿，純用黃銅鳥銅製成，敲去無一處不是洪洪發巨聲，故取名金殿。鐵峯庵乃昆明區最高山峯，由此可瞭望一切如指掌。凡以上名勝，都堪切實流連賞玩，因限於篇幅，恕不能一一詳述了。

雲南因地氣溫暖，故種植鴉片頗盛，出產額極富，價尤極賤，每兩雲土祇滇幣五六元。（合申洋五六角）癮不大的便可吸上二三天，較之吸紙烟還合算呢。（此間最普通係老刀牌香烟，即上海所稱之强盜牌每盒合申洋一角四分，因政府抽收紙烟稅極重之故。）無怪此間人民十之六七都有烟癮。吞雲吐霧，弄得烟容滿面，精神頹廢了。在一百家之中，找不出一家沒有烟具的設備自己抽吸之外，更供作通常酬酢品。雲南大宗貿易鴉片也是最重要之一，按年輸出額達二三百萬元國幣。鴉片而外藥料也是大宗出產，吃咳嗽的貝母，滋陰補陽的三七草及蟲草，每年生涯也在幾百萬左右，食品方面宣威火腿和昆明允香齋的黑芥（即大頭菜）也是著譽國內，無庸贅述了。

此間人的性慾極發達，因之皮肉生涯，也隨而旺盛。這祇在外子

的本地朋友談起，十家之中，祇少也有一家是操賣淫生活者，便可知其一二了。但據說捐稅浩重，所以爲免除支銷計，大半係私娼性質。一宿之資，自滇幣三五十元至一二百元不等。這便要看她們身價的高下而定了，但問津漁郎，倘不幸被憲兵司令部調查娼妓而連帶發覺，那麼拘禁一夜，明日審判，還得估量你的地位處境之裕否，罰款多少不等。以此非稔於此道者帶引，陌路蕭郎，覓花無從，即便登堂入幕，不明此地之爲險爲夷，也往往不免入彀受苦了。

這裏的男子，十九因深被鴉片之毒，很少精壯漂亮的。反之，女子却着受那山明水秀之精華，雖不個個出落得像西施王嬙，但穠纖合度，修短平勻，各得其妙。前突的乳房，豐滿得會發抖動，後突的臀部，靈活生姿，燕瘦環肥，各有所宜，倘使天生我爲男子漢，也要迷戀生愛，想入非非了。祇可惜伊們都伴着鴉片鬼消磨青春，要是如此曲線美人在上海的話，幸運之神，必也會顧到她們呢。聽說在雲南保山麗江思茅一帶，更有一種苗女，喚做白夷，眼兒含電，眉兒傳情，面如芙蓉，腰似擺柳，出落得個個美麗，個個俏艷。並習慣每日洗澡沐浴，不畏生人。含苞待吐期內，男女相悅，便發生肉體關係，父母不禁，嫁娶更不以非處女爲差惡。她們對於遠省開化人民，尤極表其歡迎媚迷之能事，冀求扳合，一經成家室，男的不愁吃著，自有她們憑著强壯的身體，耕種負販來供養，並且恩情似海，愛慕無窮，艷福儘夠消受，但死也不肯放男子回鄉返里。要不然，她們便會狠心把土藥將男子毒死呢。

雲南近年來市政頗多革新，但以社會經濟，瀕於破產，流浪歹人，多挺而走險，大則爲匪爲盜，其小也者便淪爲鏟神。鏟神即單身刧人財的夜遊神，同上海的背娘舅剝猪玀相似，但兇狠殘忍却過之，他們的兇器是鋒利無比的小刀子。程度差些的，手法不靈用的小刀便須長些，資格深的，所備刀祇三寸來長，頭尖背薄，趁你深夜獨行，冷可地自背後射出一刀，刺來正中胸窩，包你片刻間一命嗚呼，然後搜刧一飽，悠然而逸，但此種鏟神，一經捕獲，受刑却也較上海爲重，略經審訊，便提出當街搶決示衆，因有此種嚴刑，並且保安隊旦夕巡邏，加意防範，此風近已稍殺。

從上海到雲南，若要細細的講述，便是幾十萬言也難詳盡。本篇所記，祇就經過各處之旅行手續狀況及當地風俗人情，略略寫述，文劣功拙，實不足觀，或許有漏洞或錯誤，更祈讀者不吝賜教指正，俾後吾之旅行於此道者，得稍資借鏡吧！

參觀金壇茅麓農場記

包明叔

金壇縣西界茅山，與溧水句容接壤。在該縣境內有農林場曰茅麓，拓地一萬六千畝稻麥森林之外，宜桑宜茶，余久耳其名有志往游未逮。十月十六日邑人冷禦秋先生，應該公司經理紀君振綱之約，遂邀同陸小波，嚴惠宇，蔡雲孫，楊植之，忻禮祥，趙渭舫諸先生偕行。余以新聞記者資格，亦在被約之列。午後二時乘京滬車東行到丹陽，改乘丹金汽車，四時許抵金壇南郊。該縣縣長祁崙捷，為余等備民船一隻，拖以汽油小艇，余等邀其同行嚮導晚九時半抵石馬橋登岸步行二里許抵農場。經理紀振綱君竭誠招待款以盛筵寄宿場中。

次晨七時許游茅山沿途參觀農場。一行十餘人，均乘上山兩人肩輿，無頂蓋，無底板，四面通敞，一無遮蔽，實際上不過為一無扶手無靠背之竹椅耳。槓以兩木為之，椅之前拖兩草繩，繩端橫懸不規則之小枯樹枝，憑此為擱足之用但草繩稍使力卽斷。坐轎者背無可靠，足無可踏，直腰危坐，闊言之如昔時縣大老爺之迎春乘顯轎滑稽言之，則鍾馗嫁妹戲劇耳。



茅山頂宮

行行重行行，吾等共有三四十人，浩浩蕩蕩直向茅山頂宮前進，抵山門已入句容界。此山起自天目山脈，由南迤北亙百餘里，原名句曲，句容縣卽以此得名，頂宮位最高峯，一稱大茅峯。其北另有兩峯，二茅三茅兩宮在焉。大茅高雖不過四百公尺，（一千二百市尺）但為江蘇諸山最高峯，登臨四眺，衆山皆俯，小如土丘。

該山曾于民國十八年一度為匪所據，經李明揚部圍剿多日始退，當時金壇境之白馬崗半邊山皆為匪徒東西出沒之孔道。祁縣長到任後，於兩山山頂建築碉樓，白

馬崗守者三十人，半邊山守者二十人，槍彈俱全，匪不敢近，現在金壇縣境匪氛大殺，當歸功兩樓。山上望見白馬崗碉樓，白堊照眼，儼然城堡，阨立東西大道上，歷歷在目，極險要也。



頂宮大殿前之游侶

宮門面南，有石刻橫額曰：「敕賜九霄萬福宮，」拾級而上，入山門，經頭殿，又昇石階，而抵正殿，中供三尊道裝偶像，據茅山志：「有茅盈，茅固，茅衷兄弟三人，生于漢景帝時，後均得道，乘白鶴集于三峯，遂次第為三峯定名。」此不過為一時神話，不料延至現代，而茅山香火，遠致東南各省香客，年以三四十萬人計，平均每人用川資香燭食宿費為五元，共達二百萬元左右。導迷信，耗民財，孰甚于此，然另一方面賴此生活者，亦不止萬人。即以頂宮而論，值年管理者，有遠秀，毓祥，迎旭，白雲，儀鵠，怡雲等六院，其所得香資，一香客約二角，則一年所得可觀。

茅麓農場與碉樓



又有所謂印宮者在大茅峯之北。其招徠之具，則為神印。朝山者，

香袋上必須蓋一印，其價半元三角不等，印為玉質。某年句容縣長忽將玉印吊去，道士如失靈魂，展轉請託，費去多金，始完璧歸宮。但此種消息傳出後，香客來蓋印者，疑為贋鼎，經道士再三說明，確是眞印，始恢復信用。

余為游衆在大殿前石階上拍一照，後排中央立于老道士之前者，卽為招待主人紀振綱君。遊覽一週後，休息于客堂，道士享用午餐，大魚大肉，滿滿一桌，蓋道家固不禁葷食也。午後一時許，作歸計，道士送出山門，謙謝而別，由便道步行下山，斜坡崎嶇，草漸枯滑，穿皮鞋者，幾於一步一滑，抵山腰，始能乘轎，不里許，有一煤鑛井，曾用土法採掘，未能見效，俯視井中有水無煤，井旁堆積煤塊，與泥石相混。左近有一鐵舖，卽以煤力大小，答好者可用，該鐵店設在深山之中，卽採此煤用也。如政府與巨商大賈集資深採，而得利用煤層，則三茅山不特為香客消耗場所矣。蘇省府有鑽鑛器一具，價值巨萬，每易一政府，作一度交代，任其腐鏽，何不運去一探究竟乎。

遊山最感不快者，卽一座牛山濯濯，非無萌蘖之生，乃一由香期作踏太甚，二由土豪瓜分山地，包賣荒草，一年數度刈割，草根不留，冬季野火燒山，縱有樹苗，一焚無餘。道士靠三茅吃香客，焉敢與此輩靠山吃茅草者作對，而談什麼造風景林麼，眞是可嘆！

余輩此行目的在參觀茅麓農場，而忽作茅山游客，未免錯了；但農場既曰「麓茅，」則此場與茅山有密切關係無疑。始知茅麓地勢與氣候，尤不可以先登山頂以察其大概。歸途較速，忻君轎槓草繩，忽然斷去一邊，幾平翻轎，幸田中秋稻登場，稻草隨處可取，臨時捻了新繩，重行請他上轎。陸小波則早已換了四人抬矣，而仍落在他轎之後，可以說是迎了一尊大佛；但前遮後擁，又像綁的一位活財神。日光斜射，茅峯西障，山影蔽徙，或明或晦。紅葉舞秋風，蘆花飛晴空，好一派深秋光

茅麓農場採茶工人



景。四時許回至農場本擬當晚到金壇，因人皆感倦，仍寄宿場中余借此時間在場前場後視察一週晚間與經理紀君促膝而談至三時始就寢。

按茅麓農場創始於民國八年八月，前後用去資本三十萬〇五千元，共有地畝一萬六千畝，分為八區計：

一區　稻桑，

二區　桑林，

三區　稻茶，

四區　稻茶林，

五區　茶林，

六區　林，

七區　稻茶林，

八區　稻林。

已墾熟者林地五千畝，稻田一千畝，茶樹八百畝，桑樹五百畝，雜植二百畝，餘地待墾內部組織以經管處總其成，下設七科。

（一）農作科，

（二）林業科，

（三）蠶桑科，

（四）植茶科，

（五）園藝科，

（六）牧畜科，

（七）農產製造科。

經管處有會計事務書記三組會計簿記完全新式，而賬目清晰，不問何人皆可查賬，不問何時皆可交代，此為余參觀各機關所僅見。全場建築設備，有機米廠，搾油廠，蠶種製造場，（可養二十兩蟻）製茶廠，發電廠各一所。餘屋數十間，為辦事處及積穀倉，耕種機數副，（價值數萬可耕田可曳種可行之于鐵道。）

該場原場主謝繩祖君，曾出洋留學，感中國無大規模農場，遂毅然創此場，以改良農作品為目的。但民十五六後，因地方不靖，土匪環伺，而軍隊以保場為名，行護匪之實，民十八年，勢尤猖獗，經理紀君一方主持場務，一方週旋土匪，精疲力竭，卒以防範週密，匪不得逞。自此金壇西部，及茅山四週，匪跡鮮至，紀君未始無功。金壇祁縣長笑謂余等：「紀君是敝邑西南鎮守使也。」

紀君又謂十八年後，場務衰落，曾一度擬將全部產業出售，結果未能成事實，仍歸自辦。而流動資本缺乏，加之打倒大農及資本主義之呼聲，民十六十八之間，甚囂塵上，誰肯向此危險所在投資。余叩以今後有新計劃否，紀君謂有，請言其詳：

今後營業計劃，分主要次要兩項，主要為茶，次要為農產製造。（

機米製豆餅製蠶種等。）可以增加收入。至于森林果木，須期以二十年，一時不能收效也。

所謂主要之茶擬推廣五千至一萬畝，分五年植成，八年以後之收入預算每畝可得淨利一百至一百五十元，（出茶量每畝可得一擔乾茶。）此種計劃，如欲實現，須成本五十萬元，但無須立籌此數，可以利用本場機米榨油及小規模製蠶種所得盈利，陸續培植茶地。上項農產製造，所需資本不十萬元耳。記者問茅麓土壤氣候是否相宜，人事環境上是否有推廣至萬畝之可能，紀君答曰：「可，可！」

（一）氣候　茶樹所適宜之氣候，須多含溼氣；且須冬令不受西北風打擊，及夏季忌西北之亢陽。本場茶田東南迎太湖，濕度充足，西北背三茅句曲等山，減殺亢陽，屏蔽朔風，對於以上條件均備。

（二）土壤　本地為多鐵質壤土，又為傾斜波皺地勢，排水容易；且植茶之唯一肥料，為多有機物鉀性肥料，此間可以利用茶田附近荒山表土及野草焚成之塚肥，為旁地所不得者，而本場能得之，故茶質較浙江龍井有過之無不及。

（三）環境　附近山農，除稻作物外，絕少其他副業，採茶工作，易于僱傭，尤為他地所不及。且浙皖閩湘等產茶地，茶工均有惡習，為中國茶葉失敗於國外市場原因之一。積重難反，不能求其合乎科學之改良，本地工人，尚不知植茶為何事，向無以上惡習，所以能受完全科學之指導，有此確實把握，故有圖獲遠大利益之希望；現製茶全用手工，龍井茶片扁平，不知者已為榨壓而成，乃係用手在熱鍋中捺成，鍋熱度甚高，以手貼茶，不使力，則葉不待扁已成乾枯；過使力則手易為鍋所炙，此可意會不可言傳之手術，本場工人已優為之，將來改用機器製造，成績更可進步。直接對外出售，復興中國茶業利益，本場不但在中國可以自立，即在國際亦有相當地位。

記者復叩以近年金壇一般農民之實況。紀君不勝太息，謂：農民今已到無可奈何之天，以前值百元之田，今則僅三四十元，此其一；昔則有餘資可賣肥料，今無力施肥，稻作退化，此其二；工資負擔不起，田多力薄，產量減少，此其三；稻價既賤，所入不足償所失，自食不敷，面有菜色，一切工作，不論自役或役於人，皆減少效能，此其四。

農夫須養二人，每月共十元生活費，年須一百二十元，設一夫種十二畝田，每畝出三石半稻，每石三元，共售一百二十六元。但十二畝田須完十二元田賦，再加十二元肥料與種子，結果每年須用一百四十四元，差二十四元。若為佃農，則每年須繳十二石田租，再減去三十六元，共虧六十元。

再以金壇全邑農產收入及田價昇降今昔作一比較表如下：

金壇縣農民收入擔負最近兩年與往昔比較表

		昔		今		
稻	畝數	六〇萬		六〇萬		
	每畝產量	四·五石		三·五石		
	每石價	五元		三元		
	每年得價		一三五〇萬元		六三〇萬元	
麥	畝數	四〇萬畝		四〇萬畝		
	每畝產量	二斗		二斗		
	每斗價	一元		六角		
	每年得價		八〇萬元		四八萬元	
繭	產量	三萬石		二萬石		
	每石價	七五元		三五元		
	每年得價		二二五萬元		七〇萬元	
共計			一六五五萬元		七四八萬元	
每年相差						九〇七萬元
兩年損失						一八一四萬元
地	平均	六〇元		四二元		
	全縣地價		三六〇〇萬元		二五二〇萬元	

田賦	每年額數	三〇萬元		八〇萬元		
	每年相差				五〇萬元	
	兩年合計					一〇〇萬元
價	比差損失					一〇八萬元
兩年總計						一二九四萬元

此外還有鴉片，槍上丸，（即紅丸）紙煙等之吮吸人民脂膏，其輸出每年不在田賦之下，金壇全縣人口，約二十五萬，能生產者不及三分之一，以少數供多數每年巨大之消耗，眞是危險。

記者直與紀君談到三時始就寢，天未明嚴君惠宇因須當日（十八）趕到南京參觀全運會的足球戰。彼固海上球迷也。余亦以全會之萬米第一爭執未決，仍有再去之必要，故顧不得遲睡，祇好隨大衆黑夜起身。洗漱進餐畢，主人分贈龍井茶葉一瓶，乘山橋到輪船碼頭，天色方明，紀君欲隨送到金壇，堅辭始道別而去。五時開船，曉寒逼人，不敢再睡。兀坐無聊，大家由金壇近日土匪斂跡，談到民國初年，冷四先生在徐州剿匪之往史。冷先生並談及收服褚玉璞之經過，褚初到冷之部下，求一下級官而不得，後乃與張宗昌結合，南京之役，赫耀一時，可於今已烟消火滅，冷先生談來，大家不禁感慨係之。七時抵金壇，與祁縣長道謝握別，特僱汽車專送丹陽，該

一八一〇八四

路起鎮江，迄溧陽，爲老友姜可生君主辦，道路甚平，營業不惡，今祇丹金間，一段通車耳。八時抵京滬鐵路丹陽站，乘京錫上行車返鎮。

上海市銀行業同業公會會員銀行

中國實業銀行

銀行部　國內行事宜
儲蓄部　辦理定期活期分期及各種儲蓄基本穩固會計獨立利息優厚
信託部　代理房地產買賣打樣建築經租事宜又代買賣有價證券并其他信託業務
保管部　保管各項貴重物品證券等設有最新式堅固保管箱租費極廉章程函索即寄
貨棧部　自建堅固高大貨棧在蘇州路專爲客商堆存貨物裝卸便利棧費公道
鈔票發行部　特許專部辦理發行準備十足兌換便利
總管理處　博物院路三號　電話一九五五八
上海分行　北京路三十八號　電話一八七二五一九
上海各區辦事處　南京路　北四川路　靜安寺路　法大馬路　小東門
外埠分支行　天津　北平　青島　哈爾濱　南昌　九江　長沙　威海衛　大連　漢口　遼寧　秦皇島　唐山　南京　鎮江　蕪湖　安慶　南通　蘇州　無錫　常熟　杭州　寧波等其他內地均有代理機關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　國華銀行儲蓄部之

複利定期存款！一勞永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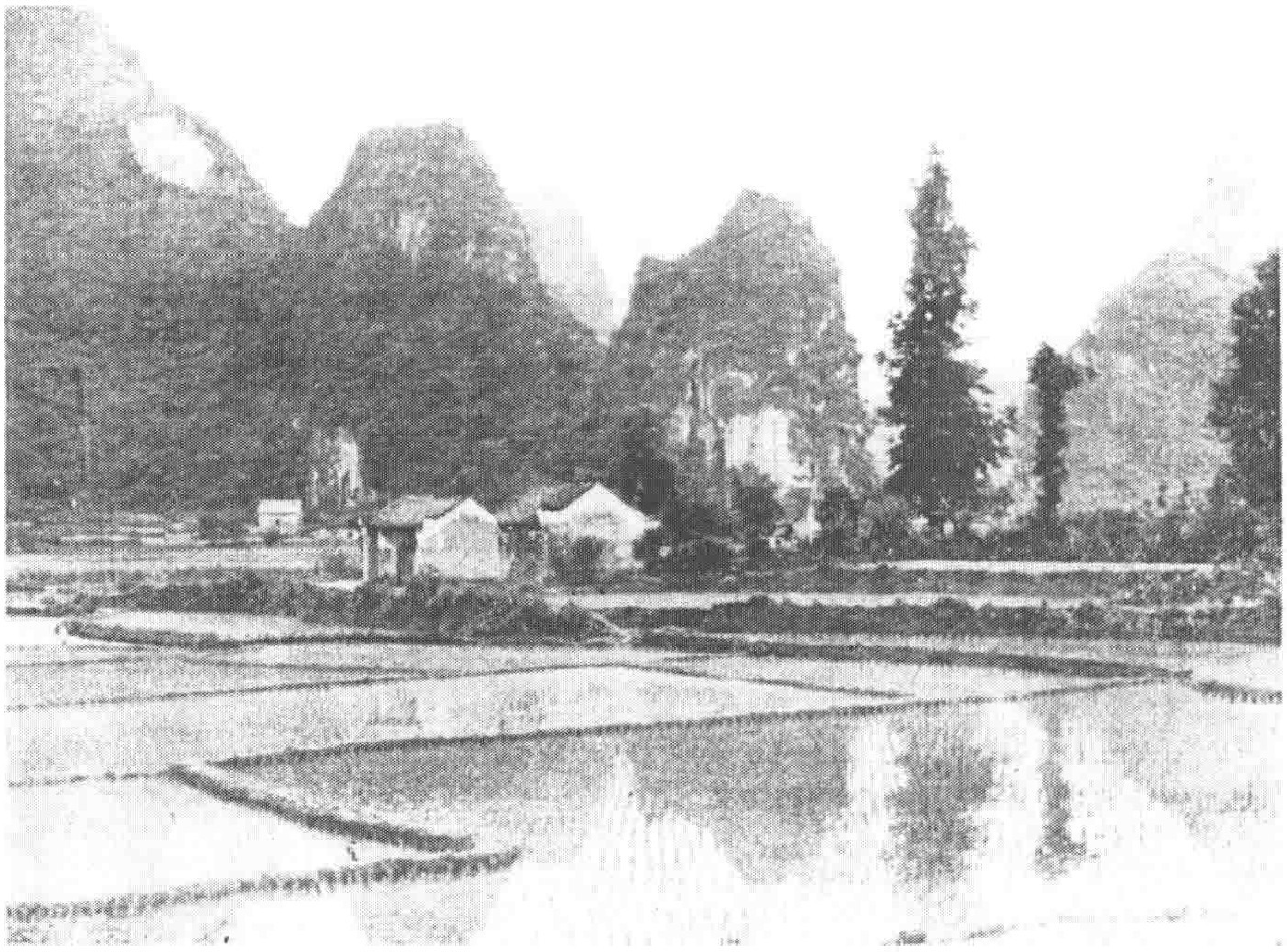
此項儲蓄滿銀元五十元即可開戶　一次存入整數期滿本息齊付手續爲簡便其性質與普通定期存款同惟半年一結利息併入存本利上生利爲其特點故存期愈長利息愈厚以備創業置產養老及子女婚嫁等費均甚適用備有詳章承索即奉

總　行　上海北京路河南路轉角　電話九二三二〇
（轉接各部及本埠各分行）
辦事處　南京下關及城北　蘇州養育巷　香港永樂東街　廈門海後路
分　行——本　埠　新聞路中　虹口北四川路　南市小東門口
外　埠　南京昇平街　廣東十三行街　蘇州觀前大街

廣西陽朔

參閱新年徵文特輯（廿三）俞心敬君之文字

劉體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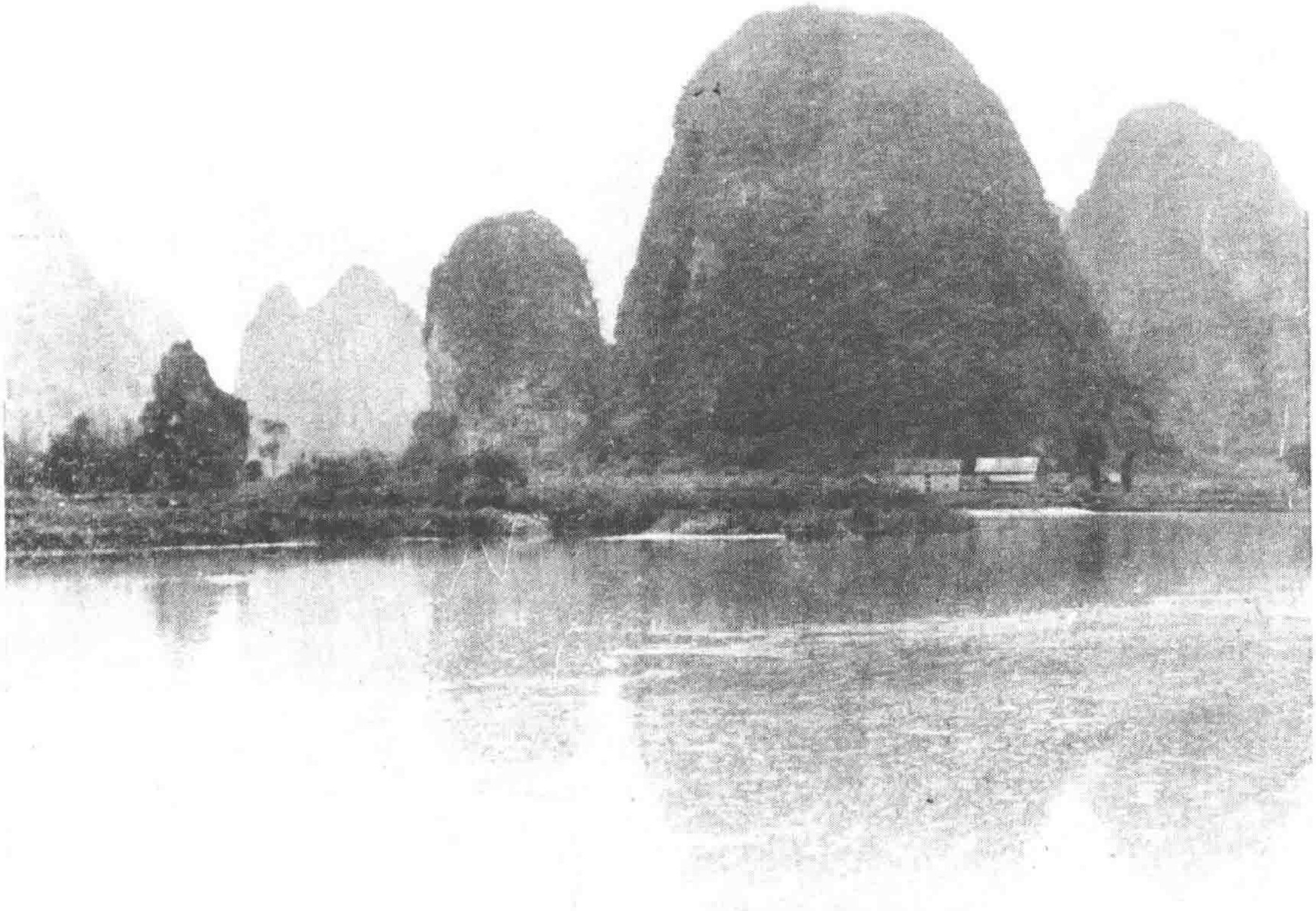


陽朔村景　碧蓮峯裏住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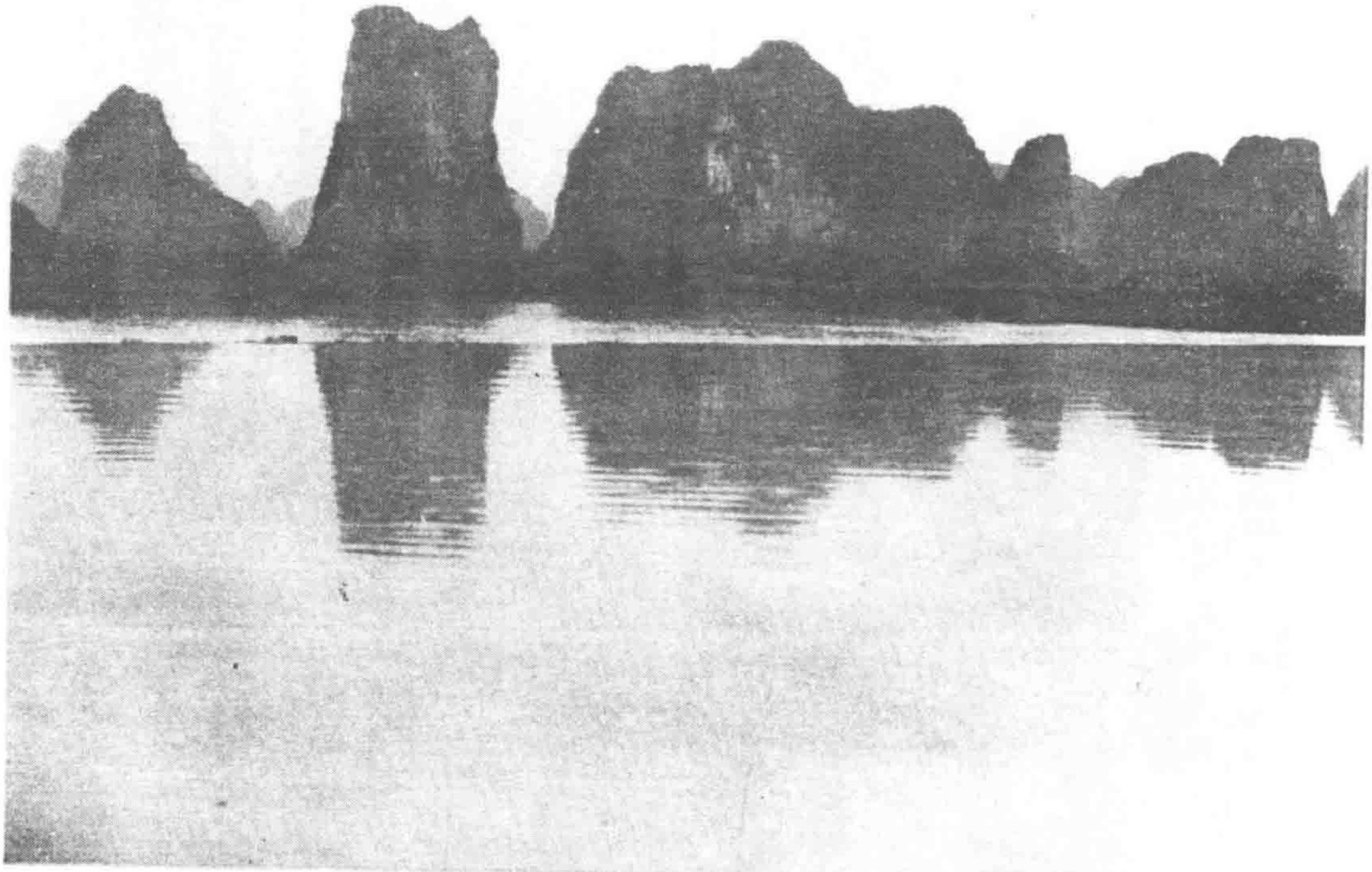


陽朔山水

畫手不如元化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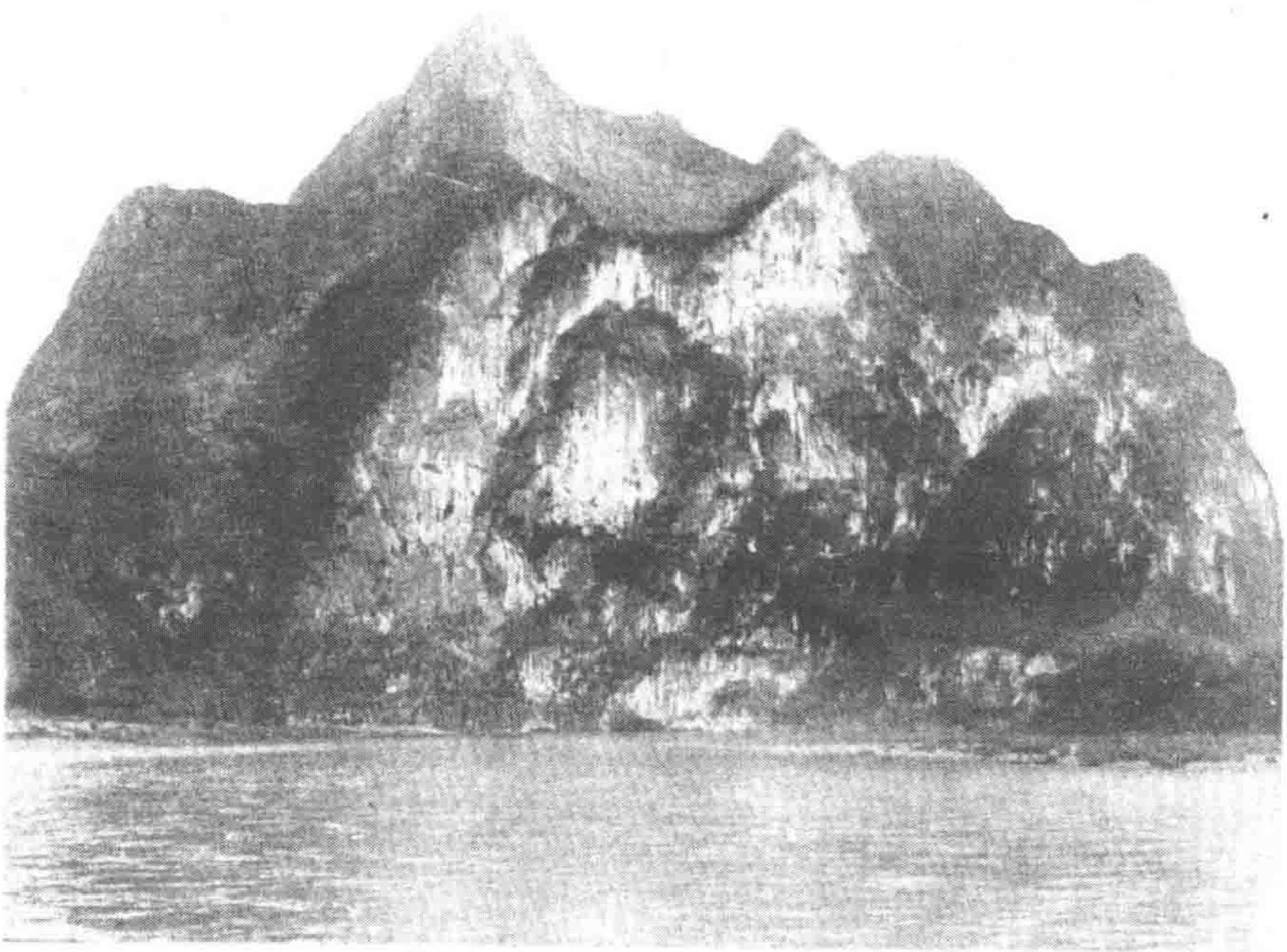
蓮峯萬朵



碧水蒼山

陽朔北路之畫山
絕壁上有天然馬駿圖





陽朔北路與平圩奇山

波斯古都出土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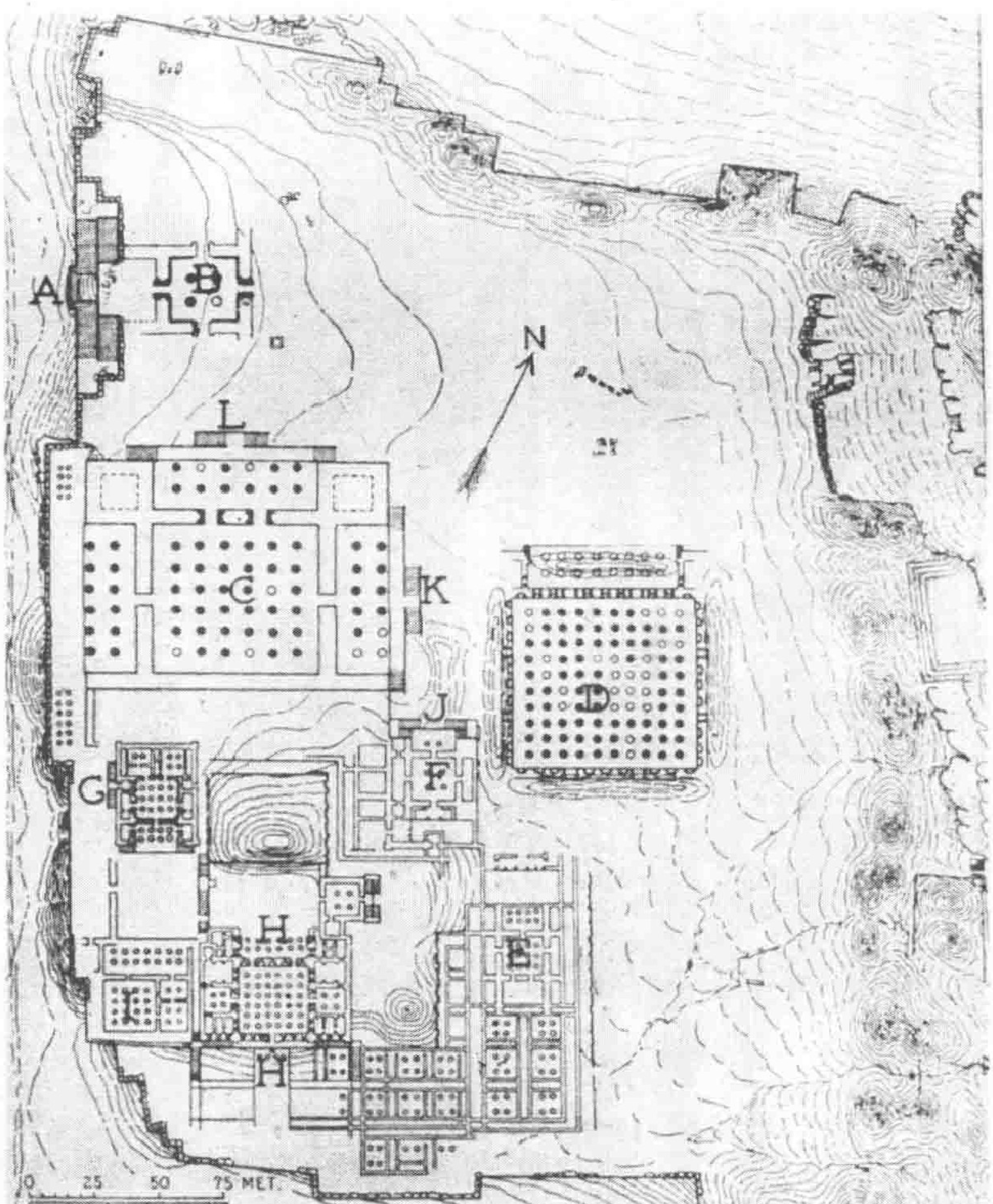
Charles Breasted 原著

秦理齋譯

較近以來，史學之研究益精，僅藉書本傳記，不足以饜學者之望；於是發掘古物之學盛行於時，數千年來長埋瓦礫中之祕，經科學方法之探索，遂得一一大白於天下。埃及 Egypt 敘利亞 Syria 巴比倫 Babylonia 等，既已先後經考古家之箕鏟，將遠古民族戲劇式之生活狀態，一一呈獻於吾人之前，恍若耳聞而目覩。學者考古範圍，今乃擴及於波斯。

考古波斯帝國 Persia 崛興於中國周景王之際，征服歐斐，成為西方一大帝國。其古都居壘夫達什河流域，Mervdasht Valley 尚係二千五百年前大流士帝 Darius 所築，依山帶河，雄偉壯麗，嘗集三洲之精華，朝西土之諸侯，蔚為西亞上都。但自紀元前三三一年為馬其頓王亞力山大 Alexander 焚掠以後，忽焉湮滅，斷垣殘壁，淪為荒邱，即其名稱亦已無可稽考，後人稱之為波斯泊里斯 Persepolis 意謂波斯之城。二百餘年之雄風偉蹟，煙消霧滅，固不僅可資後人之憑弔，亦大可供史家之搜討者也。

波斯泊里斯宮城圖 A.宮門大石陛 B.薛西斯所建宮門 C.薛西斯設朝正殿 D.百柱大殿 E.大流士與薛西斯之後宮 F.內宮宮門 G.大流士冬宮 H.薛西斯冬宮 I.阿泰薛西斯所居宮 J.內宮石陛 K、L.正殿石陛



大流士爲古波斯文武兼備之雄主，承西魯士 Cyrus，岡比西斯 Cambyses 兩帝創業拓疆之後，修明內政，與學校，宏敎化，鑄金幣，惠工商；史稱其所創制度，不紹僅埃及巴比倫之遺緒，規模闊大，爲前此所未有，且爲世界史上中央集權君主專制之第一聲；而此古都，則爲大流士與薛西斯兩帝 Xerxes 所經營締造，値古波斯帝國勢力鼎盛之際，其聲敎文物之隆，可以想見。不幸歷年未久，燬於一炬，致巍巍宮闕，兀兀陵寢，與夫偉大之彫刻，朝廷之典冊，掩埋瓦礫之中者二千餘年，始得由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加以發掘，而獲世人之注意。

土版二萬方之出世

東方學院發掘隊隊長赫士斐德博士 Dr. Ernst E. Herzfeld 之在此發掘也，不僅發見古代藝術界驚人作品，且檢得古波斯帝國儲藏典籍之府，獲土版二萬餘方，皆鐫以鍥形文字，此實可謂吾人在此獅子太陽旗之千年古國第一次重要之發見，將來紬譯之後，對於古波斯民族之生活狀態，能發見何種有趣味之事實，此時尙難臆斷。蓋吾人在此土版中，當可獲覩波斯所紀之大流士薛西斯兩帝與希臘戰爭情形，又可發見波斯侵入埃及之新史實，及古代其他大事繪形繪聲之紀載，其對於今日僅存零片斷簡之遠古史，足以修殘補闕，厥功之偉，洵非他種古物所可並比者也。

至於波斯泊里斯之廢墟，自十七世紀以來，卽爲外國旅行家與探險家所發見，今其斷垣之上，猶鐫有『一八七〇年紐約導報亨利史丹萊到此』之題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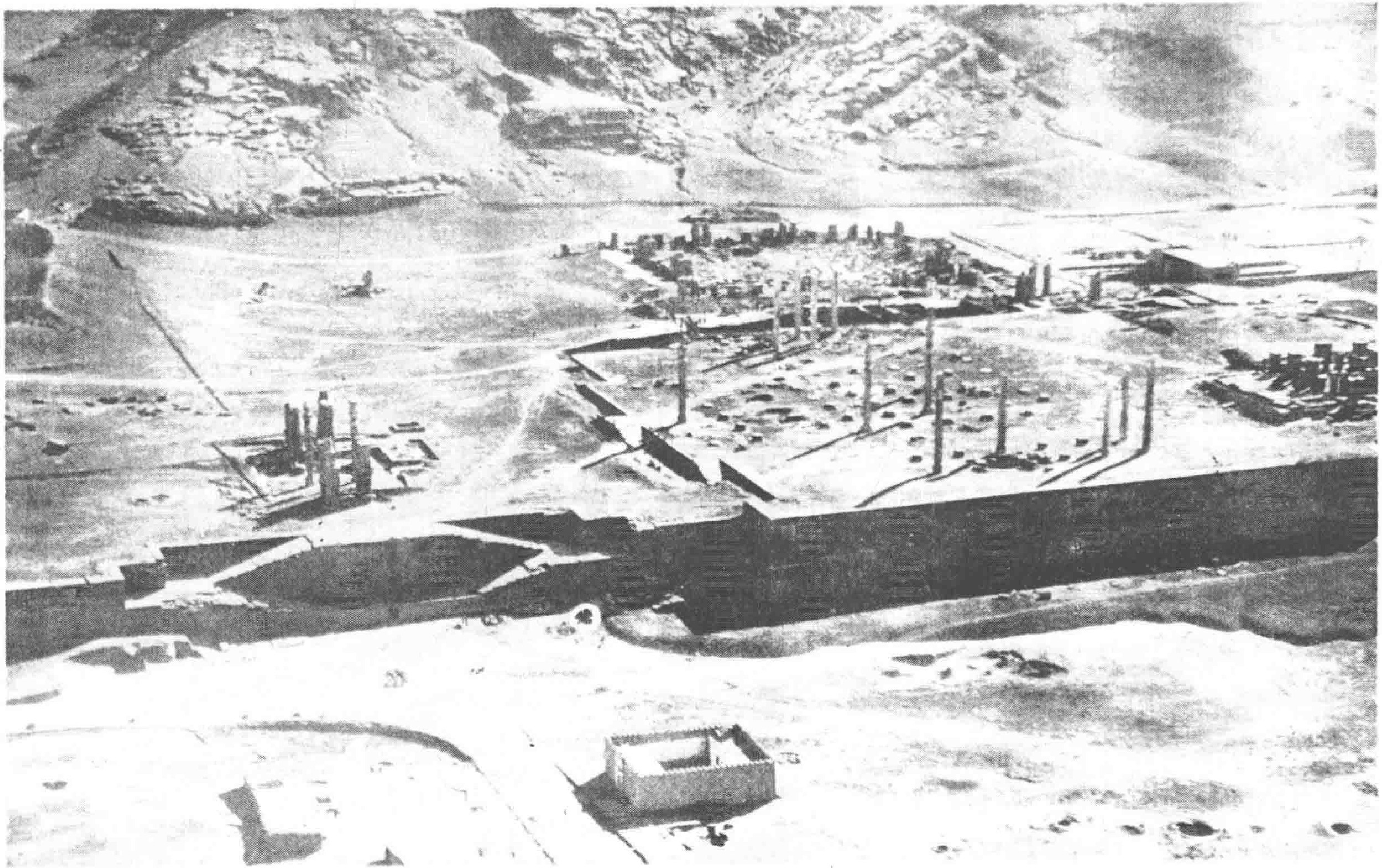
呵護宮門之怪獸

諒昔之游歷家與探險家，初見此間半人半獸之巨像，昂其怪首，高踞於土阜之上，必有驚心動魄，悚異不甯之感，卽在今日，迷信之伯克特游牧人，過此廢墟，覩龐大之石獸與神像，猶將慄慄聳懼，弗敢仰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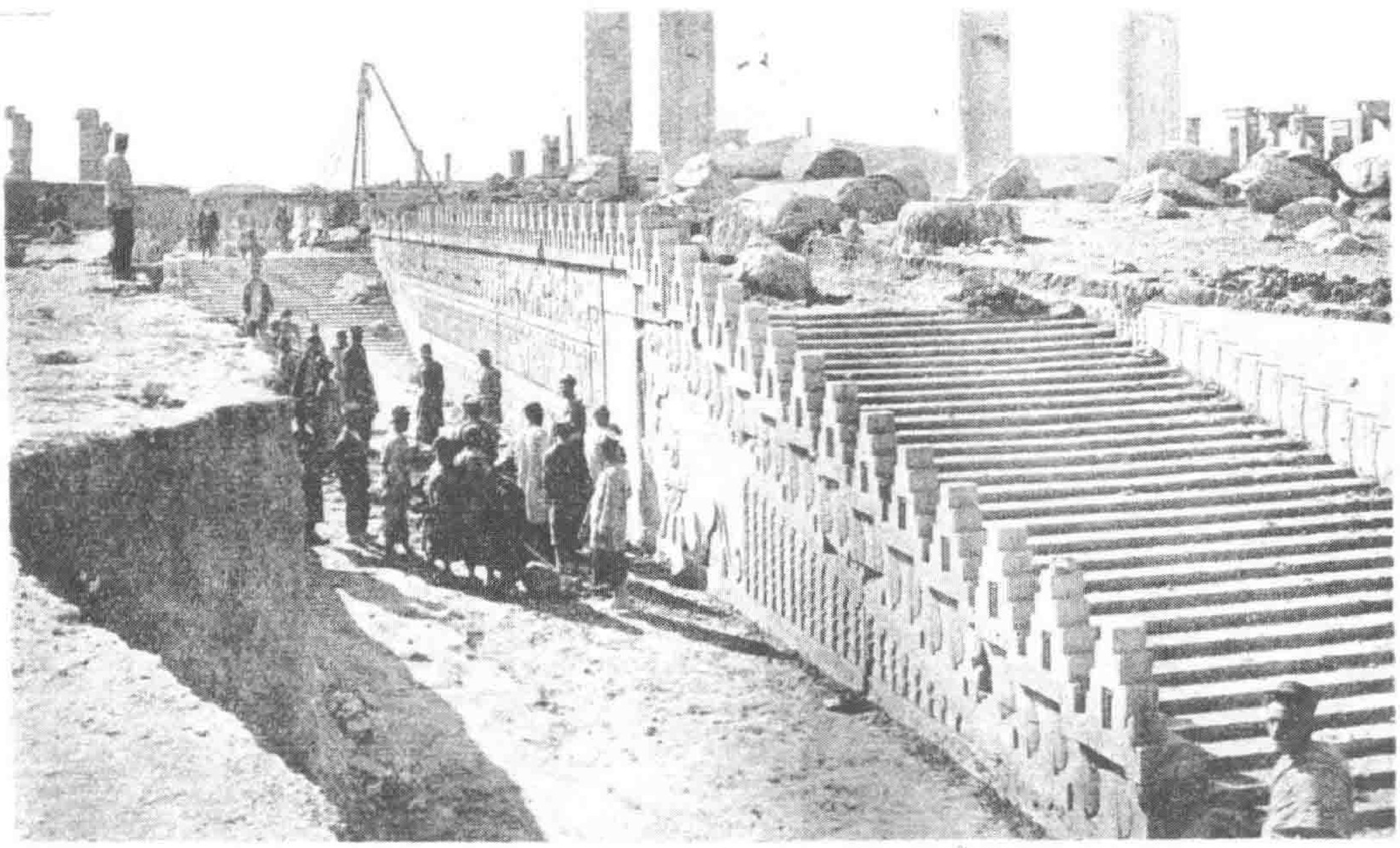
昔有探險家佛賴愛 Fryer 過此，曾云：『吾輩至宮門，卽遇兩可怖巨物，軀幹龐偉，甲胄儼然，若欲對於闖彼宮禁者，先予一恐嚇者然。其面貌頗肖最凶猛之獅，設不張巨翼而成爲半獅半鷹之怪物，且將目之爲巨獅，至其身軀之雄偉，卽臀部一段，猶逾今日最巨之象也。』

又有旅行家赫伯特 Herbert 者，亦在其游記中，描寫一巨獸之像云：『卽就此日挺然矗立之殘身斷肢觀之，猶將認爲發見一最可怖之半人半獸怪像焉。』

此兩古旅行家所見驚心怵目之怪像，卽爲矗立於薛西斯帝宮門兩側之有翼巨獸。像高十有七呎，其雄駿偉岸之姿，似可表見古



天空下瞰之宮殿遺址．〔台地高五十呎前設石陛勒銘於陛壁云大流士帝詔曰『波斯之土錫自明神美哉山河民淳馬駿神之言王之命敵人雖猛毋足畏驚』〕



正殿石柱及殿前石陛【石陛欄杆及第一列刻石多在地震時震墜發掘時加以修葺】

波斯帝王驕矜挑戰之態度。

燬於婦人之一言

昔希臘傳記家普魯泰克 Plutarch 述亞力山大事蹟，曾謂波斯泊里斯早已付之一炬，今赫士斐德果在王宮斷垣殘壁之間，掘見灰燼焦骸，層層相積，足爲普氏紀述之一證。

據普氏傳述，當亞力山大進軍波斯也，曾在西境大屠須薩 Susa 殲滅其居民，盡收其珍寶金錢，嗣至波斯泊里斯，所獲金錢，亦如須薩之夥，曾用騾一萬對，駝五千匹之衆，載其所獲財賄重器而歸。波斯古都之繁華富庶，及其後焚刼之慘，此於可以想見矣。

亞力山大之縱火於波斯古都，相傳在會集將校部曲大張慶功盛宴之後。當時所掠婦女，多命侍宴侑酒，有最慧麗之雅典名姝賽絲 Thais 者，後爲埃及王拉古士 Ptolemy Lagus 之妃，曾於亞力山大通宵長飲盡歡極娛之際，半爲貢諛半出戲語，進言曩者薛西斯曾燒夷雅典人廬舍，今大王曷勿焚其宮室，於是三百年來累代增修之帝都，遂燬於婦人之一言。雖普魯泰克曾謂他家紀載，亦有稱馬其頓王焚掠波斯古都，係屬預定計劃者，顧詩歌相傳，實出於賽絲之一語。顯似亞力山大既心韙其言，而當時部曲，亦思敵人都城夷爲平地後，或能與其君思歸之心，早日奏凱返國，故一致附和，無有諫阻者焉。

當時繁宮麗闕，館閣府庫，既悉付一炬，幸石上富麗之彫刻，與正殿高

一八一〇九四



石陛圖　又一景

大之石柱石陛，均非烈燄所能消融，得以保留至今，供吾人之瞻仰。至若畫棟雕樑，以及窗槅器皿，以波斯人之彫刻技藝料必甚有可觀，惜皆木製，概已化為灰燼。

據赫士斐德此日所考知，波斯泊里斯之建築物，類多用日光曝乾之土磚疊砌，歷年久遠，風吹雨淋，復化為泥，掩覆此等焚餘石刻而保護之；因此雖歷二千餘年而線紋圖形，猶如新鐫，絕少漫蝕剝落者，亦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大幸。

至石刻之暴露地面者，則皆漫糊不可辨。蓋不僅風雨之所侵蝕已也；自亞力山大焚刼千餘年後，報達之王 Caliph of Bagdad 國勢方盛，欲令報達為世界彫刻物之中心，曾派騎使搜遍波斯灣附近，以故凡可搬移者，早經捆載而去。

更因哥蘭經中言，一切彫刻偶像，皆觸犯阿蘭，以故報達勇士策騎過波斯泊里斯時，在斷垣殘壁見所鐫人像，輒以崇奉回教之熱忱毀之務盡。

加以波斯泊里斯被焚之後，二千年來，屢經兵匪之蹂躪，即附近山崖間鑿成之帝王陵寢，亦皆被人發掘無遺，殉葬珍器，無一存焉。

不毛之荒邱

距波斯泊里斯最近之海口為布夏爾 Bushire 在波斯灣中，其地與波斯泊里斯西南之希拉仔小鎮 Shiraz 雖僅相距一百九十九哩，而

山道險峻，曲折難行，即不畏艱阻之旅行家，經行其地，亦將視爲險途。蓋羊腸小徑，盤旋過峻峭無匹之山嶺三重，非最堅固之汽車，不能踰此山險，而入墨夫達什河流域之廣平高原，達希拉仔小鎮。此高原在昔固爲沃饒之地，今則以終年雨澤甚鮮，荒瘠不毛，人烟稀少。希拉仔在波斯泊里斯西南三十八哩，爲相距最近之小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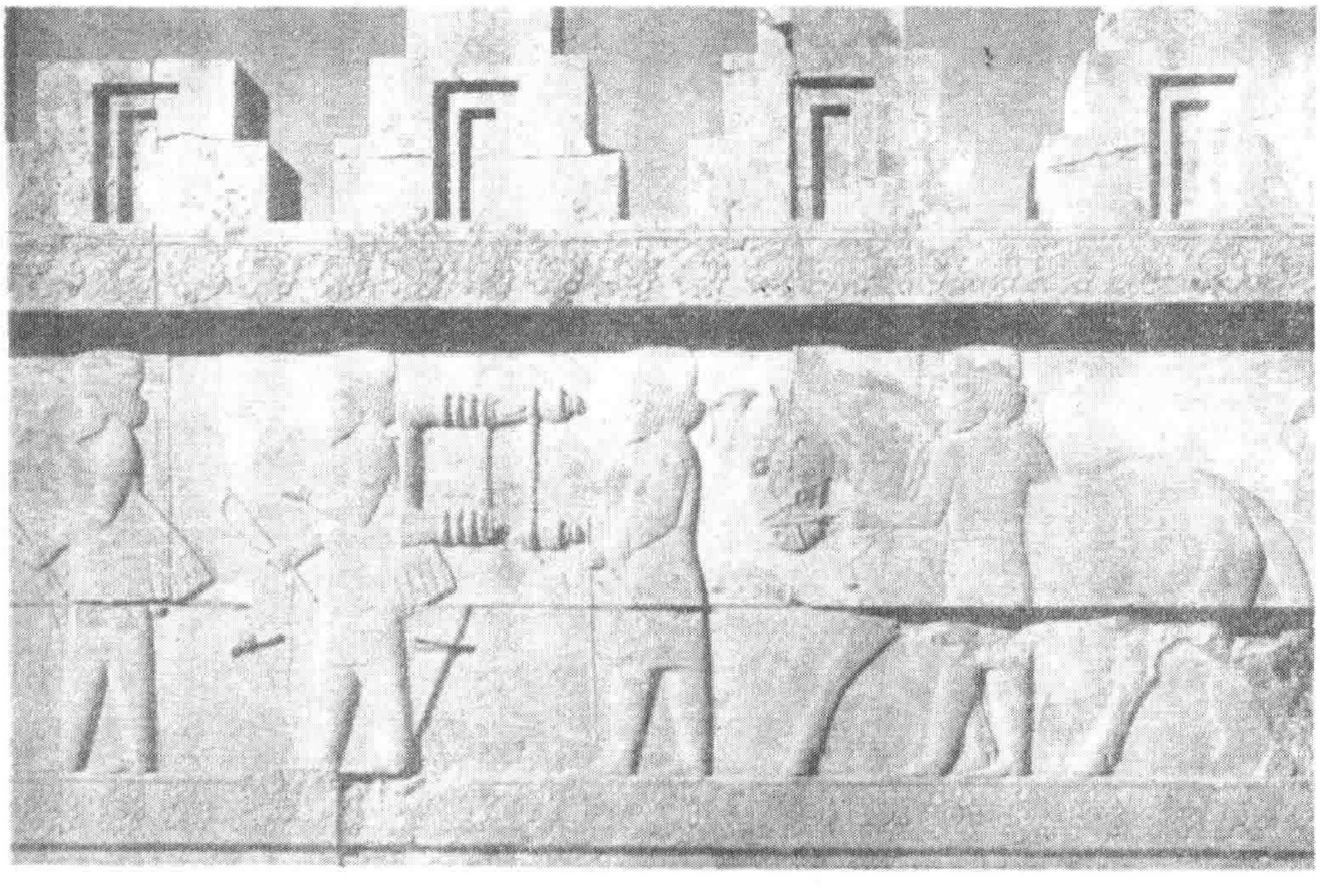
波斯泊里斯西北有喀倫流域 Karun Valley 之著名煤油礦，曾以英波煤油公司與他公司之爭，有名於近東外交史，其地距此古都，鳥道不過數哩，騾行則山徑曲折，爲程頗遠。美國塔克薩斯州與烏克蘭荷瑪州之鑿井專家，應聘來此者，不下數十人焉。

因此波斯泊里斯之四周，雖人類正常生活，若按韻律而推進，而此廢墟，則於最近以前，在近代波斯之生活上，未嘗占一位置。縱遠在一六二一年，已有羅馬貴族范爾，Pietro della Valle 識其爲波斯之古都，直至一九三〇年德黑蘭政府允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加以發掘，始復見知於世人，在此以前，固視爲一坏荒土，無人加以詳細之考察者也。

大流士之後宮

東方學院發掘隊長赫士斐德博士，居波斯已三十餘年，境內各地，無不有其足跡，各處方言，亦無不通曉。在若干年前，即已詳細相度波斯泊里斯情狀，知大流士與薛西斯兩帝之後宮，爲殘留較完整之古建築物，故爲東方學院從事發掘時，即首就此宮院遺址，修葺構築，作爲發掘隊

石階所影圖形之一 〔右爲御馬左第二人所負若千里鏡者爲皇帝在行鑾之坐具〕





石陛所彫圖形之二 〔上彫蘇細亞人進貢弓矢長劍及獅子與雛獅下彫亞米尼人進貢金瓶駿馬〕

一八一〇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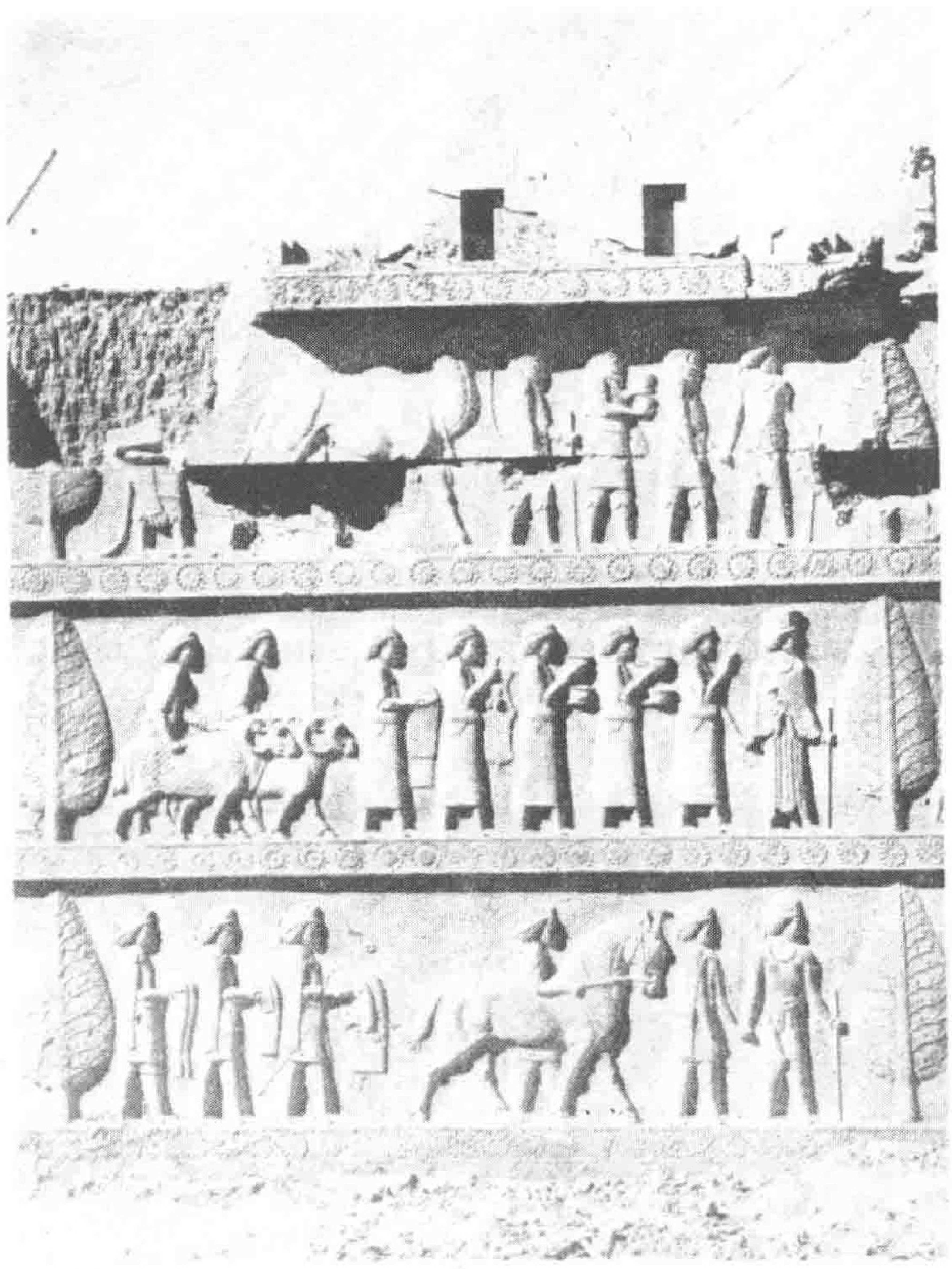


石陛所彫圖形之三 〔敘利亞人進貢名駒手鐲及金皿〕

之大本營。惟此修葺工程，亦至艱巨，因若干必需更換之巨石，有重至二十噸者，至於修築已傾之牆壁，雖僅用日光曝乾之土磚，而工事亦殊繁重。

當此修理工程正在進行之際，各隊員則張幕於台地，其台廣一千呎，長一千六百呎，係人工所堆成，作為宮殿之基址。此種台地與宮殿旁院，均自附近山中採巨石構成。

發掘工作甫經開始，泥土之中，即往往有零星古物及當初建築材料陸續發見，引起考古學上無限興趣。迨廣大台地中之泥土，逐漸清除，赫士斐德乃得相度宮殿位置，繪成圖樣，表示各宮建築上之聯絡狀況。



石陛所影圖形之四〔上•係赫拉人進貢駱駝獅皮有波斯廷臣前導•中•係細利西亞人進貢金皿及雙羊米提亞人前導•下•係喀巴多細亞人進貢名馬袍服波斯廷臣前導〕

台地之旁，有高大石陛，下達空曠平地。陛之上，即為薛西斯帝所建宮門，寘怪獸以震慴四方者也。薛西斯帝與其父大流士帝之冬宮遺址，俱經先後辨明。此外復有後嗣阿泰薛西斯帝 Artaxexes 所築宮殿，以上諸宮，並皆與探險隊修葺之後宮，相距不遠，彙成一宮城，建宮門於其前，凡赴各宮者，均須由此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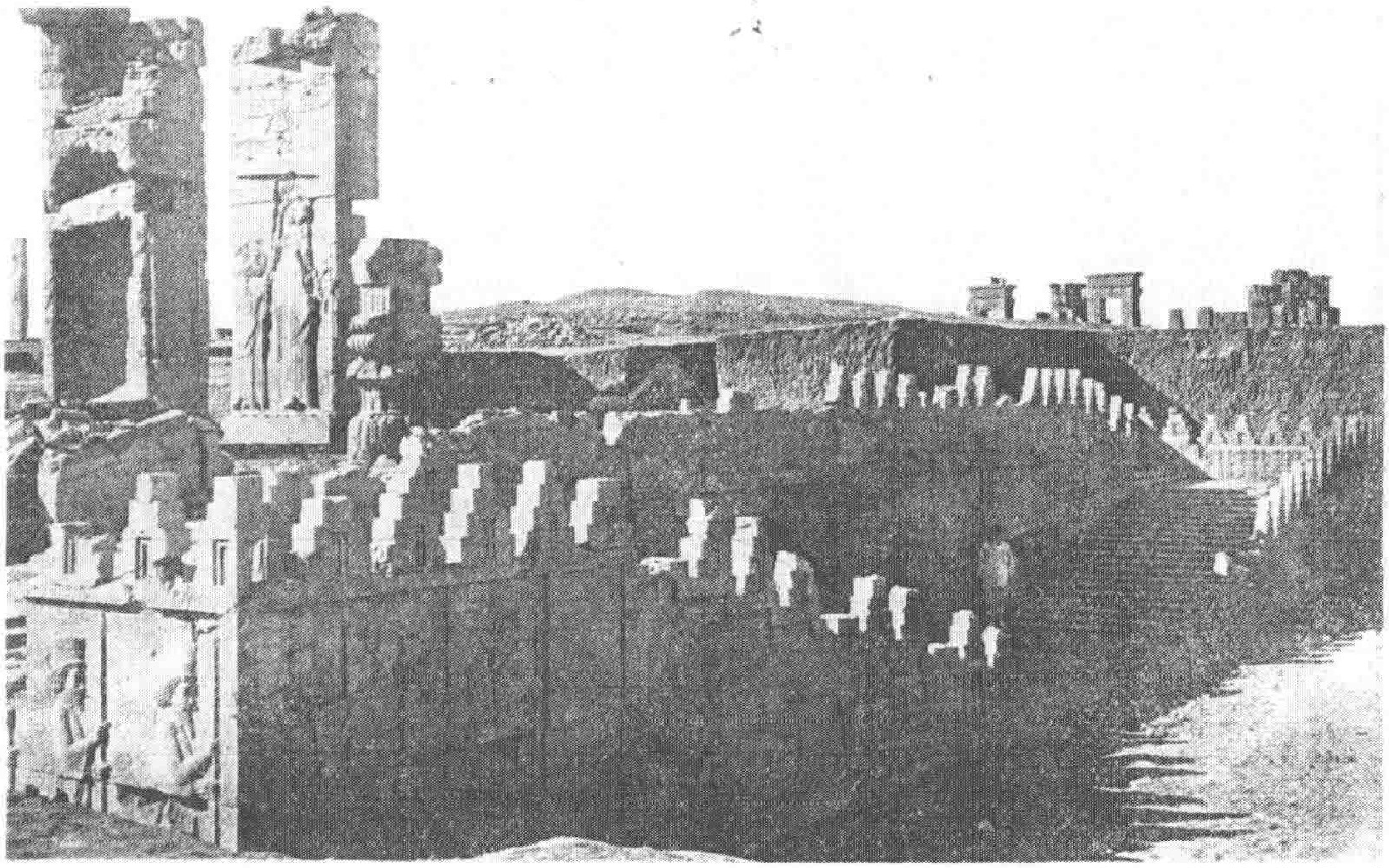
宮門之內，有兩大建築物，俱為波斯皇帝大會朝臣之正殿。其中一殿，有高大石柱一百根，皆彫刻精美，且起深槽，當日之閎大雄峻，可以想見。惟殿頂棟樑，概係木構，與其他宮院相同，逆料當日縱火焚燒之際，必將經旬不熄也。

某次赫士斐德曾誤測瓦礫深度，致有土磚所造之巨牆，為之傾



發掘隊所居之後宮

〔此宮築於二千五百年前中分七院最前一院波斯帝所居其後六院分居妃嬪宮人現經發掘隊加以修葺將來擬闢爲古宮博物院〕



內宮門前之雙陛

頽，而此覆牆所積之土，竟有深至二十六呎者。

石陛之發見

清除瓦礫土石工作，歷時幾一年有半，其間多有重要發見，而尤以石陛之出土，最有價値。某日工事進行之際，赫士斐德偶思及瓦礫之下，必有階陛供登殿時之陟降，既而果在薛西斯帝朝會羣臣之大殿前，及宮城之闕門外，先後掘見巨大雙陛。

此種發見比發掘隊前此所獲，更遠為重要。因在數日內，曾掘出無量數牆壁飾物與彫刻，其數量之多，較當時全世界所有波斯古美術品，尤超過一倍以上。

石陛成長方形，雙階對峙，左右相向，俾闔殿廷臣，可以排成兩列，分階而登。迨抵石陛之半，設為台階，台階之上，復有雙階，由是歷級而升，以達中央台階。

大殿則在台地之上，另築基址若一小台然。其基址四周，與石陛前壁及欄杆，悉鐫有古代最高超之凹凸彫刻，圖象當時朝會之狀，內有護衛皇宮之軍隊，並有波斯稱為『不死』之禁衞軍，軍隊之前，鐫為無數波斯與米提亞官員，皆作前行與軍隊相會狀，官吏之中，則有波斯帝國二十八屬邦使臣，捧呈進貢方物，如器皿·衣箱·黃金·象牙·禽獸·牲畜·獅子之屬。此種大朝會，古波斯皇帝，常於元旦行之，稽波斯古曆，其元旦即今陽曆三月二十七日也。



呵護宮門之怪獸

此項圖形平均高六呎以上，全長約近一千呎，倘疊成一牆，面積將近七千方呎。彫鏤之精細，卽微小如車轄（插入車軸頭之鍵）亦彫作美女形，其面龐與今日郵票上肖像大小相埒，而工緻則類於玉佛。

今浮彫之外層，雖往往爲墮牆所損傷，就全體言之，猶完好如新崭。現代彫刻名家，苟能有如此精美作品，仍可以之自豪也。

在此偉大彫刻作品間，復鐫有若干文字，類皆歌功誦德之銘記，大多數與今日已知之誌銘相重複。

歌謠之證實

近世考古家所發見者，輒可證實太古相傳之歷史歌謠，如圍攻特洛哀 Troy 之類，往往有若干眞事實在於其間，此乃大可注意之一端。火焚波斯泊里斯之歌謠，亦經此次發掘而完全證實。設波斯泊里斯不燬於一炬，而逐漸隳圮，又無高垣巨墉之傾頹，以掩覆其基址，則此等驚人彫刻，必不能如是保存完善二千餘年，留待吾人此日之摩挱與稽攷。

世人常詢吾輩發掘之時，曷不用蒸汽鏟及他種機械，以利工事之進行。其理甚簡，因在古都市廢墟，如波斯泊里斯者，掘出之泥土，每撮必須經澈底之檢查，否則無價古物，如金銀青銅珠玉陶器之殘角斷片，及其他種種有考古價值之零星小件，將逸過吾人之目，而重埋於泥沙瓦礫之中。

所以實際發掘工作，胥由隊長或隊員親自臨場監督，所出泥土，則臨時敷設狹軌鐵路，以利運輸，由工人將業經詳細篩檢之泥土，肩荷背負，送入運泥車，駛往堆積地。其地必須先經審愼選定，俾不致再有重要古物，爲此等廢土所掩埋云。

以最新方式在一九三三年重建之
杭州西湖 清泰第二旅館
新市場仁和路東
電報掛號 三二三七
電話 二六五一 三六五五二
Ching Tai Hotel II
West Lake,
HONGCHOW

治癆聖藥
肺形草
主治 多年肺癆 新久咳嗆 吐血咯血 潮熱盜汗
每盒兩元 每打廿元
詳細說明書函索即奉
上海石路 新昔慶里 天濟醫室發行
謹防假冒

同舟

周瘦鵑譯

德國歐士克福 G. Hirschfeld 原著

那湖畔的斐吉飯店的咖啡室中已坐滿了一羣疲乏而卻愉快的旅客。一重重的煙霧和一陣陣的啤酒香與食品的香味充滿了一室。一會兒門又開了，闖進一個遲到的客人來是一位年青的女子，伊遲疑地立着對那些愉快的旅客們瞧。但看伊那軟氈帽下一張困倦而又康健的臉和一雙滿沾著塵沙的釘鞋，就顯見伊是剛纔到此咧。伊靠住在一根手杖上，等那忙碌的店主人悤悤地向伊走來。

『是啊，在這當兒我們總是坐得滿滿的，簡直是沒有地位可容任何人擠進來呢。』

斐吉搜尋似的向四下裏瞧，想給這位年青的女客找一個座位。那女客冷冷地說道：『不打緊。我可以弄些兒東西在我的房間裏喫。好在我一會兒就要睡了。』

『等一等！等一等！像這樣一個小小的人兒，像這樣一個怪可愛的小小人兒當然是擠得進去的！此刻可給我找到了！』他驀地嚷了起來。那女孩子還沒有說出一句話來，早給他抓住了手帶領到餐堂的一角。到了那離開一張小桌子不遠的所在，店主人就站住了。他將手罩住了他的嘴，低低地說（四下裏的人卻都聽得他說的，）『可能將就一下子麼？那位紳士？一位很好的紳士在一個避暑的地方？』

費蘭是乏了——而伊也最喜歡和人談天的。『那紳士可也不在意麼？但是我可不能坐在地板上呢。』

『要一張椅子！』斐吉很激動的嚷着。一霎時椅子已來了，他就和那紳士去商量。他很驚異的從新聞紙上抬起眼來瞧。當下他點了點頭，謙和地站起身來。費蘭並不是出於故意，卻現出了一副最不高興的神情，很簡捷的謝了一聲，就坐將下來。那男子對伊瞧了一眼，也回了座。接著他就心神不屬的瞧著那新聞紙。費蘭喚女侍者來點了菜。到得伊在椅背上靠後去時，伊的眼睛斗的被那男子身旁的一件東西吸引住了。伊子細一瞧，見是一副拐杖。這一定是屬於那位同桌子的客人的。伊原是醫士，這可就引起伊的注意來了。伊很溫和的瞧著那殘廢的戰士，那是不會錯的，因爲他還只三十多歲，正在年富力强的時候，誰也不會相信他需用一副拐杖的。費蘭偶一動彈，恰恰碰倒了這拐杖，拍的掉落在地。

『呀！請恕我！』伊說，急急地俯下身去。

他卻搶在伊前面，先就拾了起來。『咦，請隨便！』他紅著臉嚷。『這毛立子原是一個笨東西！』

『毛立子?』伊很訝異的問着。

『是的,這是從一所戰地醫院中弄來的。我是承受一位我死的同袍的遺物他往往把他的兩副拐杖稱爲毛立子和麥克司的。這倒比較的方便一些—我也就照樣的稱呼着。但是我只處需毛立子—,不知道那麥克司怎麽樣了。』

費蘭微笑。於是他們倆默默地向前面凝視着。伊很想問問他殘廢的經過,一面卻力自抑制。爲甚麽因了這偶然的相逢,就想盜取一個新朋友呢?今天彼此撞見了,明天就得各走各的路。這男子原不是那種面目可憎的人,他有一雙美秀而誠實的眼睛。但伊已立下決心,這一次的出遊,不願意結識任何男子。避去男子,也是伊這一回出遊的主旨。伊要圖個安靜,使伊的心中可以自由自在。這樣就可將伊日常工作中所受到的煩惱,從伊的精神上驅逐出去。

但伊在喫的當兒,覺得伊那同桌的客人漸漸的跼蹐不安起來。伊似乎使他感到異常的高興。可是伊的那雙慧眼,甚是敏銳,能覷破人家的心理,很清楚的覺得他對於伊的巾幗丈夫的氣概,似示十二分的愛慕。伊穿着運動的服裝,和笨重的爬山韡,但有一縷溫香從伊的身體上蒸發出來,而伊的那雙日炙的手,也純是一位美女子的柔荑。伊的態度是顯得活潑而富有自主力。伊那嬌柔而似乎含有隱憂的臉龐,分明已飽歷了風塵,而在那一雙聰明伶俐的眸子中,正隱藏著一個有敎育的女子的靈魂。

一個奇怪的感覺向着伊襲來。伊要自己恰如他眼中所瞧到的一模一樣。伊想到這裏,暈紅了臉,把眼光低垂了下去,可是爲的喝了些酒使伊如此的軟弱而無力抵抗了麽?

他等到伊喫完之後,那女侍者已收拾好了桌子,於是他開始談話了。他說的是要計畫作一次旅行,恰和伊剛纔所作的旅行相同,伊此來正是遊倦了回來咧。伊聽了他的話好生訝異。難道他自以爲也能一樣的爬山麽?但伊抑制著不敢動問以免傷他的心。也許是爲了伊常在病人們的中間,所以能這樣的體貼入微;也許是要迎合他那自大的心理,給一個女人相信他是孔武有力的。

一會兒伊已探知他是從摩尼克城來的一位工程師,他對於工藝和旅行是感到同樣的興趣的。此刻伊就毫不遲疑的給他知道伊是一位醫士。伊仍在福來堡研究醫學,但是正想在法朗福城中設立一個兒童的臨診敎授班。

『咦,福來堡!』他嚷著,『誰能離開福來堡呢?』

『人人都有他自己的理由』伊回答。伊的答話是尖刻而有抵抗的意味。他瞧到他這一句話是撥動了一個深的創口了。當下他喫了一驚,連忙想把他的話岔到別條路上去。伊也瞧到了這一點,對他很覺抱歉。

『福來堡當然是美麗的，』伊接著說。『但那法朗福城也自有它的妙處。這其間的問題是在給我謀一個生活。你在那裏學業？』

『在摩尼克和大慕斯達。但是在學業的期間時常中斷。可是如今我終於得到文憑了。四年的大戰已把事情搗亂了一些。』

伊微笑。『我也這樣想。』接著伊又很懇切的問道『你第一次受傷可是在一千九百十八年麼？』

『是的，還沒有到十一月，但請你不要以爲這是我的不幸。』

『傷得很重麼？』

『很重很重。那條右腿已完了。直到膝蓋以上。』他加上了末一句話，因爲他是在和一個醫士說話。

『但你的腿似乎是療治得很好的。』

『是的，裝了個假腿倒也沒有甚麼。』

『你可也需要—毛立子麼？』伊偶然想起要提及那根拐杖，倒不如借用他的調笑的口吻爲妙。

他的眼睛霍地亮了起來。

『咦，那不過在夜晚我覺得太乏了，卸去我了的假腿以後，纔需要毛立子。最初我當著人家面前覺得很窘——但是——人人都知道有過一次大戰——誰也不能在勇敢的前線上常保無恙的。你須得原諒我說這些話——但你是一位醫士——你是關懷於此的。』

『這是當然的。即使我不是一個醫士。人人都欠你一筆感激的債。』

『呀，這是那裏來的話！』

伊對他瞧時，他斗的停住了口，因爲伊的眼睛已溼了，伊的聲音中帶著一種强制的熱情，使他大爲感動。他立時喝乾了一杯酒，再喚添酒。這一次和這位姑娘驀地相逢，眞是奇遇。

『但是這很奇怪，』伊悄悄地瞧着他說，『你竟可這般的活動——幷且你還可以爬山可不是麼？』

伊稱讚他，但他仍是不以爲意。他很鎮靜的從衣袋中抽出一張新聞紙來。『你要是有興的話！』伊就讀着那標出的一節新聞。

獨腿人爬上芬岫高奇爾山

著名的摩尼克礦工程師威廉哈勞，他是失掉了一條右腿的，最近爬上了芬岫高奇爾山，這是當地最難爬的高山，大家都是這般想的。他用着他的假腿，竟在七小時中不用嚮導而完成了他的奇蹟，任是通常爬山的能手也需要五小時的工夫咧。他回來時，鎮中的人給他一個熱烈的歡迎。

費蘭讀得高興起來。他和伊一塊兒讀，等伊讀完之後，他低低的笑道，『通常爬山的能手——我是早已不在其列了。你想那熱烈

的歡迎是怎麼一回事？』

伊交還了那張新聞紙。『我也願意參加在內，那是一定很熱鬧的你當眞是這個人麼？』

『從芬岫高奇爾山回來的人麼？』他彎一彎腰。『我就喚做哈勞。』

『我是費蘭白痕。』

『醫博士——可許我動問？』

『你當然是要問的。但我不喜歡用這頭銜。』

『你回答人家的話倒很乾淨。這眞好像將刀的平面直劈下來的一樣。』

伊紅了紅臉，微笑道：『我是這般的銳利麼？』

『不，並不是怎樣的銳利，卻是很着實的。』

『這不過是直爽——』伊迷惑似的頓了一頓。『無論如何，我對於你必須用愼重的態度。你使我很爲感動。』

『可是爲了芬岫高奇爾山那回事麼？』

『在醫生的立場上，我比了別的人更明白些這一回事尤其足以表示一個人的果敢。』

『然而這是很簡單的——在我鋸去了一條腿之後，我曾對自己說，「不，先生，我沒有準備要這樣的。我不願意也去做那種拉風琴的殘廢人白白地活着紀念從前的勇蹟。我爲甚麼不應該有一條腿呢？別的那條腿，我只當做是奢侈品，可有可無的。」但是嚴重的說；一個人必須仗著自己的力量超過一切的艱險困苦。這就是找到助力的方法。而我竟找到了。是的，的確，我——竟找到了。』

伊覺得他的神情很激動。伊瞧着這個富有青年冒險心的男子，心中自然很表同情的伊爲他沈痛的反抗精神所打動。伊不能忘卻他的話，『這就是找到助力的方法。』

一會兒伊說伊要睡覺去了。他再喚添酒，但伊很懇切的問道，『你應當這般的狂飲麼？』

『不，我眞的不應當如此。我幷且是被禁止喝酒的。』

『如此你乖覺些！也去睡吧。明天早些兒起身！』

他微笑着服從，取消了所喚的酒。伊立起身來預備把那拐杖授給他。

他急急地截住了伊。『不，請不要忙——感謝得很——不要授給我！』

第二天早上伊在早餐時遇見他。伊仍坐在他的桌子上。『今天你要去了麼？』伊問。『你打算如此，可不是麼？』

他對着伊瞧。今天伊是像玫瑰花一般的鮮豔，頭髮也整理得很光滑，伊的美簡直是出於他的意想以外。

『我已變了心志了。』他回答着，一面擦淨他的眼鏡。『我還得休息一下——在平地上走走，幷且要划過湖去。你也能留住在這裏麼？』

這問話聽去並無惡意。他淨了淨他的喉，以掩過他聲音中的抖顫。伊瞧着伊的手，答道：『我還有四天的盤桓。』

『如此我伴你玩好麼？』

伊飛眼瞧他。『當然，這於我是再好沒有的。好在我在閒着的時候，原也不喜歡獨往獨來。』

伊很詫異的聽着伊自己的謊話。因為伊這一次的旅行，實在是為了要獨往獨來的緣故。

每天早餐以後，他們倆總一同出去散步。他裝着他的假腿，脚步是拖曳著，有時又異常的有勁。他很有些兒耐力，所以伊不必再問他乏也不乏。兩人都覺得彼此在需求着各自想迎合對方的意志。他們的感情愈密切，卻愈是羞於顯露出來。

午後，哈勞提議他們一同到湖上划船去。誰知伊竟不肯答應，這一下子使他很奇怪。瞧去並不是怕人家說話——伊是很自由而很有把握的。末後伊微窘的說道，『我可以向你說明我為甚麼不喜歡到水上去玩。實在是為的我不能游泳之故。眞的，這一部份的學問我是生疎的。』

少停他就說：『一個人到這樣平平的像玻璃一般的湖面上去，是不需要游泳的。』

伊勉強的笑將起來。『那不關的！這不過是我的一種孩子氣的感覺——凡是我所覺得不安全的所在，便無論那裏都不願意去。』

『我不明白這是一種甚麼感覺。就是我也是如此。』

『但你可能游泳麼？你不是受過軍人的訓練的麼？』

『先前我是能彀游泳的。但是現在可不行了。我的腿不能幫忙；也許更壞了事。瞧來我們倆都不能幹那航海家的勾當的！讓我們還是留在陸地上向前發展吧！』

但在傍晚時他們倆從樹林中散步回來回到湖畔的時候，伊覺得他確有玩水的欲望。他渴着似的立在岸邊，遙望著湖上。伊想，『這是我的無意識的自利心。要是他不怕自己缺少能力——如此，他一定要當我是個懦怯的人。』

這一念便使伊決定了。伊說，『但是我眞的也要出去。我們就僱一艘船吧。不過你可是不要去了麼？』

他快樂得暈紅了臉。『當然要去的。只是我不負任何的責任。』

『你還不很知道我咧。我儘可給自己負責。以前我不肯去，實是為你着想。』

他回答了一聲，就急急地放下船去。於是他把伊划出去了。費蘭

坐在船梢。那水面平平的似是一張綢被單；夜色也異常的清朗。

哈勞放出他所有的青年的氣力來。一會兒他們已划了出去，湖岸漸退漸遠，而對岸的羣山卻愈近愈清楚了。在這裏他任那船飄浮着。四下裏是深深的沈靜。他們倆互相注視。

『你是太熱了，』伊說。『回去時你定須給我划船纔是。』伊顯得慈母般的關懷和孩子似的野心。他很快樂的對著伊瞧，直使伊垂下眼去。

『為了你，我得盡力的使你快樂，』他停了停對伊說。

『你說得這樣着重。人家可要想你是常和女人們接近的。』

他的臉上起了一重暗影。『這假定的話倒是不錯的，尤其是關於一個女人。我在你的跟前可以想起伊麼？我覺得這樣可以對得起伊一些兒。人是有情感的動物——你總也明白。』

伊的嫉妬的衝動頓時消滅了。

『我是一個婦人，當然有姊妹一般的感情。我委實猜想不到你們會有這樣大的誤會。可是這誤會就是一切不幸的原由啊。但不知伊是怎樣的一個婦人。』

他把他的頭靠在兩手之上。

『你已說明了你的立場了。然而這也是很容易猜想到的。那婦人與你完全不同。』

『誰知道呢。』伊等了一會，因為伊不願意問他了。

『我們倆在大戰期間訂的婚，』他忽然溫柔地說，『而隨後一切也就完了。』

『這可和你的傷——有關麼？』

『是的。但你此刻不可弄錯。我決不能讓你輕蔑那個女孩子。事實恰和你的猜想相反。斷絕這段因緣的，其實是我。我是很知道伊的。我知道自己萬萬不能再和伊結合。伊是——伊是一隻蝴蝶。而有一種過於自負的脾氣。那種勉强相從的婚姻——是斷斷使不得的。』

費蘭低倒了頭聽着。

『請恕我，』伊接着說，『但我對於你已有一種深切的認識——在我總覺得你說得太過一些。你既無所謂勉强，你的妻當然也無所謂勉强。我疑到你們的訂婚，自始即是一個錯誤。』

他做出一種急遽而不耐的動作。『錯誤！怎樣纔不是錯誤？是的我，我們都是有人性的。伊是一個典型的女人，他的性情的是淺是深——沒有人知道。總之，我好好地待伊，我所認為重要的，只要伊不必為我之故而感到良心上的遲疑猶豫就得了。況且，他們說伊已和大戰時在後防賣牛油的一個很好的男子訂了婚。』

費蘭微微作苦笑。『當真！』

伊把伊的熱熱的手浸在涼涼的水中，打了一個寒噤。當下伊望着綠波深處開口說道，『這是很奇怪的，我們會在這裏相逢，我覺得我們到這裏來是爲了同樣的理由。』

他跳起身來。『你是甚麽意思？』

『我們倆都是不願意做勉强的事的。你不願意使你所愛的女人爲你而犧牲，我也不願意給我的生命支配我的一生。』

他瞧了伊好一會。他眼中含著感激，心想伊終於暴露伊的眞相了。一會兒他問『你也已訂了婚麽？』

於是伊重又抬起眼來。他一見伊眼中痛苦的神情不覺退縮下去。『我已決意不再提起這回事了，』伊輕柔而遲疑地說，『但你似乎有一種特異之處不是一個男子所常有的——就好像是一位哥哥。一個婦人儘可把許多的事情都向你訴說的。』

『這一點我委實是感激你。你要明白，我得表示我是值得受你的信任的但那發見我有那哥子般的特點的，你卻是第一人。委實和你說，先前也曾有人以爲我很有些特異之處。我於是就這樣的前進——你可以意識到這下子竟將我馴服了。』

『是的。你是受足了苦痛，就使你造就成了一個新的人物。剛纔我所說的那個男子卻又和你截然不同。無論如何，他是不會得溫存體貼的。我總瞧不出他的能力，他就對我仇視起來。我爲了要使我自已自由起見，就不得不使他屈服。』

『他也在前敵麽？』

『呀，並不——他雖是遲鈍而執拗，卻是一個謹愼小心的人。因此之故，他是太愛他自己了。我在福來堡一所醫院中遇見他。在大戰期間他是始終主持這醫院的。

『你曾和他訂婚麽？』

『是的，我們對於前途曾有規定的計劃。他很聰明而又特別的能幹。如此他牽引了我好久，實在太久了——直到我驀地覺得自已巳失掉了自主力。』

『有許多男子對於他們所愛的女人只有一個觀念：「我的所有物，我的愛畜。」』

『你可是袒護這一類的男子麽？』

他漸漸地變了色，但仍微微的笑。『並不如此。但我是明白他們的。這完全要看那男子的情感如何。要是那情感是當眞良好當眞高貴的，那麽一個女人能做這般男子的所有物和愛畜，是再好沒有的了。』

費蘭想了一會，纔緩緩的搖着頭道：『不然，我的批判卻並不如此。現代的女人必須自立，否則伊就有重又回到舊時奴隸時代的危險。』

『但是，請對我說，』他很溫柔的瞧了伊一眼，『你可是眞的相信你們女界將有一個新的運命麽？這從那裏來呢？所存在的只有一個舊的舊的運命。那就是做一個愛妻和慈母。聽去甚是瑣碎，但這是現實的。我可不相信那人類關係間的大革命。』

伊很不安似的把伊的手抹過伊的眼睛。

『你可是完全不承認女人的權利問題麽？』

『唳，你在漸漸的發火了。但我們可不要爲了爭論而破壞我們的良辰美景。不是的，我並沒有完全或一部分不承認女權之處。我尊重它，并且我也有些兒理會得。我以爲現代女人所有進步的成績，都是成功的。不過只要伊們不毀壞永生的大道而加以改善和廓淸就得了。』

費蘭不做聲。伊的神情很疲乏，因此伊也不多說了。『也許是的。你果然不錯，然而我也不錯。你笑麽？呀，是的，一個人當眞是可發一笑。我們住在各不相同的地域中，又怎能彼此明白呢？我不願自己欺騙自已。我永永不能獲得舊式女人的幸福，也不能獲得現代女人的幸福。我是命中注定要向黎明前進。我掉了去下，好給別的人升將起來。』

湖上已暗將起來。太陽早就落下去好久了。他的眼中現出一種深憂的神情，遲疑地說：『要是我使你那信任我的心動搖起來，那我是很感不快的。我的原意恰恰相反。我要多給你些立身處世的勇氣。』

他抓住了伊一雙柔荑般的纖手。但伊卻反對地說：『不要這樣。我們沒的破壞了一切。我們達到岸邊時，怕要入夜了。我覺得很冷。我們可也不要給旁的人議論呢。』

『可要我划你回去麽？』

『不，不要現在我要划了。』

他把槳遞給了伊。

第二天他們爬到附近阿爾泊斯山上的一座木屋那裏去。費蘭在上面採花，去了好一會還沒有回來。他躺了下來。他那慘白的臉上滿現着苦痛之色。

『你是怎麽一回事？』

『唳，我眞的不知道。今天我的傷使我很難受。我簡直有些兒提不起我的腿來。不要忙。這是常有的事。實在是神精壞了。』

『我們不應該走得太遠。要是我知道如此。』

『呀，不打緊。我對於今天的出行原是渴望着的。我決不可把那些小事情來打擾你。』

『你這樣的出汗——那一定是太苦了你了。來，也許我能使你舒服一些。且給我看看。』

他回絕道：『不不——你以爲怎樣——不必，委實不必！』

『哈勞先生，我是一個醫生。我曾擔任過好多截斷手腳的工作。』

他服從了伊的懇切的勸告。伊給他察看了一下，打算減輕他的苦痛。當下伊說：『我們必須趕回去。你把你的腿用得太勞苦了。最好你索性將那假腿卸去，但你沒有帶着毛立子來。』

『沒有帶。這可不是一根登山用的鐵頭杖。』

『我難道不能做毛立子麼？把你的臂兒緊緊地挽着我，在左手中握着你的手杖——我們可以設法下山去。好在那路上並不峻峭的。』

『不行！我得把你累倒咧。這樣子使你太喫力；況且也是一個可憐可恥的情景。』

『可恥——你是一個怪人！』

『不是的，但我是厭惡這回事——委實和你說，我是厭惡。』

『你振作些。刺激是不利於你的。』

『要是那時的槍彈結果了我，我那倒好了。你倘沒有求乞的能耐——』

『來，乖覺些——逗得我快樂！你立起來。這就對了。此刻把你的臂兒給我。挽得緊緊的。你不要將你全身的重量放在你的腿上。讓我來擔當，我是慣了的。我並不像你意想中的那麼嬌弱。』

他聽從了。但他們走下山去時，伊見他勉强的說笑，可知他倚仗一個女人的助力是何等的難堪。伊兀自挽緊着他使他省些氣力。末後他們倆像蝸牛般走了好幾點鐘，休息了好幾次，方始到了山下。

費蘭央求道：『如今你立刻上牀安睡去。休息到明天早上，那是再好沒有了。』

『我來試一下。我要是上牀去睡，倒像害病似的。太貪懶了。』

爲了要避免人們議論起見，費蘭並不到他的房間中去。這屋子裏沒一個人會相信伊是以醫生的立場在看顧他。人們見伊和哈勞常在一起太密切了。但伊去探問女侍者。伊喚伊進房去瞧他已睡了沒有。女侍者回來向伊報告。

『沒有睡，那先生正站在鏡兒前修着臉。』

費蘭搖搖頭，入到咖啡室中。伊是惱了，因爲伊覺得他是在小覷伊。他不願意給任何女人拘管着。當伊坐下來用晚餐時，他撐着拐杖走來坐下。伊默默地不說話。

『你可是惱我麼？』他問。

『不。但我再也不歡喜你了。』

他呆望着前面。

『我並不立異。』他喃喃地說。『我不敢立異。你可是要我一蹶不振麽？』

『你知道我是要甚麽的。』

他們倆又靜坐了一點鐘，於是他們分手了。這夜費蘭不能入睡。伊兀自看見前面那雙美秀而挑戰似的眼睛。直到伊決定了明天早上動身離去這裏方始鎮定了些。但伊總感到那種身世寂寞之苦。也許他也在煩悶麽？

伊正在付眼時，哈勞走將上來。

『怎麽樣？』他問。『你眞的去了麽？』

『是的，這是我去的時候了，』伊悄然的回答。

『可是我趕走你的麽？』

『哈勞先生，讓我們盡一些力保持兩下的和好吧。』

『你是常常很好的—我委實並不要取憎於你。我們不過都有些神經不甯罷了。給我做一件好事，至少在這裏多留一天。不然，我眞的要相信——。』

『要是有益於你的，我當然可以留下。你覺的怎樣？你可有甚麽苦痛麽？』

『我只要執意不苦痛，我就斷斷不會苦痛的。你還沒有理會這個。我的意志是很堅强的。』

他很熱烈的瞧了伊一眼，當下伊想，『這兒我得小心一些。』此人表面上很鎮靜其實完全是緊張的。他的感受性異常敏銳。

『我今天要說明我是傾心於你，我完全是你的了。你得決定我們該怎麽辦。』

他那憂鬱的臉龐霍地亮了起來。『謝謝你！這是好消息！如此，我歡喜——再帶你划一回船去——但你須得靜靜地坐在船梢，如此我可常見你在我面前了。』

伊望着那陰暗的天，對於他的意願考慮了好久。於是伊說：『你要我到湖上去麽？如此也好！』他們要到船上去時，遇見了旅館主人斐吉。他的模樣兒很躊躇。『你們要到湖面上去麽？我勸你們不要去。風潮快將襲來，并且是不小的。』

費蘭瞧着哈勞，『我們不如留在陸地上好麽？他們說這些山下的湖是很危險的。』

哈勞的臉色暈紅了，但是很堅决他一眼不瞬的定注着伊。『我記得，今天是要取决於我的。』

伊的眼睛和他的眼睛遇合了，也就現出一種堅定的神情。伊是靜默着——伊不知道該說甚麽話。

哈勞轉向旅館主人。『我們並不久留。要是風潮襲來時，我們就回來。』

『但是要好多時候咧，請免了吧！』

斐吉很憂慮的目送着他們倆。

他們去了。費蘭依他的意思坐在船梢。伊那奇的怪沈默的態度使伊更見得美麗，他不由得長歎起來。伊要安慰他，卻不知道該怎麽辦。伊那雙巨大的明眸中越是顯出鈎魂攝魄的神情來，卻並非出於伊的本意。他竟整個兒在服於伊的媚態之下了。

他們很快的重又到了湖的中心。那灰色的湖岸像鬼影般消去，那遠山卻恫嚇似的接近了。陰暗的天已低將下來。如今要逃過那風潮也太遲了。他們倆都知道這個，但是都不說甚麽。

湖上的風潮愈變愈暴烈。他們倆好像魔鬼的玩物一般給拋來拋去，一會兒高高的拋在浪頂上，一會兒低低的落在水深處。他們倆相對微笑，但仍默然不語。

末後費蘭再也不能自制了。伊將雙手按在眼上，囁嚅着道：『這是怎麽一回事？我們在做甚麽啊？哈勞先生，我們須得趕回去。我們不敢這麽傻。來，我們倆都是不會泳游的。』

『但我會的，要是到了那個時候，只須跳在水中——我會拉你出來的！』

『我們有意去冒這危險，眞是瘋了。』

『也許我是瘋的！也許你沒有完全知道我的底細！—』

伊瞧着他的發野的眼睛。一種無名的恐怖向伊襲來。這樣的發瘋所爲何來？這一回的買棹出遊可是有甚麽陰謀在內麽？他似乎指望伊恐怖，很奇怪的在微笑着。不行，無論如何，伊不願忍受下去。此刻他也得知道伊是很有勇氣的，而且在道德上伊是佔着優勢。

『哈勞先生，我自負我也負你——而你是個很高尚的人，是不是？』

『上帝知道我是高尙的。』

『你是乏了！你的手在抖顫。』

『胡說！』

『但你眞的如此！我不信你昨夜曾睡過的！你不能再划船了，我們必須趕回去！風潮早就襲來了。給我做一件好事，讓我們兩下掉換一個座位！你到船梢去，我來划船。你爲甚麽兀自笑啊？』

『好一位典型的女人的好主意！掉換座位！現在這是當然的溺死！我原知道是怎麽一回事的！』

『要是我們乖覺些——。』

『但我並不乖覺。我只有氣力與勇敢。要是我撐着這假腿立將起來，那我們定然要溺下去的了。』

費蘭把雙手掩住伊的臉。伊的頭髮在風中飄動。他們倆早已周身都溼透了。

『不論怎樣，我們決不能這般捱下去，』伊低低地說。『這當然是末路了。又是冷又是疲輭——我們等不得援救咧。他們也不會到這裏來援救我們。整個的湖都已拍到了岸上。你定須照着我的話做去。』

『不能！』

『我命令你。』

伊聽得他的狂笑。接著他眼見伊倒身下去哭了。他的兩眼中立時像一抹火一般燃燒起來，內中包含着熱情與深憂。『呀！美啊，』他嚷著『這是美啊！我正要瞧你這個樣子。你這親愛的，你這最親愛的人！』他伸出他的雙臂來向着伊。

『你是瘋了。快不要打攪我。』

『我並不瘋。我只是愛你。我定要瞧你柔順的模樣。我必須救你，不是你救我。我還得服從你——』

『如此你服從我？——』

『要是你肯和我接吻。』

『你自己可知道羞恥麼？』

『你可是完全冷淡麼？你難道是沒有心肝的麼？』

伊瞧到了死神那張殘忍的臉。於是伊喊道：『來。』伊伸出一雙抖顫的手來向着他。伊摟住了他，在他火熱的嘴唇上吻了三下。『如今——你應允了。』

『掉換座位。此刻我已準備咧。』

『將你的雙手遞給我。當心些。站起身來。』

伊拉他起來。他是重得像一隻麻袋一樣。他兀自對着伊呆瞧，他兀自要和伊接吻。伊掠過了他。伊早已坐到了他的座位上，而把他推在船梢。

『坐下來，』伊央求着。

『我比你强。』

『你是比較的强。但你須得坐下。不然，一切都完了。慢些——慢些。』

伊坐在那裏，給他飽看着伊的一幅好畫像。接着他就重重地坐了下去。那暴烈的動作是太用勁了：那船就翻了個身。

『救命！』費蘭高喊著，在浪中掙扎。

『我來抓住你。』伊能聽得那含糊的聲音。用了一下最後的力，伊抓住那翻身的船。接着伊被他從後面抓住了。伊明白他的恐怖。

『抓住了我不要放。就像這樣子。我們且廝守着等他們來救。』

『不，我必須救你。』

他像用鐵手一般從船邊拉開了伊，於是他們倆便一塊兒沈倒浪堆下面去了。

哥薩克

托爾斯泰著　周新譯

第一章

莫斯科的一切都變得寂靜了。祇有街車滾在冰凍的道路上，偶然的發出了一種格裂的聲響。街窗裏現在已經沒有亮光射出，街燈也熄滅了。

鐘聲瞭亮地從教堂裏傳出，撼動了這整個的睡城，宣告着淸晨到了。

勞工的人們在這寒冬的長夜後，早已爬起了幹他們的工作去了，但是在時髦的人們，這却還是『晚上』呢。

在希佛萊舖子裏，一線亮光在一扇闔着的百葉窗下透出。一輛大轎車和一輛跑車在門首候着。另外有一輛從驛站趕來的三馬車也停着在那裏。守門的蹲伏着在屋子的角裏，就像是在設法躲藏着似的。

『怎麼他們還沒樂完呢？』一個坐在侍從室裏的滿面睡容的僕役懷疑地說。『倒是叫我老等着了。』

從隔壁燈光輝耀的小室裏可以聽到有三個年青人在進着晚餐。他們坐在一張桌子的旁邊，桌上有一些空瓶，酒杯，和殘殽。

他們中間的一個——一個短小，屈躬，穿着家常衣服的人兒——含着一種懇切的，微弱的眼光坐在那裏望着那一個顯然行將遠遊的人兒。

第二個——一個高個子的人兒——斜倚着在桌邊，正在玩着他的錶鏈。

第三人，穿着一件很新的短皮外套，正在屋子裏來回地踱着，有時就站住了咯着在他指縫間的肉瘤。他興奮地談着，臉常含笑的。

『這整個的事件現在可以宣佈了！』他大聲地叫出。『我並不想替我自己爭辯什麼，但是至少我希望你能像我瞭解我自己樣地瞭解着我。你說我對待她是不該的嗎？』他向那正含着懇切的眼光望着他的人兒說。

『不差，你眞是不該的，』那個短小的人兒說。

『我知道你爲什麼這樣的說法，照你的意思，被戀愛着的快樂，恰恰的就和戀愛着人家是一樣的，如果一個人這樣的遭到了，是同樣的足以充實了這個人整個的生命的。』

『當然，那是很可能的。』那個短小的人兒堅持着說。

『但是爲什麼一個人不能報答着這樣的愛情呢？爲什麼就不能以愛情報答了她呢？這並不是一個意志的問題。不，被着戀愛是一種不幸，一種不幸，當你感着了你沒有力量報酬她時，你就會感着了內心的不安。你想，據理而論，恰恰的就像我是盜竊了這個女人的愛情！你也這樣的想着哩。但是在我的生命中，對於這件事，我是絕不反悔的，我並沒有什麼對不住了我自己，也沒有什麼對不住了她。有時我曾想我是愛着她了，但是立刻我就會發現了這種感覺的錯誤。我並沒就這樣的愛着她，所以我就得像我原來那樣的站住……但是她已跑遠了。現在我還有什麼不該呢？』

『好吧，事情一切都已過去了，』他的朋友說。『祇是有一件：你還不曾嚐到了戀愛的滋味，你還不懂得戀愛的意義呢！』

那個穿着皮外套的青年人還想說些什麼，把他的手掌住了他的臉，但是他却抑住了並沒把他心裏所要說的話說出。

『不曾嚐到過戀愛的滋味？不錯，我還不曾嚐到過戀愛的滋味。並且我還想要嚐一嚐，比任何什麼希望都渴想着呢。這種戀愛是可能的嗎？在我的生命史中就留下了這一個污點！但是現在就像你所說的，一切都已過

去了。我覺得有一個新的生活在開導着我呢。』

這時從外面走進了一個年青的侍役通報着說『地米屈里．安特里耶維契，車夫不肯再等待了。車子在十二點鐘就已駕好的，現在却是四點鐘了。』

安特里耶維契望着他的萬涅誂。從他的裹緊的肩巾，他的氈鞋，他的睡容，他似乎就像聽到了一種新生的聲淚在召着他了。

『好吧，就在這時告辭了吧，』他說着，戴上了帽。和他的朋友一一的吻着，隨着就走到了桌旁，斟滿了一杯香檳，拉住了那個短小的人兒說：

『我告訴了你也沒有什麼關係……我對於你終是非常的坦白的，因爲我是你的朋友。……你愛着她，是不是？我時常這樣地想着的……我沒有猜錯了吧？』

『不錯』他的朋友同意着說，發出了一個更懇切的微笑。

『也許……』

那個瞌睡的侍役聽着他們談來談去的終祇是這一些話，於是就不耐煩地插着嘴說，『如果你願意，就吩咐我去點上臘燭吧！』

『別了，我親愛的老友，』那個短小的人兒說着，於是他們的眼眶裏就都開始淌出了淚他們一同走出了廡廊裏。

那個旅客跨進了跑車裏。於是另一個聲音叫出『再會吧。米蒂耶；上帝保佑你……』

他們都沉默着了。隨後一個聲淚叫出『開吧！』車夫鞭着他的馬，車就開動了。

『意利沙，把我的車帶過來，』留在後面的一個朋友喚着。車夫就都從瞌睡中跳了起來，伸了個懶腰。結凍的車輪在雪面上滾過。

『那個奧里寧眞是個漂亮的年青人兒』一個朋友說。『但是他好好的却要到高加索去當一個非委任的軍官，眞是一件怪事！你明天要到總會去吃飯嗎？』

『去的。』

於是他們朋友就分了手。

第二章

『我愛着。非常的愛着。漂亮的人兒。那是好的。』他反覆地這樣的說着，覺得就像是在淌着淚了。但是他爲什麼淌淚？漂亮的人兒是誰？誰是他那麼的非常的愛着的？他却不很清楚了。

『漂亮的人兒。我愛着。』這次他又接上了一句說。『那是多麼的配稱呀。奇怪的！』隨着他就開始詫異着他是爲什麼要那樣地說着的，他就問着自己說：『該是我喝醉了嗎？』

事實奧里寧確仍喝了兩滿瓶的酒，但却並不祇是酒那麼的使他興奮了。的他想起了在他離別前他朋友對他說出的所有分明是非常懇切的說話。他想起了他們的熱烈的握手，瞥視，那沉默着的一刻，以及當他坐進了跑車裏，他朋友對他說着『再會吧，米蒂耶』的聲調。所有這些都非常的感動了他。『許是我不能再從高加索回來了吧，』他自己說着，就像他自己正在想念着他的朋友和他們之外的一些人，在他的心坎中，不覺就發生了一種自憐的感覺。

但實在的他並不是在想念着他的朋友，或是一些女人，祇是他是在想着他自己，他是那樣熱誠有望的青年，一切對於他的心中都發生了一種極好的感覺，那就是所以使他淌出了淚說出了那種不連貫的說話。

奧里寧是一個大學不曾畢業的青年，他曾在一些政府的辦事處裏把他的名字註了册，但是還不曾實際的服務過，他把他祖傳的家產一半浪費掉了，現在他已二十四歲了，却還不曾選擇了那一項的事業，也不曾幹過了一些什麼的事。自從他十八歲之後，他就曾失去了任何的拘束，他能隨他所願的肆意地幹着所有的事情。

他沒有家庭，沒有國家，沒有宗教，沒有慾望；他不相信什麼，也不懂得什麼任何什麼事祇是憑着衝動幹去。他常說世界上沒有什麼愛情的存在的，但是祇消一個年青的漂亮女人站在他的面前，却就會使他顫觫了。在有種時候，當他的心中產生了一些新的熱情時，他立刻就會懷疑着他現在正在苦力地奮鬥着的事件，急忙的就把牠撇開了。

現在他就認清了已往的錯誤，於是就別離了莫斯科，他覺得一種新的生命開始了，這裏不再有他舊時的錯誤，一切祇有歡樂。

當你事從於一次沉長的旅行時，最初你往往祇是在追想着當你出發時的那一刻，隨後在第一個早晨發現了他正在路上時，於是他就開始想到了前面的目的地，想起了未來的空中樓閣。這在奧里寧也這樣的遭到了。

當他出了城看到了滿鋪着雪的地時，於是他就把圍巾裹了裹緊，挺直了身子，倒下在跑車裏躺着。過去的一切，又浮現了在他的幻想中，他想起了他的別離了的朋友們，他想起了他們所談着的那個年青姑娘和他的關係。那個年青姑娘是很有錢的。

『他知道她是愛我的怎麼又會愛着她？』他自己問着他自己，在他的心中就發出了一陣酸妒。『他們都說我從不曾有過愛情。會不會我是一個人間的怪物？』

於是他就回想着他的戀愛。他回想着他在社交生活中的最初的經歷，有一個他朋友的妹子，他曾整晚的伴着他在燈前談着玩着，但是有一個聲音不住的在他耳邊響着『不是這個人，不是這個人。』

隨着他回想到一個跳舞會，他是怎樣的伴着美麗的D跳着波斯舞，但她是愛明星的，她也並不是這個人。

於是他就回想到了他在鄉村中管理他的產業的經歷，但也得不到些自慰。一個意念接着一個意念，接着他又想到了他的裁縫卡貝爾和尚未償清的六百七十八盧布的賬款。『啊，我的天！我的天啊！』他連連的嘆着，閉緊了眼，想設法的趕走了這個不受歡迎的意念。『終之他是愛我的，如果我娶了她，我就可以不再負債了，現在伏西里夫還握着我的筆據。』他又想起了昨天在總會裏他和伏西里夫一同玩着紙牌，他卑鄙地要求再玩一局，他的對方却倨傲地拒絕了他。

『一年的節省，我就可以把牠完全償清了。——』

晨間，奧里寧已到了第三驛站。他喝着茶，對着萬涅誅重新整理着他的包裹和衣箱。

從早晨到正午，他忙碌地在計算着，他現在已經走去了多少路；到第二個驛站，第二個城還有幾多路程；他在飯前還得走多少路；從這裏到斯達羅波還有幾多路；現在已走去整個旅程的多少分。他又計算着他一總有多少錢，他已化去了幾多錢；還需幾多錢就能還清了他的債，在他整個的收入中，他每月必需提出幾多。晚上，他一邊喝着茶，一邊就算出了他已走去了從莫斯科到斯達洛波十一分之七的路程，有七個月的非常的節用，和八分之一的他的所有的財產，他的債務就可以償清了。——這樣的他就安了心，倒下了在跑車裏，重又躺着。

現在在他的幻景中是占據了未來的高加索的情形。他幻見了高加索的少女，山岩石的裂罅，可怕的急流，以及各種的危機。隨後又有另一個非常可貴的幻景，那就是一個女人。

是一個深山中的高加索的奴隸現呈了在他的幻像中，她是一個非常嫻雅的少女，拖着長辮，有一雙黝暗而順從的眼。他凝視着那所深山裏的孤零的草屋，她站着在門口候着他，望着他回到她的身邊，她的吻，她的肩，她的蠱惑的聲調，她的順從，一切都使他感到了新奇。她是可愛的，但却是未開化的，野蠻的，粗魯的，於是在寒冬的長夜，他開始教育着她。她是伶俐而穎慧，於是很快的

就吸收了所有格格離入的知識。

「啊，廢話！」恰恰的就在這個時候，他們到了一個驛站，他就換上了一輛跑車，付了酒資。但他的心裏重又充滿了一些幻像，他似乎又重新見到了那個高加索的少女，他自已光榮地回轉了俄國，變成了皇帝的輔佐，就得了一個可愛的妻子。

「但是我依舊不信有什麼愛情的這件東西，尊榮祇是廢話……那六百七十八個盧布又怎麼了？但一個被征服的土地就不能給我些比我整個一生所需要的多些的錢財嗎？並且我不能把這種錢財就一個人化了。我得把牠分掉些。六百七十八個盧布給卡貝爾，其餘的我們就……」

現在他的幻想就完全的給一些不連貫的景色錯雜了，祇有萬涅諾的鼾聲和車身震動的感覺打擾了這年青人的睡覺，到了另一站時，他就在迷睡中爬進了一輛就跑車裏，這樣就又繼續着他的旅程。

第三章

愈是奧里寧離遠了俄羅斯的中心，所有他的回想似乎就格外的想遠了；愈是他接近了高加索，他的心就格外的寬放了。完全的離開了，不再回轉了，不再會出現在那個社會裏了，這些觀念不住的隱現在他的心頭。

「現在在這裏我所看到的那些人兒都不是人類，他們沒有一個人認識了我的，沒有一個人會到過我所離開了的莫斯科社會的，或是知道我的過去。那個社會也不會有人知道我生活在這種人民中在幹着些什麼。」

現在他發現了他置身在這些粗魯的動物之間，於是他就得到了一種完全新的解放了他以前的生活的見解。他們愈是粗魯，他們愈是顯不出了文明的特性，而就使他格外的感到了自由。

斯達洛波是他所必須經過的，這裏就激擾了他。寫着法文的招牌，披着兜蓬的女人，繁華的街道，一切都給予了他一種不快的感覺。

「也許這些人民知道些我的朋友的」於是他又回想起了那個總會，裁縫，紙牌，愉快的交際場。……

在他離了斯達洛波之後，他的心裏就感到適意了些；這裏漸漸都變成了曠野，並且使他更覺得歡喜的，那裏是充滿了的畫意。奧里寧的心就變得格外的寬放了。所有的哥薩克人，車夫，驛站管理員，在他就感得都是些絕不虛偽的動物，他們都是非常和氣地對待着他。

這時已經是春天，春天在奧里寧是最喜歡的。

到了晚上，驛站裏的人就不放他們出離了那裏，他們說，黃昏之後那裏就會有危險發生的。萬涅諾就開始警備起來，在驛站的車上架起了一枝裝滿了彈藥的短鎗。到了一站，驛站的監督講出了一件剛纔在大道上發生的謀害的事件。接着他們就開始遇到了帶着兵器的人們。

「現在這是開始了，」於是他就不住的在盼望着要瞧一瞧許多人曾告訴了他的蓋着雪帽的山峯。有一次將近黃昏的時候，那個諾該伊人的車夫用他的馬鞭指出了現在雲朵裏的山峯。奧里寧設法的逼緊了他的視力，但是天色已漸漸的變黑了，雲朵一半遮掩住了那些山峯，他就似乎祇看到了一些褐色的，白色的，和波浪形的東西，雖然他非常忍耐地瞧着，但是他終辨別不出那種山景的美處。他就覺得山和雪似乎完全都是一樣的，他所常聽到的那種雪峯的特殊的美景祇是一種虛構的幻境，於是他所對於山的一切希望就完全的消失了。

但是第二天清晨，他給車裏的寒氣凍醒了，於是就漠然地向右邊望出，晨色是非常的清澈。

突然的他看到離他二十步外，有一堆純白的山峯，柔和的輪廓，醉人的，奇特的，聳天的山頂和遠遠的天。

當他完全的理解了在他和山與天之間的距離，所有山的宏壯，而當他認淸了那種無限的美景時，他驚奇着想這會是一幅幻景，一個夢。他搖了搖他自已的身子，使他醒來。

但是山照樣的還是那樣的。

『那是什麼？告訴我那是什麼？』他問車夫說。

『啊！那是山峯啊，』那個諾該伊人囘答說。

從那一刻起，所有他看到的，所有他想到的，所有他感到的，就祇有那莊嚴的山。所有他的囘憶，莫斯科，他的羞愧和悔恨，所有他以前對於高加索的幻像全都消失了，不再囘來了。

『現在生活開始了，』似乎有一種嚴肅的聲浪吹進了他的耳鼓裏。那道路，那遠遠的現在已能瞧到的坦蘭克的輪廓，那驛站，那人民，一切對於他似乎都不再是無意味的了。

第四章

坦蘭克河的平靜的水流把哥薩克人和山居人隔開了在二邊。在河的右岸是散布了一些土村；沿着左岸離河一里的地方，零落地有一些哥薩克的村落，在從前時候，大部的這種村落都是緊貼着河邊的；但是坦蘭克每年的離遠了山向北面移了過去，這樣的就把那些村落都給趕跑了。現在那裏就祇剩下了些頹毀的殘蹟，花園，野葡萄蔓以及一些鹿，狐，野兎，在沙地上的足跡罷了。

有一條路曲曲折折地通過了那個森林裏，沿途有駐守着哥薩克的哨兵站，在這些哨兵站之間，就有些登着哨兵的守望塔。祇有一狹條肥沃的森林地帶留着了是哥薩克人的區域。

在北面開始了一些諾該伊的沙岡，極遠的擴張了去，連接着了屈勒克曼斯基，阿斯達拉干，和干吉茲克沙草原。

在南面，坦蘭克的旁邊是大乞希尼，柯乞加洛宋夫山脊和黑山，於是隨着又是一些旁的鋸齒樣的山脈，最後又是一些蓋着雪的山峯，那雖然是眼睛所能夠見到的，但却還沒有人跡到過。

在肥沃的森林地帶，在不可記憶的年代以來，就曾住居着一種勇敢的，漂亮而富有的俄國人民，稱做邊境的哥薩克人。在很久很久之前，他們的祖先逃出了俄國移殖了在坦蘭克旁的邊境上，和乞希人雜居着。這些哥薩克人就和那些乞希人通着婚，採用了他們的風俗，生活的方式，和山居人的習慣；但是還仍繼續的沿用着俄羅斯的語言文字，以及他們舊日的信仰。在這些哥薩克中至今還留着一種傳說，據說在俄皇可怕的伊凡到坦蘭克來的時候，他曾邀了哥薩克的長老和他在邊境上相會，給了他們河這邊的土地，約他們和平地住着，他就答應他們不來強迫征服他或們改變了他們的信仰。

從那時起，那些哥薩克的家庭就繼續的和那些山居人結了親家；但是他們有種主要的特性，是愛好自由，怠惰，搶刼和戰爭。因此俄國就派了軍隊屯駐了在他們的屋子裏。但是那些哥薩克人深惡着這些爲了保護他們的村落而屯駐在他家裏的兵士，比了那些殺害了他們的兄弟的山居人更甚。他們尊崇着他們山裏的敵人，他們嫌惡着那些兵士，他們把他看做了是一種外來的壓迫者。

這一小羣的人民，雖然是給隔絕了在世界的一角，環繞着在一些半開化的囘教部落和軍隊之中，但是他們却把自已看做是受到了最高教育的，祇有哥薩克是值得負上了人的這個名稱的，因此他們就蔑視着其他一切的人類。他們把他大部的時間都消磨了在哨兵站中，旅行，遊獵，和捕魚。他們差不多從不在家裏工作的。酒是他們中間一種普通的商品，醉酒在他們却比了禮拜式更是一種普遍的習性，喝酒而不盡量的，那就被認做了是叛徒。

哥薩克把一個女人看做是他的幸福的工具。祇有在她未出嫁前可以准許她空閑着尋求歡樂；但是她一變了男人們的妻子，她就得從她的青春直至老死，替她的丈夫做着工。因此一個女人表面似乎是隸屬着在男子之下的，但是她的身心兩方都得到了非常的發展，而在家庭中更得到了絕大的權威。在客人的前面，他們和他的妻子親密地談話是視爲失禮的，但是當他一個人和他的妻子在一起時，他就不由的會感着她的崇高了。他整個的家庭，他整個的產業，他整個的住宅都是由她得來，而由她的勞動和努力維持着的。雖然哥薩克人相信勞動是種下賤的工作，祇是諾該伊或女人的一種特殊的職務。但是他們終有一種矇矓的感覺，覺得一切使他們得到安樂的都是這種工作的結果，所以他們的母親或妻子，雖然他們甚之把她看做是他們的佃奴的，但是她們有權操縱着他們生活安適的一切。

並且因爲她們在田地裏盡責地辛勞地操作着，倒給了這種邊境的女人一種特殊的，獨立的，男性的特性，而極度的發展了她們的體力，健全的心靈，和堅決的性格了。大部的女人就反比男子近强有力，更敏慧，發育得格外的健全，格外的美麗了。

第五章

這是一個祇有在高加索纔能見到的奇特的黃昏。太陽已經沉下了山後，但天色却還亮着燦爛的夕陽映着灰白的山叢，氣圍是見得非常的美妙；寂靜而融洽的。

在草原上，河面上，道路中，各處都沒有一些人跡。如果偶然有人騎在馬上經過那裏，於是立刻就會引動了在哨兵站上的哥薩克人和乞系人的注意，懷疑地望着那些可疑的人們是誰。

剛交黃昏的時候，大家互相畏懼地急忙的趕回了他們的寓所，祇有野獸和鳥羣，對於人類是沒有什麼畏縮的，自從容地在這曠野中找尋着牠們的食料。

這裏來了一個騎着馬的武裝的哥薩克人，他是剛離了哨兵站回來的。他騎到了一所茅屋的前面，把頭俯下了在一扇窗前叩着。立刻在一個年青的哥薩克少女的可愛的頭顯現出之後，於是你就能聽到了他們歡喜地切切的譫語。

那邊有一個年老的婦人在一條枯乾了的河道裏躑躅着，一隻牡牛喘息在那個角裏回應着。哥薩克的孩子伸直的聲帶大聲地呼着女人在攀過了一些缺垣，節省着她們的脚步。在所有的烟囪裏都因是燒着牛糞衝出了一種辛辣的火烟。各處都可聽到了擾攘的聲響，顯得是就在接近着寂靜的夜了。

夏麗笳太太——一個當着學校教師的哥薩克少尉的妻子——就像其他人一樣的走出了她的天井的大門，站在那裏候着由她的女兒瑪麗安笳趕上街去的她的牛羣。在她還沒有時候打開了那扇側門，一隻碩大的水牛，牠的身上釘滿了的蚊蟲，大聲地叫着衝進了天井裏。在牠的後面閒蕩着一羣肥牛，張大了牠們的大眼，拜領着牠們女主人的暱嚴，懶懶地用牠們的尾巴掃着牠的碩大的身體的兩邊。

瑪麗安笳是一個發育健全的美麗的女孩子，她走進了門，丟下了她的鞭，關上了側門，用着輕捷的脚步，匆匆地把那牛羣分別的趕進了牠們的牛棚裏。

『你這惡鬼生的姑娘，你的鞋子要給踐污了，快把牠脫下了。』

瑪麗安笳並不就因了稱她是『惡鬼生的孩子』感到了受辱，並且還把這些話看做了是一種巧妙的諂媚；她歡喜地又繼續地操作着她的雜工。她的臉蓋了一條網巾；身上穿了一件玫瑰花色的短外衣，和一條綠色的長裙。她在牛棚後面隱沒了，不久就聽到了她的聲音在牛棚裏發出，她親愛地和那條水牛說：

『怎麽你終是不肯站定的。這邊，這邊，現在，這邊，小母親。』

不久在這年青的姑娘隨着她的母親從這牛棚走進了牛奶場後，她們二人就都帶出了兩滿壺的牛奶。從那牛奶場的泥的烟囱裏噴出了濃密的焚燒着的牛糞的烟；牛奶就很快的煮沸了凝結起來了。

那個年青的姑娘忙碌地在守着火，但是那個老母親却又走出了門口。夕陽已退過了山崗。空氣中是充滿了蔬菜，和牛羣的氣味，還有牛糞的辛辣的火烟。

各處在門口出入的和在街上經過的哥薩克婦人都在手拿着了一些輕薄的破衣跑着。在天井裏可以聽到發出了牛羣的喘息，和寧靜地咀嚼着乾草的聲音。在街上和天井裏祇有女人和孩子的環聲在那裏響着。男人的醉酒的聲浪在這種工作裏是很少聽到的

有一個老年的哥薩克婦人，身材高高的像一個男子，她手裏拿着她的骯髒的光炬，從對面的屋子穿過了那條街，來向夏麗笳太太討一個火。

『好吧，太太，你把你的工作都已經做完了嗎?』她問。

『女姑娘兒在照管着火你要一個火嗎?』夏麗笳太太問。

於是這二個老婦就一同走進了茅屋裏；夏麗笳太太的笨拙的手是不常慣於遞取尊貴的東西的。所以當她在打開寶貴的火柴盒時，她的手就在打着顫了，因爲火柴在高加索是一件很稀有的東西。隨着那個客人就坐下了在階沿上，顯然的是還要想閒談一回。

『好吧，太太，你的男人是在學校裏嗎?』她問。

『不錯，他終是在教授着一些年青人，老媽媽。他寫信來說在那個節日他是要回來的。』少尉的妻子說。

『你有一個這樣有學問的男人，那眞是有很多便利的。』

『那是的確的。』

『我的羅加希加現在前哨隊裏；那是絕不能離職的，』那個客人說。雖然這話對於少尉的妻子並沒感到了是什麼新鮮的消息，她却極想談到她的羅加希加。他是剛登記了算作了是一個哥薩克兵的，她就想使他娶了少尉的女兒瑪麗安笳的。

『他是住在哨兵隊裏的嗎?』

『那是當然的。老媽媽。自從耶穌聖誕之後；他還不曾回過家呢。前次我由方默希金帶給了他幾件襯衫。他說一切都很順當的；長官們都很喜歡着他這人兒，他說，羅加希加很快活着，身子也很好哩。』

『好極了，感謝上帝，』少尉的女人說。『終之，他是一個安文。』

因爲有一次他從河裏救起了一個正將溺斃的年青的哥薩克人，所以少尉的妻就給了他安文這個名字——這個字就是說搶出者的意思，她給他這個名字算是討好着羅加希加的母親。

『我天天的都在感謝着上帝——他是一個好兒子，他是一個勇敢的人兒；他們都喜歡他呢，』羅加希加的母親說。『祇是我想要使他結了婚，那麼我就死也滿意了。』

『這個村落中不是有着很多的女孩子嗎?』狡猾的夏麗笳問，一面她的彎曲的手指摸索着想蓋上了那個火柴盒。

『太多了，太多了，』羅加希加的母親搖着頭說。『你的女姑娘瑪麗安笳眞是一個天賜你的好姑娘，在這整個境地再裏也不能找到一個像她那樣的好姑娘了。』

少尉的妻懂得她客人說話的意思，雖然也覺得羅加希加似乎是一個有爲的哥薩克人，但是她就想打轉了她們的談話，第一因爲她是少尉的妻而是很有錢的，羅加希加却祇是一個沒有地位的哥薩克人的兒子，並且他的父親也已經死去了；第二因爲她不願太早地就和她的女兒分離了。但主要的原因却因爲這女孩子自己需要着這一步了。

『不錯，』她謹慎地說，『瑪麗安笳是在長成了；她就快會變成一個年青的少婦了。』

『我就去請媒人，我就去請他們來；讓我們先把這事件佈置起來，我們再來正式的請求你們的允許，』羅加希加的母親說。『讓我們再來和伊爾耶凡錫耶維契談判這個事件吧。』

『這個關伊爾伊什麼事？』少尉的妻傲慢地說。我就是談判這個事件的唯一的人兒。但是現在是還早着呢。』

羅加希加的母親從夏麗笳太太的驕傲的臉上就懂得她不便再多說些什麼了，於是就擦亮了火柴，燃着了她的火炬，站起了預備走了，最後又叮囑了一句道：『不要忘了，老媽媽；記着我說的話。現在我去了，我應該去生火了。』

當她正走到了街上，揮着她伸出的手裏的燃着了的火炬，她遇到了瑪麗安笳。她瞧着她的美貌，自言自語地說着：

『她眞是一個女王樣的少女我很想看着她再會變得怎樣的美麗。現在恰恰的正是她應該結婚的時候了，不差，她會怎樣有條理地料理着她自己的家，羅加希加恰是配她的丈夫呢。』

夏麗笳還有一些工作要做，但是她却心事重重地坐着在靠臂椅裏發怔，直至瑪麗安笳進來了，纔把她叫醒。



世界偵探名著

殘燭遺痕（十）

秦瘦鷗譯

第廿二章

大家在駭愕緊張的情緒之下，靜默了十數分鐘，洛士曼便又很悲痛地繼續講述他的故事。

『我方才不是已經說過，凱萊的家裏有個名喚薩佛利的脚色嗎，他是意大利南部的某一所大監獄裏的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囚犯，不知道他用了一種怎樣的鬼計，居然給他越獄而出，就在一條小小的瓜皮艇裏橫渡了阿特利克海。至於凱萊是怎樣把他收留下的，那我可不知道了，他是一個不很歡喜說話的人，究竟他是希臘人還是意大利人，我到此還刻不敢確定咧，不過我可以斷然的說，除了他的主人凱萊之外，他就是世界上最殘忍刻毒的惡人了。

『祗要有一柄刀握在他的手裏，他就是一個最活潑的勇士了，有一次，他以為那個監守我的人給我吃的東西太豐厚了，便立即把他揮做兩段，比我們殺死一頭老蟲更爽快。

『這一個疤痕就是他所賞給我的。』——洛士曼用手指着自己的左頰。——『每逢凱萊不在的時候，他總是刻意的倣傚着他主人底狂暴和酷虐也，就是他告訴了我一些僅有的消息，關於葛羅絲的消息她生平最怕的是狗，凱萊必然是看破了她這一個弱點，便故意找了三條生十分凶惡的野狗，縛在她的屋子裏，而且是縛得非常聰明，使那三條狗險些可以舐到她。

『有一次，因為他把葛羅絲形容得太不成話了，使我失却了遏止自己的力量，竟不顧了一切，望他撲去，他就拔出刀來，望我臉上刺了一刀，我立即倒在地上，但是詫異得很，他倒並不再進一步來傷害我，顯然這中間有一層緣故，而且他自己也十分担心着，那就是凱萊的囑咐，凱萊然必曾經囑咐過他們不要傷害我，這一點，後來果然證實了，當凱萊回來之後，瞧我臉上添了一條刀痕，便急不及待的拷問他的手下人，於是薩佛利便給許多人綁了起來，拖到那個大天井中去，用一種純粹東方式的刑罰，敲打他的脚底，一直打到他的兩個脚底像腐爛過的醬一般的程度才歇手。

『這樣的情形發生之後，薩佛利對於我所懷的寃憤當然是格外的深了，也許已超過了他的主人，凱萊在葛羅絲死的那天便走了，於是我就落到了這個凶惡無比的畜生的手掌裏去了，這一次，他似乎已得到了一切可以便宜行事的特權，因為凱萊所切齒着的主要的目標已死了，他對於我便不再如何注意，也可以說他的氣已經出夠了，這樣，薩佛利就絕不顧忌的實行對我虐待起來，第一步先從尅減我的飲食入手，雖然我原是一個食量很小的人，但

是禁不起他一天一天的減少，我終於也受不住了，眼看我是要活剝剝地的給他餓死了，不料突然又發生了一件變故，竟把整個的局面替我翻了轉來，使我不但得以重睹天日，而且還能達到報復的目的。

『薩佛利的殘暴刻毒雖然已是學得跟凱萊不相上下了，但是他畢竟還不能倣法凱萊的孤僻嚴肅，每當凱萊不在家裏的時候，他總是要盡情地作樂幾番的，他從杜來查那裏聘來了許多妖媚的舞女，又邀請了附近的許多酋長和大頭目同來赴宴，因為祇要是凱萊不在的日子，這一所大宮院裏他就是唯一的主人翁了，他可以暢所欲為的鬧着，在那一個最可紀念的晚上，他們的轟飲竟破例的延長着，從那打我窗口裏射進來的太陽光揣測起來，其時至少已有四點鐘了，正在這個時候，那一面包着很厚很堅實的鐵皮的牢門忽然開了，薩佛利搖搖擺擺地走進來了，他喝得已有了七八分的醉意，後面還帶着一個舞女，除了這些妖媚的女人以外，他是決不會容許什麼人走進這片禁地來的。

『他和那女人先是站在門口的外面斷斷續續地講論着，雖然我不懂他們所說的是什麼話，但是我勉强還可以聽到一兩個字，那是土耳其話。

『也不必管那個女人是誰，不過她的神氣確然是非常的驚慌，雖然薩佛利已把一條手臂圍住在她的肩膀上，而且還把他這個喝醉了的身體一半靠住着她，但是她仍在竭力的想退縮，她委實是懷着一重很深的恐怖，不但可以從她的兩個不住在閃動的眸子裏看到，而且她是往往想把臉躲過去，她的歷史後來我是知道了，她並不是薩佛利時常從杜來查那邊找來供他和他的嘉賓們作樂的舞女中的一個，她是司克太地方一個土耳其商人的愛女，如今她已被送入修道院中去了。

『在第一次巴爾幹半島大戰發生的時候，他的父親從軍遠出，薩佛利便瞞着他的父母勾上了這個女人，一直遷延到這一天上，他的卑鄙的計劃才告成功，這個女人竟聽了他的話，從家裏逃到了這個所在來，我為什麼要把這些情形告訴你們呢？因為這中間就有我的命運連繫着咧。

『我方才不是已經說過，那女人是透着很恐慌的神氣嗎？真的，像我這麼一個憔悴委頓，衣衫襤褸的囚犯，已經很夠使她害怕了，怎禁得還有一個凶暴的醉人，站在她身旁呢？因此她是急着的要走出這間地室去，但是薩佛利在沒有把他自已的權威誇耀給她看之前，當然不肯讓他出去，於是他就踉踉蹌蹌地走近我所躺着的地方來，那一柄常備着的長劍，兀是掛他在的腰間，此外，他手裏還有一條皮製的短鞭，便是我所最害怕的刑具。

『他先用足尖在我身上着力踢了一下，待我一站起來，他就接連在我腿上抽了幾鞭，虧得我已有了經驗，並不叫喊，而且躲避得很巧，也不怎樣受苦。其實都是薩佛利天天這樣優待我，我已受得慣了，他見我並不向他求饒，便不住的打，不住的罵，可是就在他的咆哮酷虐的行進之中，我又親眼目擊了一樁非常的事變。

『在那女人退縮了幾步，把背部貼住着那一面粗厚的牢門，用一種又是悲痛又是憐憫的態度看着我挨打的當兒，突然有一個身材很高大的土耳其人，從她背後闖了進來，這人臉上還戴着一個面具，頷下有些灰白色的短鬚，那女人回頭去一看，來不及的張開嘴，想叫喊起來，但是進來的那人向她做了一個手勢，她就不喊了，那人又用手往後面指了一指。

『她居然一言不發的服從了，她踮了足尖，悄悄地走出去了，這時候，薩佛利依舊在那裏向我發威，一些也沒有知道，後來他瞧我的眸子裏有一種驚奇的光芒在閃動，便突然驚覺，慌忙旋過身去。

『進來的那個土耳其老人一見他旋過去，急搶上一步，先用左臂把他攔腰抱住，兩個人倒像是在準備跳華爾茲舞一樣，這個土耳其老人的身量足足比薩佛利高出一個頭，而且依我的眼力估量起來，他的膂力一定是很可驚的。

『他們臉朝着臉互相注視了一會之後，薩佛利驀地醒過來了，……於是這個土耳其人便輕輕的望他腰間撞了一下，我看去似乎是很輕輕的一撞，但是薩佛利祗高聲咳嗽了幾聲，已仆地不起了，這個土耳其人就低下了身子，很鎮定地把他那一支短刀上的血汚，在薩佛利的衣服上揩拭乾淨，然後才收藏到他自已的腰袋裏去。

『接着，他不很注意地向我看了一眼，便打算走了，可是才走到門邊，却又回過頭來了，大概他是在深深地思索，他先用土耳其話問吾，瞧我聽不懂，忙改用法國話。

『「你是誰啊。」』

『我便極簡短地說明了我的地位，他聽了，也不說什麼話，急低下頭來看我腿上的鐵鍊。

『「還東西不去掉，你是不能走的。」他這樣發表着。

『那一條鐵鍊原是很長的，他便把牠繞在自已的手上，足足繞了三匝，接着，就是用力望膝蓋上一磕，鏘的一響，這可惡的東西便斷了，他又很小心地扶着我的肩膀，使我站直了身子。

『他一面教我把腿上所餘的半截鐵鍊怎樣圍在腰間，一面又授了一支手鎗給我。

『「在我們回到杜來查去之前，你也許還得用到牠咧。」』他很謹愼地叮嚀着我，同時我看見他腰裏另外還有三支手鎗藏着，顯然

他是準備上這裏來作一場劇鬥的。

『這樣我就隨着他走出了那個地洞，第二次又回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我在那座石室裏足足被幽禁了十八個月，兩條腿已像久病一樣的乏力，再加上了方才所受的一些驚慌，幾乎使我站不住了，這土耳其老人却是特別的鎭定，重複又走下去，關上了那扇牢門，方始再回來，引上我走到那個守候在外面的女人的身邊去，其時她正在嗚嗚咽咽地哭泣，這老人忙低聲向她說了幾句話，她果然就不哭了。

『「讓我這個女兒替我們引路吧，」老人說道「這裏的路，我很熟悉，她倒是特別的熟悉。」

『現在讓我說得簡單一些吧，』洛士曼說道『我們就在那天的午後，到了杜來查，後面竟並無一人追來，就是薩佛利的屍身，大概也是到晚才發現的，因爲你們要知道，除了薩佛利之外，誰也不許走進我的地室中來的，那個還敢去搜尋呢。

『這個老人一直就把我帶到了他的家裏去，儌倖並沒有人注意，他先去找了一個妻舅一類的親戚來，幫他用傢伙替我解除了腿上的半截鐵鍊，現在我必須告訴你們，援救我的這位土耳其老人，便是海姆生君。

『那天晚上，他把我帶在一大隊人的裏面，移居到了他的另一個親戚家裏去。他何以要有這一番佈置呢？他自己也沒有一定的用意，不過他覺得這樣是格外的安全些，而且萬一有事，他那勇敢的戚族，就可以幫助他協力抵抗了。

「海姆生君眞是世界上第一個善人，我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我離開阿爾朋時所用的盤費，也是出自他供給的；臨走之前，我又懇求他把那一柄刺死薩佛利的短刀賜給了我，他還順便告訴我凱萊目下正在英國，他對凱萊家裏的情形很熟悉，同時也一一告訴了我。

『過了海，我就進了意大利的國境，先到了米蘭，在一家中等的旅館裏住下，其時另有一個英國人也住在那裏，他是比我早幾天從南美洲來的，一到就害病，因爲這一家旅館祇有他和我兩個人是英國人的緣故，我當然應該去看望他，可是他的病已經是害得很厲害了，我一見了他，就覺得很面熟，後來我再從他所有的東西上以及書本上大略看了一遍，便立即發現了他的眞名姓。

『他原來就是才從南美洲探險回來的喬奇甘瑞和君，所患的是烈性的瘴氣感冒和毒血症，當時我就替他請了一個意大利醫生，像對待一個父母一般的小心看護着他，偏是一個極不容易服侍的病人。』洛士曼說到這裏，不覺又回想起了當日的情形，忍不住笑起來了。『他說話是句句含有一種刺人的酸性，對待朋友

的態度，尤其是暴躁專横得可笑，單舉一個例，他對於自己的那一條斷臂是絕不肯讓人家看見的，在他沒有把他身上的被毯蓋到肩膀以上去之前，他從來不許我或是那醫生走進他的屋子去。他又抵死的拒絕在我們的面前飲水或是喝藥，但是他的確可以說是一個最勇敢的人，他對於自己的死並沒有一些畏懼，他祇是爲着他自己的著作還不曾完成而焦急。無奈他這種偉大的精神，竟不能拯救他，終於在今年正月十七日死了，那個時候，我正在及拿亞（意大利北部一大城，地濱海峽）就是爲着要替他去收拾東西而去的，待我趕回米蘭，他的屍身已經葬了，我把他所遺下的許多文件約略瀏覽了一遍，便在無意中決定了怎樣報復凱萊的策略。

『凱萊曾經有過一封信寄給他，內容大概是問他幾時可以回英國，從這一封信上，我便想起了一件事情，記得凱萊曾經向我說過，甘瑞和這一次的上南美洲去，乃是受着他的使命前去探看金礦的，於是我決意要用一個使人家永遠不會懷疑到我的方法去殺死凱萊。

『因爲他當初所施於我的一番痛苦，實在是極狡詐的，無論什麽人都不能發現他的犯罪的踪跡，所以這一次我也要用一種驚人的技巧，端送他的生命，而且還不留下一些踪跡。

『我知道他的屋子的內容，也知道他的幾種特別的脾氣，還知道他離開了亞爾朋到得英倫來以後，沒有那許多勇武的護士在他左右護衞着的時候，他心上是怎樣的恐懼，此外，我還知道他那一扇裝着活動的鐵門底門的構造，根據了這些認識，我便一心一意的計劃着，怎樣去戰勝這種種的困難，我的目標不但祇是要殺死他，而且還要在他未死之前，儘量的數落他一番。

『甘瑞和死後，遺下的錢約摸有一百四十鎊左右，我便從中取出了一百鎊來，作爲自己的用費，因爲我知道我回到倫敦以後，儘有錢可以補償他，至於那所餘的四十鎊和他的衣物文件——單單藏下了他和凱萊所通的信——我便一起把他交到了英國領事館去。

『其時我的面貌眞和這個死人的面貌沒有多大差別了，因爲我已經好久沒有剃過鬚剪過髮了，再加我和他同處了幾天，對於他的粗暴躁急的舉動，已很能摹倣了，我到了英國，第一步便把我所假造的行程，宣告給各報的記者們知道，好在我平時很歡喜看書，肚子裏所裝的種種雜學委實不少，儘可以很不費力的對付他們，同時我又偷偷地上圖書館去翻了幾天的書，居然給我寫出了一篇很動聽的關於派堵高尼亞地方的文章。

『這一篇東西我就是用甘瑞和的名片送給泰晤士報去的，你

們想來都已見過了，我的第二步工作，便是在蘇格蘭警場和尼蘭沙區中間找到了一間很適宜的樓房，恰巧這個主人已上法蘭西去了，要在三個月之後才回來，我便預付了租金，悄悄地搬將進去，因爲我存心要假冒甘瑞和，就得竭力的摹倣他的行動，我很想使那房東注意，不料他竟是出奇的不愛管人家的事，對於我也祇是淡然若無睹。

『我又私自去做了幾套新衣服，可不是在倫敦做的，』他透着得意的微笑頓了一頓，便又繼續說道，「乃是在孟却斯德做的，此外我又預備了許多新潔齊整的東西，準備在得手之後，立即恢復我的眞面目，不使有一個人知道。當一切的東西都準備完全之後，我便揀定了一個動手的日子，這一天早上，我先把兩口皮箱用我自己的名字，派人送到了密蘭大飯店去。

『下午，我就趕到了嘉杜區，在凱萊的屋子附近躲着，守候到我親眼瞧見他坐着汽車出去之後，我才上前去叩門，可是當我的視線開始和他的面部接觸的時候，若不是我用了全副的自制力，把我自己約束住的話，我眞要不顧一切的撲上去，立刻用我的手把他扼死了。

『一直望到他那汽車不見了影子，我才跨開大步，刻意的摹倣着可憐的甘瑞和的舉止，走進了凱萊的大門，不料我的開手第一步，便大大的不利，使我吃了一個意外大的驚嚇，原來凱萊的管家就是大德馬區監獄中的一個囚犯，在我越獄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同我在一間屋子裏工作，他的面貌並沒有什麼改變，待他一開口，便越發證實了，我不由暗暗的着忙，惟恐我的眼鏡，我的假鬚，還不能掩飾我的眞面目，給他瞧出了破綻來。

『事實上他却並不曾看破，我還故意給了他許多的機會，不但把我的臉湊近過去讓他看得很清楚，而且還在我第二次去的時候，學着可憐的甘瑞和所常用的那裏躁急的情態，向他挑釁，要他把我的灰白的短鬚拔下一根去看看，我第一次去，祇在那裏耽擱了四五分鐘，便忽忽地趕回維多利亞街，在我所租的那一間小樓上候着，一直候到晚上。

『當我躲在凱萊底屋子的外面，等候他出去的時候，我曾經仔細觀察過，我瞧見屋頂上有兩條電話線，便知道他一定有兩架電話機，雖然我並不曾目睹，但是我估量其中有一架必然是直接和警察署構通的，若不是警察署，那末必然是別的可以臨時乞援的地方了，因爲我知道他心上確有一重很深的恐怖懷着，而且據海姆生告訴我，在亞爾朋那邊的老巢裏，凱萊也裝着一架可以直接和杜來的查憲兵司令部通話的電話機。』

『晚上，我第二次再走進他的屋子去之前，又在外面探望了一

一八——三〇

會，我瞧凱萊那一間臥室的窗上已有燈光透着了，約摸在十點十分的光景，我就掀動了門鈴，走將進去，接着便是我故意和那管家開玩笑，要他試驗我的鬍子，可是他對我倒是非常的恭順，告訴我凱萊已進臥室去了，便先給我上去通報，然後又引我是上樓，我第二次來之前，已決定了對付這個管家的策略了，因爲我有一層理由，不願意讓警探們有盤問他的機會，我先在一方紙片上寫了他在大德馬區監獄中所排定的號數，後面又加了幾個字「我知道你是誰，趕快離開這裏。」

『在他旋過身子，準備引我上樓去的當兒，我就暗暗把一個封着這一方紙片的信封，擲到了安在大廳角裏的一張桌子上去，其時我的內衣袋裏還藏着兩支短燭，我故意把他們藏在貼身的衣袋裏，意思是要牠們後來易於溶化，至於我將怎樣利用牠們呢，那是我早就計劃下了的，這個管家終於把我引進了凱萊的臥室，於是我又站到了這一個殺害我的妻子，端送我的幸福的惡魔底前面了。』

洛士曼的話說到這裏，又暫時中止了，聽的人不由齊發了一聲短短的感喟，T X把身子靠着後面的皮椅頭低倒在胸前，雙手交义的抱着，眼睛是絕不稍瞬地注視着站在他對面的人。

警務總監的臉上是堆着很濃的一重嚴霜，兩片嘴唇緊緊地闔着，一面拈弄着他的短鬚，一面將他兩道有力的目光，打那很濃密的睫毛裏射過去看着那說話的人，那法蘭西的警探領袖是斜着一顆腦袋，雙手伸在衣袋裏，不敢放鬆一個字的傾聽着那個臉色微黃的俄羅斯的偵探長是巍然不動地坐着，像一尊象牙塑就的人像一樣，還有那老葛萊美利堅的警務長，是銜着一支已經熄滅了的雪茄，極不耐煩地候着，好像是來不及的要聽下文。

後來洛士曼就繼續的說了。

『我正在隨手替他關上後面那扇房門的時候，他已從床上跳了起來，走過來準備迎接我。』

『「啊，甘瑞和先生，」他的聲音依舊是像絲一樣的溫柔，同時他已把手伸過來了。

『我並不說什麼話，老是向他注視着，我的心上已發出了一種極殘暴的歡喜，這是我有生以來，自己所從不會有過的。

『他是何等的伶俐，不消半分鐘，早已看破了我的眞相，便打算退後去抓起那電話機來。

『但是他沒有抓到，我已經攫住了他，眞像一個小孩子一般的被壓在我的手腕之下，他在過去中所賜與我的種種靈肉上的痛苦，現在都變成了一種憤怒和暴力的燃料，我的勇氣和力量，已不知不覺的增加了一倍，當我回到倫敦來之前，已在巴黎定製了一

條假臂，因爲甘瑞和是一個斷臂的人，但是我這支假臂却做得極輕便，祇是一支很薄的木板而已，我可以絕不費事的把他脫下來或裝上去。

『我把他捺倒在床上，便用自己的膝蓋壓住着他。』

『「凱萊，你的死期是到了，」我說道「但是你的死，總比我妻子的死快樂得多了。」』

『他竭力的想叫喊，雙手也是死命的想掙扎，但是沒有用，他的右臂已給我的身子壓住，左臂也給我抓住，嘴唇當然也給我掀緊了。

『我湊在他耳根邊輕輕地給他說道。

『「今天我把你殺死了，誰會知道凶手是誰呢，凱萊，你相信我這話嗎，我當然是決不會不能脫身的，而你呢，却做了這一件事變的中心點了，你所有的一切秘密文件，必將給許多人閱看了，你一生所幹了的種種巴戲，也將大白於天下，而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也必不能再掩飾了。」

『說完了這幾句使他萬分痛心的話之後，我就騰空一手，抽出我的刀來，用力刺了一下，我想他大概是立刻就死的。』洛士曼很簡潔地說到了這件故事的最高點。

『這樣我就丟下了他，奔往門邊去，因爲我知道工夫不能躭擱得太多，忙從衣袋裏掏出了那兩支蠟燭來，其時牠們已給我的體溫烘得有些柔軟了。

『我先舉起了那個鐵門來，然後把二支較短的蠟燭安在中間的一個鐵鈕上，恰好支住着牠，我知道這間屋子裏的溫度這樣的高，不消幾分鐘，必然可以使這短燭漸漸溶化，以致於使那鐵門自動的落下來。

『門上的機關弄好之後，我便忙着去擺佈那一架電話機，雖然其時我還不曾知道這架電話機究竟是和那一處相通聯的，但是在未來之前，已決定要他利用了，我先找到了一柄裁紙刀，把牠擱在一具銀製的小烟盒的上面，刀的甲端恰好是托在那架電話機上所擱的聽筒的下面，然後我又掏出第二支蠟燭來，削短了一些，就把牠撐在刀的乙端底下面，最後我又很幸運地找到了兩冊分量很重的書籍，把他們一起擱在那刀的乙端的上面，就是底下襯着那支短燭的一端的上面，至於這屋子裏的溫度將在什麼時候把這支短燭溶化，到不能再支撐那兩冊書的程度，而使那一柄刀可以挑起那電話機上的聽筒來呢，說實話，我自己也是毫無把握。』

『待到我把一切都準備好，我想底下那個斐斯一定已發現了我的警告而走了，但是我輕輕地拉開了一些門縫，定神一聽，他兀是在下面來回地踱着咧，那自然也沒法，祇得大着胆幹下去。

『我旋過身子，慢慢地打那很狹的門縫裏退將出來，同時，還假裝着跟凱萊在說話，這情形委實是很緊張的，然而我的心上却是說不出的痛快，說不出的高興，竟不能自主地狂笑起來了。

『我不住的笑，一直笑到聽我後面已有脚聲的時候才停止，且極小心地把門拉上了，究竟我的那一支短燭在什麽時候能溶化，並能放下那鐵門來呢。

『因爲我要知道我自己的試驗究竟能不能完全成功，所以我隨斐斯下了樓，不就急急告辭，故意和他搭訕了幾句話，好在他還沒有看見我所寫給他的紙片，態度依舊是非常的恭順，但是我也並不曾躭擱了多少時候，突然鏗的一聲，從樓上傳到我的耳膜中來，我知道那個鐵門是已經落下來了，大概是因爲凱萊那間屋子裏的溫度太高的緣故，我那支短燭的溶化，便比我預料的時候更快了。

『我假裝很詫異的樣子，請問斐斯那是什麽東西響，他果然說是凱萊門上的鐵門的響，於是我就一路嘰咕着，一路走出去，走不到施寬亞街的轉角，我已招呼到了一輛汽車，風也似的回到了維多利亞街去，其時在我所穿的那一襲粗厚的長外套裏，我已把新製的晚禮服穿起了一半了，所以我在那一間樓房裏祇躭擱了十分鐘工夫，變爲一個衣服很齊整的年輕的紳士了，混在那些剛從什麽大音樂會裏出來正在街上閒步的一堆人裏面，誰還辨認得出來呢。我就從維多利亞街上坐着車子，直接到蘇格蘭警場，恰不料就在我自己所坐的屋子裏，我的第二支短燭又成功了，這眞是我從不曾想到的奇遇。

『我敬以十二分的誠意向你們担保，我當時的確是完全不曾預料到的，一直到孟蘇先生說出了凱萊的名字，我才知道我自己竟是完全成功了。

『在這裏先生們，就是我的故事，也就是我自己的罪狀，』他把兩支手舉得很高，還把手掌向外平張着。

『你們要把我怎麽樣處置，便怎樣處置吧，但是我可以確切的保證，凱萊是一個暗殺黨的首領，無辜的人們，被他殺死的已無慮數百，現在我所準備給與他的懲罰，已不多不少的給與他了，我很想離開英倫，上阿美利加去生活，然而我的行期越近，我對於往昔的追念便越深而越切，我怎能忘記她呢，……那個不屈不撓地爲着我而犧牲的她呢。』

他蹤起身來，就在那張小桌子上坐了，雙臂交叉着，臉色慘白，半响沒有說話。

「這就是一個結束，」突然他苦笑了一笑。

「也許並沒有完全咧。」

一八一一三三

TX不由大吃一驚，來不及的旋過頭去，說話的却是勃琳台瑪麗。

「我可以替繼續下去。」她又找上了一句。

說話的時候她透着自信極堅强的神氣，TX也有些莫明其妙了，他覺得這個美麗的小姑娘眞是再神祕不過的了。

「你所講的故事多半是眞的，洛士曼先生。」這一位神祕的小姑娘便在幾十道詫異駭愕的視線底注視之下，很輕盈地說道，「但是有一點，你是給凱萊騙過了。」

「你的話是什麽意思啊，」洛士曼從桌子上跳了下來，直僵僵地的站着。

勃琳台瑪麗却並不答復他，慢慢地走將過去，把那一條印花布製的門簾拉了起來，雖然是很短的一霎那，但是大家都覺得非常的焦急，終於裏面走出了一個很瘦削，很莊重而又很美麗的女人來。

「啊，上帝哪，」TX狂喊道，「這不是葛羅絲嗎。」

第二十三章

大家便由TX和勃琳台瑪麗的引導，走到了別間屋子裏去，讓他們夫婦兩個留在裏面各訴離衷，其時勃琳台瑪麗在外面已給那些警探領袖們很熱烈地包圍着了。

「當然，她是不會死啊，」她很傲岸地說道，「凱萊這個人，一生就愛恫嚇人家，他簡直從不曾碰傷過葛羅絲的一根毫毛，雖然洛士曼先生常是那樣憂慮着，他也曾假造過洛士曼的死耗去告訴她，也像他把葛羅絲怎樣死的情形去騙洛士曼一樣，至於她此刻又是怎樣會在這裏出現呢，那就因爲凱萊已把她帶回了倫敦來的緣故……。」

「她，她是誰啊，」TX插嘴着，但是他的意思並不是詢問，而是驚歎。

「當然是洛士曼的夫人葛羅絲女士。」這個美麗的小姑娘嫣然笑道，「你以爲這是不可能的嗎，但是你如果知道他自己常有一條快艇備着的話，你就會相信他儘可自由來往，並在倫敦隨意揀一個離他屋子相近的碼頭上岸，坐着汽車，神不知鬼不覺的把葛羅絲帶到嘉杜根區的那所大宅子裏去，甚至使他的下人也看不出來，他所有的困難，祇不過上岸時候的一霎那了，後來我就在那藏酒窟的下層裏找到了她。」

「你眞是在那藏酒窟的下層找到她的嗎，」警務總監似乎還有些不信任的意思。

勃琳台瑪麗很倨傲地點了點頭。

「我找到她，還有一頭很獰惡的狗，——你們方才不是已經聽

洛士曼說過，凱萊怎樣弄狗來使她害怕的事了。——我就用我自己的手殺死了那一頭狗。」她透着幾分得意的神氣同時略帶一些顫抖的聲音說道，「那東西的確是很凶猛的。」

「這樣說來就是她和你同住了這麼許久，而你竟是半些不肯吐露給人家知道嗎？」TX不很高興地質問着。

她點點頭表示承認。

「這就是你所以不願意使我知道你的住址的緣故嗎。」

她還是點頭。

「啊，你要知道，那時候她正病得很厲害呢。」她慢慢地解說道，「而我也正忙着要替她看護咧，而且如果我告訴了你，那末你一定會想到凱萊的死必然是洛士曼先生所做的勾當，那我豈不將大大的害苦了他嗎所以我一直忍耐着，到最後我聽你說洛士曼先生將作一篇關於凱萊之死的講演，我就料到了他的意思，便決意把這最緊要的一幕揭曉出來。」

這些警探界的大人物聽了，不由一齊面面相覷，默然讚嘆着。

「如今我們將怎樣處置洛士曼呢，」警務總監先首發問道，「還有，TX，順便問你，這件事情的經過，和你所料想着的可有什麽不同嗎。」

「差不多完全相同，」TX很冷靜地答道，「這是很明顯的，這件命案中的凶手當然是那個以喬奇甘瑞和底名字，給斐斯引進凱萊屋子中去的人，而且又極明顯的，這個人其實不是喬奇甘瑞和，雖然容貌體態都極相像，甚至還是一個失掉左臂的人。」

「，爲什麽很明瞭的不是甘和瑞呢，」警務總監虛心地請教。

「因爲，」TX很淸楚地答道，「那個眞正的甘瑞和是一個失掉右臂的人，——這一點是洛士曼的唯一的漏洞。」

「啊，」警務總監不勝欽佩地賞嘆着，過了一回，他又用一種含有詢問的意思底目光向四周旋了一圈，說道，「現在我們必須立刻決定怎樣處置洛士曼的辦法了，卡爾納，你的意思是怎麽樣。」

這個法國密探長接受了他的詢問之後，便聳着肩膀笑道。

「如果我是你的話，我不但將竭力的請求你們的內相寬恕他，而且還要替他請獎咧。」

「你又是怎樣的意思呢，薩伏基石。」

第二個被問的是莫斯科的警務副總監。

「這確是一節很可感動人的故事，」這位俄羅斯人答道，「我覺得如其你眞把洛士曼君送上刑庭去的話，你也許會免不掉要受羣衆的一場劇烈的指摘，但是附帶的告訴你，」他一面用手拈弄着他那菱角式的短鬚，一面很鄭重地說道，「無論何種行爲，如果是因爲受了亞爾朋地方的野蠻殘忍的暴行而發動的，敝政府

是斷不加罪的。」

警務總監的眼睛閃了幾閃，把頭微微一點。

「我的見解也正和他相同，」意大利的警探長說道，「當然我們對於阿特利克海邊的那些暗無天日的騷動都是認識得很清楚的，依我看來，凱萊這樣的死還是很便宜的，要如再有人對洛士曼先生提出控訴，那我是永遠反對的。」

「這是不錯的，我們對於政治上的程序和處置，雖然並無十分深切的瞭解，」老葛萊又插嘴道，「但是我總覺得一個曾經受過人家那樣的嚴刑酷役的人，他僅僅爲了要報復而行兇，在情理上，實在是可以原諒的。」

警務總監很深沉地思慮着，好久沒有表示，勃琳台瑪麗堆着代爲着急的神氣，儘向他睃看。

「請他到這裏來，」最後，老總監發出了一道不很客氣的命令。

於是勃琳台瑪麗便走出去，把洛士曼夫婦帶了進來，他們的臉上都有一種極度愉快的笑容在浮動，手臂和手臂挽得很緊，他們對於警務當局將怎樣處置他們的一回事，似乎並不介意。

警務總監便劈對他們站着，掃清了他的喉子說道。

「洛士曼君，方才承你告訴我們這樣一個有趣味的故事，和一篇極有價值的理論，我們是非常感激的，你的過去的行爲，依我所能認識的講，」他說得十分的動聽，「你是存心要使你自己站到那刺客的地位上去，而且你還確定了一個懸想，不但要使你所計劃着的暗殺得以成功，同時你還蓄意要使這件暗殺案的因果，盡量的暴露出來，這兩點你已經都成功了，所以，我可以說，你這一番舉動，確然是一樁極可紀念的復與事業。」他說得眞是美妙極了，洛士曼雖然想插嘴，却給他很堅決地一揮手而止住了。「請你忍耐着，不要說話，待我出去了以後再說。」接着，他又用一種擊節賞嘆的情態說道，「像你這樣的人才，夠到上說是得到了刺客的眞精神了，你已經說得使我們完全信服你了，也許我們大家都有這麼一種感覺，承認這個暗殺凱萊的人底地位委實比我們高了，至於這一齣戲劇的全部的情節和表演，我們也一致的滿意了。」說着，他就從兩片深光的眼鏡片裏，射出他的目光來，向站在他左右的那些同情的聽衆看了一遍，而在他們的舌下，也正在發出一種表示贊許的歡聲來。

他掏出表來看了一看。

「現在我想我必須走了。」他走過去，拉住了洛士曼的手，「祝你前途幸福，」同時他又把葛羅絲的手也握住了，像一個父親對待他的子媳一樣溫存地說道，「過幾天我打算再上波士登小村來看你們，到那時候，我希望你的丈夫能夠告訴我們一個更快樂

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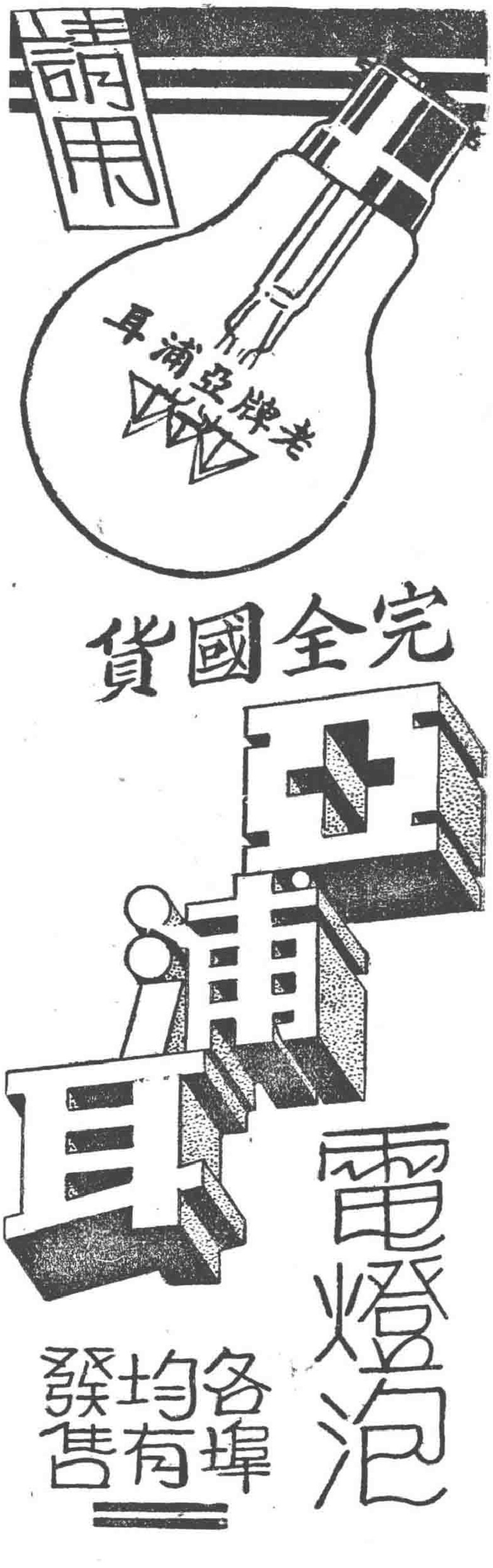
他已經走到了門邊，正待開門出去，忽又回過頭來，迎住着洛士曼的充滿了感激愉快的神情的視線笑道。

「順便請問你，洛士曼君，」他似乎急着要知道的樣子，說話特別的急，「如果我是你的話，我想我一定要寫一篇把殘燭遺痕四個字做題目的小說咧。」

「洛士曼慢慢地搖着他的頭。

「我是永遠不會寫的。」

（全書完）





那聲音忿怒而又慘厲自然讓人聽到了刺耳這戰事好像又要發生變化了呢

祕密谷

張恨水

第十三回 戴月逃生藏身聽戰鐸 隔溪拒敵飛箭射紅光

外這四位客卿，陪着山中丞相，鬧了這踏月尋詩的一幕喜劇，結果是那位毛相公，被歐陽樸腦後一擊，將他打倒了。侃然跳了起來道：我們走罷，這個禍子可惹得不小。歐陽樸道：不要慌，我們先站定了，分清了方向，才順着路走。不要像上次一樣，本來是要逃到山外去的，却逃到了山裏面來了，鬧個二次被擒，那可是笑話。於是他首先走到一個高坡上，向四週看了一遍。在月光下面看得淸楚，原來經過的那一片鄉村，隔着一道小山崗子，兀自在樹林子裏露着兩三星燈火。把去路看得仔細了，跳下坡來，將手向前連揮着兩下道：跟着我走，跟着我走。他一個人在前，三個人緊緊的在後面跟着。約莫走有半里路，並沒有碰到一個人，却到了一條傾斜的山澗邊。月光下看不淸水深水淺，只見那澗裏的流水，搖着月光的影子，有許多

一八—一三九

屈曲的光線，在豐草大石裏面亂動。大家半彎曲了身體，慢慢的走下斜坡來。歐陽樸低聲道：說一句時髦話，這條山澗，是我們的生命線了。這岸邊是一國，那岸邊又是一國，我們若老是在山澗裏面，兩邊都可以逃命也許兩邊都不能逃命。………………偘然搶着道：老樸，你聽見了嗎？大家都吃一驚，以爲岸上有了什麽响動了，都靜止了，側耳聽着岸上。歐陽樸道：聽見什麽？沒有動靜呀。偘然道：山澗裏有一種鳥，窈窕的身材，兩隻紅脚，頸毛上帶着翠色茶褐色的背，很有些像石頭。它喜歡在山澗裏石頭上跑着，又快又輕。它的名字，在科學上叫秧鷄，俗名叫山河鳥。這種標本很少，以至於我們沒有詳細的研究。剛才我聽得咭靈咭靈的叫着，就是這種鳥。這一篇話，把歐陽樸的興致，勾引起來了。問道：這話是眞嗎？中央大學生物學系的林先生，曾和我提到過這一件事。彬如道：兩位博士錯了，你們錯了。這鳥叫等死鳥。偘然道：沒有這樣一個鳥名吧？彬如道：怎麽沒有？它老在這山溝等着不走，等追兵來了，還不把它宰了嗎？他這一說，惹得大家全笑了。百川道：我覺得我們不必猶豫了，還是到了岸那邊再定行止罷。岸那邊的人把我們捉住，至多也不過是把我們轟出山去。不至於像這邊一樣，要把我們軟禁了，敎掌心雷。彬如笑道：對了，到了那邊去，你是有把握的，不是有位朱小姐愛上了你了嗎？百川道：徐先生剛才還說別人不怕死，不到五分鐘的工夫，徐先生自己，也說起笑話來了。他口裏如此說着，自己就首先踏着水中間頂出來的石頭，踏到河岸那邊去了。由斜坡上慢慢的跨上了岸，那邊正是小山崗子的山麓，臨着山澗，却是密密的長了大鳳尾竹子。沿竹林子裏，都長的是亂草，却沒有一條人行路。正打量着，其餘三人也跟上來了。百川低聲道：我們低聲一點罷，仔細讓人聽了去，又惹出是非了。現在竹林子擋住了去路，我們還是由竹林子穿過去呢？還是繞了竹林子走呢？穿竹子過去，走得快，但是危險性大。若是一傢伙由竹林子裏鑽了出去，被那邊捉住了，恐怕會有性命之憂。因爲在黑夜裏，他會把我們當奸細看待的。大家一想，這話也是不錯，站在竹林子下躊躇了一會。只在這時，却聽到隔岸一陣梆子响，前後有五六處相應，風起潮落，像大雨點子一般洶湧。同時，那面古鍋改的景陽鐘，作起蒲牢吼來，在月光中嗡嗡的傳出聲音。接着大小人聲，四處雜起，遠遠的就看到樹林子裏，冒出一叢火光，那正是和毛丞相踏月尋詩的所在。偘然道：大詩翁說了，我們是等死鳥，眞打算在這裏等死嗎？你不要以爲這是另一國的土地，他們不會過來。要知道他們並沒有訂什麽不侵犯條約，也沒有國際公法束約着他，他爲什麽不殺過岸這邊來呢？百川道：不說笑話，這倒是正經打算，我們必需要把身子隱藏起來，不要讓他尋到了，活活的把我們來處死。歐陽樸道：手槍在我這裏，讓我在前面走罷。有這種東西，

我總可以先嚇倒攔住我們的人，至於前途的生死存亡，現時也顧不了許多，只好走一步是一步了。他口裏說着，兩手分開了竹竿子，伸了脚，就向竹林子裏面走去。他們原是架了方向走的，至於是走到那裏去，大家可沒有考量。這竹林子越走越密，越密却也越深。大家心裏正找得着急，想跑出這竹林子外面，偏是不料大家心慌，好像在竹林裏鑽了幾十里地一般。彬如走在最後，他連連的叫着道：呔呔！我們緩走，這樣宋公明打祝家莊一般，只管在竹林子裏面亂鑽，我們打算鑽到什麼時候爲止呢？歐陽樸站在竹林子中間，也就發了呆，沉吟着道：這可成了一個問題了。那邊沒有响動，我們走了出去，那還不要緊。現在那邊梆聲鑼聲，一齊亂响，人也跑出來了，看這樣子，他們是要大動干戈。他們那邊有了舉動，這邊的人，決不會想到是尋找我們的，一定要疑心是鄰國稱兵犯境，他們若是不甘拱手讓人，一定會相機抵抗的。兩下有了誤會，說不定今晚上就打起來，我們固然不應當幸災樂禍，但是有了這個機會，趁了他們不注意我們，我們才好脫身逃跑，依着我，我們暫時藏在這竹林子裏，不要走。等天亮了，看清了方向再走。好在今天這月光足夠一晚用的，我們藏在裏邊，可以看外邊的人有了意外發生，我們再相機應付，諸位以爲如何？百川首先答道：我們亂七八糟，鑽了半晚，鑽得頭昏腦暈，實在也乏了，休息休息也好。於是大家俯了身子，用手撫摸着地面上的亂草，覺得那裏是平坦一點的所在，然後懶着身子坐了下去。四個人散亂着在竹子根上坐下，各人咳了一聲，表示着一種休息之下得了舒服一點的樣子。兩個博士也就不約而同的，各伸着手到口袋裏去掏出煙斗來，向嘴裏啣着，可是菸葉子沒有了，火柴也沒有，大家各將手按膝蓋，默然對坐着。在大家極靜止的時候，風括竹葉子颼颼作响，都可以聽得出來。至於遠處的梆聲人聲，就越發的熱鬧。彬如道：慢來！這梆聲何以在我們前面也發生出來了。是那邊的人包圍過來了呢？還是這邊的人，爲了那邊的响聲，他們也就集中抵禦起來呢？於是大家也都清靜的聽着。侃然道：不成問題，是兩邊要動手了。果然他們兩下動起手來，這倒是一場奇觀，不用火器的爭鬥，生在二十世紀，是不容易看到的，我們還是忍耐着，看這一場爭鬥呢？還是趁他們沒有功夫注意到我們，我們就走。百川道：當然我們要看這一場熱鬧。歐陽樸道：看看也好。山賊，你自己呢？侃然道：老樸，你不能再叫我這個渾號了。讓山裏人聽見了，砍了我的腦袋，你不見得可救了完尸下山。彬如道：那末你是贊成走的。侃然道：我服從多數。彬如道：與其說是你服從多數，不如叫我服從多數罷。他們兩個人已經是要看熱鬧了，你又服從多數，我還走什麼？只是夜深了，我們又鬧了一天，精神恐怕有些不濟。依着我的意思，我們四個人輪流的守更，其餘三個人各睡眠一會子。與其在

這裏說風涼話，我覺得還是預備着精神，留得來用，這更覺經濟一點。歐陽樸道：這話我却也贊成我們公推你先守更罷。彬如道：我先守更是可以的，但是這應當定出一個時候來，難道讓我三點三刻，你們三位各守五分鐘，共湊合起來四小時不成？歐陽樸道：一個人守三十分鐘罷。侃然道：但是這竹林子裏面，擋住了月光，看表有問題。歐陽樸道：可以找個漏月亮光的地方看去。彬如道：我實在懶動得了，就公推你先守更罷，你去找漏月光的所在去。三個人如此一研究起來，說話又是沒有完結。百川却沒有作聲。侃然道：小康，你怎麼不作聲？百川並不答應，依然默坐在一旁。侃然道：我們正在這裏商議，你倒安然的睡覺了，未免不平等喂！醒醒罷！說着，走近一步，去搖撼他的身體。百川這才笑了起來道：三位先生說是睡覺，可是只管討論起來。據我看，恐怕討論到了天亮，這個問題還不能解決，我就不如老老實實的先睡起來罷。歐陽樸笑道：不用睡了，你看，這竹林子外面已經發現了一叢叢的火把光，必是前山人已經向國境來佈防了。我們且警戒着，若是他們眞佈防到這竹林子裏面來了，我們可也要避開，不然就不容我們作壁上觀了。大家由竹林子縫裏向外看去，果然的有許多散漫的光燄，在遠處來回的徘徊着，雖是隔了竹子看不淸楚，約莫也有一二里地遠。歐陽樸看了許久，忽然站起來，悄悄的道：了不得，前山大有能人。其餘三人，聽了他那一種驚訝的口氣，也不免隨着吃上一驚，一齊站了起來。歐陽樸道：你想，河那邊的梆聲，到如今未曾停止，火把倒是照耀得紅過半邊天，在黑夜行軍，這就是把那個老大的目標來告訴人。自然他們由那裏到那裏，前山的人，一定是看得很淸楚。可是前山人自己呢？把人召集齊了，梆聲就停止了。火把也只疏疏落落的幾叢，遠遠的擺着。據我看來，也許這是佈的疑陣，根本上就沒有什麼人在那裏。他們的人，可是暗暗的向這山澗邊佈防來了，他那邊人來了，這邊就會在暗地裏先下手爲强了。所以我們這樣的想着，也許在我們身邊，已經埋伏下戰士了。大家聽着他所說，很是有理，絕對不是笑話。不免同時寂然着怔了一怔，心裏都各揑着一把汗。侃然道：這可沒法子，我們是若覺得這裏不妥當，再去找藏身的地方，也許誤打誤撞，正撞到漩渦裏去。從卽刻起，我們停止說話，專聽消息了。百川見情形忽然緊張起來，他第一個是不能忍耐的人，就半蹲了身子，分開竹竿，向原來的路，鑽了回去。彬如一手把他衣服扯住，扯倒身邊來輕輕的喝道：坐下罷，你非惹出禍事來不休手嗎？百川道：我不聲不响的，能惹什麼禍事。彬如道：你雖然不說話，你手上攀住了竹枝响，脚下踏着草皮响，你想，這種聲音，能夠不引起別人的注意嗎？百川對他所說的這話，也認爲有相當的理由，只得靠近了彬如坐下。這時，大家心裏頭，都在那裏懸念着，究竟揣想的情形，是不是會實現，

一面由竹林子縫裏，向兩邊張望。果然，河那邊的人，大概已經知道了他們毛丞相，是爲四個會放掌心雷的客卿打倒了，這是僅僅亞於國王被刺的一切事情如何可以輕易放過？所以那邊的火光，一時擁到東，一時又擁到西，人聲嗡嗡的，只管嘈雜得分不出話音來。大家坐在草地上，也就竭力的來鎮定着，要聽出一兩句話。不久，就聽得有人說話了。有人道：他們那邊的人，只是紛紛攘攘的，好像自己要辦一件什麼事，倒並不要奔向這邊來，這是什麼原故。又有一個人道：山外頭來的那幾個人，讓他們捉去了的，不要是和他打起來了吧？這四個人有邪術，是不容易對付的。這說話的聲音，並非在山澗那邊的羣衆裏邊，就在竹林子外邊，向山澗去的路上。這是不必去怎樣猶疑的，必定是前山的人，已經佈置到國境邊了。於是四個人慢慢的坐到一處來，彼此握着手，輕輕搖撼了，這是大家心照，形勢有些嚴重了。那外面的人又道：他們過來了也好，他作夢也不會想到我們這裏埋伏了有人，等他來了，我們射他娘的，不管好歹，先讓他吃個眼前虧。另外一個人道：咳！說起來，我們都同是一輩祖宗傳下來的，不是一家人也要算一家人，何必這樣對拚起來。那蒲望祖也是想不開，在山上做了皇帝，又怎麼樣？也不過是吃一飽，穿一身，爲了一個人想過皇帝癮，鬧得全山都不安起來了。這兩個人一面說着話，一面向前走。他們的聲音，也是不大高，漸漸的也就不聽到他說什麼了。侃然將頭伸到三個人附近，低低的道：看起來，這一塊乾淨土，今天晚上，是非大大的流血一番不可？我們可是導火線呀。彬如道：關於這層，我們倒不必抱歉。他們一方面要革新政治，一方面要剷平叛逆，早是騎虎之勢，我們就是不來，這一場流血，也是免不了的。歐陽樸突然伸出兩隻手來，分握着彬如和百川，口裏便道：來了，來了，快要動手了。大家向山澗那方看去，果然一叢火把，在空中拖着一條火龍似的，帶了青煙，向這邊蜂擁過來。竹林子裏看不到人有多少，但是人的喊叫聲，很是雜亂，決計不是少數的人。這時，四個人心裏都有些慌亂，但是明知戰局揭開在即，馬上就是一場大熱鬧，大家也終於要看一個究竟。因之四個人不約而同的，都半彎了身子，半晌，向前試探着走一步。那一條火龍，這時似乎已降到山坡下面去，空際只有那火燄和青煙，倒映着樹林上射出光來。也不知什麼地方，猛然發生了一片敲銅鐵的聲音，接着有人大喝道：對着火光放箭啦，放箭啦。也不知這裏預備下有多少人放箭，火把光下的人，嘩然一陣吶喊起來，這就飛奔着跑開去了。他那邊但是就在這附近，已經是刷刷刷，箭的冲破空氣聲，聽得很清楚。那跑開，這邊就同時聽到竹林子週圍有人哄然大笑。彬如伸着手，攔住了大家向前走，低聲道：危險危險！那邊是一班糊塗蟲，這邊可有準預，若把我們碰到了，又是一件大大的麻煩，依我說，我們是不能

觀戰了。再說這邊先射箭，把人家轟跑了。那邊也是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時候，又那裏肯放過。他們也有弓箭的，不會射回過來嗎？依了我的意思，趁前竹林前面還沒有人聲的時候，我們由那裏走罷。侃然道：竹林前面沒有聲音，就認為沒有人，那也不見得。依着我，可以在這竹林子裏找個有掩蔽的所在，當了戰壕，看那邊怎樣報復？現在夜很深了，他們再來時，天快亮了，我們索與到那個時候再走罷。其餘三人還沒有答言呢，竹林子外面有人道：咦！這竹林子裏面唧唧噥噥，好像有人說話，是山那邊的人，藏在這裏面了吧？我們打了火把，進這林子裏去搜搜看。四人聽又一個人道：這個事情，我們不要胡亂作主，應當去問一問隊長。竹林子裏四個人聽了，大家正喫一驚，忽然那銅鐵器的撞擊聲，又發生出來。原來河那邊的人，簇擁了火把，吶着喊，直撲過來。這邊就應了吶喊聲，敲起銅鐵器來。自然，這邊的弓箭，跟着聲音出發。這邊的人，似乎很有訓練，一點也不聽到嚣張，刷刷刷，那箭聲就向隔河岸射了過去。只箭聲發出去以後，便見對面那火光，是整個一團的，就猛然裂開成三四處。這邊的人聲，和着雜亂的脚步聲，在深林亂草裏，也就分散開來。沒有多少時候，那邊分散來的火光，在箭聲刷刷裏面，又分散起來，有一部分照着上次一樣，向回路跑轉去了。他們一跑，這邊的人得意之下，又哄然一陣的笑了起來。侃然道：笨賊，這樣點着火把讓人家來射，焉有不失敗之理，怪不得人家要笑了。他這樣說時，那邊的人，似乎也有些乖覺，所有的火把，漸漸稀少，不到十分鐘的時候，就完全消滅了。剛才那一番緊張情形，立刻消沉下去，就是在竹林子裏面藏躲的人，到了這時，緊跳着的心房，也跟着甯靜下來。月亮下面的晚風，由竹葉叢裏吹過，便是颼颼作响。就是那深草裏面也唧唧喳喳發現了蟲聲，大自然露出了本來的面目，恐怖空氣完全收拾起來。但是這也只十幾分鐘的時候，接着一片狂喊聲，在對岸發生着，那聲音是既忿怒，又慘厲，自然讓人聽到了刺耳，這戰事好像又要發生變化了呢。

上海東萊銀行
儲蓄處

本行為提倡人民儲蓄起見呈奉國民政府核准另撥資本設立儲蓄專處營業獨立會計公開並負無限責任保障存戶力求穩固利息優厚手續簡便章程函索即寄

活期儲蓄　此項存款自銀元一元起均可存貯開立存摺隨時憑摺收付
普通定期　期限自一年起至五年止計分五種所定利率較為優厚
特別定期　例如存洋二百六元六角四分十五年期滿可得本利洋一千元
零存整付　例如每月存洋十元十五年期滿得本利四千二百八十餘元
整存零付　例如存洋一千元十五年內按月支用本利洋十元九角二分

行址◉天津路河南路轉角

介紹
方志月刊

此誌由張其昀先生主編已出至第七卷內容多屬中國各處之地學考察及遊記凡訂閱旅行雜誌同時不可不看方志月刊定價每冊二角全年二元二角定閱處南京城北四牌樓鍾山書局轉中國人地學會

南京漢口間特別快輪建議

張延祥

京滬，津浦，與南潯，湘鄂，平漢各路聯絡
祗載客不裝貨依時刻開行每日一次。

（一）現在狀況

南京至漢口間之長江輪，現雖有招商，怡和，太古，甯紹，三北，日清，等六公司營業每日開行二船至四船不等；惟均以貨運爲主，沿途躭擱，起卸貨物無時刻規定。自京至漢，上水約須五十二小時；自漢至京下水約須三十八小時，實嫌遲緩。

且長沙旅客赴京滬者，湘鄂路特快車于上午七點鐘到武昌徐家棚後，須渡江至漢口，再待至晚九時始開船下駛。由京滬赴湘旅客，若上水輪船于下午三時或四時前到達漢口碼頭，則尚可趕急渡江，搭當日下午五點半自徐家棚開之特快車，否則於四時後靠岸者，難趕該車，須在漢口留住一夜。（此種情形約佔半數）

自平漢路南下之旅客，乘特別車於上午九點零五分到漢口大智門車站，須候至夜九點搭輪下水。若北上者，則平漢特快車於下午一點零四分從大智門車站開，由京滬來之旅客，大半不能于上午趕到，故須在漢口留一夜。

在九江，則南潯路旅客更爲麻煩，因輪船上水下水均無定時。南潯鐵路快車下午二點半到九江，下水輪船，均已於午前開去，故旅客須在九江過夜。上水輪船則當日下午可到，不必投旅過夜，惟有時須待至夜深始到者。至於由京滬往贛者，或由漢口往贛者，必須在九江過夜，因均不能趕及上午八點由九江開之特快車也。

在南京，上水輪船，大約在上午五六點到，九點開，京滬路夜車七點到京，及津浦特別快車八點到浦，多數尚能啣接，惟極倉猝。下水輪船于午前或午後到達不定，大概趕下午七點之津浦特快車，或下午五點二十五分之京滬特快車，亦能趕及。因京滬路每天有特快車四次，津浦路亦有特快及通車二次，故似不成問題，惟若有確定時刻，免致守候，則爲便多矣。

現在狀況，在行駛躭擱，與不能與火車啣接二端外，于服務招待，衛生清潔等項，均未臻滿意之境，積習難返，無能改進，幾已共諒，旅客乃視若畏途矣。

（二）改進方案

江輪行駛遲緩，實因載貨量重而各碼頭起卸費時。改進方法，祗有援鐵道之列，開駛特別快輪，不裝貨，祗載客，用吃水淺而速率高之輪船，規定鐘點，沿途祗停蕪湖安慶九江三大埠，每處停留，以半小時爲限。如此上水自南京至漢口，約三十四小時，下水自漢口至

南京，約二十四小時。若每天開行一船，則祇須三輪，可敷調遣。不必開往上海。暫擬時刻如下：

上水

南京開　夜十一點（接下午三點另五分到之滬平通車・與九點三十五分到之京閘通車）

九江開　次日夜十點（接下午二點半到之南潯快車）

漢口到　第三日早九點（接下午一點另四分開之平漢特快車・與下午五點半之湘鄂特快車）

下水

漢口開　上午十點（接上午七點到之湘鄂特快車・及上午九點另五分到之平漢特快車）

九江開　下午五點（接下午二點半到之南潯快車）

南京到　次日上午十點（接上午十一點之平浦通車・及下午十二點四十五分或下午五點二十五分之京滬特快車）

此時刻表與現在江輪時刻，並不衝突，現時江輪上水，在南京約上午九點開，特別快輪則在下午十一點開。現時江輪下水，在漢口約夜九點開，特別快輪則在上午十點開，故實互相輔佐也。依此時刻表，上海下午三點動身者，第三天上午九點到漢口，或在漢口上午十點動身者，第二天夜十點到上海，往返均可縮短一天之多，且不必坐夜車，對于郵件及報紙，更多利益。

此項輪船，約二百英尺長，比現時之江輪可小，以期迅速。客位以五百人爲限，依火車例分頭二三等，每等又分舖位與坐位二種，使短程旅客，或爲經濟起見，可不購舖位，祇購坐位，多載人數。船上設備，不必奢華，惟求清潔舒適，服務周到。頭二三等，均裝煖汽及電扇。各備飱廳，各人分食。頭二等舖位，加備臥具。購票時，規定舖位，或坐位號數，以免混雜。行李箱籠，除隨身携帶者外，均入行李房放置。茶房一律不索小賬，各碼頭車轎販夫，均不許上船，以維秩序。完全依照外洋郵船之例辦理，不能謂辦不到也。（日船均如此）

至于票價，則不可過高，頭等在上甲板，二等在中甲板，三等在下甲板及中甲板之後艄，須比較現在票價爲低，以利大衆。則營業決不致虧本矣。

（三）將來希望

自招商局與國內各鐵路聯絡後，貨運驟增，惟對于客運，若不改進，則必因起卸貨物之遲延，而影響客運，坐使英日商輪乘機而入，爲害莫大。若此項特別快輪之計劃實現，則客貨均在國人掌握矣。或以軍隊不購票乘特別快輪爲慮者，則可援國內各鐵路之例，特別快輪一概不許免票半票。當此蔣總司令坐鎮贛鄂之時，必能保護此新事業，而養成風氣之先也。將來交通發展之希望，實無限量！

滬平聯運通車價目表

（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站名	等級	上海(北站)	南翔	崑山	蘇州	無錫	常州	丹陽	鎮江	南京	北平	豐台	廊坊
浦口	頭等	12.45	11.40	10.35	9.30	7.95	6.75	4.95	3.90	.60	65.10	64.35	61.20
	二等	7.90	7.30	6.60	5.90	5.10	4.30	3.20	2.50	.40	42.20	41.70	39.70
	三等	3.95	3.65	3.30	2.95	2.55	2.15	1.60	1.25	.20	21.10	20.85	19.85
東葛	頭等	13.80	13.35	11.70	10.65	9.90	8.10	6.90	5.25	2.55	63.90	63.15	60.00
	二等	8.80	8.50	7.50	6.80	6.30	5.20	4.40	3.40	1.60	41.40	40.90	38.90
	三等	4.40	4.25	3.75	3.40	3.15	2.60	2.20	1.70	.80	20.70	20.45	19.45
滁州	頭等	15.00	14.55	13.50	11.85	11.10	9.30	8.10	7.05	3.75	61.95	61.20	58.65
	二等	9.60	9.30	8.60	7.60	7.10	6.00	5.20	4.50	2.40	40.20	39.79	38.00
	三等	4.80	4.65	4.30	3.80	3.55	3.00	2.60	2.25	1.20	20.10	19.85	19.00
明光	頭等	19.05	18.60	16.95	15.90	14.55	13.35	12.15	10.50	7.80	58.65	57.90	54.75
	二等	12.20	11.90	10.90	10.20	9.40	8.60	7.80	6.80	5.00	38.00	37.50	35.50
	三等	6.10	5.95	5.45	5.10	4.70	4.30	3.90	3.40	2.50	19.00	18.75	17.75
臨淮關	頭等	20.85	20.40	19.35	17.70	16.95	15.15	13.95	12.90	9.60	56.25	55.50	52.95
	二等	13.40	13.10	12.40	11.40	10.90	9.80	9.00	8.30	6.20	36.50	36.00	34.30
	三等	6.70	6.55	6.20	5.70	5.45	4.90	4.50	4.15	3.10	18.25	18.00	17.15
蚌埠	頭等	22.05	21.60	20.55	19.50	18.15	16.95	15.15	14.10	10.80	54.90	54.15	51.60
	二等	14.20	13.90	13.20	12.50	11.70	10.90	9.80	9.10	7.00	55.60	35.10	33.40
	三等	7.10	6.95	6.60	6.25	5.85	5.45	4.90	4.55	3.50	17.80	17.55	16.70
南宿州	頭等	27.30	26.85	25.80	24.15	23.40	22.20	20.40	19.35	16.05	49.80	49.05	46.50
	二等	17.60	17.30	16.60	15.60	15.10	14.30	13.20	12.50	10.40	32.30	31.80	30.10
	三等	8.80	8.65	8.30	7.80	7.55	7.15	6.60	6.25	5.20	16.15	15.90	15.05
徐州府	頭等	31.65	31.20	30.15	28.50	27.75	25.95	24.75	23.70	20.40	45.90	44.55	42.00
	二等	20.40	20.10	19.40	18.40	17.90	16.80	16.00	15.30	13.20	29.70	28.90	27.20
	三等	10.20	10.05	9.70	9.20	8.95	8.40	8.00	7.65	6.60	14.85	14.45	13.60
臨城	頭等	35.70	35.25	33.60	32.55	31.20	30.00	28.80	27.15	24.45	42.00	41.25	38.10
	二等	23.00	22.70	21.70	21.00	20.20	19.40	18.60	17.60	15.80	27.20	26.70	24.70
	三等	11.50	11.35	10.85	10.50	10.10	9.70	9.30	8.80	7.90	13.60	13.35	12.35
棗莊	頭等	37.35	36.90	35.25	34.20	32.85	31.65	30.45	28.80	26.10	43.50	42.75	39.60
	二等	24.10	23.80	22.80	22.10	21.30	20.50	19.70	18.70	16.90	28.20	27.70	25.70
	三等	12.05	11.90	11.40	11.05	10.65	10.25	9.85	9.35	8.45	14.10	13.85	12.85
滕縣	頭等	37.35	36.90	35.85	34.20	33.45	31.65	30.45	29.40	26.10	40.20	38.85	36.30
	二等	24.10	23.80	23.10	22.10	21.60	20.50	19.70	19.00	16.90	26.00	25.20	23.50
	三等	12.05	11.90	11.55	11.05	10.80	10.25	9.85	9.50	8.45	13.00	12.60	11.75
濟寧州	頭等	42.75	41.70	40.65	39.60	38.25	37.05	35.85	34.20	31.50	38.10	37.35	34.20
	二等	27.60	27.00	26.30	25.60	24.80	24.00	23.20	22.20	20.40	24.70	24.20	22.20
	三等	13.80	13.50	13.15	12.80	12.40	12.00	11.60	11.10	10.20	12.35	12.10	11.10
兗州	頭等	41.10	40.05	39.00	37.95	36.60	35.40	34.20	32.55	29.85	36.60	35.85	32.70
	二等	26.50	25.90	25.20	24.50	23.70	22.90	22.10	21.10	19.30	23.70	23.20	21.20
	三等	18.25	12.95	12.60	12.25	11.85	11.45	11.05	10.55	9.65	11.85	11.60	10.60
曲阜	頭等	42.00	41.55	39.90	38.85	38.10	36.30	35.10	33.45	30.75	35.70	34.95	31.80
	二等	27.10	26.80	25.80	25.10	24.60	23.50	22.70	21.70	19.90	23.10	22.60	20.60
	三等	13.55	13.40	12.90	12.55	12.30	11.75	11.35	10.85	9.95	11.55	11.30	10.30
大汶口	頭等	43.95	43.50	42.45	40.80	40.05	38.85	37.05	36.00	32.70	33.00	32.25	29.70
	二等	28.40	28.10	27.40	26.40	25.90	25.10	24.00	23.30	21.20	21.40	20.90	19.20
	三等	14.20	14.05	13.70	13.20	12.95	12.55	12.00	11.65	10.60	10.70	10.45	9.60
泰安府	頭等	45.45	45.00	43.95	42.90	41.55	40.35	38.55	37.50	34.20	31.65	30.90	27.75
	二等	29.40	29.10	28.40	27.70	26.90	26.10	25.00	24.30	22.20	20.50	20.00	18.00
	三等	14.70	14.55	14.20	13.85	13.45	13.05	12.50	12.15	11.10	10.25	10.00	9.00
濟南府	頭等	49.65	49.20	48.15	46.50	45.75	44.55	42.75	41.70	38.40	27.45	26.70	24.15
	二等	32.10	31.80	31.10	30.10	29.60	28.80	27.70	27.00	24.90	17.80	17.30	15.60
	三等	16.05	15.90	15.55	15.05	14.80	14.40	13.85	13.50	12.45	8.90	8.65	7.80
禹城縣	頭等	52.95	52.50	50.85	49.80	48.45	47.25	46.05	44.40	41.70	24.75	24.00	20.85
	二等	34.20	33.90	32.90	32.20	31.40	30.60	29.80	28.80	27.00	16.00	15.50	13.50
	三等	17.10	16.95	16.45	16.10	15.70	15.30	14.90	14.40	13.50	8.00	7.75	6.75
德州	頭等	56.25	55.80	54.75	53.70	52.35	51.15	49.35	48.20	45.00	20.70	19.95	17.40
	二等	36.40	36.10	35.40	34.70	33.90	33.10	32.00	31.30	29.20	13.40	12.90	11.20
	三等	18.20	18.05	17.70	17.35	16.95	16.55	16.00	15.65	14.60	6.70	6.45	5.60
桑園	頭等	57.90	56.85	55.80	54.75	53.40	52.20	50.40	49.35	46.05	19.65	18.90	15.75
	二等	37.40	36.80	36.10	35.40	34.60	33.80	32.70	32.00	29.90	12.70	12.20	10.20
	三等	18.70	18.40	18.05	17.70	17.30	16.90	16.35	16.00	14.95	6.35	6.10	5.10
連鎮	頭等	59.10	68.65	57.00	55.95	55.20	53.40	52.20	50.55	47.85	18.45	17.70	14.55
	二等	38.20	37.90	36.90	36.20	35.70	34.60	33.80	32.80	31.00	11.90	11.40	9.40
	三等	19.10	18.95	18.45	18.10	17.85	17.30	16.90	16.40	15.50	5.95	5.70	4.70
泊頭鎮	頭等	60.60	60.15	59.10	57.45	56.70	54.90	53.70	52.65	49.35	16.95	5.60	13.05
	二等	39.20	38.90	38.20	37.20	36.70	35.60	34.80	34.10	32.00	10.90	10.10	8.40
	三等	19.60	19.45	19.10	18.60	18.35	17.80	17.40	17.05	16.00	5.45	5.05	4.20
滄州	頭等	63.30	62.25	61.20	60.15	58.80	57.60	55.80	54.75	51.45	14.40	13.65	10.50
	二等	40.90	40.30	39.60	38.90	38.10	37.30	36.20	35.50	33.40	9.30	8.80	6.80
	三等	20.45	20.15	19.80	19.45	19.05	18.65	18.10	17.75	16.70	4.65	4.40	3.40
唐官屯	頭等	65.70	65.25	63.60	62.55	61.80	60.00	58.80	57.75	54.45	11.85	10.50	7.95
	二等	42.50	42.20	41.20	40.50	40.00	38.90	38.10	37.40	35.30	7.60	6.80	5.10
	三等	21.25	21.10	20.60	20.25	20.00	19.45	19.05	18.70	17.65	3.80	3.40	2.55
天津西站	頭等	69.75	68.70	67.65	66.60	65.25	64.05	62.85	61.20	58.50	7.95	7.20	4.05
	二等	45.10	44.50	43.80	43.10	42.30	41.50	40.70	39.70	37.90	5.10	4.60	2.60
	三等	22.55	22.25	21.90	21.55	21.15	20.75	20.35	19.85	18.95	2.55	2.30	1.30
天津總站	頭等	70.05	69.60	67.95	66.90	65.55	64.35	63.15	61.50	58.80			
	二等	45.30	45.00	44.00	43.30	42.50	41.70	40.90	39.90	38.10			
	三等	22.65	22.50	22.00	21.65	21.25	20.85	20.45	19.95	19.05			
天津東站	頭等	70.20	69.75	68.10	67.05	65.70	64.50	63.30	61.65	58.95			
	二等	45.40	45.10	44.10	43.40	42.60	41.80	41.00	40.00	38.20			
	三等	22.70	22.55	22.05	21.70	21.30	20.90	20.50	20.00	19.10			
廊坊	頭等	73.05	72.60	71.55	70.50	69.15	67.95	66.15	65.10	61.80			
	二等	47.30	47.00	46.30	45.60	44.80	44.00	42.90	42.20	40.10			
	三等	23.65	23.50	23.15	22.80	22.40	22.00	21.45	21.10	20.05			
豐台	頭等	76.20	75.75	74.10	73.05	72.30	70.50	69.20	67.65	64.95			
	二等	49.30	49.00	48.00	47.30	46.80	45.70	44.90	43.90	42.10			
	三等	24.65	24.50	24.00	23.65	23.40	22.85	22.45	21.95	21.05			
北平	頭等	76.95	76.50	75.45	73.80	73.05	71.25	70.05	69.00	65.70			
	二等	49.80	49.50	48.80	47.80	47.30	46.20	45.40	44.70	42.60			
	三等	24.90	24.75	24.40	23.90	23.65	23.10	22.70	22.35	21.30			

臥舖每位每夜

頭等上舖 3.50

下舖 4.50

二等上舖 2.50

下舖 3.00

表內所列票價乃係應向乘搭滬平聯運通車之旅客收取之票價

該項票價係按照當事各路普通票價及輪渡專價並加入特別快車附加費

乘搭此項通車之旅客所帶行李免費重量限額如下。頭等八十公斤。二等六十公斤。三等四十公斤

行李超過以上重量每公里每二十公斤收取運費銀元二釐至輪渡洋五分起碼壹角

京滬路距離里數單程票價及來回票價表

所至各車站 Station To	公里 Kms	單程票價 SINGLE FARES I	II	III	來回票價 RETURN FARES I	II	III
眞如 Chenju	7.56	.45	.30	.15			
南翔 Nanscang	17.25	.90	.60	.30			
黃渡 Hwangtu	23.41	.90	.60	.30			
安亭 Anting	30.99	1.20	.80	.40			
天福菴 Tienfohan	36.67	1.35	.90	.45			
陸家浜 Luka Pang	42.36	1.65	1.10	55			
靑陽港 Tsinyaug Kong	48.24	1.95	1.30	65			
崑山 Kunshan	51.68	1.95	1.30	65			
正儀 Cheni	62.38	2.40	1.60	80			
唯亭 wei ting	68.86	2.70	1.80	90			
外跨塘 Wa kwa taug	77.72	3.00	2.00	1.00			
官瀆里 Kwan tule	83.47	3.15	2.10	1.05			
*蘇州 Soochow	86.33	3.30	2.20	1.10	4.95	3.30	1.90
滸墅關 Hushu Kwan	98.65	3.75	2.50	1.25			
望亭 Wang ting	107.33	3.75	2.50	1.25			
周涇巷 Chow Kinghang	117.32	4.05	2.70	1.35			
無錫旗站 Wusih Flag	123.67	4.20	2.80	1.40			
*無錫 Wusih	128.54	4.35	2.90	1.45	6.55	4.35	2.50
石塘灣 Tsardownwan	139.23	4.80	3.20	1.60			
洛社 Loshe	141.99	4.80	3.20	1.60			
橫林 Henglin	150.26	5.10	3.40	1.70			
戚墅堰 Tsishuyen	156.26	5.40	3.60	1.80			
*常州 Chang chow	167.37	5.70	3.80	1.90	8.55	5.70	3.25
新閘鎭 Sinzaht eng	176.22	6.00	4.00	2.00			
奔牛 Penn u	185.08	6.30	4.20	2.10			
呂城 Lucheng	192.60	6.30	4.20	2.10			
陵口 Ling Kow	202.69	6.30	4.20	2.10			
*丹陽 Tanyang	212.10	6.60	4.40	2.20	9.90	6.60	3.75
新豐 Sinfang	220.25	6.75	4.50	2.25			
渣澤 Chatze	232.88	7.05	4.70	2.35			
鎭江旗站 Chiukiang City	237.96	7.20	4.80	2.40			
*鎭江 Chinkiang	242.02	7.35	4.90	2.45	11.05	7.35	4.20
鎭江江邊 Chinkiay Band	244.00	7.50	5.00	2.50			
高資 Kaotze	254.75	7.80	5.20	2.60			
橋頭鎭 Chiaotoutseng	259.88	7.95	5.30	2.65			
下蜀 Siashu	266.46	8.10	5.40	2.70			
龍潭 Lungtan	277.55	8.55	5.70	2.85			
棲霞山 Tsehsia San	287.54	8.85	5.90	2.95			
堯化門 Yashwamen	296.38	9.00	6.00	3.00			
太平門 TaiPingmen	303.58	9.30	6.20	3.10			
和平門 Hoping men	306.44	9.30	6.20	3.10			
*南京 Nanking	311.04	9.45	6.30	3.15	14.20	9.45	5.40

特別快車附加費　每百公里頭等六角二等三角三等一角五分（另數均照一百公里算）

EXPRESS EXTRA CHARGE I $0.60 II $0.30 III $0.15 Per 100 KILOMETRES PART THERE OF

來回遊覽票價　閱本雜誌七卷十一期

新年特大號徵文特輯

生平之江湖趣味

以收到先後爲序

一、文學家　劉宣閣

歲靡有寧，吾生殊怨，衆生餓莩，寧忍獨遊？年來早不記遊，遑論於江湖之趣哉？然浪迹他鄉，既已江由泛海；少年結習未除，頗具遊行之濃癖 Wanderlust 中年哀樂萬端，豪情驟減；聊述所懷，以當臥想云爾。

遊觀所至，獮不隨環境爲轉移；而感想觀察，收穫逐異。童年隨宦入鄂，誦讀不敢窺園。佳節莅臨，登高可賦。晴川歷歷，芳草萋萋。下馬如虹，情懷似酒。亦徒駭其壯觀，羨其可樂，而不覺其可悲。王子安所謂「勝地不常，盛筵難再，」殆夙慧使然，非我輩常人所可解也。山岳闇然，江湖潛沸。海濱棲息，頗動幽思，爰居陶谷，縱覽山川，白門新柳，玄武青荷，摩挲殆遍，亦擬終老絳帷，不爭世事，江湖生趣，可全其眞，垂老年華，茲焉終古，不敢託於身在江湖心存魏闕也。殆事多拂逆，境始播遷，寄迹鑒湖，謫居嶺嶠，愁風愁水，離羣索居。雖亦乘興登臨，嘯歌永日，而羈旅之思，飄零之感，亦與江湖之趣而驟進；始覺山川可遊，而終不可遊也！所幸媚山諛水，追逐貴遊；假託江湖之趣，此爲獵爵之資；生平尙未承其乏，此則差可告無罪於江神耳。

比年鉛槧終朝，遊興雖存，而機緣苦少。始感此山水之遊，亦人間大不易事。優容暇日，豈我輩所可能；車騎雍容，亦資力所不易辦。而況奇峯異境，別有荆蓁，蠟屐偕行，便投羅網，篤言出遊，我憂更甚。尤要者，則計程固難，而覓侶亦匪易。必也性情可以契合，學養足供觀摩，而後談笑生風，長途破寂，此且任意可以企求？詭譎者流，方謂此等人須於異性中尋之，更覺覓伴之苛矣。然世間果眞有此福人，備具上項條件，亦非胸懷雅澹，眞與山水爲緣者，亦難享得此中眞趣。彼終南捷徑，藉此鳴高；曲江納涼，貫遊爭賞，究非爲江湖而遊江湖者也。陶公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大謝則云：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古今文士中，眞有江湖之趣者，無過陶謝；然陶公善於隱淪，大謝終焉賈禍，此其故可深長思矣。

二、浙江建設廳　唐玉虬

庚申歲，余始離鄉遊燕京。一日，身發寒熱，急裹糧遊西山。或曰：病何以轉遊山？余曰：大病則須南歸耳，人哂爲癡。踰歲，識永嘉鄭曼青于宣南，一日日過午，攜手閒談，出西直門，入我耳，出君口，兩心同一心，忽首忽尾，忽尾忽首，言忘步，步忘路之遠近。行行重行行，忽已至西山之碧雲寺。回首燕京，已離郭三十里，萬家燈火時矣。兩人始皆無西山之鵠也（作目的解）意殊驚愕！樂莫樂兮新相知，有如是哉！遂叩碧雲寺求夜宿，不成寐，呼起步月於中庭。余得風靜松無籟，泉流月有聲句。昔蘇東坡偕秦少游玩月於西湖之龍井，旁無從者，見松影若水藻。相謂曰：何時無月，但世少閒人如我輩耳。以不佞與曼青西山碧雲寺之夜言之，古今人豈遂不相及。余居武清二載，武清漢名雍奴，寇恂封邑也。去燕京三百里，黃沙白草，舉目可憎，顧有令人難忘者，城南沙古屯王母廟有百餘年古海棠一株，開時紅映數里。又村郭遍種杏花，是時余首尾於閩侯陳南陔，花時必往觀。余有詩云：一鞭瀟灑柳堤驂，十日尋春意未酣，斜日杏花紅半郭，銷魂風味似江南。又詩云：一鞭茲別雍奴去，三載無人識姓名，惟有海棠花外路，車中回首尙關情。余嘗作客懷詩云：蕭條人宇內，未見一丈夫。又云：半世閱人青眼少，深宵看劍赤心長。嗚呼！廿載風塵，

人不識我，我亦不求識於人，惟有山川花木，與一二知心良友，則常往來於胸中耳！

三、申報月刊主筆 俞頌華

旅行足以怡養精神，操練體魄，同時還可以擴張見聞，增長智識，實在是一件有益而且有趣的事。因此，我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都喜歡抽出些工夫，到別處去旅行。

我個人單獨的旅行，以及在國外的旅行，姑且不談。單單以在國內的團體旅行而論，我於最近三年間，中國經濟學社開年會時，年年參加會裏佈置的團體旅行，而每次旅行，總是很愉快的。中國經濟學社前年（民國二十年）夏季在寧波開年會，我隨諸社友暢游了天童，育王，普陀以及蔣介石先生的故鄉奉化！去年夏季在杭州開會，我們游了天目山，以及蘭溪，金華等處。今夏在青島開會，又游嶗山，濟南，泰山以及儒教聖地曲阜。這三次旅行，雖觀感不同，然都得到「游目騁懷」之樂。前年旅行時，九一八事變尚未發生，所以我的意興甚濃；去年在全國抗日聲中，見到杭垣與浙東一帶建設事業的進步，於心亦尚宏慰。今年（一九三三年九月）旅行青島，濟南，泰山，曲阜等處，所經的地方和所見的名勝古跡，比前兩次多，并且目覩了魯省民風的儉樸，尤使我覺得中國勞苦大衆的可愛。不過國難已深，到處可以覺察到外患的嚴重，這都使我精神上感受到一種特別異樣的刺激。這刺激雖是痛楚的，但是很有益的。至於在旅途中得到許多與社友交換智識的機會，那是前後三次都是一樣的。

限於篇幅，未能將三次旅行的見聞，一一報告於諸位，但我敢總括的說：團體旅行比較單獨旅行，更是有益而有趣。

此外，還有一點意思，我想貢獻於本誌的讀者：這就是我從前旅游德國時目擊的情形。德國人是好音樂和旅行的。他們於春秋佳日，以及夏季，無論男女老少，都喜歡到野外去游散，或到遠處去作短期的旅行，有人且還携帶了食品和手提風琴等輕便的樂器，以助游興，比較我們國人以「杯中物」及「中發白」消遣閑暇，眞是高明得多了。因此，我覺得我們不欲提倡高尚而有益的娛樂則已，否則旅行和音樂都是我們應得提倡的。

四、杭州市政府 石克士

自輪軌交通，天涯咫尺，國內旅行者已感覺非常便利，遑論國外壯遊。以言代步，舊時水流舟楫與山行肩輿，已成迴憶兒時之印象。然閉塞區域尚有適用上項交通者。山水清遊，轉感興味。略記一二，以當遊蹤，兼以證諸同好。

余最愛步遊，舟遊亦覺可喜。內河航行，若滿江紅，若大五艙，若帆船，若渡船，划子，甚至嘉興蓬船，閩谿菱白，無錫歌舫，秦淮畫舫等類，皆各有其風味。巫峽輕舟惜未領略，以旅行中部而論，舟行漫遊者最好在內河。款乃聲聲，夾以人語，兩岸景物徐徐掠目而過，風俗人情每於靜中領得。以言景物，四時咸宜。又或月明風清，泊舟中流，時聞村鎮更鑼，犬吠人聲，「河洲燈鼓」之景物，時足令人想起太平氣象。昔人謂「瓜州燈火揚州望」，雖爲詩人咏物，不免附會，然隔江燈火，漁唱可聞，此情此景，惟富春江與揚州一帶最盛。山行追憶亦爲兒時遊黃山爲最。時當十月初旬，山下楓紅如染，雜樹凄清。逮上峯頂，則寒氣漸凝，雪花細細。下山再過一峯，又滿山杜鵑，鳥啼花落。一日之間有三季氣候。此中神秘如在目前。天目雁蕩之勝，亦惟作畫圖資料，若黃山玄奧，非身歷其境者不能道，卽道亦不能窮其勝，以視洋海壯遊，僅恃機器收攬形勝者，又不可同日而語。近杭徽公路通車，遊程減短，縮地有術，春光明媚時，會當相約遊侶重來看山，一溫舊夢也。

五、京滬滬杭甬路營業所副經理 程志政

旅行雜誌編者此次以「生平之江湖趣味」爲題，馳函徵文。因思愚平生所歷，雖僅囿於江浙二省，然回念往昔，不乏趣事，摭錄一二，曰「靜趣」，曰「險趣」，曰「苦趣」，曰「美趣」。

（一）靜趣　吾之始得靜趣，憶在杭垣。某年春間，予偕內子綺城游杭，所謂西湖十景者，予等殆已遍游，而轉覺其膩矣。一日之晨，赴虎跑寺，寺中人蹐蹐蹌蹌，不可名狀，而沿途之丐道人，復呼嘯求乞，予厭其煩囂，偕內子覓道出。見道旁一山，有小徑可循。乃偕登焉。山初不甚峻，瞬及其巔，衆山峛崺，四顧無人。維時杜鵑花方盛開，憶趙福元詩「雲鬟繞繞梳翡翠，頳顏滴滴勻猩紅，」句，實爲山景之絕妙描寫，蓋紅綠相映，極霞舖雲蔚之致。信步而下，材落在焉。流水潺湲，琤琤響谷，第闃無人聲，幾疑置身於世外桃源矣。已而有曼歌者，跡之，則山間之採茶女也，予顧內子曰：今日吾儕入桃花源，又似見蓬萊仙子矣，當時之靜趣，至今猶深印於腦海，醰醰若有餘味焉。

（二）險趣　所謂「險趣」者，蓋以所遇之當時情景至險，及後思之，又饒佳趣也。愚固一久思出國者，而迄未能如願以償，因之對於出國之友人，每次必以送別爲快。比一登輪，一似已解放洋之嘲者。某次，予友陸君象韓赴法，所乘達大隆法郵，泊於大陂碼頭，予既登輪，詢諸輪上職員，謂下午六時開行，是時則甫三時許也。因與陸君暢游該輪之各部，談笑甚歡，及至甲板，忽聞鈴聲，探首外視，則各送客者方與離別者牽紅綠紙帶，揚帽揮巾，作依依不捨狀，予大驚，急奔出，纜已將解，汽笛亦作長鳴，甫登岸，輪已蠕蠕而動，設再遲一刻鐘者，予必致被帶至香港矣。回憶當時情景，堪稱險極，然而趣矣。

（三）苦趣　苦與趣，其意義似相反而不可連屬。然吾人於游歷之過程中，靜悟之，誠有於困苦中求得意外之興趣者。某次，值戰事發生，予家當戰區，計難倖免，乃謀遷避至滬，議既決，予偕母同行，時適隆冬，自家至埠，須十餘里，天又大雪，以事急，冒雪而行，車不能前，則另雇一人推挽之。如此凡經二小時許，始抵埠頭，向例，船來皆在午夜，或則遲至明晨，寒窗枯坐，亦殊無俚，乃解衣就寢，睡方酣，而輪至矣。跟蹌披衣，出江邊，月色與積雪相輝映，景殊冷豔，輪在江中，須買棹始可達。舟小人多，風濤又急，危險乃不可名狀，既近輪旁，舟中人蜂擁而登，予幾被擠落江濤中，差幸得登輪，奈避難者以數萬計，已無插足餘地，更遑論官房艙位矣。於是直立終宵，欣賞江上冬夜景色，雪霽月朗，四望皓然。環視左右，則萬頃同縞，千巖俱白，如置身於一粉搓玉琢之銀世界中。雖當時寒風凜冽，手足盡僵，然及今思之，此中有深趣矣。

（四）美趣　愚與內子綺城訂婚後，嘗於春假內偕作南通五山之游，憶尙在四五年前。五山者，卽琅山，軍山，劍山，馬鞍山，黃泥山之總稱。當游黃泥山時，登高下瞰，見江邊有桃花林，植桃殆萬株，欣然同往。林傍山瀕江，佔地數十畝，入其中，綺麥成蹊，紅英撲地，宛若雲舒霞卷，美乃無藝。時林中僅予等二人，且行且語，於此天然圖畫中，類以花好月圓人壽爲祝，斯情斯景，思之寧非趣事乎？

六、小說家張恨水

予自遊卽慕徐霞客之爲人，古所謂讀萬卷書，走萬里路者，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然衣食所驅，二十年來，展轉南北，亦復足跡遍歷十省，較之老死牖下者，或差可自慰矣。

予本皖之潛山人，而生於江西之景德鎭，故對於此地，無時可以忘懷。予生後二歲離去，十歲復往，十七歲時，隨先大人作三度之遊，阻於饒州，未克至，至今心不微憾也。國人於用家常瓷器時，當不能不聯想及於景德鎭，鎭本浮梁縣屬，日瓷未興時，爲全世界之一大陶器工區。鎭上人口二十萬，間接直接，皆食業於陶。鎭上有一參將，率團勇約五百，爲鎭攝治安之用。一司官（典史任之）司政治，兼長司法。又一保甲局委員，則類於現在之公安局長。除一武官外，文官之品級，皆不及今日之薦任官，而全鎭人口如許，除三數年，工人發生一次械鬥外，無他事也。江西人稱景德鎭，不直名之，簡之曰鎭上，鎭上官力不過如此，而紳權則極大。全市紳士分三幫，一曰徽幫，皖南客籍民之領袖也，凡全鎭金融，皆握於此輩之手。二曰

樂幫，則爲江西樂平縣客籍民之領袖。樂本亦饒州屬，與此地爲鄰境。其民筋力强壯，性格慓悍，不於安務農，則盡趨鎮上爲陶工，有事不決，則聚衆執械而鬥。全鎮以此輩爲多，亦以此輩爲多事，故其領袖權力亦至大焉。三曰雜幫，顧名思義，則可知其組織。故鎮上有事，必聚三幫紳士協議爲之處理，政治或武力，均不能除此而措置裕如也。

以上爲予聞之家人，日後得知者。至予十歲時所得印象，則可憶爲以下數事。（一）鎮上除前街後街陳家街外，餘地悉以弄名。如醬油弄江家弄之類。（二）鎮臨一河，水清而淺，小時，喜過義渡爲樂，在渡舟上看河內，遊魚歷歷可數也。（三）沿河岸瓦礫成阜，皆窰中棄物。有托碗底之瓷胚，大如銀元，爲他處兒童所不可得之玩具。（四）鎮人極迷信，於小兒出痘一事尤甚。痘落痂後，爲送痘娘娘之大典，演劇薦醮，而外更燒萬民紙傘，傘之大者，上製人物故事，一傘之巨，有耗銀千兩者。（五）私塾兒童，夜則羣聚爲戲，以善鬥者爲大學長，大學長率全體同學與另一私塾學生對峙，遇則互毆，予曾躬與其盛者也。（六）鎮人病，不信醫而信神。以响轎抬神像於廣場，招道士禱告之。道士對抬轎之第一人，畫符掐訣，以銅鑼兩面，互震其耳，更以响叉五把，搖撼左右。於是其人佯醉，抬轎飛奔，衆人且鳴鑼且响叉追逐其後。招搖過市，觸人畜無礙，或追魂，或採藥，是曰起馬。予所可憶者，如是而已。三十年湖海飄泊，知埋我何地，憧憬於生我之鄉，念人生朝露，世事無常，不僅有恍然一夢之感也。

七、讀者　周靄華

久困塵囂，未得一領山水之風味者，已數年矣。乃者中國旅行社本其闡揚中國名勝，提倡旅行事業之主旨，以『生平之江湖趣味』爲題，廣爲徵文，而下徵及余。余既不文，而又所跡不廣，深愧無以爲對。然山水之勝，人所同好，因旅行社之一言，探奇尋幽之念，能不勃然而興。月之某日，竟因渴望之切，而得於夢寐中一溫舊遊，不可謂非快事，因亟記之，以寄旅行社，以見余對於勝景之渴慕，而亦聊報雅意云耳。道出阡陌間，水聲潺潺，松栢蓊鬱，湖明如鏡，江水如帶，彷彿身登常熟之虞山，而覺心曠神怡。水天一色，風帆沙鷗，湖水若接而實遠，石似平而實險，又彷彿踞坐於無錫之黿頭渚，不覺其惴惴然也。懸崖削壁，嶙峋磋砑，下臨無地，又彷彿身跨劍門之險，駭極而欲狂嘯者矣。忽而一葉扁舟，駕乎中流，盪漾於西子湖間，亭台煥美，樹木葱翠。忽而寺庵參差，古松蒼奇，孤山兀立，江水澎湃，則又若遊於金焦之上矣。披荊棘，履巉巖，或酌泉水而甘，或剝野果而鮮。變化倏忽，遊移無定，一刻千里，正不知其止所也。突聞有音噌然，猶以爲何處古鐘。傾耳而聽，始知聲在室間。亟再閉目，冀續前遊，然而總不可得矣。嗚呼，勝景不常，好夢亦難圓耶，不覺悵然久之。吁，他日如環境許可，必盡歷天下之名山大川，以償此憾。更將擷其精華，復融於夢，蔚爲大觀，豈不更可快哉！

八、小說家　秦瘦鷗

如果說，「老江湖」這三個字確然是一個名詞，而且牠的解釋確然是：「一個常到遠近各地去走動的人，」那末像珍重閣主趙叔雍先生，當然可以算得是老江湖了！而本雜誌的編者趙君豪先生，至少也可以算一個候補的老江湖。可是兄弟自己呢，說老實話，正是慚愧極了！我所見的江祇有四分之一不到的長江，和半截的黃浦江；我所見的湖，祇有一個在地圖上找不出來的西湖。除此以外，我還能說什麼話呢！所以這一次君豪先生要我寫一篇「生平之江湖趣味，」眞把我窘得不知所云，足足担了兩天的心事，好容易給我想起了十二年前我從蘇州搭航船到無錫去的路上所遇見的一幕小小的喜劇，姑且把他寫出來搪塞一下吧。

那一次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緣故，我從蘇州到無錫去，竟捨掉了火車而改乘航船。航船原是中國內地各處最發達的一種交通事業。時間上雖然似乎太不經濟，可是坐位的舒適，確比獨輪車較高一籌，所以營業照例是

很好的。我那一次一個人上了船之後，因爲還是生平初次嘗試的緣故，覺得怪有趣味。聽那些略識之無的野老們談談時事，也頗足解頤。後來船到了某一個碼頭，忽然上來了一羣十幾個人，男女都有，打扮各別，正像尋常搭客一般的並無半些可以使我注目的特點。但是過了一會，就看見有許多人圍在一起賭起來了。一個人做莊，手裏握看一束尋常挖花用的紙牌，一張一張的抽出來，教人家分着「有花的」和「無花的」兩門下注。許多人先是都把錢下在有花的一門上，抽出來看，果然十張有八張是有花的，莊家照例一配二，輸了好多錢。這時候，我看得很出神，旁邊就有一個人慫恿我也下注，而且說打有花的可以穩贏。我那時年幼無知，眞的下了一塊錢的注，不料那人抽出牌來一瞧，偏偏是無花的。但是旁邊那人還是拚命教我賭，說這一次必是有花的了，我又依從了他，結果一連輸了六塊錢。另外有一班人也輸了許多。當然也有贏的人。一會兒，船又到了第二個碼頭，只見那個做莊的脚色和那些贏的人，以及慫恿我下注的人，竟一窩蜂的溜了上去。於是輸的人便都知道是上了他們的當了。同時，船艙裏有幾個老頭兒，便照例的發出了幾句馬後砲式的感慨語：

「啊，我們老早知道這是騙局啊！你們都不相信，便上當了！」

其實他們方才何嘗放過一個屁啊！事後，我又聽到了好幾次跟這個完全相同的故事，據說是江湖上常有的勾當。

九、文學家徐雲石

余幼好自異，亦遂欲遍歷奇異之境，以副余之所期。車轔馬角，月坂星坡，皆爲余畢生經歷之點。顧細數萍蹤浪影，所涉無多，又癖耽山水，於都市社會情形，雖一一身經，率如秋風之過馬耳，絕未一爲措意，自問諸不足以告讀者。且向之所得歷經，記述以貿同人，此時蹤伏鄉關，隆冬槁臥，於何載筆乎？特性之所好，端在出游，比年以來，又覺略有所知，不敢自祕，姑爲概括之詞，略揭余生平旅歷之趣味。讀者其弗哂其拉雜歟？

余每謂吾人喜怒哀樂，大都由於環境之束縛而造成之。自呱呱墮地以來，除成童丱角時之不識不知外，莫不汲汲於家計之經營，小者奪利爭名，大者闢疆展土。充其所至，雖殺人流血而不恤，試問所爲何事？質言之：無非竭盡心計於家庭之享用耳！於此家庭範圍中，毫毛不能自放，得而喜，失而怒，得而樂，失而哀，一一爲環境所指使，至完全喪其自由。究之吾人一生，優游於天地大自然中，如魚之在水，鳥之在林，儘可飽享逍遙游觀之樂，鬱鬱居此，徒自苦耳！出游之人，乃第一能脫離家庭之環境，且時時變換其範圍。愁苦之夢，不現於眼簾，快樂之神，日隨其鞭鐙。出門一別，萬事都忘，事事從心，頭頭是道，世間美味，孰有逾於是者乎？

余非欲以旅游之樂，故滿其詞，以引起家居者之歆羨也。試觀汽船之中，火車之上，每日奔波者幾何人？每年出入者幾何人？成千累萬中，其享快樂而袪煩惱者，殆不數數覯，蓋束縛於名利兩字耳。出游之人，尤須超出於名利之外，斯遊觀之樂，乃能鍥合清淨之頭腦，而起油然沛然之作用。否則耳目是而精神非，選勝探幽，不移時而形勞體倦。披星戴月，不逾日而意懶心灰，所謂酣嬉閒適之謂何也。昔徐霞客之出遊也，窮年累月而不厭，千辛萬苦而不辭，彼豈別有所圖而爲是耶，明知其味佳，不惜蹈艱險以赴之耳。抑豈第徐霞客爲然哉，萬國步行團，世界探險隊，時時見之報端，海上亦多接踵而起者。譬啖諫果，味味回甘，譬食江瑤，人人讚美，善游者當俱領此同情矣。

顧余於出游而咀嚼其滋味，在此滋味之烹調中，則有三賴焉：其一曰畫，現游時所賴也，其二曰詩，游過時所賴也。其三曰圖書雜誌，未游時所賴也。何謂賴畫？畫之種類，乃包括攝影術而言，攝影所未盡者，則以畫畫之。蓋畫之範圍廣，而攝影之範圍狹也，舉凡風俗習慣之不同，人

物舉止之各別，山川道里之考記，金石文字之搜尋，皆可以攝影佐之。若夫遙山近水，疊嶺層峯，大氣包容，咫尺千里，則祗宜輔之以畫耳。何謂賴詩？勝游已逍，歸途追憶，迷歷情形。早經託諸歌詠，雖殘章斷句，不無掛漏之譏，而俯唱遙吟，偏有溯洄之想。他日者，一經披覽，其舊游剩影，宛在目前，寧非至快。詩中有畫，古人不余欺也。若在未游之前則，先所游之地，必須研究。名勝指南也，職方圖考也，山經海志也，細細搜羅，藉作途中鴻祕，惟年湮代遠，情景不同，又必急求最近導師，則本雜誌乃亦爲余所依賴之佳編矣。善烹調者，必藉鹽梅，此三者寧非余之鹽梅耶？

然余雖有三類，而所抱出遊之宗旨，則別有二端：其一爲有膽，其二爲無念。蓋余之目的，恆在登山，既詠長征，除水行之舟，陸行之車，爲不常有險外，一旦入山，則匪盜出沒之險，徑路崎嶇之險，飲食粗惡之險，睡眠紛擾之險，隨在皆是，而善游者如不見之，但知淬勵精神，以奔赴困難，一若千磨百折之中，別有奇鮮異味之可嗜者，則膽力尙焉。蓋登山非險，平地爲險，古人所謂不蹶於山而蹶於垤者是也。視之若險，其實非險，謹小愼微，履險如夷，則險者夷矣。古人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是也。且境非奇險，則大妙不呈，愈險愈奇，愈奇愈鑿，於此中殆別有會心焉。頗憶前年當度越太華山之長空棧時，以爲蒼龍嶺之險不足言矣，後登大上方，乃知其險更在長空棧上。蓋長空棧之鐵索，完整可攀，而大上方之鐵則，衆半有半無，兼以流沙浮滑，荒峭難攀，手足俱無可使力，此則長空棧之險，又不足言矣。人世間何處不險，而尤莫險於人心，登者山但持之以鎭定，自可從容探索，不煩焦慮也。至於無念，尤爲出遊要著，蓋我等出門，早應將其他一切，置之度外，或倘眷戀家園，興懷婦孺，短時小別，彷彿三秋，卽在客中，此情何以自遣，揆其結果，恐將廢然而返耳！故於出遊之先，必須早爲籌畫，征軺既戒，則百念爲空，無論何項，罔足攖其胸襟，不問誰人，得以阻其銳氣。由是一出再出，習慣自然，隨手資糧，簡單行李。居家者既視若無視，出遊者亦漠不關心，而汗漫之志願償矣。

出遊之宗旨雖定，尤須進而研究趣味之發生。以余所見，趣味之濃，殆莫過於登山臨水矣。就山而論，其怪怪奇奇，每出人意料之外。雖善畫者不能狀其形，雖善文者不能逃其理。因象定稱，則失於移步，因物賦類，則艱於指名。古人所謂博厚高深，離奇峭拔，險仄詭幻，秀冶幽析者，卽一山足以包之。況乎風泉雲瀑，月谷煙林，石作波濤，花爲錦繡，行行入勝，處處呈奇，眞尤物之移人也。至於水之情形，盡人皆知，然因山得水，其水斯奇，因水傍山，厥山乃妙。相得益彰，卽相需爲用，善觀者能見其大，卽能指其深。是以觀水之貌，不如觀水之神。狀山之膚，不若狀山之骨。余向者曾以五老峯之突兀排奡爲峻雄，而不知黃山石筍之逋峭特甚，尤爲可喜也。曾以大龍湫之飄忽飛灑爲遒麗，而不知銅壺滴漏之屈曲有致，尤爲可喜也。人固各有所見，亦各有所甘，嗜好不同，儉饒互異。然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古人已先我言之矣。大音希而大味淡，誠不必盡人索解耳。

余文至此，方欲得一結束，幸恰有一事，足爲同志告者：憶余在游程中，曾得最愜心而最有趣味之件，卽羅列諸友人，各吐其生平得之意游蹤是也。當余在某高山頂上時，風雨狂飛，四山濤捲，余第遶且不寐。甲友曰：余生平所見，最奇莫如雲。方與友同飲山巔小亭中，狂雲忽來，陡然一落，對面不能相見，彷彿平空布障，卓立座前。急起出亭，視亭外喬柯，忽下斷其根，而上裂其枝，枝枝如虬龍，滿天飛舞，不覺之爲拍掌叫絕。乙友曰：余生平所見，最奇莫如日。余觀日出多矣，惟此爲奇。當余於黑夜登峯時，墨不辨指，未幾而東方發紅光矣，羣日躍出，數之可十二球。於是互相跳躍，糾結不已，量其高度，約出海面二三丈，正動盪閒，忽一時俱墮，天昏黑如故，又未幾而紅光又現矣。一大日球突起如廣輪，纔起卽落，落而又起，如是者數次，乃漸緩漸升，一若不勝其奮鬬力乏者。其起既定，實光四射，

金蛇萬道中帶有赤芒，彩耀之奇，人世罕匹，余幾無以狀之。直至數丈高而寶光始漸斂矣。丙友曰：余之所見，以智慧燈為最奇。余皈佛人也，當余宿五台山之北台寺時，纔五月間耳，風雨交加，一如今日，增寒逼人，乃至重裘不溫。寺外有大石，砥平若鏡，余膜拜禱祝其上，方一昂首，奇燈忽現，漸現漸多，遠近上下，飄忽飛舞，光有綠色紅色白色，甚至五彩。遠者似在山下，而近者手若可捫。回視己身，不知何在。恍恍惚惚間，萬星俱滅矣（按此燈在北五台名智慧燈。在峨眉名神燈。在南五台名聖燈。名雖不同，其燈則一。）余曰：諸君之觀止矣，惜余尚未能遇之也。游山之同志乎，其亦聞而興起乎！

十、申報主筆 武廷琛

人生浪跡江湖，須有四要條件：一流動生活，二活潑精神，三通曉方言，四研究攝影，方有趣味可言。說也慚愧，不佞生長海隅，身裁短小，但不精悍，且當時尚無交通利器。偶赴府城，必坐帆船，幸而一帆風順，當日可到，否則須悶坐船艙三四日。晉省則更不便，踞坐烏蓬船，既須過壩，又須拉縴，勞頓可知，遑云樂趣？及至盛年，遊歷江漢，頓覺胸懷一豁，乃以生涯固定，又苦言語不通，落落寡歡，何能恣意遨遊。黃鶴樓頭，鸚鵡洲邊，偶偕二三友朋，略一涉足，江山如畫，未能攝入鏡頭，留作紀念。回首當年，風景依稀，僅縈夢寐而已！綜計不佞生平，北不登長城，南不踰嶺嶠，頻年足跡往來，祇此江海短程航線，故趣則無有。無已，試言其味。不佞原籍定海，平日菜餚，當然以海味為多。但不佞獨嗜青蟹。此蟹土語蝤蛑，大者如盆，小者如碟，蟹肥如嬰孩之拳，燒而熟之，紅潤可愛。碎殼取肉，潔白如膏，鮮美可口，以之佐餐下酒，味勝洋澄大蟹。濱海斥鹵，不生美果，惟閩販叫賣鹽漬餘甘，食之別有風味。此果形如小青梅，核有輭刺，初食味苦，稍久回甘。曾著錄於友思吳都賦，上海則不經見。及居鄂垣，又得一嘗異味。每當秋末冬初，紫薹苔菜上市，熟薦盆碗，湯呈紫色，食之甘美。較之蘇浙薹苔，更覺釀醲有味，耐人咀嚼。此菜植於郊外洪山寶通寺一帶，易地變種。昔清湖廣總督官文罷官回京，思食此菜，命人取泥移植，輒有踰淮化枳之嘆。中國地大物博，山珍海錯，見於詩人吟詠文士品評者，不勝枚舉。但不佞未嘗親嘗，不欲有所論列，惟所耿耿於心者，時聞友人言，松花江白魚味鮮，為關內魚類所不及，安得最短期間，還我河山，光復舊物，定當買棹一遊，飽嘗美味也！

十一、中央大學教授 阮毅成

余無特殊嗜好，惟愛旅行。國內各地，遊蹤所及，前已寫浪遊雜記，刊小說世界。旅歐數年，足跡遍英法德俄瑞士，自覺最足留戀者，惟萊蒙湖與阿爾卑斯山之白峯耳。既已為本刊寫萊蒙湖一週記，復以新年特大號徵文之便，略補記白峯之遊，以供同好。

十八年初夏，暑假將始，巴黎人士紛紛出外旅行。四五星期前，卽有種種旅行結合，大致不外登高山，赴海濱二途。余以不善海水浴，反不如登山小住，既得涼爽，尚可讀書。乃決計赴法國南部阿爾卑斯山區域內，擇一鄉村消夏。遂由奧賽夫人介紹安西附郊某農家，為避暑之所。其地距安西車站十五公里，係上山道路。房主乃一老農，有小屋兩楹，夏季用以出租。家有汽車鋼琴，亦略知世界大勢。余等乃卽寓於房主已屋之樓。

余等生長於平原區域，山居生活，尚第一次也。其地拔海五百餘公尺，一村之中，只十餘戶，咸以農為生。下山八公里，有一村較大，有教堂，有公墓，然亦木屋數椽而已。似此山巔，居然電燈，自來水，汽車，公路，郵政俱全。同居狄秀夫婦有子鶴，乃年方十五，在中學肄業，清秀聰明，尤善辯解。每日晨夕，必來邀余等往山中散步，一日竟迷歸途，久久始得平。時攀登山巔，且走且息，且息且談，樹林之中，牧場之上，與鷄犬羊牛馬豕作朋友，誠生活史中應有之一頁。

阿爾卑斯山脈之最高峯，曰白峯，終年積雪不化。其流下者，積成為冰，稱為玻璃海，此歐洲之名勝，為舉世所

著聞。白峯非常人所能登，自余等高處遠望，天氣晴朗時，亦可見其一角。欲暢觀之，在法國境內，實以 Charmon-ix為最佳，去安西可一百公里。每日有遊覽汽車前往。車例以晨七時發，先沿安西湖行，波平如鏡，淸氣撲人眉宇。後卽登山，愈轉愈上，直至高出海面一千五百尺，始復下山。沿途崇山峻嶺，每生高處不勝寒之概。Charmonix城，每日四方遊者相接，摩肩擦背，揮汗成雨。再換趁空中電車登山，車懸以三綫，下固無軌道可遵，上亦無其他支力，僅恃電力提升，蓋有如電梯而略帶斜形者。計上登又二千公尺，約十分鐘。其處有飯館咖啡等，可資休息。再繼續步行約半里許，四圍盡係雪峯，不能再進。最高之白峯拔海五千餘公尺，矗立於前，玻璃海橫過於右，誠有不知今日何年乘風歸去之感，且白雲時起於足下，將諸峯橫截為二，天與雪一色，雲與冰不分，昔之所謂琉璃世界，當不過爾爾也。

自 Charmonix 趨安西，苟不遵原道，可走山谷，均係傍山築路，下有流澗，兩山夾峙，樹木茂盛。車行東西迭轉，連為六折，愈轉愈幽，愈折愈美，九溪十八澗之景，乃復見於此。余等以房主盛意，時以汽車相假，安西近郊一山一谷，莫不為搜奇所及，然除白峯外，我國名勝實有過之者。其後在日內瓦格里羅布爾，均一再眺望白峯，終覺模糊迷離，遠不若安西道上之親切。緬懷昔遊，不可復得矣。

十一、正始中學　石凝碧

在這十丈軟紅塵中度着鴿子籠生活的我，眞覺豪氣已除，生趣都盡，那裏還夠得着侈談江湖趣味。雖然十年浪跡往事如煙，為欲紀念過去，憧憬將來，使我不得不糟塌一些旅行雜誌的篇幅，寫出我一己的陳迹：

我是一個患暈船毛病的人，而偏偏生長在九峯三泖間的水鄉。根本上似已不能享受「湖海為家」的樂趣。在十歲左右時，離吾家二十餘里之外氏家，常常搖着自備的木篷船來接我和二哥哥同去小住。每一個小孩子的心理，誰都不顧到外婆家去拆天拆地的玩玩。可是我見着了蛹殼式的木蓬船，祇有發怔，畏懼，趲進了中艙，尤其是悶發慌。雖在着山明水秀的航程中，款乃聲聲，兀自感不到什麼興趣。陸放翁咏漁父詩云：「恨渠生來不讀書，江山如此一句無！」那時是否為了我沒有讀書而不能領略這美妙江山吧？！不，我患着與「湖海為家」敵對的毛病——暈船。

世界上一切的事情，決不是絕對的。就是愛和憎，也決不是一成不變。我是懼怕航行的人，由暈船而懼怕航行的人，在二十年前的我，確是這樣；而現在呢？我不但不懼怕航行，而喜歡航行。恨不得常常置身於洪波巨浸中，一舟搖搖，物我俱忘。而使我引起航行興趣的一次，却是十年前的今日——由上海到杭州水道中。這時齊盧之變觸已歇，滬杭路早車已通行無阻。如果要到杭州的話，誰願舍着價廉穩快的火車，而坐着貴資七八元，費時三日全夜的內河輪船哩。然而當時的我和伊——嫣，確有不得不坐輪船的趨勢。因為我們已犯了一樁法律所不許，一般道學家所不容的事情——私奔。這原不算一件希罕的事，在現在所謂一班大人先生們，遇着和我們同樣的事情，原可以不顧一切的做了，有誰來非議。然而我們終究是弱者，我們不能和惡勢力正面作戰，終於宵遁了。

輪船是停在蘇州河內的一個內河輪局碼頭上，我們從×××路臨時家庭中携了兩件行李——都是我的，嫣却光是一個人，沒有什麼行李。——趲進了白牌汽車。這時眞好像被獵犬追慌了的一對小兎兒，探出洞來另謀生路似的。還時時提防着被獵人瞥見。雖然有出了一個月租金，住不上十天的二房東嫂嫂，在弄口懷疑着。我們到了輪埠，是在下午五時左右。雖在初冬天氣，還不十分黑暗。我們包了一間五六尺見方的所謂官艙。塵垢滿沾，艙底還有一二寸的積水。恐是平日堆裝貨物的處所，難得有我們這種冤桶當做房艙吧？我們略事拂拭，就

把舖蓋打了開來，攤在戲箱式的坑床上。預備船一開動，納頭便睡。使在這錦衾溫馨中，離別了恐怖之窟！偏是這條船故意作怪，一小時，一小時的挨着，老是不動。岸上的小販，提着水果來兜售，又是呼嘯吩呶，着實可厭。正想索性把蓬窗關了，忽又想起我們在船上，不是三兩個鐘頭可到的。中途假使需要這些東西，一時也無從買起。於是我們就買了十餘只文旦，幾串香蕉。不久，黑暗已籠罩了大地，小販也不到船上來了。隔着一層板的統艙裏的乘客，已繹絡的裝滿了。他們萍水相逢，已在那裏攀談了。有的展開破毯，一霎時鼾聲大作了。惟有包圍在恐怖氣氛中的我和嫣，只有煩悶，焦燥，對着一枝白禮氏燭光發怔！這樣度日如年的又挨過兩小時光景，已是九點鐘了。這時船上才發出了一聲怪叫，才如午睡初醒時的老牛，馱着糧車開始的動了。過了外白渡橋，折向南黃浦時，我們沉重的心弦上，好像掇去了一塊巨石。而奇景當前，又令人轉愁為喜。原來沿着黃浦灘一帶的電燈，在黑魆魆的浦心中望去，眞若羣星攢聚，凝成一片光明。俯視江中倒影，又若萬道金蛇，飛舞不定。我們雖常住在上海，雖常在晚間徜徉於黃浦灘，却從沒有感覺到這種奇景！這時我們竟忘了一切，竟忘了是繒繳餘生！船過了洋涇浜，燈光漸漸稀少，巍峨宏麗的大廈也少了。過了十六舖以後，祗見一條條豎着尾巴睡熟了的沙船啊！我們離了上海了！我向着嫣這樣的歡呼着。

第二天的侵晨，我在朦朧中聽得「吓千」「吓千」之聲，連接着不斷。這時的嫣，早已格格地笑個不住。她本是個喜歡笑的人，加着這隔室統艙裏的不知那一位老者，竟像患了打噴嚏病似的，一來總是幾十下「吓千，」嫣更是笑個前仰後合。我最初還埋怨她道：「人家打嚏，有什麼好笑！」不料這老者眞是奇怪，停了不到一二分鐘，又開始他的打嚏工作了。於是嫣在第一週笑聲未歇時，又復加强她的笑聲。我見着嫣的慫態，和隔室老者的特殊聲音，這時也忍不住縱聲大笑了。直到侍者端進早餐，才止住了笑。那時的老者，恐怕也在那裏進早餐，「吓千」之聲，於是暫止。但每當淸晨睡夢初回，此嚏老人必「吓千」聲作，作則大嫣必笑。直至第三日後船到拱宸橋上岸，才不復聆此異聲。但我們旅途中的寂寞，多虧這位老者消去一半。聞醫家言：「人生每日大笑三次，勝服補劑！」然今日之嫣，井臼親操，兒女煩擾，不聆其笑聲久矣。安得此嚏老人為吾比鄰，日日為嫣輾然一笑耶！嚏……

船中飯食雖甚粗糲，但胃口反大好。我們常常等着想吃飯。竟像鬧着飢荒一般，一頓非三四碗不飽。不知何故？據說在船上的飯，比了陸上的味道來得好吃。這話我在今年新寧紹試車中證明了，因為那天我們同事有七八位去參與試車典禮。當船開出了三夾水，就傳開飯不一會，飯鑼噹噹的響了。大家都爭先恐後的擠向飯廳去。可是到了那裏一瞧，十幾桌的座位上，早已坐滿了人。原來這些人都是機警不過的，沒有等到打飯鑼，先自坐好了。而後面的人還在擠進來，想解決吃飯問題。可是只好站着看捷足先登的人吃飯。而這些吃飯朋友，偏偏好整以暇，不肯三碗兩筷的裝飾肚子；還要啤酒啦老酒啦的淺斟低酌起來。使得站着看吃的人，個個饞涎欲滴，咬牙切齒。我們捫着空肚站着恨着，只是奈何他們不得，後來我們開了個會議，因為我們一起恰好八個人。就以附近一桌坐着一半女人和小孩的為假想的根據地，因為女人和小孩不會喝酒的啊。我們不但整個的認定了一桌，還散開了隊伍，每人各自虎視眈眈的監視着席上的一員。好了！一個女客起來了，這是老張的地盤，老張就在這十個絕不相識而正在大嚼的蕪生人席中，赧然就坐。接着老蔡，老周，老陳夫婦，都坐了。最後只有我還是站着。因為我的前任是一個酒鬼，吃了兩瓶啤酒，還要吃三碗半飯。直等得我兩眼發㾪，才算卸任。我們於是忙着叫茶房換檯毯，擺杯筷。不久都安排好了。我們都很同情的相約不吃酒，——就是要吃五臟神也不答應了。廿分鐘後，我

們的桌上，還是一張桌毯，八副杯筷。眼看着一盤盤熱騰騰的佳肴往鄰桌上送。我們這時也顧不得禮節，也忘了是輪船公司請我們白吃的飯，拿起筷子，敲着杯兒催喚。當時雖有茶房跑來招呼道：「就來！」「就來！」但是「就來」兩字，在時間上是很籠統的，不知是幾分鐘後「就來？」還是一小時後……明天？……我們雖得到了這種口惠而實不至的答覆，不能認爲滿意，但也只好希望他「就來！」飯是終究吃着了。我們撐腰挺頸的走出了膳堂。各人臉上，都不像先前的「面有菜色」了。這時我拿出錶來一看，正是十二點鐘。這却使我驚奇了！我們操記者生涯的人，平日在這時候還睡在床上咧！「船上的飯好吃，」這眞使我得到了一個有力的證據！

我和嫣在滬杭班輪中權作蜜月旅行。這種情況，確是我生命史上值得紀念的一頁。船到了拱宸橋就停靠了。當晚就在拱埠一家旅館內寄宿。六毛錢一天房間，比上海大飯店裏七八元的還要大得多！當第一個晚上，正我們好夢方酣時。房門上彭彭幾下，接着幾聲「查房間！」「查房間！」俗語說的好：『日間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我們懷着鬼胎的人，這一來眞吃驚不小。嫣呢？他嚇得幾乎哭出來了。這時我比較的還鎭靜些。一面安慰着伊，一面披衣下床，開了房門，進來了三個人：一個是憲兵，一個是警察，一個却是旅館裏的帳房先生。當由憲兵老爺盤問姓名籍貫來蹤去跡，我就很爽脆的答覆着，他們也就走了。以後到了晚上，他們因爲已查過的，也就不來查問了。

第二天早上，我獨自一人驅車進城，找一個患難之交的老同學，——他是當地人——請他設法安頓。他也慨然以古押衙自任。一口應允了。這樣我們住在拱宸橋旅店，一連七日。才由我的同學找得了一個住所，就在淸波門內馬宅。這位居停，原是我同學的親戚，所以十分穩妥。我和嫣既由海上征鴻而作西湖逋客，日日徜徉於山水之間，其樂固不減南面也。猶記與嫣游湖上詩云：

暮靄蒼蒼翠壓堆，扁舟載得美人回。
西湖也有滄桑感，不見雷峯夕照來！

雪後泛湖云：

西湖景色久尋思，遷客登臨必有詩。
聞說西施宜淡抹，我來恰見晚妝時。
卅里湖光一色栽，美人眉黛爲誰開。
孤山背後梅千樹，不見高人踏雪來！

此後海上友人，亦稍稍知吾等踪跡，拜花詞人來詩云：

鐫來凝碧幾人知？絕項聰明絕項癡！
一事輸君饒艷福，聖湖春色箇儂姿。
客中月色尙朦朧，重睹紅丫細篆工。
空有吳箋三百幅，海天何處覓征鴻？
（凝碧按拜花之嗜予書，猶唐人之嗜痂也。）

我們在西子湖邊住了半載，事情也就不解決而解決了。滿擬終老此鄉，可是我們生活上已發生恐慌。關於這些事，我在「西冷憶舊錄」裏有着下面的幾句話：

……前歲既以避弋去滬瀆，偕嫣君隱于西子湖畔，賃馬氏之小樓居焉。樓廣不逾丈，負郭而處，可瞰全湖。游舫點點如鷗，可狎而玩也。余既失意，入夜恆與諸少年博。博輒負，深夜始歸。嫣君披衣立應門。寒風吹，袂齒牙振振相戰，無慍色。半載而囊罄矣！始惶惶焉將爲畸人也；迺乞食城中，粥書爲活。伸紙調墨之後，嫣君任之。或不愼，墨沾襟袖間殆滿。而涂鴉所獲，猶不足償一衣之値。則廢叉然相對而爲牛衣之泣也。……

因了上面的原因，所以我不得不重來滬上，過着鴿子籠的生活。噫！「少年子弟江湖老，紅粉佳人白了頭！」一生平之江湖趣味，就在這裏告終！

* * * *

十三、 鐵道部業務司長 俞棪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畸人俠士，恆意言游，然游亦未易言也——無恬澹之胸襟，不能原委山水；無濟勝之支體，不能搜剔幽秘。無湛深之學識，不能抉擇利病。周官歷辨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司馬遷創河渠書，班固志地理，范蔚宗志郡國，推而國風二雅所陳，禹貢職方所紀，唐宋以後，郡縣有志，寰宇有紀，莫不詳列山川風土，以爲農田水利施政立教因時制宜之具。其間蟲魚草木之產，兼資多識。凡此諸端，曷莫非從游中得來，絕非壹意於描摹點綴，托興抒懷，徒爭文章附麗之工也。是以張騫甘英之歷西域，通屬國也。都實之至吐蕃西部，窮河源也。亭林之環歷邊塞險要，著郡國利病書也。胥以民物爲己任，卽裁成輔相寓其中，䝨僅以游爲尋勝之資，消閒之助而已。中國旅行社徵言于余，爰述游之趣味及感想如此。

十四、 青鶴雜誌主筆 陳甘簃

中國旅行社以「生平之江湖趣味」爲題，徵文於不佞，未敢以忙辭也，抽空寫一二事塞責。

往者，楊杏城先生泛艇杭州西湖中，康聖人亦乘小舟經過，兩舟既近岸，警士列隊舉鎗示敬，聖人正色曰：余閒散人也，素不預國事，此來爲盪滌心胸，當道斯舉，毋乃太多事耶？聞者皆匿笑，實則警士爲護衛楊先生而設，康固知之矣。

姚某居故都，自夸善相人術，因有半仙之號，顧名思義，是其術精而未精也。一日，余兄約余偕訪之，半仙屈膝端坐，合十閉目，喃喃有聲。問余兄年齡畢，張目曰：若前生是一和尚，還俗作官，累擢至道員，因案革職，永不敘用，今則銀行家也，致富可待矣。及余問亦如之，曰：若前世亦爲僧，還俗入仕，以道員終，今則軍事家也，宜得地盤矣。余大駭，幾不能耐。笑對之曰：誠如所言，吾兄與余前生何盡同，今世又何以大異？半仙閉目沉思良久，不能置一辭。余乃大悟。謂余兄爲銀行家者，見其面團團而寬袍大袖，瓜皮式其帽，紅絲結其頂也。指余爲軍事家者，時余方有事某方，出恆穿軍服，而皮靴長及於膝也，是謂之半仙歟？

錢芥塵爲余言：邑廟蔡鄂子頗通子平，謂驗諸自身而信。約往詣之，及見，長髯飄飄，不識者，幾疑于右任在此白相。余以八字睞之，蔡略審視，曰：賈人耶？不似。軍人耶？不似。文人耶？更不似。余曰：然則何如人？蔡曰：聰明人也。余曰：聰明二字太簡，尚有說乎？蔡曰：經商必富矣，它非所知也。余大笑，曰：詎有八字而全盤金水者，而不讀書耶？子誤矣，隨以雙毫銀幣置於案，不顧而去。

十五、 讀者 徐京

我喜歡旅行，可是我的旅行，並沒什麼目的，僅僅因爲趣味的追求而已。旅行的趣味，決不是簡單的筆墨所能形容，而且各人有各人的心緒，各人有各人的感覺；很多人不辭長途的跋涉，寒暑的催迫，繞着地球步行；很多人冒着生命的危險，費了大宗的金錢，攀登最高的山峯，也都是爲了趣味的追求，我們知道，最大的趣味，多發生在不平凡的境遇裏，要找不平凡的境遇，當然也得不平凡的努力。

我限於俗務，不能遠行，但我每次短近的旅行，也喜歡尋找些不平凡的機會和趣味，生平好奇，江湖愛好，也與人家相殊，人家旅行要擇春秋佳日，我却喜歡雨朝月夜，晦暝變化的時候，覺得別有趣味。記得去年，當大雨滂沱的時候，去遊善權洞，（洞在宜興）國山下溪水暴漲，遊船不能攏岸，涉水前進，一進山口，就使我驚異，洞前的一縷細泉，今天驟闊十幾倍，勢如奔山倒海，千軍萬馬，白浪翻騰，聲如春雷；一轉身後洞崖上，又出現一道白龍，扭身洒尾，撲空作勢，我喜得幾乎叫起來，雄心與瀑布俱化，眞不知我的身體還在人間。一霎時，雲散日出，浴後的羣峯，吻着層巒，山後穿出一道長虹，直貫晴空，遠處輕輕傳來雷響，平凡的山中，早變成綺麗的仙境了。

寫到這裏，想起學生時代旅行京口，遇着下雨，同學們都小鳥似的躲在屋裏，我獨自携着雨具，登北固山，山

上遊客只我一個，來到山頭回首一看，鎮江的都市已被烟雲濛蔽，東面的象山焦山，西面的金山銀山，都浮在輕紗裏遊戲，雨點乍稀乍密，山影乍濃乍淡，變化莫測，也是一次奇遇。

幾次遊西湖，都不感到什麼趣味，只有當那夕陽西沉，晚烟四起，湖光浮輝，蕩舟烟中，遠鐘乍動，此情此景，最使我不能忘懷的。

不僅愛雨愛烟雲，我還愛月，秋月與春月，多麼不同，新月與滿月，多麼相異，我有一次在西子湖畔，獨自夜遊到曼殊尚人墳，濯足湖水，那晚是有月光的陰天，一種幽寂柔和的空氣，別有一般甜靜趣味，至今回想，恍如目前。

江湖是靜的美，烟雨月色，是動的美，靜的美趣味有盡，動的美趣味無窮。我要打破春秋佳日旅行的觀念，有事業的人，只能有暇卽行，誰能等着春秋佳日呢？本來不平凡的江湖趣味，並不在春秋佳日。

十六、 時事新報記者　湯增敭

雁蕩山水久擅佳譽，憶在甌時曾作茲山之遊，雖爲時甚促，僅覽其一二，而遊屐所經，已嘆觀止，歸而記爲文，幷告未遊者，然山景詭譎，不能狀其萬一也。

雁蕩山中多飛瀑奇峯，層巒幽寺，天爲之接，雲爲之吻，其始入也，碧樹參參，得雨翠滴，山青映水，竟川含綠，芙蓉峯天柱門之壯觀，梅雨瀑之輕綃，二仙峯之凝神靜視，小錦溪之底石紅綴，羅漢寺之精邃，燕尾瀑之分瀉，白岡尖之秀嶂分霄，層巒剌天，是爲雁蕩諸峯之最高者。四行則有馬鞍嶺之崇峻，連珠瀑之飛噴，靈巖峯之森峙，天柱峯之偉立，坐靈巖寺，可望五老，三賢，金鷄，玉筍，雙筍，犀牛望月諸峯，各具其勝，山中東南則有北斗洞，觀音洞，靈芝峯，將軍洞，安禪谷，天窗洞等等佳勝，美不勝收，然余之尤所驚喜觀覽者，爲龍湫二瀑也。

大龍湫瀑高六十餘丈，廣可丈餘，傾瀉而下，如白練懸空，奔騰澎湃，迫之視之，又如白龍婉嬌，霧氣迷漫，又若白雲飄渺，蜿蜒出岫，因風激蕩，瞬息萬變，洵奇觀也。瀑旁多摩崖，題有康有爲「白龍飛下」四字，舊有觀瀑亭，今傾折矣。

小龍湫位於天柱峯左之雙鸞峯，與又左有獨秀峯，獨秀捲圖之間，有瀑飛至，卽斯瀑也，舉目仰觀，如白龍蜿蜒而下，水花飛濺，又如積雪，散爲雲霧，旋轉而下，亦山中之奇觀也。

年來寄跡江湖，奔走風塵，俗務羈身，形役神勞，然於雁蕩之奇觀逸趣，未嘗稍忘，寤寐間猶能入夢也。旅行社同人以「生平之江湖趣味」題索文於余，爰記數言，聊答雅意云爾。

十七、 申報主筆　瞿紹伊

人生半百有奇，而無建樹，昔人所謂不足畏者。余竊謂富貴在天，窮達有命，不必立德立功立言，苟爲吾之經歷所聞見，亦無往而不可僭爲吾之成績。蓋天生我材爲有用，吾小材且小用，亦不虛天之所生矣。友人趙子君豪主編旅行雜誌，乘國難期中，於民國二十有三年元旦，發刊新年特號，以生平之江湖趣味爲題，徵文及余，余苦無以應，又篤以三四百字爲度，視明清時代之八股文爲嚴。欲縮三十餘米之所接觸而筆之於書，亦大難事，稍越字數之規範，非得已也。

爰爲言之曰：中國地大物博，語言不統一，漫遊各地，覺有種種奇異之感發動於心。余少時，東遊日本江戶，雖在三十年前，彼邦政治有足爲我國法者至夥。惜我執政者不能採其長而行之，到今被侵侮，而主權日削，領土見佔，痛心之至。清光緒末季，余往遊吉林，執役於新聞界。民國鼎革，入政界，東省南日北俄，眈眈逐逐。民四後日人益矚目於南滿東蒙，余曾兩度往延邊一帶，使命爲調查韓革命黨，實則窺察日人之用心，與夫邊境之狀況，知人之步步爲營者，我則酣夢如故。九一八之變，卒被强佔東北四省，更欲窺竊華北，而北滿地面廣漠，荒無計畫，地廣大荒而不治，土滿之患；卒非我有，豈偶然哉！民十五歸滬，越

歲，革命軍惠然來，時固一般社會所渴望焉。第不能廣進人才，自由言論，揭廉潔之幟，行貪黷之實，民間之疾苦不問，綱紀之廢弛如故。回憶三十餘年前之奔走革命為主義，而今奔走革命為生活，此心不革，坐待滅亡而已。

十八、時事新報主筆 項遠村

我所謂旅行事前之準備，非行囊服裝或金錢也。凡此物質上之準備，措置未必困難，而享用有時而窮；其他猶有精神上之準備，取之不匱，用之不竭，而非一朝一夕所能措置裕如者，如豐富之學問，與健全之體格是。夫使未嘗學問者，周歷乎天下名山大川，則如驅瞽者於五都之市，珍奇瑰麗，彼未曾見也；使體格羸弱者，朝夕與舟車輪渡為伍，則如驅跛者於康莊大道，不覺其砥平愉快，而反感困頓勞苦也。學問有屬於理智者，如自然科學中之生物學與地文學，社會科學中之歷史學與地理學；有屬於情感者，如以文字表現之散文學與韻文學，以藝事表現之攝影圖畫音樂；皆當有豐富之培養，熟練之技能。體格則鍛煉於日常，故能勝跋涉勞而，之領略自然之美。是故吾人於未曾旅行之先，宜博覽羣書，熟識掌故，周知天下阨塞形要，郡邑人情風俗，足不出庭戶，而遠方異域，盡羅於胸中；其發抒情感之技能，又能左右逢源，應用裕如。及一旦身履其滿，地腹邱壑，與大自然相接，其欣賞力與觀察力，自然與凡響不同也。每見俗子傖夫，歆羨旅遊美名，而胸無點墨，體力又不勝跋涉；所至唯簇居斗室中，或唯樗蒲之是戲，或擁姬妾而高臥，既辜負良辰美景，亦喪失旅行本旨，是以吾人主張旅行之事前精神上之準備，較之物質上者，為尤貴也。

十九、中央大學教授 張其昀

旅行雜誌編者請余為新年號撰文，題為「生平之江湖趣味。」本誌創刊已歷八年，而余所辦之方志月刊亦已七年；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因就余民國二十年夏旅行東北時之筆記，選錄一日，以答良朋。

七月十一日下午九時抵鳳城縣，自車站雇馬車逕赴遼寧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投宿，該校以理化教室為余等下榻之所，夜臥實驗桌上，別有坦蕩之樂。

七月十二日上午八時，余應校長張孝庭先生之請，對全體同學演講，題為師範生之責任，辭長不載。講畢校長設宴款待。中大同學六人皆與焉。席上有酒有魚，酒為本地所產之元酒（以黍俗名黃米釀成），稍加蔗糖，味頗甘美，余略飲之；魚乃產於鴨綠江口，由火車運來者。因談及膳食問題，頗可供人地學之資料。余等在瀋陽宿於遼寧第一師範，該校學生皆食高粱米，茲校學生則全食包米（即玉蜀黍），相去二百公里，風味頓殊，此即天時地利影響人和之明證也。玉蜀黍需要較長之耕種時間及充分之雨澤與較高之比較濕度，有此諸種條件，東北松遼平原大部分之地皆不適宜，其產額最多之處為遼寧省東南部之山地，是區雨量在二十五吋至三十五吋，生長時期在一百五十天以上。又玉蜀黍性耐瘠壤，山坡砂地皆可種植，遂成是區主要食糧。余等自瀋陽乘安奉路車南行，初見為渾河平原，即松遼平原之一部；繼則低嶺寬谷，如波湧起，谷數寬里至數十里，是即太子河流域之邱陵地；過此以往則山勢漸猛，茂林清流，溪谷刻畫，風景佳美，祈家堡高三百八十公尺，為沿線最高處，亦即遼河與鴨綠江之分水嶺。鴨綠江流域大抵為山嶺地，而鳳城乃崇山峻嶺間一廣大之盆地也。

鳳城盆地在遼寧東南部為最大，縱橫各百餘里，故農業發達，人文稱盛，城東端有孔廟，建於光緒年間，規模壯大，孔廟右鄰即師範學校，余等餐畢偕往瞻仰，南望則鳳凰山高聳雲間，秀色可親，頗有江南風味。乘興出遊，東南行里許至草河支流，草河者靉河之支流也，靉河發源於鳳城縣北之望包山，東南流入安東縣境，注於鴨綠江，是河水勢較大，有舟楫之利。草河乃其支流，由西而東流，水甚淺，僅於交通渡口牽小舟以載人耳。余等所經係草河支流，水更淺，遂赤足涉水而過，河底皆細沙，明潔可愛，

古人云，「振衣高岡，涉足清流，」余等今日振衣於鳳凰山之高岡，濯足於草河之清流，亦足以償素志矣。草河雖無通航之利，頗有灌溉之功，土地膏腴，爲全縣冠。包米之外，沿岸又見水稻菸草。水稻皆爲韓人所經營，大著成效，從前東省農民不習稻作，凡低濕地概稱爲甸子，棄而不耕，今則河畔谿頭，到處有所謂高麗村者，挾日人之勢力而俱來，最近萬寶山慘案，則由水田而起之國際糾紛也。東省本有土產菸葉，因土壤氣候均各適宜，成績殊佳，農民秋後收穫，全數售與日人。聞英美煙公司哈德門香煙，在瀋陽省垣設廠營造，其原料即取給於此。

鳳凰山在縣城東南七里，渡河後，行抵山麓，乃指柞林所在而造訪焉。近年東省農產出口，大豆而外，第二即推灰絲，灰絲即柞蠶絲，當豐收之時，每年有二千萬圓之輸出額。東省柞蠶區域，即以鳳城爲其中心，聞名已久，今日有緣得以一見，甚爲欣慰。柞樹俗稱胡波羅，葉寬廣，皮黑色，樹身矮小，枝椏交錯，性喜强烈陽光，故恆生於向陽之山坡，遼東山地，北坡較南坡爲峻急，氣候地形均極適宜。除柞葉飼蠶而外，木質亦佳，堅而且實，紋理如畫，美麗天成，可用以製造各種木器，如匾額畫框之類，實闊葉樹中用途最大需要最多者之一。柞蠶黃色，較家蠶略大，繭形亦大，其飼育純爲野放，環境宜高燥溫暖而忌風濕。此種山蠶起源於山東河南，其後傳入遼寧省東南部山地，今東至鴨綠江，南至於海，西以遼河平原爲界，可稱爲柞蠶區域。鳳城農家皆以柞蠶爲副業，其任務僅在逐害鳥驅害蟲除害草而已。柞蠶之生活史頗有趣味，自吐絲作繭，在繭變爲蛹，由蛹化爲蛾，即係美麗棕色之娥，有銀色斑點，大約五寸，每年四月產子，以紙片布片或柳筐爲籐，露於空間，經六日而孵化，孵化之後，置於預先採下之柞葉上，經頭眠之後，乃移之於柞樹上，自孵化起，凡五六十日始長成，於是作繭自縛，凡五日而繭成，在繭內伏處半月，乃飛出而爲蛾，時在七月二十日左右。雌蛾飛舞於柞林之中，即在枝葉之上產子，但此時無須如春季之用人工孵化，至九月底或十月初，秋繭造成，因天氣寒冷，蛹伏甚久，至翌年四月始破繭而出。大抵春蠶穀雨上山，初伏收繭，秋蠶中伏上山，寒露收繭。東北七八月間爲雨季，春蠶在雨季之前，秋蠶在其後。秋繭較春繭爲大，絲質較優，韌力亦强，凡出口灰絲皆由秋繭而成，至春繭不過爲傳種作用，但鄉間亦有繅絲以供當地自用者。余等到此適值作繭之時，既爲春蠶留影，又取數繭以歸。鳳城所產之繭，大都運至安東絲廠製造，安東出口貨物，以灰絲與木材爲大宗。灰絲不特可供織綢之用，飛機羽翼與電線包皮亦需用之，與大豆同爲東北之名產。

一別柞林，乃緣石階而上，作鳳凰山之遊。余等自營口上陸以來，覽瀋陽之名都，觀本溪之鑛業，皆繁華喧闐之境，現則放懷於高山流水之曲矣。其山之秀麗，地之清雅，洵有「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感，竟自忘其爲炎暑之旅行。初經一瀑布，長丈餘，流泉淙淙，如聞風雨之聲。繼至紫陽觀，俗名三官廟，山門樓閣，可待遊人坐對林巒，棲息久之，誦「孤松蟠地起，亂石倚天生」之句，頗謂得其勝概。自此更登急坂，路盡處有碧雲宮，俗名觀音閣，位於懸崖絕壁之上，眞有出類拔萃之觀。乃共攝一影，余曰，此係振衣高岡，前涉草河，可謂濯足清流。隔谷見峯嵐聳翠，有若海濤，蓋鳳凰山者，乃長白山脈重疊之山岳，帶西部之雄鎭也。山高九百三十公尺，余等限於時間，半途而返。茲山全屬花岡岩，堅岩稜稜，變化多端，沿其節理而受侵蝕，遠望山嶺，作鋸齒狀，其峯頂岩石有圓形之天然孔，俗稱箭眼，余等在孔廟已望見之。茲山頗富遺聞，相傳唐太宗征高麗，駐蹕於此，此山上有壘石古城，可屯萬人云。

歸寓已暮色蒼然，因已定明日早車赴安東，晚餐後在燈火中進城遊覽。縣城規模甚小，圍以磚壁，周圍三里，僅開東南二門，居民多住城外，南門正對車站，南大街商業繁盛，城內幾如鄉村，深巷犬吠，索然而返。鳳城清代爲鳳凰廳，東邊道尹駐此，日俄戰後，道尹移駐安東，民國二

一八——一六二

年改廳爲縣。城之歷史起於明成化年間（十五世紀中葉）築立一堡，西通遼陽，以便朝鮮使臣往來。今安奉鐵道大致即循前代驛路而行，故鳳城與安東同爲遼寧省之門戶，日人對之極爲重視。既驅韓人入境，與吾民雜處，俾假虎威以爲暴，一有衝突，即由鳳城安奉車站之日本警察署審判，不問華人曲直如何，遽加刑罰，視中國法律如無物。車站及鐵路旁，平時概不許華人遊玩，偶有涉足，槍殺隨之，華人生命視同草芥。而安奉路沿線，日人築有砲台七十二座，余等抵鳳城時，在車站附近，又築一大砲台，砲口正對鳳城，城內市民驚駭異常。自余等離鳳城後，僅二月餘，而九一八事變爆發，安奉路我方僅鳳城駐有陸軍，是夜亦被繳械，日軍遂得長驅直入，履霜堅冰，其所由來者漸矣。

二十、

讀者　王啓熙

大概是生長在鄉間的緣故罷，童年時代我和許多孩子一樣，具着好奇和冒險的野性。記得有一回，我和幾個年紀相似的孩子，在故鄉一個小池旁邊，玩那「車水捕魚」的把戲，一桶一桶的水，經我們小小氣力的抽運，終於乾了；由是開始着捉魚的希望，但我們發現汙泥中有的不是魚而是蛇，——帶着紅色的蛇，這種蛇，我們稱它叫「水蛇」；據說沒有多大毒的，由是一口氣都把它打死了，大的小的，一共是三十七條。那是我還不過十歲，就是那時起，我就養起一種不怕蛇的心理，一直到了現在。

* * * *

後來在遊程中，好十幾次都遇到蛇，但每回——除非是朋友阻止我，我總是勝利地把它打死，雖然有時自已也居着危險的地位。在南方，蛇的確很多。這是氣候的關係罷！遊覽山水的時候，如果帶了一根手杖，往往有意外的用處，——打蛇也就是用處之一。

有一個夏天，我和兩個朋友，在閩江江畔租了一所小小的房子，過着消夏的生活。每天除了看書，游泳以外，還時時帶着手杖到野外散步去。一天黃昏的時候，在一個溪邊，我們看到一條很大的蛇，它當然是想避免我們的，但我的手杖却已打着它的「七寸」了，因爲我知道「打蛇打七寸」那句話。蛇——經了一打之後，或許知道奮鬥是不可避免的，由是他用足氣力，向我「起項」撲來，但我却很輕巧地避開了，而第二下手杖又打在它的身上。它看出眼前是個不易對付的勁敵，而沒有勇氣再向我撲來，就尋路很快地逃走，但是我以爲放走一個負重傷的蛇，是很危險，因爲它再碰到人，一定很輕易發出野性來咬人的。由是我就趕上把它打死了。這回兩位旁觀的朋友，都替我担不少心，他們說，有幾次蛇頭離開我的足只有一二寸的。我當時我却不覺得危險。

帶了蛇回到小屋中，就預備怎樣處置我們的勝利品。我知道這種蛇是叫「錦蛇」，在我打蛇的過程中，我知道宰蛇，剝皮，取膽，抽筋，的方法；由是在露天處煮起蛇肉來。（據說煮蛇要在露天處，因爲蜈蚣聞到蛇味，往往從屋頂墜下。）我們把蛇皮蒙在一根木槓下，連頭帶尾，一共是英尺九尺二寸。

在南方，食蛇肉不算希罕的，廣東的「龍虎會」算是一種好菜；而福建的食「錦蛇」也算是某種的補品；我食過蛇肉，也已有好幾次，但自已捕蛇，自已宰蛇，自已煮蛇，自已食蛇，這却是破題兒第一遭，現在想來還有一些餘味！

* * * *

另一回的事，我到鼓山旅行，在喝水旁邊，我見到一個毒蛇；那時恰好有一班女學生也來旅行，看到蛇，就驚叫，逃，跌，一時秩序也大亂起來；那時情形，逼我重爲「馮婦」，由是我又打死那條蛇。和尙體上天好生之德，出來干涉，最荒謬的，就是他說：山中的毒蛇，都是受佛經感化，不會傷人的。但我知道，這種蛇是 Cobra 的一種，如果有人被咬一口的話，就會立地致命，所以是非殺不可。後

來我把這個毒蛇，送給福建協和大學生物學系主任克立鶴先生，或許他可以做個標本。

＊　＊　＊　＊

旅行時遇蛇，或許是害怕的事情罷，但蛇也不至就來咬人，它是見人也害怕的，最後我把我們家鄉關於蛇的成語，介紹出來，做個結論：

「打草驚蛇，」——這是「趕」的方法。

「走虎走下山；走蛇走灣灣；」——這是逃的方法。

「打蛇打『七寸，』」——這是打的方法。

蛇有什麼好怕呢？十餘年的遊程中，對於「蛇，」我卻有無限的趣味。

廿一、讀　者　蘇竹影

我生平之江湖趣味，已倍嘗矣。獨覺在青島之趣味，較諸其他地方，感到特別之興趣。蓋青島負山環海，氣候溫和，山林菁葱，桃杏繽紛，有世界公園之美譽。畯自出校以來，而金陵，而燕京，而歷下，而津沽，而青島，旅行於此，轉瞬七年矣。雖距家一千三百里，而尺素魚通，差堪自慰。我家中有五十三歲之老父，四十八歲之老母，八歲稚弟，七歲幼妹，余在此七年之中，傭書島上，余家父母弟妹之生活，亦不望余接濟，蓋余家有薄田六十畝，堪供粥饘，余在島上，復得識許多文藝好友。余好讀書，好閱報，好作畫，復好、漫遊，休沐暇日，輒好與二三友人，攜畫架，帶口琴，持魚竿，赴海濱垂釣。青島以海濱公園風景最幽致，亭榭參差，巖石嶙峋，極盡人工天然之美。余儕來時，多在此海濱之岩石上，遠望波濤浩蕩，與碧天相連，魚舟來往，如一幀王石谷之烟波垂釣圖，白鷗二三，翱翔上下，自得自樂，俯仰之間，心曠神怡。余儕或支畫架於嶙嶙之亂石上，寫海天之風物；或奏琴一曲，聲調悠揚，與海潮相激盪，心脾皆爲之酸軟。或蹲石上，持竿垂釣，各事其事，釣不在得魚，苟一舉得魚，則不必日日來釣，亦不想永不得魚，苟永不得魚，則無興趣也。總之意在領略大自然之美景，陶醉在大自然之懷抱，飽飫此山光水色也。迨至魚歌唱晚，倦鳥歸林，夕陽西下，紅霞怒起，反照海中作銀紅色時，始與諸友，歡呼跳躍，荷竿提簍，尋原跡歸來，蓋魚已盈筐矣。晚餐後，就燈下寫大字六十個，作筆記一頁，讀旅行雜誌一二篇，鳥語花香，波光山影，重映眼簾，看游記勝臥游，吾益信無疑矣！凡此種種，皆感覺江湖無尙之快樂，雖南面王，亦不易得，此我生平之江湖趣味也。

廿二、讀　者　周　悆

離開七年之南昌，初入其市，大有相見不相識之慨！城內外各路，均築城水門汀之闊寬大道，尤以洗馬池至德勝門一段，爲最富麗。蓋南昌商業，盡卽聚集於此，此路而外，則推中山馬路，環湖路次之，沿河馬路又次之。華燈初上，中山路各種各色之遊人，來往如織，尤以截髮時裝之少女，風頭最足，稍近其身，香氣撲鼻，沁入心脾。其中不少學校女生，閨中少婦，而青樓娼妓，喬裝良家婦女，兜攬生意者，在所難免。各大旅館中，笙管敖曹，一過其地，震耳欲聾。夜間食品商店，銀樓，綢莊，電炬閃爍，如同白晝。環湖馬路之旁，新近闢有公園，足資遊覽，湖光月色，交相輝映，花香人語，落英繽紛，身入其境，煞是有趣。娛樂場所，則有京劇院，電影院，惜予因時間匆促，不克一一觀賞，引爲遺憾！從外表觀之，南北各省會，如晉，如豫，如湘，如鄂，市上建設，無出其右，惜爲畸形的建設，不足爲貴，但以片斷論之，今日之南昌，確較七年前之南昌，純改舊觀。夷攷其實，則大謬不然。聞贛垣友人談：金融之枯竭，已達極點，商業之凋敝，大有江河日下之勢，加之連年赤匪爲災，民困已極，本歲春雨連朝，洪水爲禍，贛江沿岸，南潯路一帶，水勢浩瀚，農產物收入銳減，大軍常川駐贛者，不下數十萬，餉糈縱由中央發給，一切支應差遣，地方自屬難免，因之生產日促，供應日繁，焉有不穨然日衰者。天災人禍，何日能已，吾不禁擲筆三嘆，幸予離開時間甚速，尙未受過甚之刺激，否則南望章貢，惟有臨風洒淚而已！但尙有一線希望者，卽『玉萍鐵路』是也。『玉萍鐵路，』乃起點於贛東

之玉山，迄贛西之萍鄉，現在全線業已勘察完竣，不久即行動工興修，果修築告成，西可啣接粵漢幹路株萍支路之貨運，東可啣接滬杭幹路，杭江支路之貨運，車事政治可以溝通東南之蘇浙西南之湘粵為一氣，商業上則可吐納廣東浙江江蘇湖南四省之貨物，以南昌為總匯，世局平靖，七年後之南昌，吾相信又當改觀矣。前途渺茫，姑妄言之可耳

廿三、桂林郵局　俞心敬

（參閱本期美術銅圖）

余性疎懶，書劍皆無成，惟雅好山水。童時負笈金陵，每見一泉一石，輒戀戀不能捨去。及長，廁身郵驛，供職滬上十餘年，足跡所及，蘇杭而止，嘗以未涉天下名山大川為憾！去年，奉調西粵，浮海而南，經閩浙洋面，遠睇天台雁蕩仙霞諸峯，千里綿亘，想見昔日霞客芳蹤，為之神往。歷滄梧，趨邕甯，西江兩岸，奇峯起伏，都生平未經見，意趣駘蕩也。處邕未一載，復調桂林。吾鄉耆宿高吹萬先生貽書曰：「桂林山水，夢寐懷思而不可得，而足下於無意中得遊，豈非大幸！」並命以記述投寄，維余不文，不敢率爾摛詞。抵桂以還，部署稍定，竊略陳篇，沉吟舊叶，參以躋涉所見，草桂林山水紀，既已絡續投筒，復接中國旅行社函，以明春旅行雜誌，大加革新，並於第一期卷上，廣徵片段紀遊，共勤盛舉。夫闡揚名勝，我抱同心，惟是公務紛羈，足跡囿於一隅，若雁山，若陽朔，景冠桂州，今秋征車雖過，而名山名水，過眼煙雲，心嚮往遊，迄未償願。頃披桂報，載搢紳發起建設陽朔風景，備為世界公園，覩其志趣書，直令人興起。月前，番禺劉體志先生函贈遊桂時所攝景片多幀，鄧琳琅滿紙，而陽朔諸片，尤為可貴，不敢自私，交寄旅行雜誌披載，以供同好。並附桂林民國報新聞一則，以充篇幅焉。

桂林諸山以秀勝，而陽朔諸山則以奇勝，故有陽朔甲桂林之稱。邑治依山作城，碧蓮峯如在几席間，閑步鑑山寺或蟻江樓，憑欄遠眺，則見對岸諸山，如奔馬，如蟠龍，百怪千奇，盡在眼際，洵極天下之大觀。他若南路之城門山，北路之畫山，游客乍見，無不驚奇叫絕者。第諸風景，舊葺殿宇，日就頹廢，游客到此，每致惜焉。茲有邑紳趙元杰諸人，發起修建，修廢舉墜，培植名區，意至善也。將來鳩工庀材，重新宇棟，則朔山之奇，更臻妙境，名山名士，相得益彰，當傳為桂林名勝史中之唯一佳話矣。建議書亟錄於下：

議建設陽朔為風景區預備為世界公園敬告父老兄弟書　昔宋宰相范成大曰：「桂林山水甲天下，惟有陽朔居第一！」唐韓文公曰：「水似青羅帶，山如碧玉簪。」唐邑令沈彬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地怎如陽朔好，碧蓮峯裏住人家！」歷代名人豪士，其贊美吾朔山水，播之聲詩者，指不勝屈。自開闢以至今日，韞玉山輝，獨立著天然之秀，含珠川媚，瀦流呈寶鏡之光，風景之佳，甲於廣西全省，並甲於中國全國，極而言之，亦可謂甲於全世界。瑞袁所以亟亟建設風景區者，則以碧水蒼山，蓮峯萬朵，雜花生樹，無間四時，盡人事以補天功，必登峯而造極頂，亦視吾人之力量何如耳。當茲國難日亟，強鄰逼處，不能自治，必為人治，不能自強，必至滅亡。是以政府勵精於上，冀以保國衛民，人民自治於下，宜先守土自衛，錦繡山河，誰甘割讓；棄同敝屣，豈非大愚？自治之基，當以建設為首務，吾朔之建設，原不止一端，一切設施，與他縣同，其不同者，風景工。說者曰：「吾朔山水甲天下，風景既美矣，何用建設為？」將應之曰：「窨玉之質，非不佳也，不經琢磨，則無以耀其光彩，佳人之貌，非不美也，不飾鉛華，則無以動人之豔羨。」吾朔山水雖秀，無亭臺樓閣點綴其間，亦不足以供遊人之賞玩，此孔子所以有「善人不踐迹，亦不入室」之說也。天下事苦於不自知耳，知而不行，是謂不智，行而不果，是謂不勇，以不智不勇之人，處此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世，其不為

天然淘汰者幾希。吾朔人生於斯，長於斯，息於斯，天地靈秀之所而獨鍾於斯，不可謂非天之福。吾朔人者獨厚天厚之而自薄之，仰何以對天，俯何以對人，豈非可恥之尤耶？且建設之財力其爲數亦有限，培植亭臺樓閣亦甚易易。不觀諸歐洲瑞士乎？在百年前，其國之人民不及吾朔人之多，其疆土不及吾朔之廣，四面崇山峻嶺，絕少平地，週圍不及百里，稱爲奇觀者只四時之積雪及自然之瀑布耳。其地瘠，其民貧，正與吾朔等。其人民富於勇敢性，能利用其大然之風景，建設新式屋宇亭臺樓閣，修築盤旋道路，吸收外資，充實財力，以維持其永久之國祚。近數十年來，慘淡經營，敷設鐵道，增加空中電車，電燈，自來水，升降機，各種機器，凡一切便利遊客之衣食住行，娛樂藝術，無一不備。至今歐美人士每年遊其地者，數以百萬計，稱爲世界公園。歐洲列强且承認爲永久中立國，國聯會永定在日內瓦，其聲價可知。孟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吾朔具有世界第一公園之資格，豈肯甘居人後？果能人人負責，當不讓瑞士獨步，同力合作，傾囊捐助，行之以漸，持之以久，本心理之建設，實現物質之建設，三年之後必大有可觀，十年之後，不難與瑞士並駕齊驅。吾父老兄弟如不河漢斯言，則請共發宏願，共抱決心，賈勇前進，務底於成，開民族億萬世之繁榮，此則瑞艮所馨香禱祝者也。陽朔紳耆趙元杰、邑人陶瑞艮等發啓。（錄廿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桂林民國日報）

本公司郵船每二星期開往馬賽，經過香港、西貢、新加坡、哥倫布、奇布蒂、波賽等處
上海法租界外灘九號
法國郵船公司謹啓
電話 一五一三四（共三綫）

新春
光陰的輪齒，把世界的人羣，帶到了新的時期，在我們生命過程中，到了另一的片段，終有些小感想，或者如夢一般的回憶，或者計劃將來的幸福，就是經濟方面，也起了一個新的轉機，大家相見，都拱拱手說一聲「新年發財」的客套，倘使未曾踏入致富途徑，所說的還是空虛得很，如果加入本會儲蓄，既有獎金；復有還本，是一個最妥當的致富方法，以後新年相見，改轉口風說「君有儲蓄麽？趁新春加入儲蓄！」
詳章備索
上海 廣東路四一號
中法儲蓄會啓
電話 一四七六五號 一三八八〇

一八一一六六